
永樂北藏

永樂北藏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綫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陰陽和順
風雨警調作厚百穀教統
烽化俗安人一體
化外醇内光明禮皆
普際順正朗
大明正統
五年既一十一月朔旦
陰陽和順
風雨時調
地寧
人一體
百穀皆
教統
禮
皆
光明
正
朗
十一月朔旦
冬至
萬物咸
亨
群生
普
際
順
安
厚
作
大
明
統
五
年
既
一
十
一
月
朔
旦
冬
至
萬物咸亨
群生普際
順安厚作
大明統
五年既一十一月朔旦冬至
萬物咸亨
群生普際
順安厚作
大明統
五年既一十一月朔旦冬至

永樂北藏第一五三册目録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　一卷　宋遵式集　（輔四）……一
○金光明最勝懺儀　一卷　宋知禮集　（輔四）……二一
○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　一卷　宋知禮集　（輔五）……三一
○禮法華經儀式　一卷　宋知禮集　（輔五）……五四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　一卷　宋遵式撰　（輔六）……五七
○釋迦如來涅盤禮贊文　一卷　宋仁岳撰　（輔六）……七七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咒課法　一卷　宋仁岳撰　（輔七）……八七
○天臺智者大師齋忌禮贊文　一卷　宋遵式撰　（輔七）……一〇三
○慈悲水懺法　三卷　唐知玄述　（輔八—十）……一一三
○景德傳燈録　三十卷　宋道源纂　（本册卷第一至卷第二十　合一—濟十）……一六七

二儀同卷　輔四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

金光明最勝懺儀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　輔四

宋東山沙門遵式始於天台國清

集於四明大雷山蘭若再治

叙緣起第一

此文再治凡四因緣一者爲國清始集之日正欲於靈墟自修既迫所期遽取成就其間事理文句錯雜廣略未允一往難曉依百録題請觀音懺法是也今之再治務本有在命用經題以異衆製及所治本二者爲國清集多潤色之語並削去之悉用經疏止觀等言既援據有在俾後之人增長正信三者近得國清所集晚學狂簡於懺願文後更添法華懺文中四悔幷音切梵字又見一本刪去諸儀及觀慧等文直寫佛位幷懺願而已題云觀音禮文又一本應是耄年書寫全行脫落

麤注不分却於行間私安注字意欲區別傷此等人好而不習輒便去取毀甘露門殃累非淺今用再治爲速諸過四者盡取觀慧諸文安於事後令運念周備免使行人時有虛擲應知大乘三種懺悔必以理觀爲主止觀云觀慧之本不可闕也輔行釋云若無觀慧乃成無益苦行故也禮波羅蜜云一切大乘經中明懺悔法悉以此觀爲主若離此觀則不得名大乘方等懺也補助儀云夫禮懺法世雖同敷事儀運想多不周旋或粗讀懺文半不通利或推力前拒理觀一無敷精進之風闕入門之緒故言勤修苦行非涅槃因吾祖大醫明誡斯在上四意擬四悉檀叙因緣竟

明正意第二

請觀音疏依舊人約十意明方法一嚴淨道場二作禮三燒香散華四繫念數息五具楊枝淨水六請三寶七誦呪八披陳九禮拜十坐禪疏但釋經不暇細出方法故且依舊列而已百録既正明事儀其意少別舊家五具

楊枝六始請聖百録依經請後楊枝舊家十坐禪百録移為誦經便將第四數息為禪舊坐則重而闕唱誦故今數雖十專依百録為準然此十意各具事理皆通感應俱偏三業悉淨三障咸會三德解脫要道一何坦然故約事即今十科事行約理惟二一順陀羅尼中道正觀二歷事修觀此之事理必藉三業三業成機理無不應應即業淨業淨即障除障除即會德會德即無事理亦無感應一切寂然誰論十意問嚴淨道場始能置辦通具事理可爾云何便論感應乃至會德答十意約別不無方便正修之異今約通論既許具事理何疑感應等耶況復凡云請聖皆約三義一標心二行三證且置辦道場觸類標心擬求何事三業行淨非時尚感況道場乎歷事觀理義同於證三請意足豈無應耶道場尚爾餘九可知更為引經通證十意感應等者經云汝今應當五體投地燒香散華繫念數息為衆生故當請彼佛及二菩薩說是語時佛及菩薩俱到此國此乃牟尼纔示設請

之法都未修行但云說此語時佛等早降自非三請之力安致於斯投地證二番作禮餘證請等三意又國人面授楊枝淨水此證道場及第六意三呪皆云現前見佛證誦呪意處處破障見佛文證披陳意得聞此經受持讀誦等即超越無量無數阿僧祇劫生死之罪證唱誦意十意鑒足感應炳然行者思之首尾十意既勞三業勿使唐喪常悲灑血韋提扣頭此亦今初二意感應之明證餘可例知云何凡置道場猥同俗務反招罪累滅障良難此如輔行記所詞至於正修須心通廣遠事理明白自或未達當詢解者書云自用者小弗詢勿庸十意今當說

第一莊嚴道場

百錄云當嚴飾道場香泥塗地懸諸旛蓋安置佛像南向觀音像別東向止觀云於淨處道場請彌陀像觀音勢至像安於西方（道場正須安觀音像東向於觀音右脅安勢至於左脅南向安佛像當中更安釋迦無妨須莊嚴畢備後後安供）設楊枝淨水若便利左右以灰塗身澡浴清淨著新淨衣百錄云行者十人已還當西向蓆

地地若卑濕置低脚牀當日日盡力供養若不能辦初日不可無施輔行云雖身口精誠須假以福助日日為者彌為增上恐力不遠聽從初日必先課已資財以伸傾竭百錄按大悲經三七日按此經七七日悉用齋日建首（四）理觀者輔行云歷事修觀約尊容道具止觀云道場即清淨境界也治五住糠顯實相亦是定慧用莊嚴法身也輔行云場是所嚴能嚴雖多不出定慧供養雖衆不出動與不動止觀云吉泥者即無上尸羅也輔行云究竟戒香徧塗實理墻蓋者止觀云墻即翻也翻法界上迷生動出之解蓋者觀五陰本空如兔子縛無緣慈陰故徧法界入靜處者止觀云遠離二邊稱之為靜處者諦理是處也中道之法幽遠深邃故也彌陀像等疏云表如來法身實相之境觀音表中道正觀之智大勢表福德神力無修西方者對五行西即是金主決斷剛直之義對四諦即是道諦能通用智慧見理故大智觀音能消伏毒害左右出入者左表定出是散以定止散故須左出右表攝入表實即以攝入實故須右入澡浴者止觀以修實觀蕩障淨智輔行云所除如惑能洗日觀身無垢故能所俱淨又助道如灰塗正觀如清水淨究身上垢也新淨衣者百錄表寂滅忍服三邊醜陋輔行云寂忍稱體如衣在身悶便利何無觀解然但便利飲食非三昧行義所制故文無解若作觀何妨如華嚴淨行品文又便利時順經作想蕩除糞穢還得清淨餘文既非常制悉可隨意作觀但令順圓正助雜合法相向後備書

第二作禮法

百錄云各執香爐一心一意向彼西方五體投地使明了音聲者唱輔行云五體投地理須雙膝前詣雙肘續施後方額扣肝膽委地想佛足下施手承足如對目前疏云大聖常欲濟拔為無瘡之者毒不能入故令三業為機理解者疏云地是一實相地若與薩婆若相應心合名為投地若離薩婆若而起五陰此是平等毒害不消況論生死今明五體表五陰左脚是色右脚是受左手是行右手是想頭是識何故爾戒是色法無作冥密如陰表左脚也定是受者定是心神之法為陽表右脚也想是推畫前境如陽表右手也行是思數如陰表左手也五識在頭能了別故識對頭也若依薩婆若地者得五分法身戒是防護七支故是色陰定是三昧正受故是受陰慧是悟虛智即想陰解脫是行行能招累解脫無累故對行陰解脫知見是識陰能了別故以五分法身代生死五陰經云因滅是色獲得常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以名五體投地令毒害消伏則出生死儻然累表也

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世尊

一心頂禮西方無量壽世尊

一心頂禮過去七佛世尊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

一心頂禮消伏毒害陀羅尼破惡業障陀羅尼六字章句陀羅尼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尊法

一心頂禮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舍利弗等聲聞緣覺賢聖僧

禮佛想云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我此道場如帝珠釋迦牟尼影現中我身影現釋迦前頭面接足歸命禮至禮無量壽佛即云無量壽佛影現中云云禮法想云眞空法性如虛空常住法寶難思議我身影現法寶前莫不皆悉歸命禮禮佰遵上禮佛作想但改爲菩薩等惟禮觀音云爲求滅障接足禮此已滅悔之主別須三禮表破三障及勸重故耳

第三燒香散華

止觀云燒香運念三業供養輔行云王業供養者身翹跪口宣唱意運想百錄云禮竟燒香散華而作是言

是諸衆等各各胡跪嚴持香華如法供養供養十方法界三寶

至此捧香華想云願此香華偏十方以爲微妙光明臺諸天音樂天寶香諸天餚饍天寶衣不可思議妙法塵一一塵出一切塵一一塵出一切法旋轉無礙互莊嚴偏至十方三寶前十方法界三寶前忽有我身修供養一一皆悉偏法界彼彼無礙無障礙盡未來際作佛事普盡法界諸衆主衆熏皆發菩提心同入無生證佛智想已散華更執手燒口發誓云

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尊法諸菩薩無量聲聞衆以起光明臺過於無邊界無邊佛土中受用作作佛事普熏諸衆生皆發菩提心起已一禮收坐具至坐禪處理解者疏云香即熏罄遮掩臭穢表智慧斷結香即智慧也亦名止善華能嚴飾表定定是福德莊嚴亦名行善復次華以表慧華是可見之法對慧是照了見理之義香以表定香以冥熏對定寂靜之義作此互對者通明慧中有定定中有慧別明各具定慧復次香對無作行善無作因作而發不須更作任運常起如燒香時用火爲緣即便香煙任運徧滿華對作善不作善則不生如華以手散香若不運華則不散用此合十種行人明消伏意

第四繫念數息

百錄云當向西方結跏趺坐繫念數息令心不散勿數風喘氣爲衆生故經十念頃跡云十息爲一念凡百息爲十念禪波羅蜜云初至繩牀令坐安穩若半加以左脚置右胜上牽來近身令脚指與左右胜齊若全加即上下右脚置左胜次左掌置右掌上頓置左胜近身當心而安正身端直令鼻與臍相對平面正住閉口脣齒纔相拄著舉舌向齶閉眼纔令斷外光而已息者有聲曰風結滯曰喘不細曰氣不聲不結不麤不澀不滑出入綿

綿若存若亡資神安隱曰息守風散喘滯氣勞息定百録云成十念已次念十方佛七佛世尊色身實相妙身猶如虚空又當慈念一切衆生作此念時如一上禪久運念已安詳徐覺得心定亂止中根即得細住上根即得

未到地定此是喜發諸禪無漏見十方佛念佛三昧一切諸禪即此十念約十種行人數息域意不同若數息調適身心安靜四大調和即消伏罪報上毒害若數息時間發善心惡業俱息具世善即入天數息若觀息是風氣風即色能觀心王是識領受此息緣想此息其餘是行息具五陰即四念處名聲聞息若觀息過去無明因緣成今果報之息三世因緣是緣覺息若觀息不住不著名檀不起不著名尸安耐此數名忍念念相續名進知數不亂名定照了風喘和正是智成事六度息若觀息成無相慧名通教息若觀息不空不俗中道佛性前後觀之名別教息若圓觀此息一心三諦無次第前後名圓教息念佛者經文令念七佛等也輔行引婆沙云諸法本來無生無滅菩薩信樂色法二身如虚空故於一切處得無障礙言障礙者謂須彌山等是人未得天眼念他方佛得禪定法隨意見佛亦應細約十種行相跡云十方佛即十法界皆有佛性七佛七覺分也念生生者應緣四諦境起慈悲為便文繁不引可以意思應知繫念勿得輕心但為欲念而已須知行人根性不同於三七日若七七日深有所發故跡中廣約三根及十種行人明其相貌今旨趣在遠行者深思數息既爾諸門例然一一約十種行人明消伏意

第五召請

跡云請有三義一為自請二為他請三護正

法請自請如斯那爲他如月蓋護法如七言偈自請是攝善法戒爲他是攝衆生戒護法是攝正法戒得意者三祇是一欲使自身戒定慧明淨即是攝善法以已利他即攝衆生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今逐行者傍正或自爲正餘爲傍乃至護法亦爾自請復有三延請祈請願請爲他護法亦此三也延即屈伸俯仰延致之義對身業如五體投地是也祈即發口干求即口業如四行偈是也願即要心處所即繫念是也然別對雖爾通則必具三業合行宜在得意今義當延請百録云今一人裝香火各各互跪召請輔行云互跪之儀三處翹聳曲身合掌目注金容近代澆醨都無跪相慢幢未折業海難傾尚縱穢軀安期大道覩斯明誡切在勤拳請云

一心奉請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世尊三徧奉請前所禮三寶

請佛想云我三業性如虛空釋迦如來亦如是不起眞際爲衆生與衆俱來受供養請法云法性如空不可見常住法寶難思議我今三業如法請唯願顯現受供養請僧同前請佛但改名字爲異耳

諸本懺法於奉請後說偈讚佛惟此懺無讚歎文今依三請觀音經錄偈就刊于此

大悲大名稱　吉祥安樂人　常說吉祥句
救濟極苦者　衆生若聞名　離苦得解脫
亦遊戲地獄　大悲代受苦　或處畜生中
化作畜生形　教以大智慧　軟言調伏心
或處阿修羅　現身作餓鬼　令除憍慢習
疾至無為岸　手出香色乳　令發無上心
飢渴逼切者　施令得飽滿　大慈大悲心
遊戲於五道　常以善習慧　無上勝方便
普教一切衆　令離生死苦　常得安樂處
到大涅槃岸　讚歎已隨意陳情

第六具楊枝淨水

經云爾時毗舍離人即具楊枝淨水授與觀世音菩薩止觀但云設楊枝等不言授與今依經今行人跪授唱云

我今已具楊枝淨水唯願大悲哀愍攝受說三軌行事解云以觀音左手把楊枝右手持澡罐是故請者須備二物疏云此是勸具要因正為機感也楊枝拂動以表慧淨水澄停以表定楊枝又二義一拂除對消義二拂打對伏義又拂除對消滅二折伏即對消除淨水亦二義一洗淨對消義二醒悟對伏義又四

義一洗二潤濟三醒悟四安樂洗對消滅之消潤對消除醒悟對降伏之伏安樂對平伏之伏又洗除對消伏毒害大悲拔苦是慧義潤濟是大慈與樂是定義醒悟是慧義安樂是定義約十種行人各作與拔等云云

第七誦三呪

行人先知云何呪義疏云呪名呪願如頻蚾法亦名呪術此術法盡與十種行人毒害相應密能消伏（七種行人者分段有八一受苦報人二修世善三修聲聞四修緣覺五修六度六修通七修別八修圓變易有二別三十心入圓初住已上各有苦業變見毒害具如疏釋）

又云此呪即實相正觀為體非空非有遮二邊惡業持中道正善具足三德不縱不橫諸佛秘要不可思議又云靈智寂照法身為體感應為宗救厄拔苦為用歷四教十法界消除三障當知此呪神用廣遠止觀云消伏毒害陀羅尼能破報障眠舍離人平復如本破惡業陀羅尼（結四）能破業障破梵行人（十）蕩除糞穢令得清淨六字章句陀羅尼能破煩惱障淨於三毒根成佛道無疑疏以初呪破煩惱六字破報各有經證蓋三呪各能破於三障故互論皆得既略知梗槩當自籌計於十種人

中救心何位欲消何障欲期何事又消障應
從重者對治重者若滅輕者隨去決起精進
不得自疑三世諸佛眞實法印豈虛也哉將
欲誦呪先互跪合掌一心一意三稱三寶及
觀世音名跋云三稱三寶表除三障應令
衆聲起伏同時勿使喧亂惑心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南無觀世音菩薩摩
訶薩大悲大名稱救護苦厄者三稱竟
復唱云
願救我苦厄　大悲覆一切　普放淨光明
滅除癡闇瞋　爲免毒害苦　煩惱及衆病
必來至我所　施我大安樂　我今稽首禮
聞名救厄者　我今自歸依　世間慈悲父
唯願必定來　免我三毒苦　施我今世樂
及與大涅槃
三說然此四偈初二正請次二結集初中有
二初偈總請次偈別請初偈又二初一句唯
自請次三句通自他言苦厄者六根患也覆
一切者通於十界也普放者請大智光除癡
暗也次別請別標三障也毒害苦業障也二
障如文大樂即涅槃涅槃即三德三德破三
障次二行結請如文慈悲父等義更須尋跡
爲普誦此四偈者爲轉障之緣亦爲入觀相
應之本故須略錄勿一一須約十種行人此下經文載呪雖用詞時作白佛想
白佛言世尊如是神呪必定吉祥乃是過去
現在未來十方諸佛大慈大悲陀羅尼印聞

此呪者衆苦永盡常得安樂遠離八難得念佛定現前見佛我今當說十方諸佛救護衆生神呪

多耶他　嗚呼膩　摸呼膩　鬪婆膩　躭婆膩　安荼詈　盤荼詈　首堺帝　般般荼囉囉　婆私膩　多經他　伊梨　寐梨　鞮首梨　迦婆梨　佉鞮端者　旃陀梨　摩蹬耆　勒叉勒叉　薩婆薩埵　薩婆婆耶毗婆訶　多荼哋　伽帝伽帝　膩伽帝　脩留毗　脩留毗　勒叉勒叉　薩婆薩埵　薩婆婆耶婆訶（或三或七徧結經云）

白佛言世尊如此神呪乃是十方三世無量諸佛之所宣說誦持此呪者常爲諸佛諸大菩薩之所護持免離怖畏刀杖毒害及與疾病令得無患說是語時毗舍離人平復如本

（起一拜已復呪下去例然）

次誦破惡業障陀羅尼

爾時世尊憐愍衆生覆護一切重請觀世音菩薩說消伏毒害呪爾時觀世音菩薩大悲熏心承佛神力而說破惡（下）消伏毒害陀羅

尼咒

南無佛陀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南無觀世音菩提薩埵摩訶薩埵大慈大悲唯願愍我救護苦惱亦救一切怖畏衆生令得大護但經他　陀呼膩　摸呼膩　鬪婆膩　躭婆膩　阿婆熙　摸呼脂　分荼梨　槃荼梨　輸鞞帝　般荼囉　婆私膩　休樓休樓　分荼利　兜樓　兜樓　般荼梨　周樓周樓　膩般荼梨　豆富豆富　般荼囉婆私膩　判墀　跋墀　膩跋墀　薩婆阿婆耶羯多　薩婆呾婆　婆陀伽　阿婆耶界離陀　閉殿　娑訶

一切怖畏一切毒害一切惡鬼虎狼師子鬪此呪時口即閉塞不能為害破梵行人作十惡業聞此呪時蕩除糞穢還得清淨設有業障濁惡不善稱觀世音菩薩誦持此呪即破業障現前見佛

次誦六字章句陀羅尼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我今當誦大吉祥六字章句救苦神呪
多經他　安陀嚂　般陀嚂　枳由嚂　檀
陀嚂　鞞陀嚂　底耶婆陀　耶賒婆陀
頗羅膩祇毗質雌　難多嚂　婆伽嚂　檀
盧稠　薄鳩嚂　摸鳩隸　兜毗隸　娑訶
爾時世尊說是神呪已告阿難言若善男子
善女人四部弟子得聞觀世音菩薩名號并
受持讀誦六字章句若行曠野迷失道徑誦
此呪故觀世音菩薩大悲熏心化爲人像示
其道路令得安隱乃至獲大善利消伏毒害
今世後世不吉祥事永盡無餘持戒精進念
定總持皆悉具足

第八披陳懺悔

呪竟當自憶念先罪起大怖畏未有惡業不
招苦報禪門云行者思惟若戒不清淨決須
懺悔是故經云佛法之中有二健兒一性不
作惡二作已能悔今造過知悔名健人也夫
懺名懺謝三寶及一切衆生悔名慚愧改過
求哀我今此罪若得滅者於將來時寧失身

命終不更犯如比丘白佛我寧抱是熾然大火終不敢毀犯淨戒此下語出法華三昧復憶無始所造乃至今生業性雖空果報不失顛倒因緣起諸重罪流淚悲泣口宣懺悔應心念言我及衆生無始常爲三業六根重罪所障不見諸佛不知出要但順生死不知妙理我今雖知猶與衆生同爲一切重罪所障今對觀音十方佛前普與衆生歸命懺悔惟願加護令障消滅念已唱云

普爲法界衆生悉願斷除三障歸命懺悔唱已

五體投地心復念云我與衆生無始來今由受見故內計我人外加惡友不隨喜他一毫之善唯偏三業廣造衆罪事雖不廣惡心偏布晝夜相續無有間斷覆諱過失不欲人知不畏惡道無慚無愧撥無因果故於今日深信因果生重慚愧生大怖畏發露懺悔斷相續心發菩提心斷惡修善勤策三業翻昔重過隨喜凡聖一毫之善念十方佛有大福慧能救拔我及諸衆生從二死海置三德岸從無始來不知諸法本性空寂廣造衆惡今知空寂爲求菩提爲衆生故廣修諸善偏斷衆惡惟願觀音慈悲攝受

至心懺悔比丘某甲稽首歸命十方三世三寶本師釋迦牟尼佛等上所奉請諸佛賢聖大悲觀世音菩薩慚愧覆護受我奉請顯現道場受我懺悔比丘某甲等爲法界沉淪苦趣一切衆生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但以三業六根多諸罪累三障厚重菩提行願不得現

前不能自利利人深自剋責今日奉請諸佛
賢聖大悲觀世音菩薩摩訶薩等懺悔過去
今生及未來世一切惡業三業六根三障三
毒自有身來流浪六道處處受形內無慧眼
外近惡人開放逸門造生死業枝條華葉徧
滿三界二十五有無不受生輪環無際相續
無窮偶得人身犯諸重戒一切諸犯輕重篇
聚多有毀犯違逆十方三世諸佛清淨妙戒
若不懺悔當墮阿鼻大地獄中畜生餓鬼阿
脩羅道天上人間受無量苦輪迴六道無解
脫期今日嚴淨道場誠心懺悔不敢覆藏唯
願尊者觀世音菩薩摩訶薩願現道場放勝
光明照觸身心令得清淨一一戒根還得如
故興隆三寶起護法心起護戒心起四攝心
起慈忍心心如金剛願不更犯已犯之罪與
法界衆生俱同懺悔盡未來際常得修習菩
提行願生生常處淨佛國土三障永除絶三
惡道永離衆苦成無上道虛空有盡我願無
窮法性有邊願心無極盡入如來願性海中

十五

懺悔發願已
歸命證三寶

第九禮拜

百錄云一心禮上所請三寶禮拜事儀理觀并運念偈等並如前禮竟如法行道或三或七旋遶時口稱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無量壽佛　南無過去七佛　南無十方諸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十方一切菩薩摩訶薩

或七稱或三稱當隨意補助儀云欲行道時更須正立想此道場猶如法界十方三寶眾塵虛空以次回身旋遶法座十方三寶心性寂滅影現十方心想如夢梵聲如響勿令心散旋竟三自皈依

自歸於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說竟作禮復言

自歸於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說竟作禮復言

自歸於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和南聖眾作禮

第十誦經

百錄云令一人登高座唱誦請觀音經法華三昧云夫誦經之法當使文句分明音聲辯不寬不急繫緣經中文句如對文不異不得誤

誤次當靜心了音聲性空猶如谷響雖不得音聲而心歷歷照諸句義言辭辯了逕此法音充滿法界供養三寶普施衆生令入大乘一實境界順此經意應令十種行人各得消伏毒害悉入大涅槃海　百錄云午前初夜施上方法餘坐禪禮佛依常法是為一日一夜規矩至第二乃至七七日亦復如是輔行云餘謂四時必依常儀不可廢也正意竟　輔四十七

勸修第三

止觀問曰上三三昧皆有勸修此何獨無答六蔽非道為解脫道若更勸修失旨逾甚今何特違止觀而立勸修也然隨自意凡約四法論修何妨勸善乎彼不勸之旨已在答文今別約依經方法經中佛自勸修豈關人情經云此陀羅尼名灌頂章句無上梵行必定吉祥大功德海衆生聞者獲大善利應當聞誦（疏指此為勸修也）一經備揚大悲施無畏者念佛三昧功德寶幢欲得現身見觀世音欲見釋迦無比色像欲於毛孔見無數佛欲於現身見八十億諸佛皆來授手為說大悲無畏功德乃至現身發無忘旋陀羅尼一切善願皆得成就後生佛前長與苦別如是稱善令受

持此呪滅三障者毗舍離人六根重病即得平復饑饉王難惡獸盜賊牢獄枷杻羅剎毒藥刀劍生難四百四病一時不起報也破梵行人作十惡業聞此呪時蕩除糞穢還得清淨過去業緣現造衆惡惡業惡行不善惡聚極重惡業斯那比丘往昔惡行殺生無量皆得消滅業也斷除三毒根成佛道無疑大火從四面來焚燒已身龍王降雨設火焚身節節疼痛三誦此呪即得除愈不被繫縛長貪欲瞋恚愚癡三毒等畏譬如猛風吹去重雲即得消伏煩惱也失國亡妻寃憎會苦三塗八難皆得解脫稱歎無盡又偈云一切惡人惡口者違逆此呪起不善現身白癩膿血流後墮地獄長夜苦是故應當慈心護受持讀誦灌頂句地獄清淨如蓮華餓鬼破碎無八難蓮華化生爲父母心淨柔軟無塵垢嗚呼諸佛慈音如此稱讚誠實不虛願再讀再思勇發道意少功大報當須一一約十種行人乃至等覺生善滅惡明經力用廣如經說略勸修竟已上擬經三分歸向流布偈

十方大悲海　佛法賢聖僧　護世觀世音
能施無畏者　我集吉祥句　利益初心人
唯願賜冥加　在所常流布

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三昧儀

金光明最勝懺儀

宋傳天台教觀四明沙門知禮集

一切恭敬
一心頂禮十方常住三寶（一拜已胡跪執爐云）
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尊法
諸菩薩聲聞緣覺衆及一切天仙受用作佛事（供養已一切恭敬一拜已復胡跪舉請云）
一心奉請南無本師釋迦文佛東方阿閦四佛世尊寶華瑠璃寶勝佛等盡金光明經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三請一禮十五）
一心奉請南無大乘金光明海十二部經（三請已一拜）
一心奉請南無信相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金光明菩薩金藏菩薩常悲法上盡金光明經內及十方三世一切菩薩聲

聞緣覺賢聖僧（三請已一拜）

一心奉請南無大梵尊天三十三天護世四王金剛密跡散脂大將大辯天神摩利支天韋馱天神堅牢地神菩提樹神訶梨帝喃鬼子母等五百眷屬一切皆是大菩薩等及此國內名山大川一切靈廟當州地分屬內鬼神此所住處護伽藍神守正法者一切聖衆（三請已不禮禮）

一心奉請南無第一威德成就衆事大功德天（此位衆唱三請已不禮白衣須禮常合掌持呪）

南無室利莫訶天女　怛姪他（姪字徒細切夜你也三切並通）鉢喇脯嗘拏折囉（脯布乎切嗘力出切折市列切囉力計切下並同）三曼頞多可切達喇設泥（喇字多達切泥字去聲之）莫訶毘　阿囉揭諦　三曼頞毘曇末泥莫訶迦哩也　鉢喇底瑟侘（丑迦切）鉢泥（十九）婆頞他娑彈泥（頞烏割切）蘇鉢喇底脯囉（補四）痲耶娜（娜乃可切）達摩多　摩訶毗俱比諦（比脾必切）莫訶迷咄嚕鄔波僧呬羝（鄔烏古切呬香器切羝丁芳切）莫訶頡喇使（頡戶結切）蘇僧近（入聲）哩呬羝　三曼多頗他　阿奴波喇泥洟訶（七遍說一拜起同聲讀云）

佛面猶如淨滿月　亦如千日放光明
目淨修廣若青蓮　齒白齊密猶珂雪
佛德無邊如大海　無限妙寶積其中
智慧德水鎮常盈　百千勝定咸充滿
足下輪相皆嚴飾　數輻千輻悉齊平
手足縵網徧莊嚴　猶如鵝王相具足
佛身光耀等金山　清淨殊特無倫匹
亦如妙高功德滿　故我稽首佛山王
相好如空不可測　逾於千日放光明
皆如焰幻不思議　故我稽首心無着

謹已當陳述意須合掌恭敬令衆平聲三唱云

南無寶華瑠璃佛南無大乘金光明經南無
第一威德成就衆事大功德天　如是三稱已次應奉供養
衆想面對後陳辭句餘時除去飲食并淨潔
如法復持散擲等語但云香華至同圓種智
而止便
即禮佛

今我道場敷設供養然種種燈燒種種香奉
種種飲食淨潔如法恭持奉供諸佛世尊大
乘經典菩薩賢聖一切三寶又復別具香華
飲食奉獻功德大天大辯四王梵釋天龍八
部聖衆復持飲食散擲餘方施諸神等惟願

三寶天仙憐愍於我及諸衆生受此供養以
金光明力及諸佛威神於一念間顯現十方
一切佛刹如雲徧滿如雨普洽廣作佛事等
熏衆生發菩提心同圓種智此亦應隨意所陳未必專誦此
語作是語已當持飲食至道場外淨處布散四方先作是言
第四
我今依教供養大乘三寶及吉祥大天持此
二十
種種飲食散灑諸方徧施諸神願諸神明威
權自在一念普集各受法食充足無乏身力
勇銳守護堅強知我所求願當相與迴此福
利普潤含生衆報自然常受勝樂作是呪願竟即便以
食散擲四方想無量鬼神悉來受食俯時或
誦前呪或但云南無室利摩訶天女以食盡
為度散灑畢
迴道場禮佛

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
一心頂禮東方阿閦佛
一心頂禮南方寶相佛
一心頂禮西方無量壽佛
一心頂禮北方微妙聲佛
一心頂禮寶華瑠璃佛
一心頂禮寶勝佛
一心頂禮無垢濕寶光明王相佛

一心頂禮金燄光明佛
一心頂禮金百光明照藏佛
一心頂禮金山寶蓋佛
一心頂禮金華焰光相佛
一心頂禮大炬佛
一心頂禮寶相佛（帖四　廿一）
一心頂禮盡金光明經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一心頂禮大乘金光明海十二部經三禮
一心頂禮信初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金光明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金藏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常悲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法上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盡金光明經內及十方三世一切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舍利弗等聲聞緣覺賢聖僧
普爲法界一切衆生悉願斷除三障歸命懺

悔一拜運想迴順十心
我比丘某甲歸命頂禮現在十方一切諸佛
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轉妙法輪持
照法輪雨大法雨擊大法鼓吹大法螺建大
法幢秉大法炬為欲利益安樂諸衆生故常
行法施誘進群迷令得大果證常樂故如是
等諸佛世尊以身語意稽首歸誠至心禮敬
彼諸世尊以眞實慧以眞實眼眞實證明眞
實平等悉知悉見一切衆生善惡之業我從
無始生死以來隨惡流轉共諸衆生造業障
罪為貪嗔癡之所纏縛未識佛時未識法時
未識僧時未識善惡由身語意造無間罪惡
心出佛身血誹謗正法破和合僧殺阿羅漢
殺害父母身三語四意三種行造十惡業自
作教他見作隨喜於諸善人橫生毀謗斗秤
欺誑以僞為眞不淨飲食施與一切於大道
中所有父母更相惱害或盜窣堵波物四方
僧物現前僧物自在而用世尊法律不樂奉
行師長教示不相隨順見行聲聞獨覺大乘
行者喜生罵辱令諸行人心生惱悔見有勝

已便懷嫉妒法施財施常生慳惜無明所覆
邪見惑心不修善因令惡增長於諸佛所而
起誹謗法說非法非法說法如是衆罪佛以
眞實慧眞實眼眞實證明眞實平等悉知悉
見我今歸命對諸佛前皆悉發露不敢覆藏
未作之罪更不復作已作之罪今皆懺悔所
作業障應墮惡道地獄旁生餓鬼之中阿蘇
羅衆及八難處願我此生所有業障皆得消
滅所有惡報未來不受亦如過去諸大菩薩
修菩提行所有業障悉已懺悔我之業障今
亦懺悔皆悉發露不敢覆藏已作之罪願得
除滅未來之惡更不敢造亦如未來諸大菩
薩修菩提行所有業障悉已懺悔我之業障
今亦懺悔皆悉發露不敢覆藏已作之罪願
得除滅未來之惡更不敢造亦如現在十方
世界諸大菩薩修菩提行所有業障悉已懺
悔我之業障今亦懺悔皆悉發露不敢覆藏
已作之罪願得除滅未來之惡更不敢造
我比丘某甲歸命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

初成正覺未轉法輪欲捨應身入涅槃者我皆頂禮是諸世尊勸轉法輪請久住世度脫安樂一切衆生（勸請已歸命禮三寶）

我比丘（某甲）歸命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我今隨喜一切衆生三業所修施戒心慧二乘善薩賢聖善根十方諸佛證知妙菩提法施一切所有功德我皆至誠隨喜讚歎（隨喜已歸命禮三寶）

我比丘（某甲）歸命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願作證知我從無始至於今日三業所修一切諸善施戒善慧乃至懺悔勸請隨喜攝取現前迴施法界一切衆生同證菩提如諸佛等（迴向已歸命禮三寶）

我比丘（某甲）歸命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證我微誠現前所願願諸天八部增長威神常來護持我此國土風梓雨順穀果豐登聖帝仁王慈臨無際羣臣官屬常守尊榮萬姓四民永安富樂佛法擅越父母師僧歷世冤親法界含識咸生正信發菩提心六度齊修二嚴等備復願我等衆聖冥加常值大乘及

善知識開我佛慧願行現前荷負流通三世
佛法誘化一切然無盡燈普會衆生同歸祕
藏發願已歸命禮三寶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南無本師釋迦牟尼
佛南無四方四佛南無寶華瑠璃佛南無大
乘金光明經（三稱）南無信相菩薩南無金光明
菩薩南無金藏菩薩南無常悲菩薩南無法
上菩薩南無第一威德成就衆事大功德天
自歸於佛當願衆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歸於法當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歸於僧當願衆生統理大衆一切無礙和
南聖衆

金光明最勝懺儀

音釋

靈力丁切　學敷文胡教切像也　翛相邀切飛羽貌　翹渠堯切　喘充兖切
脞旁禮切　胥五各切股也　凿茜新也　澆鷮流昭堯切　鷮吕支切流鵊
薄也　蜵冥蛉蜵莫經切蛉郎丁切蜵蛉桑蟲也　梗梨梗古代切
堺匹詣切　鞮丁奚切　跡尼展切

一法一式同卷
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
禮法華經儀式

輔五

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　附五

宋四明沙門知禮ㄣ集

此大陀羅尼乔自髫年便能口誦且周諳持法後習天台教觀尋其經文觀慧事儀足可行用故略出之誠堪自軟然智者所立行儀總有四種何等為四一曰常坐即文殊問經一行三昧也二曰常行即般舟經佛立三昧也三曰半行半坐即方等法華二經禮持普賢二三昧也四曰非行非坐即有依諸經行法及歷善惡無記修觀總名隨自意三昧也若據此經不制專坐唯行及以相半亦非縱任三性於中覺察而令三七日依法誦持蓋隨自意中依經行法也今於本經出十意一嚴道場二淨三業三結界四修供養五請三寶諸天六讚歎伸誠七作禮八發願持咒九懺

悔十修觀行仍以法華三昧補助觀想注於事儀之下俾其修者免檢他文

一嚴道場

經云住於淨室懸旛然燈香華飲食以用供養百錄請觀音儀云當嚴飾道場香泥塗地懸諸旛蓋安置佛像南向觀音像別東向今須安千手眼觀音像或四十手如無此像秖於六手四手像前或但是觀音形貌亦無在更安釋迦勢至等像無妨行者十人已還當西向席地地若卑濕置仗脚牀當日日盡力供養若不能辦初日不可無施輔行云雖心口精誠須以福助日日為者彌為增上恐力不逮聽從初日必先課已資財以伸傾竭經云若諸衆生現世求願者於三七日淨持齋戒誦此陀羅尼必果所願據此修者須三七日為一期必不可減準法華三昧正修之前（補五）（二）於一七日行方便法使事儀理觀皆悉精熟仍求加護令無障礙者也

二淨三業

經云誦此神呪者發廣大菩提心誓度一切

衆生身持齋戒住於靜室澡浴清淨著淨衣服制心一處更莫異緣法華三昧云初入道場當以香湯沐浴著淨潔衣若大衣及諸新染服若無新者當取已衣中勝者以為入道場衣於後若出道場至不淨處當脫淨衣著不淨衣所為事竟當洗浴著本淨衣入道場行法（上皆法華三昧文也）縱一日都不至穢亦須一浴終竟一期專莫雜語及一切接對問訊等終竟一期依經運想不得剎那念於世務若便利飲食亦須秉護勿令散失事畢即入道場不得托事延緩大要身論開遮口論說默意論止觀也修者須依善師洛稟知已然可行之慎勿自任

三結界

行者於建首日未禮敬前當齋修行處如法結界經云其結界法者取刀呪二十一徧（補五）畫地為界或取淨水呪二十一徧（三）散著四方為界或取白芥子呪二十一徧擲著四方為界或以想到處為界或取淨灰呪二十一徧為界或呪五色線二十一徧圍繞四邊為界皆

得若能如法受持自然克果經云皆得隨便行之

四修供養

行者依法結界已至千眼像前先敷具倚立當念一切三寶及法界衆生與我身心無二無別諸佛已悟衆生尚迷我爲衆生翻迷障故禮事三寶作是念已口當唱言

一切恭謹一心頂禮十方常住三寶（一禮已燒香畢華首者唱）是諸衆等各各胡跪嚴持香華如法供養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一一諸佛土無量香莊嚴具足菩薩道成就如來香至此想云我此香華徧十方以爲微妙光明臺諸天音樂天寶香諸天肴膳天寶衣不可思議妙法塵一一塵出一切塵一一塵出一切法施幃無盡互莊嚴徧至十方三寶前十方法界三寶亦然有我身修供養一一皆悉徧法界彼彼無雜無障閡盡未來際作佛事普熏法界諸衆生蒙熏皆發菩提心同入無生證佛智想已云供養已一切恭謹

五請三寶諸天（行者運心普供養已胡跪燒香當念三寶雖離障清淨而以同體悲護念羣品若能三業致請必不來而來救苦與樂然須至誠遂位殷勤三請必有感降唱云）

一心奉請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世尊

一心奉請南無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世尊

一心奉請南無過去無量億劫千光王靜住世尊

一心奉請南無過去九十九億殑伽沙諸佛世尊

一心奉請南無過去無量劫正法明世尊

一心奉請南無十方一切諸佛世尊 輯五 四

一心奉請南無賢劫千佛三世一切諸佛世尊

一心奉請南無廣大圓滿無閡大悲心大陀羅尼神妙章句 想云法性如空不可見常住法實難思議我今三業如法請惟願顯現受供養次位亦爾

一心奉請南無觀音所說諸陀羅尼及十方三世一切尊法

心奉請南無千手千眼大慈大悲觀世音自在菩薩摩訶薩 運想如佛位改云觀世音菩薩亦如是下去菩薩聲聞隨位改之

一心奉請南無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總持王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日光菩薩月光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寶王菩薩藥王菩薩藥上菩

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華嚴菩薩大莊嚴菩薩寶藏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德藏菩薩金剛藏菩薩虛空藏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彌勒菩薩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轉五）（五）
一心奉請南無十方三世一切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摩訶迦葉無量無數大聲聞僧

一心奉請善吒梵摩鞞婆伽天子護世四王天龍八部童目天女虛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藥草樹林神舍宅神水神火神風神土神山神地神宮殿神等及守護持呪一切天龍鬼神各及眷屬
唯願釋迦本師彌陀慈父千光王靜住如來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不移本際平等慈熏來降道場證我行法
廣大圓滿無閡大悲心總持祕要顯現道場受我供養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摩訶薩乘本願力來到我前神咒加持頓消三障大勢至菩薩與持王等諸大菩薩摩訶迦葉諸大聲聞同運慈悲俱時來降

梵釋四王諸天八部隨我請來堅守道場擁護持咒却諸魔障示現吉祥令我所修不違本願

六讚歎伸誠本經無讚歎偈今取他經意與咒體及表報相小有乖違故輒依經略述讚之

南無過去正法明如來現前觀世音菩薩成妙功德具大慈悲於一身心現千手眼照見法界護持衆生令發廣大道心教持圓滿神咒永離惡道得生佛前無間重愆纏身惡疾莫能救濟悉使消除三昧辯才現生求願皆令果遂決定無疑能使速獲三乘早登佛地

成神之力歎莫能窮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結五

伸述誠意隨其智力如實說之然所求之事不可增長生死所運一心必須利益羣品唯在專謹方有感通慎勿容易

六

七作禮行者應念三寶體是無緣慈悲常欲救濟一切衆生但爲無機不能起應我既再三奉請誰非目擊冥應不虛故須作已降之想燒衆名香五體投地禮上所請三

實唯諸天鬼神不須致禮若至大悲心咒及觀世音菩薩各須三禮此之人法是道場主故唱云

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世尊如前請中三寶諸位皆須五體投地勤重致禮禮佛想云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我此道場如帝珠釋迦如來影現中我身影現釋迦前頭面接足歸命禮至禮阿彌陀云即云阿彌陀佛影現中云云禮法想云真空法性如虛空常住法實難思議我身影現法實前一心如法歸命禮禮僧準上禮佛但改為菩薩等唯禮觀音云為求滅障接足禮此是懺悔主故

八發願持呪

經云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童男童女欲誦持者於諸衆生起慈悲心先當從我發如是願此願橫深該收權實非天台教觀莫到邊涯今依一家略為標指俾其行者心有所歸願有二節前十願明成就法一往生善後六願明除滅法一往破惡然準聞呪獲四果十地等益部在方等顯矣此願合被四教菩薩旁兼兩教二乘亦有法緣慈悲隨世利物故今之行者既顯圓頓止觀覺意三昧故立願起行須順法華之意故荊溪云散引諸文該乎一代文體正意唯在醍醐故十六願須約開顯圓義釋也前十願皆稱南無

大悲觀世音者南無翻歸命亦度我亦信從大悲者以此菩薩拔苦心重故稱具大悲者施無畏者此悲體圓即能與樂觀世音具如別行疏釋蓋哀憫至深故教衆生求我度脫歸心順我立乎誓願令成機感故也仍須了知大悲觀音即我本性今欲復本故稱本立願又復此願即本性之力用故馬鳴云自心起信還信自心此經云應當從我發如是願今以二義釋茲十願初約諸經四弘釋次約今家十乘釋夫四弘者依四諦起四諦者二示世間苦因果二示出世樂因果一切菩薩欲拔此苦欲與此樂故依之立四誓也依苦諦立云衆生無邊誓願度依集諦立云煩惱無數誓願斷依道諦立云法門無盡誓願知依滅諦立云佛道無上誓願成但今十願拔世間苦因在前故與四誓次第小異而皆二二相成以知法由眼智度衆生須方便船必越海道能登山舍可棲身故初二依集諦立先願知一切塵勞之法皆即法界次願得是圓淨慧眼以非此慧不能知故三四依苦諦

立先願度一切沉淪之衆次願早得體內方便非此方便度生不倫故五六七八依道諦立道雖萬行不出三學今先求實慧般若即慧學次願慧成越於二死苦海次求出世上上戒定後願二學功成入於三德涅槃三學是道諦之始越苦證滅顯道諦之終也九十依滅諦立先求無爲之法以宅其心則感滅行息後願冥乎法性復本淨身則究竟常寂也縱百千願亦何出於四弘況此十耶又願不依諦名爲狂願雖不出四弘以觀音智巧悲深故開四爲十則使行者標心立行原始要終皆悉顯了故也仍須了知始終等相體性融即故荆溪云初心倫攝觀惑法界即惑成智即生成滅名圓四誓又了前二誓拔性德之苦後二誓與性德之樂性之苦樂何須拔與即無作之誓也二約今家十乘釋者聖意多含且作二釋尋經始末以後驗前知是願成十法乘也何者以說咒前令發十願說咒訖示咒相貌有九句并咒體成十法與今家十乘更無差忒後觀行中當說言十乘者

初觀不思議境二發菩提心三巧安止觀四破法徧五識通塞六調適道品七對治助開八知次位九安忍十離順道法愛十願對此唯一處前後彼則依境發心此則依境修觀各有其意初知一切法願顯不思議境非一念三千豈收一切二智慧眼願圓止觀成佛眼智也非此眼智不顯妙境故三度一切衆願發分滿菩提心也無緣與拔初住已上方現前故四善方便願成破徧也三惑破已方能任運與拔破徧即度生方便菩薩破惑爲

（輔五）（九）

度生故五般若船願識通塞如水有船即塞能通也六越苦海願成道品也非無作道品莫越二死海故七戒定道願成助道也以無作心修事戒定最能治惡故八登涅槃山願知次位也山須自下昇高雖觀即理道不浪階故九會無爲舍願成安忍行也舍名捨衆速證無爲故此行不專初品上地亦然天龍恭敬不以爲喜即其例也十同法性身願離法愛也不滯似解合佛眞身故準文二二相成者照境由止觀與拔由破惑先知通塞方

修道品無對治功安有次位若不安忍則無似愛可離也此之觀法修在名字成在五品似發在六根眞發在分證究盡在妙覺今立願者願修之得門成之即世或於一觀或歷餘心便入似眞以至等妙又復應知此之十法雖論修證及以因果而現前一念本自圓成全性起修即因成果今立十願標心在茲又復應知此之十法雖是智者像代宣揚而並是漸頓諸經之旨以離此十更無修證之法法華大車深可例也後之六願一往破惡於中前三破地獄而初二別破刀火二種第三破一切地獄後三破餘三趣應知六願皆就對治悉檀而立故地獄云摧折枯竭餓鬼云飽滿修羅云調伏畜生云智慧如六觀音對破六道唯天從便宜以善彊故人兼入理思惟感故餘四並從對治以惡多故皆標我者雖是行人所稱全是諸有眞常我性一念千法也前十願中一一我字莫不爾也若者不定之詞隨趣對治也皆云向者訓對也為對治義宛合即以四趣我性為能對治四趣

三障為所對治皆云自者三障本空無明故有治以圓法稱本虛融更非障閡故云自摧折等然能對有自他所治有三障人自治有事行理觀治他論神通感應何者若自起四趣煩惱造四趣惡業受四趣苦時稱名誦咒對之願此三障即自摧折等此事行治也若自用十乘觀慧對於四趣若惑若業若報時願得觀成障滅即摧折等此理觀治也若自觀行成能破三障顯出我性得大自在見一切衆生為四趣三障所苦以似解力對之即神通治他也以分滿力對之即感應治他也故一言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等其義甚深不可卒備原其所歸觀音能障三道神咒及我體是法界亦名中道舉一全收法法絶待以彊迷故暫分感應故曰南無以翻迷故義立對治故云我向今順圓法立上諸願名無作普其功巨量閱圓解圓修者獲益可爾無此解者修有何益答法體本然聖人稱本而示其修此者縱未圓解但得機成任運獲益若能解者功不可論如摩尼珠愚人得之

非全無益但貿一衣一食而已若其識者十事修治四洲兩寶故經云有慧觀方便者十地果位克獲不難是故行者當親善師學玆圓解立願之際心口一如三障即消法身速證（既略知此旨當發是願首者唱云）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知一切法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得智慧眼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度一切衆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得善方便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乘般若船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得越苦海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得戒定道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登涅槃山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速會無爲舍
南無大悲觀世音　願我早同法性身

我若向刀山　刀山自摧折　我若向火湯　火湯自消滅
我若向地獄　地獄自枯竭　我若向餓鬼　餓鬼自飽滿
我若向修羅　惡心自調伏　我若向畜生　自得大智慧

經云發是願已至心稱念我之名字亦應專

念我本師阿彌陀如來然後即當誦此陀羅尼行者想身對此佛菩薩前稱念尊名雖在家切如遭焚溺求於救濟若時促略稱七徧若時稍寬多稱無妨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阿彌陀佛稱念訖云

觀世音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諸衆生誦持大悲神呪墮三惡道者我誓不成正覺誦持大悲神呪若不生諸佛國者我誓不成正覺誦持大悲神呪若不得無量三昧辯才者我誓不成正覺誦持大悲神呪於現在生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爲大悲心陀羅尼也

乃至說是語已於衆會前合掌正住於諸衆生起大悲心開顏含笑即說如是廣大圓滿無閡大悲心大陀羅尼神妙章句陀羅尼曰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一　南無阿唎耶二　婆盧羯帝爍鉢囉耶三　菩提薩哆婆耶四　摩訶薩哆婆耶五　摩訶迦盧尼迦耶六　唵七　薩皤囉罰曳八　數怛那怛寫九　南無悉吉利埵伊蒙阿利耶十　婆盧吉帝室佛囉楞馱婆十一　南無那囉謹墀十二　醯唎摩訶皤哆沙咩十三羊鳴音　薩婆阿他豆輸朋十四　阿逝孕十五　薩婆薩哆

那摩婆伽十六摩罰特豆十怛姪他十八唵阿婆盧醯十九盧迦帝二十迦羅帝二十一夷醯唎二十二摩訶菩提薩埵二十三薩婆薩婆二十四摩羅摩羅二十五摩醯摩醯唎馱孕二十六俱盧俱盧羯懞二十七度盧度盧罰闍哪帝二十八摩訶罰闍耶帝二十九陀羅陀羅三十地利尼三十一室佛囉耶三十二遮羅遮羅三十三摩摩罰摩羅三十四穆帝隸三十五伊醯伊醯三十六室那室那三十七阿羅嘹佛羅舍利三十八罰沙罰嘹三十九佛囉舍耶四十呼盧呼盧摩囉四十一呼盧呼盧醯利四十二娑羅娑羅四十三悉陀悉利四十四蘇嚧蘇嚧菩提夜菩提夜四十五菩馱夜菩馱夜四十六彌帝利夜四十七那羅謹墀四十八地利瑟尼那波夜摩那五十婆婆訶五十一悉陀夜五十二婆婆訶五十三摩訶悉陀夜五十四婆婆訶五十五悉陀喻藝五十六室皤羅耶五十七婆婆訶五十八那羅謹墀六十婆婆訶六十一摩羅那羅六十二娑婆訶六十三悉羅僧阿穆佉耶六十四婆婆訶六十五婆婆摩訶阿悉陀夜六十六婆婆訶六十七者吉羅阿悉陀夜六十八婆婆訶六十九波陀摩羯

悉哆夜七十婆婆訶七十一　那羅謹墀皤伽羅哪七十二　婆婆訶七十三　摩婆利勝羯羅夜七十四　婆婆訶七十五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哪七十六　南無阿唎哪七十七　婆盧吉帝七十八　爍皤囉夜七十九　婆婆訶八十　悉殿都八十一　漫哆囉八十二　跋陀耶八十三　莎婆訶八十四

觀世音菩薩說此呪已大地六變震動天雨寶華繽紛而下十方諸佛悉皆歡喜天魔外道恐怖毛豎一切衆會皆獲果證或得須陀洹果或得斯陀含果或得阿那含果或得阿羅漢果或得一地二地三四五地乃至十地者無量衆生發菩提心

九懺悔

行者誦呪畢當念一切緣障皆由宿因過去今生與諸有情何惡不造罪累既積世世相逢爲冤爲親爲障爲惱若不懺悔無由解脫道法不成故須披陳哀求三寶爲我滅除經云爲一切衆生懺悔先業之罪亦自懺謝無量刹種種惡業法華三昧云業性雖空果報不失顛倒因緣起諸重罪流淚悲泣口宣懺

悔

應心念言我及衆生無始常爲三業六根重罪所障不見諸佛不知出要但順生死不知妙理我今雖知猶與衆生同爲一切重罪所障今對觀音十方佛前普爲衆生歸命懺悔惟願加護令障消滅念已唱云

普爲四恩三有法界衆生惡願斷除三障歸命懺悔唱已五體投地心復念言我與衆生無始來今由愛見故內計我人外加惡友不隨喜他一毫之善唯徧三業廣造衆罪事雖不廣惡心徧布晝夜相續無有間斷覆諱過失不欲人知不畏惡道無慚無愧撥無因果故於今日深信因果生重慚愧生大怖畏發露懺悔斷相續心發菩提心斷惡修善勤策三業翻昔重過隨喜凡聖一毫之善衆生從十方佛有大福慧能救拔我及諸衆生從二死海置三德岸從無始來不知諸法本性空寂廣造衆罪今知空寂爲求菩提爲衆生故廣修諸善福斷衆惡唯願觀音慈悲攝受想乞唱云

至心懺悔比丘某甲等與法界一切衆生現前一心本具千法皆有神力及以智明上等佛心下同含識無始間動障此靜明觸事昏迷舉心縛著平等法中起自他想愛見爲本身口爲緣於諸有中無罪不造十惡五逆謗法謗人破戒破齋毀塔壞寺偷僧祇物汙淨梵行侵損常住飲食財物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如是等罪無量無邊捨茲形命合墮三塗

備嬰萬苦復於現世衆惱交煎或惡疾縈纏
他緣逼迫障於道法不得熏修今遇
大悲圓滿神呪速能滅除如是罪障故於今
白至心誦持歸向
觀世音菩薩及十方大師發菩提心修眞言
行與諸衆生發露衆罪求乞懺悔畢竟消除
唯願
大悲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千手護持千眼照
見令我等內外障緣寂滅白他行願圓成開
本見知制諸魔外三業精進修淨土因至捨
此身更無他趣決定得生阿彌陀佛極樂世
界親承供養大悲觀音具諸總持廣度群品
皆出苦輪同到智地懺悔發願已歸命禮三
寶起禮一拜
次當如法旋遶或三或七欲旋遶時先須正立想此道場如法界十方三寶遍虛空以次迴身旋繞法座十方三寶心性寂滅影現十方心想如夢聲如響勿令心散口唱云
南無十方佛　南無十方法　南無十方僧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千光王靜住佛　南無廣大圓滿無礙

大悲心大陀羅尼　南無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總持王菩薩（或三稱或七稱旋繞已還至像前三自歸）

自歸依佛當願衆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歸依法當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歸依僧當願衆生統理大衆一切無閡和南聖衆（補五）（十六）

十觀行

行者禮懺訖應出道場別於一處身就繩牀依經修觀經說此咒結益纔訖大梵天王請曰惟願大士爲我說此陀羅尼形貌相狀觀世音菩薩言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無爲心是無染心是空觀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無雜亂心是無上菩提心是當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羅尼相貌汝當依此而修行之今輒釋其意經文九心即依境發菩提心等九法乘也以初神咒是其理境雖通顯說然以密談愈彰深秘故上根一聞即能入證或階四果或登十地內外凡位通名發心是則大梵觀於上根聞境得悟乃爲中下請餘九乘故

云相貌理境如車體相貌如具度問既稱法稱機故觀音歎曰汝為方便利益一切衆生故作斯問故知咒體及以九心十乘意備又復此經頻令行者於諸衆生起大慈悲若非佛理豈忘變見故初理境即慈悲本後之八心成悲之法（輔五）應知此經正明悲行又復應知部在方等此之十法通於四教而廣大圓滿無礙大悲藏通三教有名無體離斷常中豈不廣大等耶別雖有理修在後時圓教初心盡茲體用今明觀心專依圓妙仍有二種謂約行托事也初約行者直就一念觀於十界百界千如妙法雖即一念千法宛然全體即空當處即假仍非二邊又即雙照不可以一多說安以有無思若邊若中皆莫能擬故密語示及顯了詮皆不可以識識不可以言言是為於己心觀不思議境也既知己心若是復思一切衆生念念皆爾本具九界既即佛界仍各具十種因果即一苦一切苦我與衆生縱貪瞋癡動身口意隨業受之（十七）萬劫千生故於自他哀傷深起悲心誓拔其苦本

具佛界既即九界仍各具十種因果即一樂一切樂我與衆生以凡小心求人天身及二乘果得少爲足資生艱難故於自他愛念憐憫深起慈心誓與真樂此乃與究竟樂拔一切苦故名大慈　悲愍悲雖普散動尚多須用不二止觀安於法性使寂照均融名平等心理若未顯由三惑覆當觀此惑本空法性本淨無可破立名無爲心若著此能觀則於通起塞識此通塞名無染心諸法雖空證由觀道觀不調適品次不生道品相生成空觀

心蔽資理惑不顯眞如事度助開見生齊佛名恭敬心乍息麤心謂爲深詣若知圓位上慢可祛名卑下心名利眷屬三術離之三昧可成名無雜亂心行上九事過內外障若起法愛則不得前能離此愛方登分果名無上菩提心上根觀境即入初住或內外凡中根二至七下根盡用二託事者觀音一身有千手眼手有提拔之力眼有照明之用即是一千神通智慧也一身具千手眼千手眼不離一身乃表一念即千通慧千種通慧不離一

念法稱廣大圓滿復云無礙大悲非一念千法爲稱此名然既容說人那解之乃現此相而爲表示非一家觀法安能盡釋法名身相在於彼部領解雖殊今之行人得法華意於茲名相終無異塗況於道場唯瞻此相不表觀法何以用心故二種觀門相須而進若行立持誦若却坐思惟不思議觀不應輒廢是名依法受持也故前立十願今示十乘即所願之法既令依此而修行之即是初心修相後文云有觀慧方便者十地果位克獲不難即分滿證相觀成似發準例前後其意必然若未深諳一家教觀須近善師咨決解行方識正邪故方便五緣四或可闕善知識緣必須具也若居異處無師可承當自尋止觀仍須輔行決通觀道方可修之慎勿師心自立規矩又復應知如上說者此就呪體深取經宗爲成觀行者也若論此經力用何人不攝何善不收故求聲聞人各獲果證求世間事無不從心而略示四十手功德欲得富饒欲求官位除身惡疾求見善友欲生淨土樂趣

諸天莫不果願乃至經持咒者若風若水雷著其身不受惡趣常生佛前若行者未能修觀但當深信斷諸疑心依文誦持現世當生離苦得脫故法華懺立有相安樂行不入三昧但誦持故亦能得見上妙色也故知初心入門多種妙悟之時理應兩捨唯願若士若庶若俗若僧於此總持生決定信起精進心於相無相盡力修之現世障惱皆除淨土往生不惑廣論利益具載經文

千手眼大悲心呪行法

禮法華經儀式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常住三寶（拜起胡跪燒香運想已合掌唱云）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妙法蓮華經菩薩聲聞衆受用作佛事（一拜起立數云）

稽首十方佛　圓滿最上乘　本迹開二門　法喻談眞祕　普使諸權小　悉證佛菩提

我今誓歸依　願超生死海（讚數已陞意述歎雖曰禮經應須禮佛菩薩使三寶義足）

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

一心頂禮過去多寶佛
一心頂禮十方分身釋迦牟尼佛
一心頂禮盡法華經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一心頂禮妙法蓮華經妙字法寶（丁去無字準此一稱）（輔五二十）
一拜
一心頂禮盡法華經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菩薩聲聞緣覺得道賢聖僧
一心頂禮普賢菩薩摩訶薩（拜已胡跪運想準常儀）
志心懺悔我（某甲）與一切衆生從無始來迷失真心流轉生死六根罪障無量無邊圓妙佛乘無以開解一切所願不得現前我今禮敬妙法華經以此善根發露黑惡過現未來三業所造無邊重罪皆得消滅身心清淨惑障蠲除福智莊嚴淨因增長自他行願速得圓成願諸如來常在說法所有功德起隨喜心回向菩提證常樂果命終之日正念現前面奉彌陀及諸聖衆一剎那頃生蓮華中普願衆生俱成佛道（懺悔發願已歸命禮三寶）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南無釋迦牟

尼佛一南無妙法蓮華經和南無文殊師利
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旋竟三收依如常

禮法華經儀式　第五　廿一

音釋二

髽從聊切童子垂髮也貿莫候切易財也番蒲波切白皙黃皃鼾方閑切鼻鼻鼻同
祛去魚切攘却也諳烏含切悉也

一儀一文同卷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

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

輔六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拾遺序 輔六

宋雲間沙門靈鑑述

宋天竺法師慈雲尊者以行光教示滅于錢塘天竺道場門弟子靈鑑以所稟法師道德化爭當世三昧行法施於後代發揚四種三昧在爭斯文行法之盛不可以不紀於是拾其遺編獨有熾盛光道場念誦儀未廣流布遂更采諸文補助始末因舊五章增為七科新添示方法并釋疑示方法乃取於本經令造修者有據釋疑則華梵功等道俗兼該其間壇場儀軌今皇朝譯經三藏大卿圖紀行世此不委明餘皆沿襲舊文不忘爭本云爾

熾盛光道場念誦儀

宋天竺寺傳天台教觀沙門遵式撰

夫法儀施設在乎必當為主若言理有歸何須諍論除傳者不肖醍醐殺人熾盛光大威德真言者大聖垂愍別示神方雖言小異持蓋功深難測專心暫誦立見有功豈在載言第一設壇場供養自有三意初示清淨處者經文但云於清淨處不別指方隅又云於國於家及分野處若定須閒靜離於鬧別求淨地者或若一家灾難起時貧庶之士屋但一

逾尋室唯方丈四迫隣舍傍遠精監豈亦專令別求淨地若其無者便合坐受灾耶理而推之決不然矣今作二意若貧者秖於所住選於勝處便於淨地安立道場（若大悲經中用刀呪二十一徧畫地為界或想到處為界若灾難變緣急難此便可持誦）二若國王大臣及豪富者選取上處避喧遠穢迥絶之室及先非穢染或新立堂宇最為第一若蕊芻精舍亦選可知當於其處作誦呪場二立道場法若國王臣庶並須預空其屋淨潔掃灑香泥塗地隨看廣狹而安道場於

香壇上正面安釋迦像以曼殊普賢觀音等像從之四方安護世四天王像壇中佛前安忿怒明王像聖捺吃忿怒金剛童子菩薩成就軌儀經上卷金剛藏菩薩云畫菩薩法取白騾用牛尿洗復用香水濯之於閒靜處對佛前舍利塔不應用皮膠和彩色畫筆色盞須新者畫時澡浴著淨衣受八齋戒勿吐氣以衝其像亦不與畫人論其價直其像獨身從海涌出如吠瑠璃色身有六臂臂膊脩相貌充滿面有三目共目赤色首戴寶冠狗牙上出口咬下唇髭眉威怒又於海中畫一寶山像以左足踏於寶山山上有妙蓮華以承其足右足在海水中立沒其半膝右第一手持金剛杵作擲勢第二手執戟母姿羅捧謂捧一頭如鐵杵形第三手執戟斧左第一手把棒第二手如擬勢作金剛拳舒頭指第三手持劍以大蛇於身角絡繫又以一切毒蛇臍劍臂劍腰纏瓔珞及耳璫繫髮又以大蛇繞暗三帀身皆圓光火燄圍繞於火燄外有其雲電以相輔翼也以設觀嚕形對之梵語設觀嚕此翻為寃即畫寃家形於忿怒明王像前也餘繞四壁列諸星曜淨居天等位供養取意自裁三供養者並懸新繒蓋旛華珠果名香飲食種種精美竭誠盡力若實貧乏亦隨已所有盡出供養無令隱惜誑聖欺心（輔大）（三）

第二示方法

經云我今說過去娑羅王如來所說熾盛光大威德陀羅尼除災難法若有國王及諸大臣所居之處及諸國界或被五星陵逼羅睺

彗孛妖星照臨所屬本命宮宿及諸星位或臨帝座於國於家及分野處陵逼之時或退或入作諸障難者是於清淨處置立道場念此陀羅尼一百八遍或一千遍若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七日依法修飾壇場至心受持讀誦一切災難悉皆消滅不能為害乃至云若有菟芻菟芻尼族姓男族姓女受持讀誦此陀羅尼者能成就八萬種吉祥事能除滅八萬種不吉祥事等據於經文具予四義一所消三障二能消勝法三明力用四顯陀羅尼經云一切災難悉皆消滅一切之言包乎三障而業障經分明然由煩惱故有業業必招報也又內身外報災難等事是報障也專明內心是煩惱障也若起決定心動發身口必牽來報者是業障也若爾惡星災星異都不關心云何是業障答此乃外相表業將起是業責報之相業障感報故其相現前業障外彰報對不久若無方法何以禳之所以第二有能消方法若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七日誦此陀羅尼一百八遍表破一百八煩惱成就

百八三昧或一千遍成就千種法門故約三業持呪作三德方法以事表理但於清淨處置立道場處清淨身須沐浴以外明內表作法身念此陀羅尼欲知智在說表作般若至心受持信力故受念力故持擬作解脫作法若成必惡滅善生故第三明於力用夫人身本於不淨蓮華本於淤泥今近因三業規矩遠成三德妙義身業成能穰報障口業成能穰煩惱障至心能穰業障三業既消即成三德故第四顯陀羅尼體三障既其以轉理數成於三德報障轉成法身德煩惱障轉成般若德業障轉成解脫德如此三法即陀羅尼三德妙體非空而空慧光熾盛非寂而寂具大威德遮九界惡持佛界善遮持不二舉一具三言三即一苟非三德祕呪安能成就八萬種吉祥事能除滅八萬種不吉祥事耶略示如此委陳行相如摩訶止觀具明

第三揀衆清淨

經云若有國界不安災難競起請清淨衆擬衆為二一舊行清淨二入道場行清淨舊即

出家已來精戒律範定慧循修遍檢七支曾無一過大集開其悔淨尚名汙道近世三學難具四儀易頹但取隨分如法之僧不犯重戒曾無醜露檀越信奉亦得清淨恐揀衆太精世少良導若塵埃過甚三業彰露及為貪供養誑說清淨南山云人前似人屏處如鬼天龍惡見鬼賤唾誚如此又何能持呪却灾乎又何能使列宿收光妖怪滅影乎二入道場行清淨者衆雖舊行淨潔堪為福田至入道場更加嚴肅先須洗染新淨衣服料理威儀令去就安庠生人善敬每日沐浴飲食洗漱勿得語笑為施主調謔瞻望堂室道場未滿預籌信施喜恚多少非時湯果無度須索飲食麤細勿起恚愛勿睡勿倚聲咳彈指警喧俗舍當可意知勿使生人談誚或為國王大臣彌加至誠肅清三業可以意知

第四誦呪法

夫誦呪法者歷覽念誦部諸文設軌不同今取大意略示或禮佛前及禮後誦皆須一上滿一百八徧據此文須厲聲令聲不得有間

如鑽火法若運手間斷則煙燄歇滅取火不成今亦如是又如蒲蘆祝蟲爲子聲聲不絶呪成方罷今亦如是若一上發聲呪未滿百八則呪功不成所作空過兼有障難若水火事急起時須心念言我呪法未斷即來續之至去須心懸不斷中間不得接人言語來時復心念言我已復來續滿呪數除此急外餘事不得輒開若故開者定得障難宜專愼之切不得行來做作手運口誦及正誦持應接人語快須滿數然後作事兼並須界內或跪或坐誦之輒不得離界又壇內若一日若二日至七日不得一彈指頃闕人誦呪唯除禮佛及飲食時多見時僧不識觸犯任意亂爲笑語不拘出入無度飲食不節恣噉藥石果菽及食供養三寶并鬼神齋食坐立行住皆口誦呪不拘界內界外眼耳不禁聲色身心不奉節度非唯自生障道亦令施主返得灾殃縱未現應亦全無益虛消信施不念地獄哀哉苦哉望善思之慎切之語不在讀過意在行持近世滋彰卒難改革有識之者寒

心思之
第五三業供養禮請陳意自為七一者三業供養二者奉請三寶三者讚歎三寶四者作法持呪五者禮佛六者懺悔七者行道旋繞將入道場先令一人持呪結界護持恐有留難結界竟然後可以作法
第一行者修三業供養法方法如法華中所說一禮各想三寶性海無能無所異竟
一切恭敬信禮常住三寶平等一切衆生同入此三寶海中起已各胡跪手執香爐端身正意口自唱言
嚴持香華如法供養願此香華諸佛受用徧滿一切佛法僧前諸天仙衆日月星宮為光明臺廣作佛事運想如常
供養已一切恭信
第二行者召請三寶方法各各胡跪手執香爐一一專想召入道場證明持呪放大光明照彼衆國及其分野為除災難應當目注心存如見三寶聖衆七遍
入於道場念念不捨者唱云
一心奉請總持教主釋迦牟尼佛每位三請運想如常
一心奉請南無過去娑羅王佛
一心奉請南無過去七佛未來彌勒賢劫千佛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一心奉請南無陀羅尼藏一切密言清淨法寶

一心奉請南無忿怒明王金剛手菩薩摩訶薩（聖捺迦金剛童子菩薩成就軌儀經中卷爾時金剛手菩薩告大衆言此忿怒王有無量威德大神通力善能調伏難調伏故示諸方便從於三昧生此菩薩適纔憶念一切鬼魅悉皆馳走一切惡心衆生皆當損壞一切災禍悉皆除滅經云此忿怒王菩薩即金剛手是壇場主彌加虔請必希降臨）

一心奉請南無曼殊室利菩薩普賢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總持王菩薩金剛藏菩薩乃十方一切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聲聞緣覺一切賢聖僧

一心奉請南無梵釋天等淨居諸天護世四鎮一切天衆（此位已下惟俗衆作禮比丘立）

一心奉請南無遊空天衆九執大天二十八宿十二宮神一切聖衆

一心奉請閻羅王界十八獄主主善罰惡一切靈祇行病行藥行灾鬼王一切聖衆

一心奉請此所住處護伽藍神守正法者（爲主此位不須請）

一心奉請此一境邑靈壇社廟五聖王子城
隍神等一切聖衆
一心奉請施主宅內護宅龍神方隅禁忌坊
務庫店守護神衆宅中長幼宮宿元辰除
灾注福一切神衆若國若家但看住處各
有所事隨意加減周旋
三
請
上所奉請一切三寶釋迦牟尼娑羅王佛惟
願不捨大慈大悲領諸眷屬到我所居受我
供養及諸星曜一切靈祇各承三寶威光皆
來集會我今此處作大吉祥誦持神呪惟願
守護使無留難令諸有情獲福無量如是至三此名請法但只入時用錄則削之須當懇告希望降臨
第三讚歎三寶法請三寶已衆各起立合掌令施主手執香爐跪對三寶專聽陳意須流淚懇告必取所成求大吉祥除滅災障心念三寶微妙功德口同音偈讚歎
如來妙色身　世間無與等　無比不思議
是故今敬禮　如來色無盡　智慧亦復然
一切法常住　是故我歸依
讚歎已述建道場意四向菩提所求吉祥隨意陳述
第四依法持呪歎述竟衆各一禮胡跪同聲稱云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過去娑羅王佛（三稱竟即作是言）我今當誦過去娑羅王佛所說熾盛光大威德陀羅尼曰

曩謨三滿哆（一）母馱喃（二）阿鉢羅（二合）底（丁以切下）（第六）（同三）賀多舍（四）娑曩喃（引五）但你也（二合引）他（六）唵（七）佉佉（八）佉唎佉（九）哞哞（十）入嚩（二合下同）囉（十一）入嚩囉（十二）鉢囉（二合下同）入嚩囉（十三）鉢囉入嚩囉（十四）底瑟姹（二合下同十五）底瑟姹（十六）瑟致哩（三合下同十七）瑟致哩（十八）娑嚩（二合下同）吒（十九）娑嚩吒（二十）扇底（二十一）室哩（二合）曳（二十二）娑嚩賀（二十三）

此陀羅尼者一切如來同共宣說若有苾芻苾芻尼族姓男族姓女受持讀誦此陀羅尼者能成就八萬種吉祥事能除滅八萬種不吉祥事乃至一切四衆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第五禮佛方法行者既持呪竟應一心正身威儀次第禮諸佛法身猶如虛空應物現形如對目前一一皆然行者自知身心空寂影現法界一一佛前悉有此身頭面頂禮令施主隨禮一一起伏脊整勿令失儀唱云

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徧法界諸佛運想如常

一心頂禮過去娑羅王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過去毗婆尸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過去尸棄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毗首尸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迦求村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迦那含牟尼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迦葉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當來彌勒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十方三世諸佛賢劫千佛徧法界諸佛

一心頂禮十方諸佛舍利形像支提寶塔

一心頂禮總持法藏大威德神呪及一切尊經清淨妙法

一心頂禮忿怒明王金剛手菩薩摩訶薩　十軸六

一心頂禮總持王菩薩金剛藏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諸大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聲聞緣覺得道賢聖僧

跪胡手執香爐心念云我及衆生無始常爲三業六根重罪所障不見諸佛不知出要但順生死不知妙理我今雖知猶與一切衆生同爲一切重罪所障今對釋迦十方佛前普爲衆生歸命懺悔惟願加護令障消滅

普爲梵釋四王遊空天等及一切衆生悉願消除三障歸命懺悔

第六懺願方法行者既禮佛竟即於法座前正身威儀燒香散華存想三寶冥塞虛空如對目前一心一意普與衆生行懺悔法生重慚愧發露無量劫來及至此生與一切衆生三業所造一切惡業斷相續心從於今日乃至盡未來際終不更造一切惡業所以者何業性雖空果報不失了空之人尚不作善況復作罪若造罪不止悉是顛倒因緣則受妄果是故行者以知空故生大慚愧發露懺悔

逆順十心如常

至心懺悔我比丘（輔六）某甲歸命頂禮十方一切常住三寶釋迦牟尼娑羅王佛曼殊室利忿怒明王金剛手菩薩摩訶薩等願起哀憐現前明證我與法界一切衆生心性平等威德熾盛具足總持同佛所證清淨涅槃最上安

樂我無始來迷惑不了隨無明流於生死中受諸熱惱為身口意造諸惡業十不善法五逆七遮破佛律儀侵損常住謗法謗人謗無因果如是罪障無量無邊當隨阿鼻及諸地獄畜生餓鬼惡道受身百劫千劫永無出期以惡業故現感災殃五星陵逼本命宮宿及諸星位羅睺彗孛妖怪惡星作諸障難或現身疾病王法所加水火盜賊劫奪漂燒宼家謀害諸惡橫事厭禱呪詛一切不祥今奉本師釋迦文佛教我誦持威德神呪如長災難皆悉滅除一切吉祥令得成就惟願世尊諸大菩薩受我懺悔滿我所求令我熏修莊嚴福慧弘通佛法開化衆生三寶光揚法燈相續諸天星宿增長威權風雨以時護持國界聖君聖化臣宰忠賢萬姓四民各臻福壽十方信施父母師僧法界衆生一切含識三障消除同成佛道懺悔已歸命禮三寶

為施主當誦此文

至心懺悔我在家弟子某甲稽首歸命十方三世三寶本師釋迦牟尼佛等娑羅王佛七

佛世尊惟願大慈大悲受我懺悔我與法界一切衆生無始迷妄隨貪瞋癡造諸惡業由惡業故墮在三塗受諸苦報罪畢得出偶受人身惡習難除餘業殘報及以今生更造殺生劫盜嗜酒貪非欺誑無道皆理求財以是因緣未來惡報現感災殃橫羅惡事或五星陵逼羅睺計都彗孛妖怪鎮臨宮宿災難並起種種侵陵及宿世冤家競相誅害諸惡橫事口舌厭禱呪詛毒藥官事所牽禁繫枷鎖受諸楚痛水火盜賊劫奪漂焚錢財舍宅一切破壞所有眷屬離間鬪諍互相殘害如是等種種惡報由心所生慚愧剋責今日嚴淨道場歸命三寶諸佛賢聖惟願慈哀受我懺悔發露衆罪不敢覆藏燒香散華誦持神呪作除障難法求大吉祥一切惡曜災星傍臨正照冤家呪詛諸不吉祥永得消除無使侵害又願十方三寶菩薩天仙威德呪王加持覆護變災爲福皆得吉祥富足錢財充盛眷屬所求皆得一切隨心飲食豐盈壽命長遠六親和穆園苑滋榮長幼同心常奉三寶深

信因果無敢為非讀誦大乘願求淨報生生之內常住佛家受受之身行菩薩道又願皇帝聖主仁慈廣大覆育黎甿兩順風祥邊安中靜州縣官屬常受寵恩彌加清顯境邑之內百姓咸安普孚諸星不興災難然後虛空法界六道四生我此道場所有福業一切回向同成佛道（輔六）（十三）

第七行道方法（熾盛發願已歸命禮三寶）（行者當正身威儀右儀法座安庠徐步誦三寶名課誦經典了音聲性空亦知身心如雲如影舉足下足心無所得亦知此身影現十方充滿法界無不普現圍繞諸佛三寶稱云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僧　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無娑羅王佛　南無過去七佛
南無十方諸佛　南無熾盛光陀羅尼
南無總持王菩薩　南無金剛手菩薩
南無曼殊室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十方一切菩薩摩訶薩
（三稱已誦熾盛光經共兼三寶然後三歸依）
自歸依佛當願衆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歸依法當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歸依僧當願衆生統理大衆一切無礙和
南聖衆（克方共坐食此是初日法餘時但除召請一日乃至七日晝夜準此）

第六釋疑

疑者曰斯經作法專以持呪爲主近孤山法師於請觀音記中不許梵誦故今華音不遵梵誦有梵誦者排彼華音疑既在心功何成就釋曰華梵兩存適時之變依法持誦功力弗殊其有偏弘恐妨通論如無梵學指教可以從華若其專據華音不許梵誦則二合三合之例無用空翻荊溪云當知西方有三合聲如翻譯流類有音字俱翻如如是我聞等諸顯教能詮若翻字不翻音如陀羅尼或句絕處引或有須急呼斯皆譯人指示此方聲勢故僧傳十科翻譯爲首智者詳之無勞致惑或曰變災爲福報應之說出乎釋典儒宗則天命所賦何所祈禳解曰尚書金縢歷代所寶遇有災變開取其法以禳之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周易所謂一言善千里之外應之一言不善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通者乎如宋景公一言善熒惑三徙布

在方册明如日星有見作法持呪即引仲尼云吾禱久矣且仲尼聖人也聖人無過言豈虛哉仲尼之徒皆其弟子同乎聖人無過豈免濫聖之非且子夏喪明乃云天乎予之無罪友人謂曰子居河上人疑汝如夫子而罪一也親奉聖師尚或惑之徇名之徒堅守偏見雖曰排釋實是破儒或云此法專爲國主大臣一切庶民及諸眷屬除灾難法得大吉祥出家之人視身如寄小乘乃無常苦空念念生滅大乘則心安實相造境即中何灾可消何福可禳今謂不然經云若有苾芻苾芻尼族姓男族姓女受持讀誦此陀羅尼者能成就八萬種吉祥事能除滅八萬種不吉祥事據乎經文何隔道俗聖人以祕密語詮微妙法非凡所知況三乘行人引道修行或遇梵命及諸灾難障乎道法不得熏修詎有守愚弗遵勝法世有苟名之徒挾邪拒正如經所謂口雖說空行在有中見有變灾爲福之言又弗細尋經旨便云俗事豈非偏執且生善滅惡諸經率同何非此而是彼乎如金光明

中惡星災異今當聽是經請觀音經生身十地未免虎狼師子等難當須稱名持呪在聖尚然居凡奚捨縱是內有實德必須外假熏修障遣因緣以之寂滅是故經云功德無比良在茲焉

第七誡勸檀越

夫修福慧之門置於菩提之道實難實易得之即易失之即難如善鑽搖醍醐可獲其不善者縱猶難得此亦如是善用心者一華一香功等虛空一偈一句累滅道成其不善者人天近果尚失何況菩薩勝因夫沙門者名世間眼世間盲瞑即須導之不然則非沙門如來遺囑今無慳悋法財施人既奉聖言故斯誡勸近見檀越之家深有信向請僧歸舍設食讀經望其福慧勞力損財無善儀則敬慢不分是非寧別或倚恃豪富或放縱矜高反言衣食庇廕門僧請喚道場便言恩赦趨瞻失節朗責明訶鋪設法筵穩便驅使門僧無識恐失依棲苦事先為免勞施主縱有法則豈敢軋言檀越不詢門僧不說訛謬之迹

自此滋彰不掃廳堂便張法席未斷葷穢輒
請聖賢至於迎像延尊殊不避座旋踵致敬
儒典所謂過尊之位必趨況其三寶荊溪大
師云凡建道場應先嚴淨然後請像世人口
云求道滅障置道場時令愚童慢豎猥服躶
形云將像來取像去以此觀之可悲之甚又
云雖置道場傲慢尊像反招罪累滅障良難
又經云佛滅後供養像者與在世無別云何
世人視同土木迎之大慢禮時薄敬而怪無
福報者可弗暫思又石壁大師云斷莫齋筵
不如禮席誠哉此言誰肯暫聽徒喪財力實
無福報故使世間貧窮者多富足者少由此
而然今觀檀越常親有識請問佛法甚深福
慧云何修行下氣低心屈膝接足敬奉爲師
凡設法筵先往取則嚴灑廳觀齋潔身心名
香異華珠果美食預備支儲請迎勤重承接
衆僧虔想十方三寶衆聖來入我家慚悚驚
惶如僕奉大家如婆羅門事火導依法式不
得師心勿憚勤勞事事供給皆可意裁此事
千條不可盡說今略示五事粗可行持第一

欲陳法會家中長幼盡須同心去其酒肉五辛等物施主每日隨僧禮佛陳吐懺悔第二當齋僧次躬須給侍不得坐於僧上稱是主人放縱談笑第三佛前供養須倍於僧凡聖等心事事精細第四盡其所惜施佛及僧勿得隱細用麤世世招失意果報第五道場緩急不得使僧此是福田翻為僮僕豈得然乎我今此說智者知之有愚者為檀越之家嫌難遵奉門僧無識見有揀衆之言恐為所鄙不能盡行吾知此文將被燒滅願

十方三寶及有識者同力護持

禮盛先道場念誦儀

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序

宋 雪竇沙門仁岳 撰

儒家流有終身之憂者考妣逮日之謂也釋氏子豈不然乎彼所以思生我劬勞之親此所以懷度我慈悲之父其德罔極其孝攸同

觀夫叔世出家之徒具沙門之形稟釋迦之姓至佛涅槃日不能齋莊致禮者衆矣予竊傷之嘗讀涅槃後分如來滅後梵釋天衆大龜氏等莫不皆以偈頌爲之哀歎又僧祇律今涅槃日稱揚佛德於是追述化迹輒成讚辭凡十四章章八句初十章讚佛次一章讚法後三章讚僧其諸方軌亦備行用所冀吾衆於二月十五日嚴事經像精設供養命聲德者唱之以展必哀之誠矣昔孤山中庸子有涅槃八德讚蓋倣於傳徽白衣觀音禮而作也以爲吳蜀音韻碩異故江浙間多不行焉今擬天竺法師讚智者文撰之非苟好異務在生善知我者且無以色聲求佛邪道爲讓哉

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

輔六　于八

初入道場音礼三拜　焚香互跪首者唱云

恭以能仁應世寂默證眞廓千界以居尊撫四生而爲子形隨物現元同非相之身教逐機興詎異無言之道爰自法輪載轉化迹彌

隆半字初談譬擊蒙而靡倦百金後寄猶賧
令以惟勤善令煩惱之儔安住如來之藏四
心告滿三德云歸所謂不今一人獨得滅度
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是故入于涅槃不
可得而思議我等鶴林既遠痛失於前緣像
法猶存忝遵於遺訓今值中春之日緬懷北
首之儀澗藻蘩蘋聊展薦羞之禮已斂俚詠
少陳哀歎之誠惟願洪慈俯迴昭鑒 至此總禮一拜

一心奉請涅槃教主堪忍世尊釋迦文佛
衆朝必須致請餘時存略請者一位三唱

惟願降臨道場受我供養

一心奉請涅槃會上所說法門修多羅藏
惟願降臨道場受我供養

一心奉請涅槃會上所集聖賢菩薩僧衆
惟願降臨道場受我供養

一心奉請涅槃會上所集聖賢緣覺僧衆 十九
惟願降臨道場受我供養

一心奉請涅槃會上所集聖賢聲聞僧衆 二十六
惟願降臨道場受我供養
數佛偈依經中迦葉菩薩所說數後宣疏或隨意陳白

憐憫世間大醫王　身及智慧俱寂靜
無我法中有眞我　是我頂禮無上尊
向下禮讚凡唱一身至釋迦字和之禮畢起立唱讚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現聲花集衆
時身釋迦文佛
吉河堅樹生初日　靈耀仙音徧十方
爲召群生問後疑　示言大覺歸元寂
世界寶嚴如樂土　人身血現似奢華
天供雲臻但默然　一時稽首懷憂惱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受純陀施食
時身釋迦文佛
如來久證遮那體　權現臨終應供儀
能與毛端變化身　受茲華氏杭糧食
六塵雖謂空無相　五果當知結有緣
我今追遠奉楽盛　願證眞常回妙義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卧寶牀現病
時身釋迦文佛
付囑文殊傳正法　俄然背疾示衆生

曲肱右脅類嬰兒　收視無言如病者
鄭重任聽迦葉問　從容猶待世王來
再起流光燭大千　滿中群苦皆渭蕩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入月愛三昧
時身釋迦文佛　補六　二十
大悲俯念阿闍世　隨順耆婆發善心
麾座重舒月愛光　衆衣頓覺身瘡愈
歸佛始知邪道誤　聞經方了逆緣空
伊蘭叢棄出栴檀　奇哉取譬無根信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示人天相好
時身釋迦文佛
手袪法服舒身相　昇降虛空四六迴
欲入泥洹寂靜門　今觀紫磨莊嚴聚
棄軀曷報修因德　塵劫難逢出世緣
遺教殷勤囑未來　歸依三寶皆當受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觀世間寂定
時身釋迦文佛

應物已曾開秘藏　還源相次近中宵
又放光明號涅槃　徧遊禪定咸超越
種智莫非觀實相　有情寧免見無常
薪盡臨當火滅時　阿難於是心迷亂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入四禪滅度（結六）（廿一）
時身釋迦文佛
重入四禪休顧命　便於三昧示云亡
雙林變鶴覆金棺　大地如雷震沙界
釋梵累陳哀歎偈　魔邪聊解戰爭憂
慧日慈光罷照臨　無明長夜何當曉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入金棺白毫
時身釋迦文佛
國人相問荼毗法　天帝親傳嚫寶書
俾順輪王所化儀　令生莞衆無疆福
細氎千重周聖體　寶棺七市繞仙城
再以香泉灌沐時　咸覩妙嚴身不壞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示飲光在柩

時身釋迦文佛　出禪知佛已歸眞
尊者飲光居鷲嶺　正值闍維襄事日
遙望拘尸徒步來　拜次仍迴足輻輪
柩中先現身金色　是爲平等慈悲相
最後能隨哀慕心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教主堪忍世尊入香樓火化時身釋迦文佛

卍字胷中流聖火　衆香樓上焰眞軀
玉相金姿竟不存　霜綿素氎還如故
舍利晉焚分國土　塔婆高顯示人天
我等慚生像法餘　空讚當時遺化事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會上所說法門修多羅藏始爲純陀敷妙義　終因須跋演微言
力扶毗奈破權疑（摘六）　能使闡提生實信（廿二）
飲用醍醐勝衆味　浴臨渤海足群流
我願聞持盡後身　圓伊滿字常修學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會上所集聖賢菩薩僧衆

爰求無上菩提道　徧集微塵薩埵因
不於三界現諸心　等視衆生如一子
引導大乘令發趣　提携弱喪使知歸
入中自在盡猶龍　乘時利見難思議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會上所集聖賢緣覺僧衆
因緣深入輪迴境　觀照優遊解脫門
福智曾經累劫修　神通能起無方用
已捨鹿車行直道　不同犀角守孤峯
來會娑羅雙樹間　猶如鏡像隨形現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一心頂禮涅槃會上所集聖賢聲聞僧衆
調伏諸根皆寂靜　受持遺教悉流通
既於朽宅免焚燒　不向春池收瓦礫
四果並堪爲佛子　三修俱得會經王
常與無常畢竟同　是謂莊嚴雙樹者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禮讚已後跪合掌如常運想披陳五悔

至心懺悔我及十方法界一切衆生惟自心
清淨之元具種智妙明之性千如未朕本絶

於聖凡六妄成因遂流於生死由是眉珠頓
失眼膜重增不逢明鏡之醫罔會金鍱之治
何緣宿植生處人倫值釋迦法中預比丘僧
數但以律儀匪慎道品難成一乘了義之談
未開實慧七聚防非之制多犯深坑蓄不淨
以資身順無明而為行浮囊有缺誠懷溺海
之憂華屋空存寧受入門之賜今則眇觀泥
越躬事懺摩既發露於罪根乃淨除於業障
佛慈普覆法力潛通故我歸依必垂護念

懺悔已至心歸命三寶

至心勸請

十方諸佛同常寂　各為衆生出世間
既成道果已降魔　勸轉法輪當度物
優曇雲瑞萼良難見　師子雄音豈易聞
乃至隨機現滅時　請以洪慈延劫壽

勸請已至心歸命三寶

至心隨喜

圓通已是開方便　五衍無非會一乘
去來今世有修行　身語意業皆隨喜
黃葉謂金因亦善　聚沙為塔道猶成

一切曾生嫉恚心　故茲悔過咸稱讚
隨喜已至心歸命三寶

至心迴向

疇昔與今諸福業　總將空慧悉融通
所作皆成四德因　不爲再求三有果
（輔六）
庶冀若非同解脫　我心終未（廿四）取菩提
萬水唯朝大海宗　其猶迴向無差別
迴向已至心歸命三寶

至心發願

誓向此身修般若　常觀我佛住泥洹
不離因緣所起心　即見空中無相體
若効雪山書樹石　或於田里舉答踈
普願猶如妙吉祥　俱時明了如來性
發願已至心歸命三寶

右旋道場讽遺教經
稱揚佛號盡誠而退

釋迦如來涅槃禮讚文

一法一禮文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呪課法

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讚文

輔七

輔七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呪課法并序

宋 雪川沙門仁岳撰

隋祖智者說摩訶上觀約四種三昧示諸經行法讀者雖衆修者無幾何為其然乎以人根膚淺法味滴薄從師勞於名相事佛懈於資稟故于觀成乘五悔助道僅存空言矣予切於講習之暇務求課念之益因發經藏得如意輪呪凡四本譯其文實同出而異譯也一實叉難陀此云覺喜唐天后久視元年譯八紙二阿儞眞那此云寶思惟中宗神龍二年譯七紙三唐天后代三藏法師義淨譯三紙四唐天竺三藏法師菩提流志此云覺愛譯十九紙章句既簡方軌且約遮惡可以盡三障持善可以具二嚴先天竺法師諱遵式常觀此經知利物之要特愛義淨所譯呪辭易誦乃鏤板模印詣厥四葢然而淨譯頗略所說法式但云攝心口誦至於事儀觀想曾未點

示受持之際意或缺如今輒采諸文為之補助原始陷末總成七科一法式二觀想三禮讚四持誦五懺願六證驗七釋疑斯皆沿襲本經使源流之不別放則先制貴箕裘之有在知罪于我以俟來哲云

法式第一

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苾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發心希求此生現報者當一心受持此呪欲受持時不問日月星辰吉凶并別修齋戒亦不假洗浴及以淨衣但止攝心口誦不懈百千種事所願皆成更無明呪能得與此如意呪王勢力齊者乃至日日誦一百八遍即見觀自在等實叉所譯其數亦同乃至七日七夜相續而誦眞那譯云應以後夜若平明時誦一千八徧乃至每日後夜（轉七）誦三千徧流志譯云每常五更誦一千八十（二）遍又云六時時別一千八十徧相續不絕一一字誦滿三洛叉（梵語一洛叉此云十萬數）又云若比丘比丘尼誦一百八遍若男子誦一百六遍若女人誦一百三遍若童男誦一百遍若童女

誦九十遍此名課法一切勝事皆獲成就（國王后妃公主宰官四姓所謂各有其數）今試議之夫西梵之語或五竺國傳流有異中華所譯故三藏師宗本不同此唯聖裁難以情測既而正用義淨之本請以一百八遍為準所以然者為表破百八煩惱為成就百八三昧也又義淨云若遍一遍如上諸事悉皆遂意又寶思惟譯云受持之時不須辛苦但誦皆成以此言之設復不及一百八遍隨數減之亦應無咎諸本所誦時節不同蓋從人根樂欲差別今謂若依七日七夜誦者必須六時時別一百八遍如大悲經限三七日請觀音限七七日之類是也若依每日五更平明時誦者斯為常課其數無在苟曰不然云何得滿三洛又豈七日之中致茲大數又若不及五更平明時者亦自隨意良以後夜（編七）為詰詰旦人心清爽故別言之淨譯所以諒適時之寬也按流志本今於晝夜若靜室中面東趺坐想聖觀自在對在目前誦念不亂燒沉水香運心供養恭敬禮拜隨心所辦香華供養而不斷絕應知誦（三）

呪之前須於靜室攝心觀想次入道場作禮供養所說形像正須西向亦不作壇當敷牀座以爲三級上級置於法寶即是所持陀羅尼經左安釋迦像右安彌陀像中級唯安觀自在像左右或華或燈下級唯列供具而已儻不能如上敷置但隨常式道場或唯存菩薩像隨分供養雖日不假洗浴淨衣若七日別修用之益善故覺喜譯云若欲聖觀自在現爲願者清淨澡浴抹香塗身著淨衣服等彼經廣明供養請召迎送皆有印呪餘本並缺今亦不行焉

觀想第二

夫衆生無始唯以昏散障於明靜故塵勞外役道慧內盲八苦之事逼惱而不停二嚴之相窮賴而無取繇是飄流積劫孤露而不自省唯心所招聖人愍之假隱密語詮微妙法教令受持先爲其世間之樂次復其如來之性諄諄然若螺贏之祝螟蛉也其有口誦復加心觀不亦速哉流志譯云若眞成就此陀羅尼最勝法者於一切處若食不食若淨不

淨一心觀想聖觀自在相好圓滿如日初出光明晃曜誦斯陀羅尼無有妄念常持不間一無過犯則得菩薩現金色身除諸障垢神力加被心所求願皆悉滿足眞那譯云誦念之時當憶念觀世音菩薩求作依怙然則心口相應念誦雙運受持之至矣但初心馳散攝之爲難故於靜室趺坐先觀聖相經文旣略令助顯之且菩薩本證妙覺號正法明迹居補處名觀自在本迹殊莫不皆隨其如之體起應化之用其體如鑑其用如像是故眞不自應應之在機亦猶鑑不自像像之在形耳復次機有勝劣應有大小應之大者身長八十萬億那由他由旬（如十六觀經）應之小者於一切處身同衆生大應現于極樂而小應遊諸穢土而經云菩薩所居補怛羅山者即示此土遊止之處也今創心修觀心想贏劣當觀小應其相何如準流志譯畫觀自在像令畫三十二葉開敷蓮華於華臺上畫如意輪聖觀自在菩薩面西結加趺坐頭貌熙怡身金色相首戴寶冠有化佛菩薩左手執開

數華當其臺上畫如意寶珠右手作說法相天妙衣服珠瑞環釧七寶瓔珞種種莊嚴身放衆光修者依此聖相繫念觀察當知此相從心想生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此相及心元是觀音妙淨明體空華即假本無即空妙體即中三諦圓融非一非異不可得而思議也非唯聖相如是抑亦說法皆然良由衆生性具諸法故能隨緣發生菩薩修證諸法故能普門示現諸法雖異空中是同若唯異非同則失感應之理若唯同非異則失感應之事失於理者如冰炭之不可合也失於事者如谷響之不能召也事理既備感應乃成又復須知三諦之法即是明咒所詮之義故義淨譯為無障礙觀自在蓮華如意寶輪王陀羅尼言無障礙者即菩薩具三諦之智無三惑之礙也觀自在者用此之智觀乎衆生而得自在也斯蓋以能說之人命所說之咒耳蓮華者生而有實譬法身德本來具足如意者珠也經云雨妙珎寶猶如意樹如意寶珠譬解脫德能生諸法寶輪者有摧伏之力譬般

若德能破諸法又蓮華出水離染清淨譬般若其葩芳馨譬解脫珠體本圓譬法身其色瑩潔喻般若輪體是寶如法身其用旋轉如解脫以此三種各有三義取譬三德舉一具三言三即一由詮此義統攝諸法超勝一切故稱為王遮九界之惡持佛界之善故名陀羅尼又實又譯為祕密藏神咒苟非三德三諦之法安受斯名乎菩薩自行唯在空中化他從假赴物衆生於假受化化極亦唯空中故起信論云若離業識則無見相以諸佛法身無有彼此色相迭相見故略辯如此若欲委知行相當尋玉泉止觀

禮讚第三

道場供養并禮懺等各有運想之法備在圓清百錄補助儀修者預習臨事無缺 第七

一切恭敬一心頂禮十方常住三寶 大禮已長跪執爐燒香我今如法嚴持香華供養十方無邊法界諸佛世尊十二部經三乘聖衆 執爐捧華運想已散之復云供養已一切恭敬 起揖一拜曲躬讚云

如來藏中　有真法寶　隨衆生性

感而遂通　大悲大士　聖觀自在
所說明呪　號如意輪　悉令滅除
無量苦厄　亦能成就　一切所求
是故釋迦　慇懃讚揚　諸陀羅尼
無爲等者　隙意

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世尊
一心頂禮極樂世界阿彌陀世尊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諸佛世尊
一心頂禮無障礙自在蓮華如意寶輪王陀羅尼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十二部經
一心頂禮觀自在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圓滿意願明王諸大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十方法界三乘聖衆

若七日別修初日早晨必須致請七輪當於讀述前長跪燒香逐位三唱唱已作禮其辭唯云頂禮爲奉請然後更加一位云一心奉請大梵天王釋提桓因四天王等持明仙王一切仙衆此位唯俗人拜

持誦第四

禮已長跪先一人舉經次同聲誦呪末後結經還令首者然此

呪法亦可寂默而誦故眞那本令唇內誦七流志本令舍摩時默誦

經云觀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有大陀羅尼明呪所謂無障礙觀自在蓮華如意寶輪王第一希有能於一切所求之事隨心饒益皆得成就世尊大慈聽我說者我當承佛威力施與衆生乃至世尊讚菩薩言如是如是汝能悲愍諸有情類我加護汝菩薩既蒙佛許悲願盈懷即於佛前而說呪曰

南無佛馱耶　南無達摩耶　南無僧伽耶

南無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具大悲心者　怛姪他　唵　斫羯羅伐底　震多末尼　莫訶鉢蹬謎　嚕嚕嚕嚕　底瑟侘丑家切　篤市悅切　擺阿羯利沙也　吽　發沙訶此名根本呪　唵　鉢蹋摩　震多末尼　篤擺吽此名大心呪　唵　跋喇吒　鉢曇多旱切　謎吽此名隨心呪

爾時觀自在菩薩說是陀羅尼已大地六種震動天龍藥叉犍闥婆等諸有宮殿亦皆旋轉迷惑所依一切惡魔爲障礙者見自宮殿皆悉焰起無不驚怖乃至於地獄中受苦衆

生皆悉離苦得生天上按法志本菩薩白佛時長跪合掌至說咒時還坐本座又令侍者結加趺坐想觀自在誦此陀羅尼咒令於聚經之後未可捨聲便誦即就聖前整衣加趺坐如安禪貌然後誦之數滿徐起再跪結經若復六時不能久坐當報其數於禮懺文續之

懺願第五

輔七四譯經文皆先除罪障次滿願求故懺悔後即發願也從結經已作禮長跪燒香運想

普為四恩三有法界衆生悉願斷除三障歸命懺悔一拜復跪逆順十心

至心懺悔我比丘某甲歸命十方常住三寶釋迦牟尼阿彌陀佛聖觀自在具大悲者願起哀憐為作明證我為法界一切衆生無始心性如摩尼寶自體清淨神用本然為諸如來同一祕藏妄想流動幻有輪迴於生死中受諸熱惱所謂過現造積四重五逆十惡之業當墮阿鼻地獄之苦以惡業故現身所纏一切疾病種種災厄廣如經說諸惡因緣今奉大悲聖觀自在教我誦持如意寶輪令得滅除如是罪障百千種事所願皆成惟願菩薩受我懺悔從我所求施與摩尼雨諸珠寶

世及出世福慧資糧皆使隨心無不充足乃至盡其形壽不入胞胎蓮華化生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觀自在菩薩眞實名聞妙法音證圓通性然後普門示現饒益有情盡出塵勞同成種智（懺悔發願已歸命禮三寶三說或一說已右旋道場 前七 九）

南無十方佛　南無十方法　南無十方僧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如意輪陀羅尼　南無觀自在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圓滿願一切菩薩
摩訶薩（或三稱或七稱旋遶佛前三帀已立佛前三自歸依而退）

自歸於佛當願衆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歸於法當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歸於僧當願衆生統理大衆一切無礙和
南聖衆

證驗第六

經云先當除諸罪障次能成就一切事業亦能消除受無間獄五逆重罪（流志本三逆現造積四重五逆十惡罪障應隨阿鼻地獄之者悉能消除若見種種諸大苦夢當知此是罪滅之相）亦能殄滅一切病苦一切重業諸有熱病或晝或夜或一日瘧乃至四日瘧風黃痰癊三焦

嬰纏如是病等誦咒便差若有他人魔魅蠱毒悉皆消滅無復遺餘假使一切癰瘻惡瘡疥癩瘡癬周徧其身并及眼耳鼻舌唇口牙齒咽喉頂惱胷脇心腹腰背脚手頭面等痛肢節煩疼舉身不隨腹脹堀滿飲食不消從頭至足但是疾苦無不痊除若有藥叉羅剎毗那夜迦惡魔鬼神諸行惡者皆不得便亦無刀杖兵箭水火惡毒惡風雨雹怨賊劫盜能及其身亦無王賊無有橫死來相侵害諸惡夢想蚖蛇蝮蝎守宮百足及以蜘蛛諸惡毒獸虎狼獅子悉不能害兵戈戰陣皆得勝利若有諍訟亦得和解若誦一徧如上諸事悉皆遂意若日日誦一百八徧即見觀自在菩薩告言善男子汝等勿怖欲求何願一切施汝阿彌陀佛自現其身亦是極樂世界種種莊嚴如經廣說并見極樂世界諸菩薩衆亦見十方一切諸佛亦見觀自在菩薩所居之處補怛那山即得自身清淨常為諸王公卿宰輔恭敬供養衆人愛敬所生之處不入母胎蓮華化生衆相具足在所生處常得宿

命始從今日乃至成佛不墮惡道常生佛前

流志本於後復云是秘密如意輪陀羅尼復有二法一在世間二出世間言世間者所謂富貴貨財勢力威德皆得成就言出世間者所謂福德慧解資粮莊嚴悲心增長濟苦有情衆人愛敬乃至欲證此秘密三昧耶者當自秘持勿妄宣說

釋疑第七

疑者曰觀音所說諸陀羅尼皆遮極惡盡持妙善馥瞻蔔而無異鳴迦陵而不殊何故經云更無明呪與此如意呪王勢力齊者釋曰法有權實教有抑揚蓋言小乘三藏大乘初門及歷別所談斯等明呪不能齊於圓頓呪王也何以明之如法華普門品云受持觀世音名號為彼受持六十二億恒河沙菩薩名字是二人福正等無異智者解云圓人唯一偏人則多格六十二億偏菩薩等一圓菩薩也以彼例此人法雖異義旨攸同問流志所譯廣明壇法分為二院內院當中心畫如意輪觀自在東面畫圓滿意願明王北面畫大勢至等外院東面畫天帝釋左右畫諸天衆等今不依之而於道場但安法寶并釋迦彌陀觀音之像特無返經之過歟答壇法本為

咒三種藥一佩藥二含藥三服藥令世人民見聞歡喜而相愛敬獲大勝願當俟太陰太陽蝕時預二七日於閑靜處築之乃至畫諸形像而爲供養今既藥法不行所以壇法亦寢況彼經前自云不假占擇日月吉凶亦不作壇故此廢之非爲過也如請觀音經中本無道場儀式國清百録令安佛像南向菩薩像東向斯出智者之神襟耳今經菩薩既須面西則依百録不便子所敷置非可以也蓋諸佛所師所謂法也故置之上級釋迦爲娑婆之主彌陀爲觀音之師故左右焉菩薩居次級之中亦不失其正也倘有方法異於見者當擇善從之問證驗中既能殄滅一切病苦成就一切事業今或觀受持積年而無所驗者何耶答機有親疎障有輕重機親者心急加以觀慧機疎者心緩或唯讀誦定業障重不定障輕機障對論大約則有四類差別經云若誦一徧如上諸事悉皆遂意者此就機親障輕者言之亦誘進之辭也若乃機疎障重纔方讀誦便責感應何其謬哉古語云土性勝水

掬壤不可以塞河金性勝木寸刃不可以殘林理必然矣又以滅惡例乎生善亦由宿植深淺對於現機親踈致使休應遲速之異也是知聖無虛授授於可受者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傳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但勤誦習功至自驗何疑蔕於胷臆乎先民有以吉凶禍福在德不在命或曰在命不在德公孫弘謂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文武積德以王天下此在德也（公孫弘對武帝策臣聞堯遭洪水浸淫於下鯀治之未聞禹治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 謂一烈也桀紂行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矣見漢本紀）劉孝標謂仲由厲節不能息其結纓商臣殺逆盛業光於後嗣此在命也（遷命論商臣則穆王名也仲由子路也衛太子劉賜以戈擊子路割其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脫於地乃結纓而死結纓繫冠也言其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詳見史記本斯皆偏一之見豈謂通方之說苟迷三世因緣生法又何異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今之人亦有見積德而無驗惟賦命而是聽固執美惡之運周而必復天數定矣詎假念聖人誦神呪為之移易乎又謂積德在心焉用事行凡厥求福則曰吾禱久矣吁挾邪距正蒙

已敝物未習滋甚其將奈何且陰陽之流示
災福之運俾人禳祈齊景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召梁丘據晏子侍公曰寡人有疾彗星入我分野其可禳乎公曰君有德何禳之有君無德禳之何益公曰可移於宰相乎晏子曰天高聽卑君有此人之言三災必至宜有動於是徙之謂與其殺人以禳己孰若修德以應天公說乃徙舍三舍舍行七里至當二年故延二十一年景公在位六十四年而卒見史記宋世家補註樊哙退合入見呂氏春秋柳宇學眞符南中云齊玉玄謨性以法星壽王謨免刑戮於麾下
心經星也屬宋之分野景公憂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而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此人之言三災必至宜有動於是徙之謂與其殺人以禳己孰若修德以應天公說乃徙舍三舍舍行七里至當二年故延二十一年景公在位六十四年而卒見史記宋世家補註樊哙退合入見呂氏春秋柳宇學眞符南中云齊玉玄謨性

營貨財時制輔國將軍蕭斌北侵玄謨爲前鋒玄謨貸一足布責八百刺以此頗失士人之心麾下散亡略盡斌將斬之流涕懇之因諫乃止初將見斬玄謨夢人令念觀世音經千徧明日將刑猶念之不輟忽聞傳唱停刑徐義脫杻械於禁中晉書云爲慕容永所獲械理其足將殺之念觀音經至夜中杻械自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因遂得免遂奔揚詮期詮期以爲洛陽令前志昭然安可不信若言吾禱久矣請以近事驗于感應夫仁義不行奸諂斯作人倫尚遠天道奚從至於款附勢權則靡辭折節苟合富貴則無憚足恭由此觀之何禱於人而不禱於佛乎縱是內有實德亦須外假

熏修何必土梗其身木舌其口然後爲道哉故菩薩之行有緣因焉有了因焉了謂正觀智德之基也緣謂助道福德之本也如是二因譬車輪不可單運鳥翅不可隻飛課法所以先觀想次禮誦等庶兩全矣經云惟須深信不得生疑故因撰錄聊此伸釋願諸聞見終身誦之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呪課法

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讚由序

宋天竺寺慈雲大師遵式述

余嘗見諸處傳山門教迹或當大師遠忌追慕修齋皆闕其修禮之法今著數偈略用伸仰夫內心寂照功成入位外則神通說法應乎羣緣故生化始終凡十二偈（科七）（十四）實統智定之用耳雖於別傳少有不次蓋別樹一場次第之意初二偈三昧降魔次說法華又次說止觀淨名涅槃放生施戒皆如次也沒後靈感一偈難盡芳猷他方之身請護

遺教洎五悔合十七偈觀者無嫌辭近理寡聊備其以時追想之誠耳或略可濟用稱唱之時宜須鄭重必希感召永蔭教門目為智者齋忌禮讚文云爾

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讚文

僧衆三禮各各互跪燒香散華首者唱云

稽首天台教主佛隴禪師般若之神鑒無邊解脫之光臨莫盡聲揚虛谷響答何疑撰扣眞慈應來不惑竊以眞如清淨本無色像之端法界含容遂有往來之狀垂形萬有混迹群方誰知證妙位高祇仰池深華大蘊堯舜二君之奇相作陳隋兩國之尊師說法圓融降魔自在智定之巍巍若是慈悲之靄靄難量經云著如來衣入如來室坐則如來所坐（兩七）行則如來所行為如來手摩以如來肩荷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功德不可稱量讚歎略難窮盡今則伏值鶴林追遠敢言忝稷非馨聊薦精誠仰惟昭鑒（十五）（初時唱已便請若餘時但除請餘唱此語已便陳意設讚）

一心奉請天台教主智者大師
惟願降臨道場受我供養（三請下皆準此）
一心奉請天台高祖無畏論師龍樹尊者
一心奉請天台宗教第二祖師北齊尊者
一心奉請天台適嗣第三祖師南岳尊者
一心奉請天台結集教藏第五祖師章安尊者
一心奉請天台教觀第六祖師法華尊者
一心奉請天台教觀第七祖師天宮尊者
一心奉請天台教觀第八祖師左谿尊者
一心奉請天台記主第九祖師荊谿尊者（請已讚歎宣疏歎曰）
法界圓融象無所象真如清淨化無所化雖象無所象無所而不象化無所化無所而不化燦燦現二王之相雄雄為兩國之師化緣謝南岳之言道譽重東林之價（舊本又云法門功德難可稱揚今則伏值遠忌之辰略展慕羞之禮具有疏詞仰對宣白）
一心頂禮大蘇山內修法華三昧時身天台智者（自天台智者下衆和拜起已讚歎）

遊心法界諸心寂　如日依空不住空
三千實相頓圓明　八萬塵勞等真淨
靈山妙會依依見　寶塔全身了了觀
不是親逢南岳師　人誰識此深禪相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一拜下去準此十大

一心頂禮華頂峯上降伏天魔衆時身天台智者

孤禪片石心彌淨　寒擁深雲夜未央
忽震千雷動地來　潛窺百怪掀天至
始覺鬼神纔散滅　還爲父母更綢繆
強輭消摩寂照功　神僧出現親稱讚

一心頂禮瓦官精舍開法華妙義時身天台智者

鷲峯極唱經稱妙　四十餘年祕不談
家業須逢嫡子傳　髻珠不是隨勳得
權實巍巍唯佛了　本迹汪汪補處疑
智者當時親得聞　瓦官重更分明說

一心頂禮玉泉寶閣說摩訶止觀時身天台智者

九旬慈霆開圓行　十法融談立妙乘

寶車高廣具莊嚴　白牛肥壯行平正
安御四緣遊直道　能過十境到涼池
乘壞驢車滿世間　稽首天台誓依怙
一心頂禮太極殿上講仁王般若時身天台
智者

百座似星環北極　四依如月出東溟
八辯洋洋萬國安　雙空蕩蕩千災散
玉指競鳴金殿響　牛香重發獸爐騰
稽首巍巍五忍身　堪消萬乘慇勤禮
一心頂禮陳隋兩國授二宮頓戒時身天台
智者

玉珮鏘鏘圍法座　金爐靄靄對人師
拜手咸求服戒纓　傾眸不捨瞻慈相
五德精明如滿月　二嚴深廣類滄溟
人中師子法中龍　隋主從茲稱智者
一心頂禮佛隴道樹解淨名禪講時身天台
智者

行道霜林香徑淨　冥心月樹石房寒
明靜功夫只自知　幽深境界何人到
秉筆或因隋帝命　開經時感梵僧來

我等當時恨不逢　歸命天台禪智海
一心頂禮靈石海岸開涅槃萬句時身天台
智者
海山一點秋光裏　金閣危層翠嶂間
萬句圓開解脫門　千徒競擁慈悲室
經校夜分江墅月　講鐘寒徹水村家
三德彌資三觀明　無人共飽醍醐味
一心頂禮放生池上講金光流水時身天台
智者
方舟泛泛清江上　法語嘮嘮碧浪心
兩岸香飄野老隨　中流磬發金鱗躍
計詶獄中曾赴難　修禪堂上解酬恩
而今依舊篤梁多　慈眼他方應憫見
一心頂禮石城金刹現雙林善寂時身天台
智者
化緣火滅機薪盡（轉七）　端坐冥冥石像前（十八）
諸子號咷竟不還　群生盲瞑誰開導
星河慘淡金波缺　雲谷颼颼鶴樹低
百金妙藥寄章安　猶恨無人付禪慧
一心頂禮佛隴樹下帝封靈塔全身天台智

者

加趺宛似安禪貌　閉塔猶同捨定房
初夜流光徹遠林　有時彈指聞深院
年年紫詔離金闕　歲歲皇華啓石門
最後開封失舊身　不知全往何方去

一心頂禮十方世界普生佛剎中身天台智者

慈修天眼應遙見　六十餘州舊結緣
既將種子播良田　須為萌芽作甘雨
父去謾留身後藥　親離空繫醉中珠
神州佛隴願重遊　速使群生開佛慧

一心頂禮天台高祖無畏論師龍樹尊者
一心頂禮天台宗教第二祖師北齊尊者
一心頂禮天台適嗣第三祖師南岳尊者
一心頂禮天台結集教藏第五祖師章安尊者

一心頂禮天台教觀第六祖師法華尊者
一心頂禮天台教觀第七祖師天宮尊者
一心頂禮天台教觀第八祖師左谿尊者
一心頂禮天台記主第九祖師荊谿尊者

禮已各跪燒香散華默運逆順十心運十心已想對一切三寶諸祖前行懺悔法

至心懺悔我及十方法界一切衆生自無明無始時來順有識有流結使動身口意隨貪瞋癡造七遮五逆之惡犯十重四禁之戒毀謗三乘正教平陵五種法師行四邪五邪坐無慚無愧指三塗如園觀具八苦爲莊嚴生生向邪見家生世世出空無佛世何緣今日偶得人身效雪嶺出家值天台遺教但恨各各雲久覆見網交纏千如權實法門濫稱染指十法成乘妙觀未始經心空有臨池羨魚不解歸家結網癡猿未鏁五塵之林裏長飛渴鹿當陽六欲之澤中永駕故使身圍法塵心繞塵緣八音之徒震雷霆四辯之謾陳乳色加以謔談聖典侮慢教文寧忘法佛全身豈念雪山半偈現招愚暗來報邪癡謗人慢法之惡萬劫千山之障如斯罪惡無量無邊對三寶披陳向四依發露斷相續念捨覆藏心願普承懺悔光明衆罪等虛空清淨懺悔已一心歸命普禮

至心勸請

一念一時咸勸請　十方剎海劫如來
普爲衆生轉法輪　莫便涅槃歸寂滅
三乘賢聖諸知識　一切慈悲住世間
但作衆生利樂緣　我皆勸請身心禮
（卅七）

勸請已一心歸命普禮

至心隨喜

虛空法界微塵數　諸佛從初發道心
修行劫海得菩提　乃至涅槃分舍利
三乘賢聖無生業　十善凡夫有漏因
乃至低頭小善根　我皆頂戴生歡喜
（二十）

隨喜已一心歸命普禮

至心迴向

從初乃至於隨喜　三業修行衆善根
迴入虛空實際中　等同利樂群生界
所修福智皆和合　所成身土悉莊嚴
最後微塵衆道場　普共衆生成正覺

迴向已一心歸命普禮

至心發願

願我常隨諸佛學　微塵剎海劫修行

析骨書經等妙高　亡軀爲法周沙界
宣揚諸佛圓常教　開示衆生解脫門
雖然究竟佛菩提　不捨普賢菩薩行
願我盡生無別念　天台妙教獨相隨
聲香浩浩罷搖情　名利汪汪休奪志
展卷研幾雲屋夜　寂心索隱雪房時
諸祖傳弘誓海深　願常冥助令開悟

（指有願文錄之於此）

（韓七）（十二）

發願已一心歸命普禮

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讚文

音釋

顙桑駕切額頻也　蘇以周切　諄章倫切誠懇也　蜾蠃古火切蠃郎果切蜾細腰蜂也　蓼五各切唐亘切　蹬謎莫計切　疹徒典切　瘧魚約切寒熱疾也　瘈於禁切徒合切病液也　癢於鄧切久病也　瘦七余切　癬息淺切　塊苦怪切　帶丑邪切　剸苦悴切　瞶五劃切鈍也　剬旨悴切　贖人名　麾許爲切大將旗也　戚他得切　綢繆直由切繆武彪切綢繆纏綿也　墅承與切洲墅也　翛汎羽切　篌侯古切海中取魚竹器　號咷號音袞咷音刀切號咷哭聲也　颮颱颮所鳩切颱力求切颮颱風聲也　揜烏感切閉也　研五堅切窮究也

御製水懺序　　輔八

夫三昧水懺者因唐悟達國師知玄遇迦諾迦尊者以三昧水爲灌積世怨讐知玄遂演大覺之旨述爲懺文普利將來甚盛心也其爲福德莫可涯涘所謂三昧者正受之名也不受諸受乃爲正受真空寂定此心不動其要使人求之於己而已蓋人之生於世也自非上智之資豈能無故作誤爲之愆或宿世冤業之繞如來廣慈悲之念啓懺悔之門苟能精白一心懺悔爲善則積累罪業一旦水釋譬諸水也身之煩而濯之無不清衣之汙而澣之無不潔器之穢而漑之無不淨其幾不踰於方寸之間而已矣故曰心者身之神明所爲善則善應所爲惡則惡應若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其效驗之捷速不爽毫髮此三昧水懺之作所以利於人也其功博哉恒惟知玄以十世高僧尚負宿報矧常伞昔孫皓穢犯金像陰遭譴罰懺悔自陳禍即消釋法佐交車議師不慎幽獨師重加責以懺獲免若此者固多凡人撰之于心豈能無愧匪

由懺悔易以滌除端能趨進善塗一絲惡念不萌於心則百禍潛消福德增長若雨澍羣卉生息繁茂目雖不覩而陰受其滋益者多矣然則三昧者其惟在於人心而不必他求也朕遂書此以冠于篇并以鋟梓作方便利益是爲汲大海之三昧以徧周沙界灌濯塵劫者也觀於斯者尚愼其所趨向哉

永樂十四年七月初一日

慈悲道場水懺序

竊謂聖教經律論藏譯席所翻之外爾後羣賢製作未有無所感而爲之者乎若條陳枚舉品別而言未易紀極即此靈文而曰水懺者請言其由昔唐懿宗朝有悟達國師知玄(帥入)者未顯時嘗與一僧邂逅於京師忘其所寓之地其僧乃患迦摩羅疾衆皆惡之而知玄(二)與之爲隣時時顧問略無厭色因分袂其僧感其風義祝之曰子向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其山有二松爲誌後悟達國

師居安國寺道德昭著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爲法座恩渥甚厚自爾忽生人面瘡於膝上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餧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徧召名醫皆拱手默默因記昔日同住僧之語竟入山相尋值天色已晚彷徨四顧乃見二松於煙雲間信期約之不誣即趨其所崇樓廣殿金碧交輝其僧立於門首顧接甚懽因留宿遂以所苦告之彼云無傷也巖下有泉明旦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間其人面瘡遂大呼未可洗公識達深遠考究古今曾讀西漢書袁盎晁錯傳否曰曾讀既曾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即袁盎吾即晁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爲何如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爲高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人主寵遇過奢名利心起於德有損故能害之今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以往不復與汝爲冤矣悟達聞之凜然竟不住體連忙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絶而復甦覺來其瘡不見乃知聖賢混跡非凡情所測再欲瞻敬回

顧寺宇不可復見因卓菴其所遂成招提迫
我宋朝至道年中賜名至德禪寺有高僧信
師古作記紀其事甚詳悟達當時感其殊異
深思積世之寃非遇聖人何由得釋因述為
懺法朝夕禮誦後傳播天下今之懺文三卷
者乃斯文也蓋取三昧水洗寃業為義命名
曰水懺此悟達感迦諾迦之異應正名立義
報本而為之云耳今輒敘夫故實標顯先猷
庶幾開卷若禮若誦皆知前賢事跡之有端
由歷劫果因之不昧也

啓運慈心悲道場懺法

一心歸命三世諸佛

南無過去毗婆尸佛　南無　尸棄　佛
南無毗舍浮佛　南無拘留孫佛
南無拘那含牟尼佛　南無　迦葉　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當來彌勒尊佛

慈悲水懺法卷上

一切諸佛愍念衆生為說水懺道場總法

佛言衆生垢重何人無罪何者無慚凡夫愚

行無明闇覆親近惡友煩惱亂心立性無知

恣心自恃不信十方諸佛不信尊法聖僧不

孝父母六親眷屬盛年放逸以自憍恃貪一

切財寶貪一切歌樂貪一切女色心生貪戀

意起煩惱親近非聖嫉狎惡友不知懺悔或

殺害一切衆生或飲酒昏迷無智慧心今日

披誠一一懺悔過去諸罪現作衆惡今日志

誠悉皆懺悔未作之罪不敢更作弟子某甲

等今日志心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

諸大菩薩辟支羅漢四果四向梵王帝釋天

龍八部一切聖衆願垂證鑒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彌勒佛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

南無寶勝佛
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
南無袈裟幢佛
南無師子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第八）
南無普賢菩薩（五）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大莊嚴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
夫欲禮懺必須先敬三寶所以然者三寶即是一切衆生良友福田若能歸向者則滅無量罪長無量福能令行者離生死苦得解脫樂是故弟子某甲等

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諸佛
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尊法
歸依十方盡虛空界一切聖僧
弟子今日所以懺悔者正言無始以來在凡夫地莫問貴賤罪自無量或因三業而生罪

或從六根而起過或以內心自邪思惟或藉外境起於染著如是乃至十惡增長八萬四千諸塵勞門然其罪相雖復無量大而為語不出有三一者煩惱二者是業三者是果報此三種法能障聖道及以人天勝妙好事是故經中目為三障所以諸佛菩薩教作方便懺悔除滅此三障者則六根十惡乃至八萬四千諸塵勞門皆悉清淨是故弟子某甲等今日運此增上勝心懺悔三障欲滅三障者當用何等心可令此障滅除先當興七種心以為方便然後此障乃可得滅何等為七一者慚愧二者恐怖三者厭離四者發菩提心五者怨親平等六者念報佛恩七者觀罪性空

第一慚愧者自惟我與釋迦如來同為凡夫（輪入六）而今世尊成道以來已經爾所塵沙劫數而我等相與耽染六塵輪轉生死永無出期此實天下可慚可愧可羞可恥

第二恐怖者既是凡夫身口意業常與罪相應以是因緣命終之後應墮地獄畜生餓鬼

受無量苦如此實爲可驚可恐可怖可懼
第三猒離者相與常觀生死之中唯有無常
苦空無我不淨虛假如水上泡速起速滅徃
來流轉猶如車輪生老病死八苦交煎無時
暫息衆等相與但觀自身從頭至足其中但
有三十六物髮毛爪齒眵淚涕唾垢汗二便
皮膚血肉筋脈骨髓肪膏腦膜膍腎心肺肝
膽腸胃赤白痰癊生熟二藏如是九孔常流
是故經言此身衆苦所集一切皆是不淨何
有智慧者而當樂此身生死既有如此種種
惡法甚可患猒
第四發菩提心者經言當樂佛身佛身者即
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六波羅蜜生
從慈悲喜捨生從三十七助菩提法生從如
是等種種功德智慧生女來身欲得此衆者
當發菩提心求（補八）一切種智常樂我淨（七）薩婆若
果淨佛國土成就衆生於身命財無所吝惜
第五怨親平等者於一切衆生起慈悲心無
彼我相何以故爾若見怨異於親即是分別
以分別故起諸相著相著因緣生諸煩惱煩

惱因緣造諸惡業惡業因緣故得苦果
第六念報佛恩者如來往昔無量劫中捨頭
目髓腦支節手足國城妻子象馬七珍為我
等故修諸苦行此恩此德實難酬報是故經
言若以頂戴兩肩荷負於恒沙劫亦不能報
我等欲報如是恩者當於此世勇猛精進捍
勞忍苦不惜身命建立三寶弘通大乘廣化
衆生同入正覺
第七觀罪性空者罪無自性從因緣生顛倒
而有既從因緣而生則可從因緣而滅從因
緣而生者押近惡友造作無端從因緣而滅
者即是今日洗心懺悔是故經言此罪性不
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故知此罪從本是空
坐如是等七種心已緣想十方諸佛賢聖擎
拳合掌披陳至到慚愧改革舒歷心肝洗蕩
腸胃如此懺悔亦何罪而不滅亦何福而不
生若復不爾悠悠緩縱情慮躁動徒自勞形
於事何益且復人命無常喻如轉燭一息不
還便同灰壤三塗苦報即身膺受不可以錢
財寶貨囑託求脫杳杳冥冥恩赦無期獨嬰

此苦無代受者莫言我今生中無有此罪所以不能懇禱懺悔經中謂言凡夫之人舉足動步無非是罪又復過去生中皆悉成就無量惡業追逐行者如影隨形若不懺悔罪惡日深故知包藏瑕疵佛不許可說悔先罪淨

（軸八）

名所尚故使長淪苦海實由隱覆是故弟子某甲今日發露懺悔不復覆藏所言三障者一曰煩惱二名為業三是果報此三種法更相由藉因煩惱故所以起諸惡業惡業因緣故得苦果是故弟子某甲今日至心懺悔第一先應懺悔煩惱障而此煩惱皆從意起所以者何意業起故則身與口隨之而動意業有三一者慳貪二者瞋恚三者癡闇由癡闇故起諸邪見造諸不善是故經言貪瞋癡業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受苦若生人中得貧窮孤露兇很頑鈍愚迷無知諸煩惱報意業既有如此惡果是故某甲等今日至心歸命諸佛求哀懺悔夫此煩惱諸佛菩薩入理聖人種種訶責亦名此煩惱以為怨家何以故能斷衆生慧命根故亦名此煩惱以

之爲賊能劫衆生諸善法故亦名此煩惱以爲瀑河能漂衆生入於生死大苦海故亦名此煩惱以爲羈鎖能繫衆生於生死獄不能得出故所以六道牽連四生不絕惡業無窮苦果不息當知皆是煩惱過患是故今日運九此增上善心求哀懺悔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在人天六道受報有此心識常懷愚惑繫滿胷襟或因三毒根造一切罪或因三漏造一切罪或因三苦造一切罪或緣三倒造一切罪或貪三有造一切罪如是等罪無量無邊惱亂一切六道四生今日慚愧皆悉懺悔又復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因四識住造一切罪或因四流造一切罪或因四取造一切罪或因四執造一切罪或因四緣造一切罪或因四大造一切罪或因四縛造一切罪或因四貪造一切罪或因四生造一切罪如是等罪無量無邊惱亂六道一切衆生今日慚愧皆悉懺悔又復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因五住地煩惱造一切罪或因五蓋造一切罪或因

五慳造一切罪或因五見造一切罪或因五心造一切罪如是等煩惱無量無邊惱亂六道一切衆生今日發露皆悉懺悔又復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因六情根造一切罪或因六識造一切罪或因六想造一切罪或因六受造一切罪或因六行造一切罪或因六愛造一切罪或因六疑造一切罪如是等煩惱無量無邊惱亂六道一切衆生今日慚愧發露皆悉懺悔又復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因七漏造一切罪或因七使造一切罪或因八倒造一切罪或因八垢造一切罪或因八苦造一切罪如是等煩惱無量無邊惱亂六道一切衆生今日發露皆悉懺悔又復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因九惱造一切罪或因九結造一切罪或因九緣造一切罪或因十煩惱造一切罪或因十纏造一切罪或因十一徧使造一切罪或因十二入造一切罪或因十六知見造一切罪或因十八界造一切罪或因二十五我造一切罪或因六十二見造一切罪或因見諦思惟九十八

使百八煩惱晝夜熾然開諸漏門造一切罪惱亂賢聖及以四生徧滿三界彌亘六道無處可避今日至禱向十方佛尊法聖衆慚愧發露皆悉懺悔願某甲等承是懺悔三毒一切煩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三慧明三達朗三苦滅三願滿願承是懺悔四識等一切煩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廣四等心立四信業滅四惡趣得四無畏願承是懺悔五蓋等諸煩惱所生功德度五道竪五根淨五眼成五分願承是懺悔六受等諸煩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具足六神通滿足六度業不爲六塵惑常行六妙行又願承是懺悔七漏八垢九結十纏等一切諸煩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坐七淨華洗八解水具九斷智成十地行願以懺悔十一徧使及十二入十八界等一切諸煩惱所生功德願十一空能解常用栖心自在能轉十二行法輪具足十八不共之法無量功德一切圓滿發願已歸命禮諸佛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無彌勒佛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
南無無勝佛
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
南無袈裟幢佛
南無師子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大莊嚴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夫論懺悔者本是改往修來滅惡興善人之居世誰能無過學人失入尚起煩惱羅漢結習動身口業豈況凡夫而當無過但智者先覺便能改悔愚者覆藏遂使滋蔓所以積習長夜曉悟無期若能慚愧發露懺悔者豈唯止是滅罪亦復增長無

量功德竪立如來涅槃妙果若欲行此法者先當外肅形儀瞻奉尊像內起敬意緣於想法懇切至禱生二種心何等為二一者自念我此形命難可常保一朝散壞不知此身何時可復若復不值諸佛賢聖忽逢惡友造衆罪業復應墮落深坑險趣二者自念我此生中雖得值遇如來正法不為佛法紹繼聖種淨身口意善法自居而今我等私自作惡而復覆藏言他不知謂彼不見隱慝在心慚然無愧此實天下愚惑之甚即今現有十方諸佛諸大菩薩諸天神仙何皆不以清淨天眼見於我等所作罪惡又復幽顯靈祇注記罪福纖毫無差夫論作罪之人命終之後牛頭獄卒錄其精神在閻羅王所辯覈是非當爾之時一切怨對皆來證據各言汝先屠裂我身炮煮蒸炙或先剥奪於我一切財寶離我眷屬我於今日始得汝便於時現前證據何得敢諱唯應甘心分受宿殃如經所明地獄之中不枉治人若其平素所作衆罪心自忘失者臨命終時造惡之處一切諸相皆現在

前各言汝昔在於我邊作如是罪今何得諱
是時作罪之人無藏隱處於是閻羅王切齒
訶責將付地獄歷無量劫求出莫由此事不
遠不關他人正是我身自作自受雖父子至
親一旦對至無代受者我等相與得此人身
體無衆疾各自努力與性命競大怖至時悔
無所及是故至心求哀懺悔某甲等自從無
始以來至于今日積聚無明障蔽心月隨煩
惱性造三世罪或貪染愛著起貪欲煩惱或
瞋恚忿怒懷害煩惱或心憒憒憒不了煩惱
或我慢自高輕慢煩惱疑惑正道猶豫煩惱
謗無因果邪見煩惱不識緣假著我煩惱迷
於三世執斷常煩惱朋伴惡法起見取煩惱
僻禀邪師造戒取煩惱乃至一切等四執橫
計煩惱今日至誠悉皆懺悔又復無始以來
至于今日守惜堅著起慳吝煩惱不攝六情
奢誕煩惱心行弊惡不忍煩惱怠惰緩縱不
勤煩惱疑慮躁動覺觀煩惱觸境迷惑無知
解煩惱隨世八風生彼我煩惱諂曲面譽不
直心煩惱獷強難觸不調和煩惱易忿難忍

多含恨煩惱嫉妒擊刺很戾煩惱凶險暴害慘毒煩惱乖背聖諦執相煩惱於苦集滅道生顛倒煩惱隨從生死十二因緣輪轉煩惱乃至無始無明住地恒沙煩惱起四住地搆於三界苦果煩惱無量無邊惱亂賢聖六道四生今日發露向十方佛尊法聖衆皆悉懺悔願某甲等承是懺悔意業所起貪瞋癡等一切煩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折憍慢幢竭愛欲水滅瞋恚火破愚癡暗拔斷疑根裂諸見網深識三界猶如牢獄四大毒蛇五陰怨賊六入空聚愛詐親善修八聖道斷無明源正向涅槃不休不息三十七品心心相續十波羅蜜常得現前懺悔已至心信禮常住三寶

慈悲水懺法卷上

音釋

涘 俱聿切水厓也　澣 幹胡管切浣濯垢也　滌 徒歷切洗也　捷 疾葉切敏捷也　弃 許貴切棄之總名也　鍰 音環切鍰鐶也　譴 去戰切譴誚也　邂 胡懈切逅胡遘切邂逅不期而會也　抶 彌畢切抶柚也　餕 徂峻切食餘之也　啖 徒濫切食也　盎 烏浪切　晁錯 晁直遥切錯倉

皎切晃也 鍉人名 甦而更生也 覺古孝切窮也 睒目汁凝也 脈莫白切幕絡也 脾頻彌切土藏也 腎時忍切水藏也 疵切黑顒居宜切細也 黶琰切識也 慊去劫切意自足也 慝他得切惡也 斁下革切厭也 分受扶問切限量也 憒古對切心亂也 憒武巨切心不明也 獷古猛切麤惡也 炮薄交切考之使實也 灸也

慈悲水懺法卷中　　輔九

一切諸佛愍念衆生為說水懺道場總法令當歸命一切諸佛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輔九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彌勒佛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
南無寶勝佛
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
南無袈裟幢佛
南無師子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大莊嚴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某甲等相與即今身心

寂靜無諂無障正是生善滅惡之時復應各起四種觀行以為滅罪作前方便何等為四一者觀於因緣二者觀於果報三者觀我自身四者觀如來身第一觀因緣者知我此罪藉以無明不善思惟無正觀力不識其過遠離善友諸佛菩薩隨逐魔道行邪險徑如魚吞鉤不知其患如蠶作繭自纏自縛如蛾赴火自燒自爛以是因緣不能自出

第二觀於果報者所有諸惡不善之業三世輪轉苦果無窮沉溺無邊巨夜大海為諸煩惱羅剎所食未來生死冥然無涯設使報得轉輪聖王王四天下飛行自在七寶具足命終之後不免惡趣四空果報三界極尊福盡還作牛領中蟲況復其餘無福德者而復懈怠不勤懺悔此亦譬如抱石沉淵求出應難

第三觀我自身雖有正因靈覺之性（二）而為煩惱黑暗叢林之所覆蔽無了因力不能得顯我今應當發起勝心破裂無明顛倒重障斷滅生死虛偽苦因顯發如來大明覺慧建立無上涅槃妙果

第四觀如來身無爲寂照離四句絶百非衆德具足湛然常住雖復方便入於滅度慈悲救接未曾暫捨生如是心可謂滅罪之良津除障之要行是故志誠求哀懺悔某甲等無始以來至于今日長養煩惱日深日厚日滋日茂覆蓋慧眼令無所見斷除衆善不得相續起障不得見佛不聞正法不值聖僧煩惱起障不見過去未來一切善惡業行出離煩惱障受人天尊貴之煩惱障生色無色界禪定福樂之煩惱障不得自在神通飛騰隱顯徧至十方諸佛淨土聽法之煩惱障學安那般那數息不淨因緣觀等諸煩惱障學煖頂忍第一法七方便等諸煩惱障學慈悲喜捨聞思修等煩惱障學空平等中道解三觀義煩惱障學助道品念處正勤根力如意足諸煩惱障學八正道示相之煩惱障學七覺支不示相煩惱障學八解脫九空定煩惱障學於十智三三昧煩惱障學三明六通四無礙煩惱障學六度四等煩惱障學四攝法廣化之煩惱障學大乘心四弘誓願煩惱障學

十明十行之煩惱障學十回向十願之煩惱障學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解之煩惱障學五地六地七地諸知見煩惱障學八地九地十地雙照之煩惱如是乃至障學佛果百萬阿僧祇諸行之煩惱如是行障無量無邊弟子某甲今日至禱稽懇向十方佛尊法聖衆慚愧懺悔願皆消滅願藉此懺悔障於諸行一切煩惱所生功德願在在處處自在受生不爲結集業行之所迴轉以如意通於一念頃徧至十方淨諸佛土攝化衆生於諸禪定甚深境界及諸知見通達無礙心能普周一切諸法樂說無窮而不染著得心自在得法自在方便自在今此煩惱及無知結習畢竟永斷不復相續無漏聖道朗然如日發願已歸命禮諸佛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彌勒佛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
南無實勝佛
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
南無袈裟幢佛
南無師子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四九）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大莊嚴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其甲等略懺煩惱障竟今當次第懺悔業障夫業者能莊飾世趣在在處處不復思惟求離世解脫所以六道果報種種不同形類各異當知皆是業力所作佛十力中業力甚深凡夫之人多於此中好起疑惑何以故爾現見世間行善之人觸向轗軻為惡之者是事諧偶謂言天下善惡無分如此計者皆是不能深達業理何以故爾經中說言有三種業何等為三一者現報二

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業者現在作惡現身受報生報業者此生作善作惡來生受報後報業者或是過去無量生中作善作惡於此生中受或在未來無量生中方受其報若今行惡之人現在見好者此是過去生報後報善業熟故所以現在有此樂果豈關現在作諸惡業而得好報若今行善之人現在禁苦者此是過去生報後報惡業熟故現在善根力弱不能排遣是故得此苦報豈關現在作善而招惡報何以知然現見世間為善之者人所讚歎人所尊重故知未來必招樂果過去既有如此惡業所以諸佛菩薩教令親近善友共行懺悔善知識者於得道中則為全利是故今日至誠歸依於佛某甲等無始以來至于今日積惡如恒沙造罪滿大地捨身與受身不覺亦不知或作五逆深厚濁纏無間罪業或造一闡提斷善根業輕誣佛語謗方等業破滅三寶毀正法業不信罪福起十惡業迷眞反正癡惑之業不孝二親反戾之業輕慢師長無禮敬業朋友不信無義之業或

作四重八重障聖遺業毀犯五戒破八齋業五篇七聚多缺犯業優婆塞戒輕重垢業或菩薩戒不能清淨如說行業前後方便汙梵行業月無六齋懈怠之業年三長齋不常修業三千威儀不如法業八萬律儀微細罪業不修身戒心慧之業春秋八王造衆罪業行十六種惡律儀業於諸衆生無愍傷業不矜不念無憐愍業不拔不濟無救護業心懷嫉妬無度彼業於怨親境不平等業耽荒五欲不厭離業或因衣食園林池沼生蕩逸業或以盛年放恣情欲造衆罪業或作有漏善迴向三有障出世業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今日發露向十方佛尊法聖衆皆悉懺悔願某甲等承是懺悔無明等罪諸不善業願皆消滅所生福善願生生世世滅五逆罪除闡提惑

（精九）

如是輕重諸罪惡業從今已去乃至道場普（六）不更犯常習出世清淨善法精持律行守護威儀如渡海者愛惜浮囊六度四等常標行首戒定慧品轉得增明速成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力無畏大悲三念常樂妙智八

自在我歸依諸佛願垂護念某甲等前已總相懺悔一切諸業今當次第更復一一別相懺悔若總若別若麤若細若輕若重若說不說品類相從願皆消滅別相懺者先懺身三次懺口四其餘諸障次第稽顙身三業者第一殺害如經所明恕己可為喻勿殺勿行杖雖復禽獸之殊保命畏死其事是一若尋此衆生無始以來或是我父母兄弟六親眷屬以業因緣輪迴六道出生入死改形易報不復相識而今興害食噉其肉傷慈之甚是故佛言設得餘食當如饑世食子肉想何況食噉此魚肉耶又言為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號叫獄故知殺害及以食噉罪深河海過重丘嶽然某甲等無始以來不遇善友皆為此業是故經言殺害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若在畜生則受虎豹豺狼鷹鸇等身或受毒蛇蝮蠍等身常懷惡心或受麞鹿熊羆等身常懷恐怖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病二者短命殺害食噉既有如是無量種種諸惡果報是故至

誠求哀懺悔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有此心識常懷惏毒無慈愍心或因貪起殺因瞋因癡及以慢殺或興惡方便誓殺願殺及以呪殺或破決湖池焚燒山野畋獵漁捕或因風放火飛鷹放犬惱害一切如是等罪今悉懺悔或以檻弶坑撥扠戟弓弩彈射飛鳥走獸之類或以罟網罩釣撩漉水性魚鼈黿鼉蝦蜆螺蚌濕居之屬使水陸空行藏竄無地或畜養雞豬牛羊犬豕鵝鴨之屬自供庖廚或貨他宰殺使其哀聲未盡毛羽脫落鱗甲傷毀身首分離骨肉消碎剥裂屠割炮燒煮炙楚毒酸切橫加無辜但使一時之快口得味甚寡不過三寸舌根而已然其罪報殃累永劫如是等罪今日至誠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復興師相伐疆場交爭兩陣相向更相殺害或自殺教殺聞殺歡喜或習屠儈賃爲刑戮烹宰他命行於不忍或恣暴怒揮戈舞刃或斬或刺或推着坑塹或以水沉溺或塞穴壞巢或土石碓磑或以車馬雷轢踐踏一切衆生如是等罪無

量無邊今日發露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墮胎破卵毒藥蠱道傷殺衆生壓土掘地種植田園養蠶煮爾傷殺滋甚或打撲蚊蚋揩嚙蚤虱或燒除糞掃開決溝渠枉害一切或噉果實或用穀米或用菜茹橫殺衆生或然樵薪或露燈燭燒諸蟲類或取醬醋不先搖動或瀉湯水澆殺蟲蟻如是乃至行住坐卧四威儀中恒常傷殺飛空着地微細衆生凡夫識暗不覺不知今日發露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以鞭杖

枷鏁桁械壓拉拷掠打撅手脚蹴踏拘縛籠繫斷絶水穀如是種種諸惡方便苦惱衆生今日至誠向十方佛尊法聖衆皆悉懺悔願承是懺悔殺害等罪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得金剛身壽命無窮永離怨憎無殺害想於諸衆生得一子地若見危難急厄之者不惜身命方便救脫然後爲說微妙正法使諸衆生覩形見影皆蒙安樂聞名聽聲恐怖悉除我今稽顙歸依於佛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彌勒佛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
南無寶勝佛（九）
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
南無袈裟幢佛
南無師子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大莊嚴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某甲等次懺劫盜之業經中說言若物屬他他所守護於此物中一草一葉不與不取何況竊盜但自衆生唯見現在利故以種種不道而取致使未來受此殃累是故經言劫盜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

獄餓鬼受苦若在畜生則受牛馬驢騾駱駝等形以其所有身力血肉償他宿債若生人中爲他奴婢衣不蔽形食不充口貧寒困苦人理殆盡劫盜既有如是苦報是故今日至誠求哀懺悔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盜他財寶興刃強奪或自奮身逼迫而取或恃公威或假勢力高桁大械枉壓良善吞納姦貨拷直爲曲爲此因緣身罹憲網或任邪治領他財物侵公益私侵私益公損彼利此損此利彼割他自饒口與心吝或竊沒租估倫渡關津私匿公課藏隱使役如是等罪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是佛法僧物不與而取或經像物或治塔寺物或供養常住僧物或擬招提僧物或盜取誤用恃勢不還或自借或貸人或復換貸漏忘或三寶物混亂雜用或以衆物穀米撰新鹽豉醬醋菜茹果實錢帛竹木繒綵旛蓋香華油燭隨情逐意或自用或與人或摘佛華果用僧髮物因三寶財物私自利已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今日慚愧皆悉懺悔又復無始

以來至于今日或作周旋朋友師僧同學父母兄弟六親眷屬共住同止百一所須更相欺誑或於鄉隣比近移籬拓墻侵他地宅改標易相虜掠資財包占田園因公託私奪人邸店及以屯野如是等罪今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或攻城破邑燒村壞柵偷賣良民誘他奴婢或復枉壓無罪之人使其形殂血刃身被徒鑊家緣破散骨肉生離分張異域生死隔絶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今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商估博貨邸店市易輕秤小斗減割尺寸盜竊分銖欺誑圭合以麤易好以短換長欺巧百端希望毫利如是等罪今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穿窬墻壁斷道抄掠抵捍債息負情違要面欺心取或非道陵奪鬼神禽畜四生之物或假

託卜相取人財寶如是乃至以利求利惡求多求無厭無足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不可說盡今日至禱向十方佛尊法聖衆皆悉懺悔願承是懺悔劫盜等罪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得如意寶常雨七珍上妙衣服百味甘饌種

種湯藥隨其所須應念即至一切衆生無偷奪想皆能少欲知足不耽不染常樂惠施行給濟道捨頭目髓腦如棄淨唾迴向滿足檀波羅蜜某甲等次復懺悔貪愛之罪經中說言但為欲故關在癡獄沒生死河莫知能出衆生為是五欲因緣從昔以來流轉生死一切衆生歷劫生中所積身骨如王舍城毗富羅山所飲母乳如四海水身所出血復過於此父母兄弟六親眷屬命終哭泣所出目淚如四海水是故說言有愛則生愛盡則滅故知生死貪愛為本所以經言婬欲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若在畜生則受鴿雀鴛鴦等身若在人中妻不貞良得不隨意眷屬婬欲既有如此惡果是故今日至誠求哀懺悔某甲等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偷人妻妾奪他婦女侵陵貞潔汙比丘尼破他梵行逼迫不道濁心邪視言語嘲調或復恥他門戶汙賢善名或於男子五種人所起不淨行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今日至誠皆悉懺悔願承是懺悔婬欲等罪所生功德生生世

世自然化生不由胞胎清淨皎潔相好光明六情開朗聰利明達了悟恩愛猶如桎梏親彼六塵如幻如化於五欲境決定厭離乃至夢中不起邪想內外因緣永不能動懺悔發願已歸命禮三寶 (卅九)

前已懺悔身三業竟今當次第懺悔口四惡業經中說言口業之罪能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若在畜生則受鵂鶹鴟鵂鳥形聞其聲者無不憎惡若生人中口氣常臭有所言說人不信受眷屬不和常好鬪諍口業餘 (十二)

有如此惡果是故今日志誠歸依三寶皆悉懺悔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以惡口業於四生六道造種種罪出言麤獷猶發語暴橫不問尊卑親疎貴賤稍不如意便懷瞋怒罵詈毀辱猥褻穢惡無所不至使彼衔恨終身不志連禍結讎無有窮已又或怨黷天地訶責鬼神賊斥聖賢誣汙良善如是惡口所起罪業無量無邊今日至誠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以妄語業作種種罪意中希求名譽利養匿情變詐昧心厚顏指

有言空指空言有見言不見不見言見聞言不聞不聞言聞知言不知不知言知作言不作不作言作欺誑賢聖誑惑世人至於父子君臣親戚朋舊有所談說未嘗誠實致使他人誤加聽信亡家敗國咸此由之或假妖幻每自稱讚謂得四禪四無色定安那般那十六行觀得須陀洹至阿羅漢得辟支佛不退菩薩天來龍來鬼來神來旋風土鬼皆至我所顯異惑衆求其恭敬四事供養如是妄語所起罪業無量無邊今日至誠皆悉懺悔又復

補九　十三

無始以來至于今日以綺語業作種種罪言辭華靡翰墨艷麗文過飾非巧作歌曲形容妖冶模寫婬態使中下之流動心失性眺荒酒色不能自返或恣任私讎忘其公議使彼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強作篇章文故其惡後世披覽遂以爲然今其抱恨重泉無所明白如是綺語所起罪業無量無邊今日至誠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以兩舌業作種種罪面譽背毀巧語百端向彼說此向此說彼唯知利已不顧害他讒門君臣誣毀良

善使君臣猜忌父子不和夫妻生離親戚疎曠師資恩喪朋友道絶至於交扇二國渝盟失歡結怨連兵傷殺百姓如是兩舌所起罪業無量無邊今日至誠向十方佛尊法聖衆發露求哀皆悉懺悔願某甲等承是懺悔口四惡業所生功德生生世世具八音聲得四辯才常說和合利益之語其聲清雅一切樂聞善解衆生方俗言語若有所說應時應根令彼聽者即得解悟超凡入聖開發慧眼懺悔發願已歸命禮三寶

前已懺悔身三口四業竟今當次第懺悔六根所作罪障某甲等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眼爲色惑愛染玄黃紅綠朱紫珍玩寶飾或取男女長短黑白之相姿態妖艷起非法想或耳貪好聲宮商絃管妓樂歌唱或取男女音聲語言啼笑之相起非法想或鼻藉名香沉檀龍麝鬱金蘇合起非法想或舌貪好味鮮美甘肥衆生血肉資養四大更增苦本起非法想或身樂華綺錦繡繒縠一切細滑七珍麗服起非法想或意多亂想觸向乖法由

此六根所造罪業無量無邊今日至禱向十方佛尊法聖衆皆悉懺悔願以懺悔眼根功德願令此眼徹見十方諸佛菩薩清淨法身不以二相願以懺悔耳根功德願令此耳常聞十方諸佛賢聖所說正法如教奉行願以懺悔鼻根功德願令此鼻常聞香積入法位香捨離生死不淨臭穢願以懺悔舌根功德願令此舌常飡法喜禪悅之食不貪衆生血肉之味願以懺悔身根功德願令此身披如來衣着忍辱鎧卧無畏床坐法空座願以懺悔意根功德願令此意成就十力洞達五明深觀二諦空平等理從方便慧入法流水念念增明顯發如來大無生忍發願已歸命禮三寶

慈悲水懺法卷中

音釋

蠶昨含切蠶絲蟲也　繭古典切蠶衣也　煞乃管切　轍柯轍若阿柘我切轍軌人不得志也　弭其亮切設罟於道也　罟公户切網也　撩拷蕭切擺取物也　跋胡加切　蜆胡甸切　蚌部項切　竄七亂切匿也　儈古外切　賃女蔡切庸賃也　塹七豔切壍也　碓都回切

以石投下也
碑徒念切
蚋而稅切
掐苦洽切
轢郎擊切
所踐也
嚙倪結切
咬也
蠱公户切
蟲道
茹忍與切
乾菜也
掠力讓切
搶也
拆各他
日切
械治人械杻下浪切
尸誠切
拄持也
拉力答切
折也
貸他代切
借也
拓他各切
拾石沃切
蹴子六切
蹋也
踧都禮切
舍也
罹力之切
遭也
跗甫胡切
死也
梏古沃切
手械也
鴃鴃音鉤
鴃音格
鴃怪鳥也
猜倉才切
疑也
黷徒谷切
慢也
獷獷狠鳥聒切雜也
鑿先結切
鑽也
穀胡谷切
縐紗也

慈悲水懺法卷下　輔十

一切諸佛愍念衆生為說水懺道場總法今當歸命一切諸佛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輔十一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無彌勒佛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無龍自在王佛
南無寶勝佛
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
南無裝嚴佛
南無師子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大莊嚴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已懺身三口四竟次復

懺悔佛法僧間一切諸障經中佛說人身難得佛法難聞衆僧難值信心難生六根難具善友難得而今相與宿植善根得此人身六根完具又值善友得聞正法於其中間復各不能盡心精勤恐於未來長溺萬苦無有出期是故今日至誠求哀懺悔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常以無明覆心煩惱障意見佛形像不能盡心恭敬輕蔑衆僧殘害善友破塔毀寺焚燒經像出佛身血或自處華堂安置尊像卑猥之處使塵薰日曝風吹雨露塵土汙穢雀鼠毀壞共住同宿曾無禮敬或裸露像前初不嚴飾遮掩燈燭闕閉毀宇障佛光明如是等罪今日至誠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於法聞以不淨手把捉經卷或臨經書非法俗語或安置牀頭坐起不敬或關閉箱篋蟲蠹朽爛或首軸脫落部帙失次或挽脫漏悞紙墨破裂自不修習不肯流傳如是等罪今日志誠皆悉懺悔或眠地聽經仰卧讀誦高聲語笑亂他聽法或邪解佛語僻說聖意非法說法法說非法

非犯說犯犯說非犯輕罪說重重罪說輕或抄前著後抄後著前前後著中中著前後綺飾文詞安置已典或為利養名譽恭敬為人說法無道德心求法師過而為論義非理彈擊不為長解求出世法或輕慢佛語尊重邪教毀呰大乘讚聲聞道如是等罪無量無邊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於僧間有障殺阿羅漢破和合僧害發無上菩提心人斷滅佛種使聖道不行或剥脫道人鞭拷沙門楚撻驅使苦言加謗或破淨戒及破威儀或勸他人捨於八正受行五法或假託形儀闚竊常住如是等罪今悉懺悔或裸露身形輕衣倩傻在經像前不淨脚履踏上殿塔或著屐展入僧伽藍涕唾堂房汙佛僧地乘車策馬排揆寺舍凡如是等於三寶閒所起罪障無量無邊今日至禱向十方佛尊法聖衆皆悉懺悔願承是懺悔佛法僧閒所有罪障生生世世常值三寶尊仰恭敬無有厭倦天繒妙絲衆寶纓絡百千伎樂珍異名香華果鮮潔盡世所有常以供養若有成佛先徃勸請開甘

露門若入涅槃願我常得獻最後供於衆僧中修六和敬得自在力興隆三寶上弘佛道下化衆生如上所說於三寶間輕重諸罪皆已懺悔其餘諸惡今當次第更復懺悔經中佛說有二種健兒一者自不作罪二者作已能悔又云有二種白法能爲衆生滅除衆障一者慚自不作惡二者愧不令他作有慚愧者可名爲人若不慚愧與諸禽獸不相異也是故今日至誠歸依於佛如法懺悔某甲等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信邪倒見殺害衆生解奏魘魅魍魎鬼神欲希延年終不能得或妄言見鬼假稱神語如是等罪皆悉懺悔又復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行動慳誕自高自大或恃種姓輕慢一切以貴輕賤用強陵弱或飲酒鬪亂不避親疎惛醉終日不識尊卑如是等罪今悉懺悔或嗜飲食無有期度或食生鱠或敢五辛薰穢經像排揆淨衆縱心恣意不知限極踈遠善人狎近惡友如是等罪今悉懺悔或貢高矯假偃蹇自用跋扈抵揆不識人情自是他非希望僥倖如是等罪今悉

懺悔或臨財無讓不廉不恥屠肉沽酒欺誑
自活或出入息利計時責日聚積慳貪求
無厭受人供養不慚不愧或無戒德空納信
施如是等罪今悉懺悔或捶打奴婢驅使僮
僕不問飢渴不問寒暑或伐撤橋梁杜絶行
路如是等罪今悉懺悔或放逸自恣無記散
亂撲蒲圍棊群會屯聚飲食酒肉更相擾餞
無趣談話論說天下從年竟歲空喪天日初
中後夜禪誦不修懈怠懶惰尸卧終日於六
念處心不經理見他勝事便生嫉妒心懷慊
毒備起煩惱致使諸惡猛風吹罪薪火常以
熾然無有休息三業微善一切俱焚善法既
盡為一闡提墮大地獄無有出期是故今日
至禱稽顙向十方三寶皆悉懺悔上來所有
一切衆罪若輕若重若麤若細若自作若教
他作若隨喜作若以勢力逼迫令作如是乃
至讚歎行惡法者今日志誠皆悉懺悔願承
是懺悔一切諸惡所生功德生生世世慈和
忠孝謙卑忍辱知廉識恥先意問訊循良正
謹清潔義讓遠離惡友常遇善緣攝六情

守護三業捍勞忍苦心不退沒立菩提志不負衆生發願已歸命禮諸佛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無量勒佛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
南無寶勝佛
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
南無袈裟幢佛
南無師子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大莊嚴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向來已懺悔煩惱障已懺悔業障所餘報障今當次第披陳懺悔經

中說言業報至時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報唯有懺悔力乃能得除滅何以知然釋提桓因五衰相見恐懼切心歸誠三寶五相即滅得延天年如是等比經教所明其事非一故知懺悔實能滅禍但凡夫之人若不值善友弊道導則靡惡而不造致使大命將盡臨窮之際地獄惡相皆現在前當爾之時悔懼交至不預修善臨窮方悔悔之於後將何及乎殃禍異處宿預嚴待當獨趣入到地獄所但得前行入於火鑊身心摧碎精神痛苦如此之時欲求一禮一懺豈可復得衆等莫自恃盛年財寶勢力懶惰懈怠放逸自恣死苦一至無問老少貧富貴賤皆悉摩滅奄忽而至不令人知夫人命無常喻如朝露出息雖存入息難保云何忽此而不懺悔但五天使者既來無常殺鬼卒至盛年壯色無得免者當爾之時華堂寶宇何關人事高車大馬豈得自隨妻子眷屬非復我親七珍寶飾乃為他玩以此而言世間果報皆為幻化天上雖樂會歸敗壞壽盡亦迹

墮落三塗是故佛語須跋陀言汝師蠻頭藍弗利根聰明能伏煩惱至於非非想處命終還作畜生道中飛狸之身況復餘者故知未登聖果已還皆應輪轉備經惡趣如不謹慎忽爾一朝親嬰斯事將不悔哉如今被罪行詣公門已是小苦情地憧惶眷屬恐懼求救百端地獄衆苦比於此者百千萬倍不得爲喻衆等相與慶劫以來罪若須彌云何聞此安然不畏不驚不恐今此精神復嬰斯苦實爲可痛是故志誠求哀懺悔某甲等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所有報障然其重者第一唯有阿鼻地獄如經所明今當略說其相此獄周帀有七重鐵城復有七重鐵網羅覆其上下有七重鐵刀爲林無量猛火縱廣八萬四千由旬罪人之身徧滿其中罪業因緣不相妨礙上火徹下下火徹上東西南北通徹交過如魚在鐵脂膏皆盡此中罪苦亦復如是其城四門有四大銅狗其身縱廣四千由旬牙爪鋒長眼如掣電復有無量鐵觜諸鳥奮翼飛騰啄罪人肉牛頭獄卒形如罪刹而有

九尾尾如鐵叉復有九頭頭上十八角角有六十四眼一一眼中皆悉迸出諸熱鐵丸燒罪人肉然其一瞋一怒嗥吼之時聲如霹靂復有無量無邊刀輪空中而下從罪人頂入從足而出於是罪人痛徹骨髓苦切肝心如是經無數歲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如是等報今日皆悉稽顙慚愧懺悔次復懺悔刀山劒樹地獄身首脫落罪報懺悔鑊湯爐炭地獄燒煮罪報懺悔鐵床銅柱地獄燋然罪報懺悔刀輪火車地獄劈磔罪報懺悔拔舌犁耕地獄楚痛罪報懺悔吞啖鐵丸焊銅灌口地獄五內消爛罪報懺悔鐵磨地獄骨肉灰粉罪報懺悔黑繩地獄肢節分離罪報懺悔灰河沸屎地獄惱悶罪報懺悔鹹水寒冰地獄皮膚拆裂裸凍罪報懺悔豺狼鷹犬地獄更相殘害罪報懺悔刀兵阨爪地獄更相搏撮斫刺罪報懺悔火坑地獄炮炙罪報懺悔雨石相磕地獄形骸碎破罪報懺悔衆合黑耳地獄解剔罪報懺悔闇冥肉山地獄斬剉罪報懺悔鋸解釘身地獄斷截罪報懺悔鐵棒

倒懸地獄屠割罪報懺悔燋熱叫喚地獄煩寃罪報懺悔大小鐵圍山間長夜冥冥不識三光罪報懺悔阿波波地獄阿婆婆地獄阿吒吒地獄阿羅羅地獄如是八寒八熱一切諸地獄中復有八萬四千鬲子地獄以為眷屬此中罪苦炮煮楚痛剥皮刷肉削骨打髓抽腸拔肺無量諸苦不可聞不可說南無佛今日在此中者或是我等無始以來經生父母一切眷屬我等與彼命終之後或當復墮如此獄中今日洗心懇禱叩頭稽顙向十方佛大地菩薩求哀懺悔今此一切罪報畢竟消滅願承是懺悔地獄等報所生功德即時破壞阿鼻鐵城悉為淨土無惡道名其餘地獄一切苦具轉為樂緣刀山劒樹變成寶林鑊湯爐炭蓮華化生牛頭獄卒除捨暴虐皆起慈悲無有惡念地獄衆生得離苦果更不造因等受安樂如第三禪一時俱發無上道心懺悔已志心信禮常住三寶

南無毗盧遮那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彌勒佛
南無龍種上尊王佛
南無龍自在王佛
南無寶勝佛（結十九）
南無覺華定自在王佛
南無袈裟幢佛
南無師子吼佛
南無文殊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
南無大勢至菩薩
南無地藏菩薩
南無大莊嚴菩薩
南無觀自在菩薩

禮諸佛已次復懺悔已懺地獄報竟今當復次懺悔三惡道報經中佛說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知足之人雖卧地上猶以為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猶不稱意但世間人忽有急難便能捨財不計多少而不知此身臨於三塗深坑之上一息不還便應墮落忽

有知識勸營功德令修未來善法資粮執此慳心無肯作理夫如是者極為愚惑何以故爾經中佛說生時不齎一文而來死亦不持一文而去苦身積聚為之憂惱於已無益徒為他有無善可恃無德可怙致死命終墮諸惡道是故今日歸命三寶至誠懺悔次復懺悔畜生道中無所識知罪報懺悔畜生道中負重牽犁償他宿債罪報懺悔畜生道中不得自在為他斫刺屠割罪報懺悔畜生道中無足二足四足多足罪報懺悔畜生道中身諸毛羽鱗甲之內為諸小蟲之所唼食罪報如是畜生道中有無量罪報今日至誠皆悉懺悔次復懺悔餓鬼道中長受飢渴百千萬歲初不曾聞漿水之名罪報懺悔餓鬼食噉膿血糞穢罪報懺悔餓鬼動身之時一切肢節火然罪報懺悔餓鬼腹大咽小罪報如是餓鬼道中無量苦報今日稽顙求哀皆悉懺悔次復懺悔一切鬼神脩羅道中諂誑憍詐罪報懺悔鬼神道中搏沙負石填河塞海罪報懺悔鬼神羅刹鳩槃荼諸惡鬼神生噉血肉

受此醜陋罪報如是鬼神道中無量無邊一切罪報今日稽顙向十方佛大地菩薩求哀懺悔悉令消滅願承是懺悔畜生等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滅愚癡垢自識業緣智慧明照斷惡道身願以懺悔餓鬼等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永離慳貪飢渴之苦常飡甘露解脫之味願以懺悔鬼神脩羅等報所生功德生生世世質直無諂離邪命因除醜陋果福利人天願從今以去乃至道場決定不受四惡道報唯除大悲為衆生故以誓願力處之無猒已懺三塗等報今當復次稽顙懺悔人天餘報相與稟此閻浮壽命雖曰百年滿者無幾於其中間盛年夭枉其數無量但有衆苦煎迫心形愁憂恐怯未曾暫離如此皆是善根微弱惡業滋多致使現在凡有所為皆不稱意當知悉是過去已來惡業餘報是故某甲等今當懺悔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所有現在及以未來人天之中無量餘報懺悔人間流殃宿對癰殘百病六根不具罪報懺悔人間邊地邪見三惡八難罪報懺悔人間多

病消瘦促命夭枉罪報懺悔人間六親眷屬不能得常相保守罪報懺悔人間親友凋喪愛別離苦罪報懺悔人間宽家聚會愁憂怖畏罪報懺悔人間水火盜賊刀兵危險驚恐怯弱罪報懺悔人間孤獨困苦流離波迸亡失國土罪報懺悔人間牢獄繫閉幽執側立鞭撻拷楚罪報懺悔人間公私口舌更相羅染更相誣謗罪報懺悔人間惡病連年累月不差枕卧床席不能起居罪報懺悔人間冬瘟夏疫毒癘傷寒罪報懺悔人間賊風腫滿否塞罪報懺悔人間為諸惡神伺求其便欲作禍祟罪報懺悔人間鳥鳴百怪飛屍邪鬼為作妖異罪報懺悔人間為虎豹豺狼水陸一切諸惡禽獸所傷罪報懺悔人間自縊自殺罪報懺悔人間投坑赴火自沉自墮罪報懺悔人間無有威德名聞罪報懺悔人間衣服資生不能稱心罪報懺悔人間行來出入有所遮為值惡知識為作留難罪報如是現在未來人天之中無量禍橫災疫厄難衰惱罪報某甲等今日至誠向十方佛尊法聖衆

求哀懺悔願皆消滅前已懺悔三業六根一切煩惱障一切業障四生六道一切報障今當次第發願回向某甲等願以此懺悔三障所生功德悉皆回向施與一切衆生俱同懺悔願與一切衆生現生之內身心安樂三災八難不吉祥事咸悉消除衣食豐饒正信三寶捨此報身皆得往生極樂世界親覲彌陀得授記莂當來世中見彌勒佛聽聞正法如教進修又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常值國王興隆三寶不生外道邪見之家又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蓮華化生種族尊勝安隱快樂衣食自然又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慈仁忠孝等心濟物不生一念逆害之心又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常為諸佛之所護念能降魔怨及諸外道與諸菩薩俱會一處菩提道心相續不斷又願生生世世在在處處與顯佛法修行大乘分身無量救度衆生直至道場無有退轉如諸佛菩薩所發誓願所修福智所行回向我亦如是發願修集回向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煩惱盡我此修行回向

終無有盡發願回向已至心信禮常住三寶

慈悲水懺法卷下　輔十　十三

音釋

曝蒲木切曬也　坌蒲悶切塵壞也　裸郎果切赤體也　篋苦協切箱屬　帙直一切去規切猶書衣也　闚規窺切望也　屧屐蘇協切履屬　鬾魅丑知切魅彌二雲木屐也　魅丑知切魅彌二雲老精物也　擸捕拷切捕薄拷切捕薄胡切拷捕博戟也　劈普擊切破也　轢郎擊切踐也　搏撮各拷補各切擊也撮蠶活切捃取也　磕口答切石相築聲也　剔他歷切解也　鬲各頷切雖遂神祭也　刷所滑切刮也　嗄乎答切聚食破　瘥楚懈切病除也　縊於賜切自經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一

宋沙門道原纂

七佛

毗婆尸佛　尸棄佛

毗舍浮佛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牟尼佛

天竺二十五祖（內一祖旁出無錄）

第一祖摩訶迦葉　第二祖阿難（旁出末田底迦）

第三祖商那和修　第四祖優波毬多

第五祖提多迦　第六祖彌遮迦

第七祖婆須蜜　第八祖佛陀難提

第九祖伏馱蜜多　第十祖脇尊者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合一）　第十四祖龍樹大士（一）

叙七佛

古佛應世緜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故近譚賢劫有千如來暨于釋迦但紀七佛案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又曼殊室利爲七佛

祖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行道感七佛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毗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

身從無相中受生　猶如幻出諸形像
幻人心識本來無　罪福皆空無所住

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盤頭毋盤頭婆提居盤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人神足二一名騫荼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

起諸善法本是幻　造諸惡業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風　幻出無根無實性

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毋光耀居光相城坐芬陁利樹下說法三會（合一）度人二十五萬（二）神足二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毗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偈曰

假借四大以爲身　心本無生因境有
前境若無心亦無　罪福如幻起亦滅

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偈曰

見身無實是佛身　了心如幻是佛幻
了得身心本性空　斯人與佛何殊別

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

佛不見身知是佛　若實有知別無佛
智者能知罪性空　坦然不怖於生死

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迦葉佛賢劫第三尊偈曰

一切衆生性清淨　從本無生無可滅

即此身心是幻生　幻化之中無罪福
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
羅門姓迦葉父梵德婆財主居波羅奈城坐
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
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　姓剎利父淨飯王大
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
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衆說補處行亦於
十方界中現身說法普耀經云佛初生剎利
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
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
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
者即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
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
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
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
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窻牖中叉
手白太子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
生歡喜即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
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

至鞞醯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于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授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論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言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illegible]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

曰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爲樂
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競茶毗之燼後金棺如
故爾時大衆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凡俗諸猛熾　何能致火熱　請尊三昧火
（合一）　（王）
闍維金色身
爾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
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即穆
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
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永平
十年戊辰歲也
第一祖摩訶迦葉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
父飲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
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
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
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
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姻夫妻由是因
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天壽盡生
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
飲光勝（一）蓋以金色爲號也繇是志求出家

奚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絶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寶鉢羅窟覩勝光明即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即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内現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以茶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絶乃說偈曰

如來弟子　且莫涅槃　得神通者　當赴結集

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寶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讃歎聰敏第一宜可請彼集脩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衆心而宣偈言

比丘諸眷屬　離佛不莊嚴　猶如虛空中
衆星之無月
說是偈已禮衆僧足陞法座而說是言如是
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
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
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
我今年不久留令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
護聽吾偈言
法法本來法　無法無非法　何於一法中
有法有非法

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候慈氏下
生即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
第二祖阿難王舍城人也姓剎帝利父斛飯
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
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爲之名多聞博達
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
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
命爲侍者後阿闍世王白言仁者如來迦葉
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仁
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阿難許之後自念言

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復衰老豈堪長久又念阿闍世王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欲入涅槃來辭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阿難曰俟王覺時當爲我說時阿闍世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珠寶瓔珞悉墜於地心甚驚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語已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至毗舍離城見阿難在恒河中流跏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言

稽首三界尊　棄我而至此　暫遇悲願力且莫般涅槃

時毗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偈言

尊者一何速　而歸寂滅場　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

爾時阿難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

二王善嚴住　勿爲苦悲戀　涅槃當我靜而無諸有故

阿難復念我若偏向一國而般涅槃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已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雷

山中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阿難足胡跪白言我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阿難默然受請即變殑伽河悉爲金地爲其仙衆說諸大法阿難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阿難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

本來付有法　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

阿難付法眼藏竟踊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宮一分奉毗舍離龍王一分奉阿闍世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乃厲王十二年癸巳歲也

第三祖商那和脩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即西域九

枝秀草名也若羅漢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潔之地和脩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荼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脩於此地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脩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爲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耶荅曰我年十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荅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脩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受具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法眼藏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絶汝受吾教聽吾偈言

非法亦非心　無心亦無法　說是心法時
是法非心法

說偈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毱多有五百徒衆常多懈慢尊

者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偈曰

通達非彼此　至聖無長短　汝除輕慢意
疾得阿羅漢

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作十八變化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毬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百比丘人持一旛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第四祖優波毬多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毬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珞縻之於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花鬘輒言慰諭（合二十）波旬曰汝與我瓔珞甚是珎妙吾以花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已神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

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迴向曰

若因地倒　還因地起　離地求起　終無其理

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迴多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作嬈害否波旬曰我誓迴向佛道永斷不善迴多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花鬘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曰

稽首三昧尊　十力聖弟子　我今願迴向
勿令有劣弱

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奄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荅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荅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

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爲剃度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

心自本來心　本心非有法　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然復本座跏趺而逝多迦以室內篝用焚其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即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也

第五祖提多迦者摩伽陀國人也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池四流後遇翅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本名香衆師因易今名焉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真量也多迦問師說已歡喜踊躍而唱偈言

巍巍七寶山　常出智慧泉　迴爲眞法味能度諸有緣

翅多尊者亦說偈曰

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　金曰從屋出
照耀於天地
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被
國有八千大僊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
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
陀仙人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
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尊者曰支離累劫
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
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
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耶願師
慈悲令我解脫尊者即度出家命聖授戒餘
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
提心一時出家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
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今
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
通達本心法　無法無非法　悟了同未悟
無心亦無法
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
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荼
山中起塔供養即莊王七年己丑歲也

第六祖彌遮迦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法嗣乃入城於閭閻問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而來欲往何所師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師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合二）（十三）曰師還識我否師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又謂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人說偈而荅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師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云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令符師說願加度脫師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

無心無可得　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
始了心心法

師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取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于上級即襄王十　年甲申歲也

第七祖婆須蜜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授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一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師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伏曰我願求道露甘露味尊者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

心同虛空界（合一）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十四）無是無非法

尊者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

賢劫衆聖祖　而當第七位　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

尊者從三昧起示衆云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說此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即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

第八祖佛陀難提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尊者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化至提伽國城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當有聖人口無言說眞大衆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尊者曰我求侍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尊者曰如汝所說眞吾弟子尊者見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

父母非我親　誰是最親者　諸佛非我道　誰是最道者

尊者以偈荅曰（合一）

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　十三
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　與汝不相似
欲識汝本心　非合亦非離
伏馱蜜多聞師妙偈便行七步師曰此子昔

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現耳時長者遂捨令出家尊者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

虛空無內外　心法亦如此　若了虛空故
是達真如理

伏馱蜜多承師付囑以偈讚曰

我師禪祖中　當得爲第八　法化衆無量
皆獲阿羅漢

爾時尊者佛陀難提即現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興寶塔葬其全身即景王十二年丙寅歲也

第九祖伏馱蜜多者提伽國人　姓毗舍羅既受佛陀難提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尊者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復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家尊者即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既而師告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

眞理本無名　因名顯眞理　受得眞實法
非眞亦非僞
尊者付法已即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
香油栴檀闍維眞體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
寺即敬王三十五年甲寅歲也

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尊
者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
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後值伏馱
尊者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
號脇尊者焉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
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
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
立尊者問汝從何來夜奢曰我心非往尊者
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汝不定耶
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
尊者因說偈曰
此地變金色　預知於聖至　當坐菩提樹
覺華而成已
夜奢復說偈曰
師坐金色地　常說眞實義　迴光而照我

令入三摩諦
尊者知其意即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
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
言
真體自然眞　因眞說有理　領得眞眞法
無行亦無止
尊者付法已即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
四衆各以衣械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
即貞王二十二年己亥歲也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
父實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
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因問曰我欲識佛何者
即是師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
焉知是乎師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
鋸義師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
平出又問木義者何師曰汝被我解馬鳴豁
然省悟稽首歸依遂求剃度師謂衆曰此大
士者昔爲毗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
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
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

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

迷悟如隱顯　明暗不相離　今付隱顯法　非一亦非二

尊者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閱全身即安王十四年戊戌歲也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

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作地師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踊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師而說偈曰

稽首長老尊　當受如來記　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

說偈已瞥然不見師曰將有魔來與吾校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師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師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

一小蟲大若蜾蠃潛形座下師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師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師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師曰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師即爲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神通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師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

隱顯即本法　明晴元不二　今付悟了法
非取亦非離

付法已即入龍蓄迅三昧（會二）挺身空中（十九）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眞體藏之龍會龍即顯王三十七年甲午歲也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

名請於宮中供養尊者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中有一石窟師可禪寂于此否尊者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尊者直進不顧遂盤繞師身師因與受三歸依蟒聽訖而去尊者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荅曰我昔嘗為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荅起嗔恨想命終墮為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尊者門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為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尊者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尊者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師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師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尊者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復告龍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

聽偈言
非隱非顯法　說是眞實際　悟此隱顯法
非愚亦非智
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
利建塔瘞之即赧王四十一年壬辰歲也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二十）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
勝始於毗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
人多信福業聞尊者爲說妙法遽相謂曰人
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尊者
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
小尊者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
死不生彼聞理勝悉迴初心尊者復於座上
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
師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
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
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
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
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
身現圓月相　以表諸佛體　說法無其形
用辨非設學色

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尊者即爲剃髮命諸聖授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人作大幻術衆皆宗仰尊者悉爲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言

合一

爲明隱顯法　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

寸一

無眞亦無喜

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衆共建寶塔塋葬焉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一

音釋

墐巨至切及也　窶起度切　孺乃侯切　孺燒也　鍛都玩切冶金曰鍛　鏤盧侯切五銖故曰同田也　馳直尼切　駛所吏切　駛疾也　脫他括切易斷也　寤五故切寤寤相遇也　賨昨宗切賨賨巴人名也　蛆七余切蟲名　蝴音胡　蝶達協切　蝴蝶蟲名　嬈奴鳥切　嬈亂也　嬲奴鳥切　嬲亂也　嫋奴鳥切　嫋嬲也　嫋亦作裊　嫋嫋長弱貌　嫋音奴鳥切　嫋嫋長弱貌　嫋音奴鳥切　嫋嫋長弱貌　嫋音奴鳥切

堞女牒切城上女墻也
置也
攜小兵切提挈也
蜂大蛇也
仆芳遇切仆僵也
闍胡對切門外重門也
闉胡閨切市垣也
闍支義切闍門也
幞古得切衣前襟也
髀匹蔑切股也
於厥切埋也
蟭子消切蟭蟟小蟲也
蟟子紹切蟭蟟小蟲也
裸郎果切體也
蟭蟟茲消切蟭蟟小蟲也
蟟子紹切蟭蟟小蟲也
赧乃版切慙也
遞大計切更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合二

宋　沙門　道原　纂

天竺三十五祖（一十三祖見錄）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　第二十祖闍夜多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師子尊者旁出達磨達多　達磨達多出二祖

一因陀羅　因陀羅出四祖

一達磨尸利帝　二那伽難提　三破摟求多羅　四波羅婆提

合二

一瞿羅忌利婆　出二祖　二瞿羅忌利婆

一波羅跋摩　二僧伽羅又

達磨尸利帝出二祖　二訶利跋茂

一摩帝　隸跋羅　二達摩訶帝

破摟求多羅出三祖

一和修盤頭　二盤頭多羅

三揭陀羅多　三婆羅婆多

波羅跋摩出三祖

一勒那多羅

三婆羅婆多

僧伽羅又出五祖
一毗舍也多羅　二毗婆羅多摩
三毗栗多難提多　四優波掘駄
五婆難提多　已上旁出二十二祖
無機緣語句不録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即以一針投而進之欣然契會龍樹即爲說法不起於座見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尊者語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尊者既得法後至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大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時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問其故尊者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惟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尊者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　復身還信施　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

長者聞偈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即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尊者乃執長旛入彼衆中彼問尊者曰汝何不前尊者曰汝何不後又曰汝似賤人尊者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何法尊者曰汝百不解又曰我欲得佛尊者曰我酌然得佛又曰汝不合得尊者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尊者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故我自當得彼詞既屈乃問師曰汝名何等尊者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師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尊者析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

本對傳法人　爲說解脫理　於法實無證　無終亦無始

尊者說偈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即前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尊者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尊者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尊者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尊者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非動靜尊者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尊者曰此義不然曰彼理非著尊者曰此義當墮曰彼義不成尊者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尊者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尊者曰我無我故成汝義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尊者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曰稽首提婆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

欲師仁者尊者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尊者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猒惡之心尊者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僧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尊者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迹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竊疑焉僧伽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眞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瑠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尊者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

於法實無證　不取亦不離　法非有無相　內外云何起

尊者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此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者室羅閱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

稽首大慈父　和南骨血母　我今欲出家　幸願哀愍故

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曾退倦尊者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于中父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尊者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悦適非常而不知其然尊者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尊者問汝幾歲

耶曰百歲尊者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尊者曰汝善機耶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師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尊者携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銅鈴聲尊者問師曰鈴鳴耶風鳴耶師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尊者曰心復誰乎師曰俱寂靜故尊者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

即付法偈曰

心地本無生　因地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華果亦復爾

尊者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即就樹下起塔（合二）（六）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瑠璃未嘗洗沐自然

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尊者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戸尊者良久自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尊者曰荅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尊者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受具訖付法偈曰

有種有心地　因緣能發萌　於緣不相礙
當生生不生

尊者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舍二）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爲自在天人（欲界六天第七）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欲界二天第）聞憍尸迦（一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色界）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道師以繼祖時至遂降

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榮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父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恒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尊者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尊者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

性上本無生　爲對求人說　於法既無得
何懷決不決

師曰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座上以指爪攀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起

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第二十祖闍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唯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徧行）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尊者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合二）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尊者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尊者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尊者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弦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

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已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尊者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

合二

言下合無生　同於法界性　若能如是解

九

通達事理竟

尊者付法已不起於座奄然歸寂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毗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迴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賢衆試其眞僞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

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鵲子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一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尊者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尊者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尊者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受具付法偈曰

泡幻同無礙（合二）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十）

尊者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慶請復坐跏趺而逝荼毗得舍利建塔當後漢殤帝十八年丁巳歲也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曜雲種族歸依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尊者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辯尊者即爲王廣說塔之所因（阿育王造塔此不繁錄）令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尊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化令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耶尊者曰然於是焚香遥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合二）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度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荅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遥作禮尊者知已即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

後鶴勒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即慶以一年爲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尊者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栴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鍾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尊者曰汝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爲鶴衆相隨鶴勒那聞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尊者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

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
無喜復無憂

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尊者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賓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者（勒那梵語鶴即華言以尊者出世嘗感羣

鴦崛摩羅故名慕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即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觀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尊者為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尊者王問曰此何人也師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為說法故來禮耳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時尊者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强記事婆羅門厥師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于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言已即入

佛慧時尊者忽指東北問云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尊者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尊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

合二

認得心性時　可說不思議　了了無可得

十三

得時不說知

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尊者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閣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切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之場而建塔焉即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尊者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尊者曰仁

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尊者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習尊者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師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師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摩達蒙尊者開悟心地朗然尊者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尊者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贖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即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尊者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

際偈曰
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　當心即知見
知見即于今
尊者說偈已以僧伽梨衣密付斯多俾之他
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尊者以難
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
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
亂乃盜為釋子形像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
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事既敗王果
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搆害一至于斯即
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又自秉劒至尊者所
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離生
死否尊者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可施我
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惜於頭王即揮刃斷
尊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
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
禍時有象白山僊人者深明因果即為光首
廣宣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胄集及寶林傳　遂以師子
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魏濟王二十年己卯
歲也師子尊者付婆舍斯多心法信衣為正

嗣外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師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毋常安樂初毋夢得神劒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于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達于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凶暴而色力充盛一柔和而長嬰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又

有呪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即與受具後六十載太子得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太子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子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耶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子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新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眞嗣既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爲別事祖曰不爲何事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

曰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是非　我今悟真性
無道亦無理
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
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
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
而退祖現于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
可高一尺得勝王創浮圖而祕之當東晉明
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得勝王之
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
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既尊者將至王與梵志
同覩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
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
耳何瑞之有既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
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
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墻
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
爲尊者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尊者曰各
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

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説法要俾趣真乘又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閭里乞求度曰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何行急即答云汝何行慢或問何姓乃云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一四五年内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

（合二十八）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尊者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即還本座跏趺

而遊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東印度人也既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辯於此既辯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辯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辯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

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厥世衆皆號絶唯第三子善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尊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

心地生諸種　因事復生理　果滿菩提圓
華開世界起

尊者付法已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也

景德傳燈録卷第二

音釋

菌巨隕切地草也泝蘇故切迷流而上曰泝　溫忽域切溝也悴前各切焦枯也屬朱欲切連也　攛必伊切斥也　襲席入切入也　娠人辰切孕也　月氏氏音支月氏國名　竦荀勇切恭也　縈姻營切絞也　瘵側界切病也　戒楊德切差也　瘵陵之切劃也　屹魚訖切山立貌

殤切尸羊穗徐醉切禾緋匪微切色也亘古鄧切延表也覲初覲切見也擯必刃切棄也躡主勇切躡足跟也搆居候切合也羯磨梵語也此翻云作法

羅切都知遮也詰契吉切問也憤悱情物妃尾切

鴆直禁切毒鳥也挫則卧切摧折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　　合三

宋　沙門　道原　纂

中華五祖并旁出尊宿共二十五人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二道副禪師

旁出三人
一道育禪師
三尼總持
已上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旁出六世共一十七人三人見錄

僧那禪師　向居士

相州慧滿禪師

峴山神定禪師
華閒居士　寶月禪師
大士化公
和公
華閒居士復出一人　廖居士
墨遷復出三人　一延陵慧簡
二彭城慧瑾　三定林寺慧綱
慧綱復出一人　六合大覺
大覺復出一人　高郵墨影
墨影復出一人　太山明練
明練復出一人　揚州靜泰
已上一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合三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旁出七十六人見第四卷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旁出一百七人見第五卷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剎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

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竺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師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

路行跨水復逢羊　獨自悽悽暗渡江
日下可憐雙象馬　二株嫩桂久昌昌

復演八偈皆預識佛教隆替事（合三）（具寶林傳及聖胄集）師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

大與師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大師喟然而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呑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師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明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為實師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師曰汝言不定當為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師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師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

當我此身得似否師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師又瞥然匿跡至第二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智者波羅提荅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師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師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師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師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師辯析即悟本心禮謝於師懺悔往謀師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第三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荅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師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師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

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師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氷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荅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師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師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慙服至第五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淨者荅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師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師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淨聞之頓除疑網至第六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有尊者荅曰此心不動是名

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師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師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捨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遠近學者靡然嚮風經六十餘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于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至（合三）（五）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師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又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師遥知衆意即彈指應之六衆聞之云此是我師達磨信譽我等宜須速行以副慈命言已至師所禮拜問訊師曰今一葉翳虛孰能前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師曰汝雖辯慧而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作大佛事名譽遠映奪尊

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師不起于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即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師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攝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合三）王曰師見性否答曰我見佛性（六）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自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

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

在胎爲身　處世名人　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　在口談論　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
徧現俱該沙界　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　不識喚作精魂

王聞偈已心即開悟乃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于九旬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絶瑕疵一旦棄捐生何如死言訖即自投崖俄有一神人以手捧承置于巖石之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絶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

師壽於百歲　合三　八十而造非　爲近愚所敬
熏修而入道　雖具少智慧　而多有彼我
所見諸賢等　未嘗生珍敬　二十年功德
其心未恬靜　聰明輕慢故　而獲至於此
得王不敬者　當感果如是　自今不踈怠

不久成奇智　諸聖悉存心　如來亦復爾
宗勝聞偈欣然即於巖間宴坐時異見王復
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答曰我所
出家即娑羅寺烏沙婆三藏爲授業師其出
世師者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師名
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
我尊叔遠敕近臣特加迎請師即隨使而至
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于師又詔宗
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
王告師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
免斯罪師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
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
寂宗勝蒙召乃曰深媿王意貪道誓處巖泉
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
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
使者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
曰未知師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
果如師語師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
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
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師曰王

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師即至王所慰問其疾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羅提久受王恩亦來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師即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爲王懺悔云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心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迴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迴王即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土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眞功德荅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

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迴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于洛陽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遥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端坐面牆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眞乘徒勞勤苦光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師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師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

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後孝明帝聞師異跡遣使齎詔徵前後三至師不下少林帝彌加欽尚就賜摩衲袈裟二領金鉢銀水餅繒帛等師牢讓三返帝意彌堅師乃受之自爾緇白之衆倍加信向迄九年已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

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授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末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師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祇教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種種道未契師祇迺其非不爲說無心體慧可曰我已息諸緣師曰莫不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師曰何以驗之云不斷滅可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師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

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師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師曰明佛心宗行

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師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眞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師知懇到即說偈曰

亦不覩惡而生嫌　亦不觀善而勤措
亦不捨智而近愚　亦不拋迷而就悟
達大道兮過量　通佛心兮出度
不與凡聖同躔　超然名之曰祖

衍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師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衍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師曰吾以傳佛祕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衍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師不獲已乃爲識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衍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于懷禮辭而去師之所識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者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

演道斥相指心無與師論議是非蜂起師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即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合三）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十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啓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師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師自魏丙辰歲告寂迄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六十七年矣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無令

字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娠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淨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翊日覺頭痛如剌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即如五峯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光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跡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

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大師深器之即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

大師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汝并達磨信衣汝當守護無令斷絶聽吾偈曰

本來緣有地　因地種華生　本來無有種　華亦不曾生

大師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師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茲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大師付囑已即於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歸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師曰我自調心何

關波事又於筧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誘于邑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說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識眞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什麼得償債去長沙云大德不識本來空彼云如何是本來空長沙云業障是又問如何是業障長沙云本來空是彼無語長沙便示一偈云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後葬於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自師之化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一十三年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俊通究墳典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暨南徂相部學衆隨至會二祖說法與同志十人投祖出家自適手不執筆永捐世典惟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既久侍於祖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眞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

如黑月夜履于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剎那頃斷續之相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經四卷謂我師二祖曰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二祖凡說法竟乃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我今付汝宜善護持非人慎勿傳之付囑已師乃遊方莫知其終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咨之二祖大師命筆迴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

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神禮覲密承印記

合二

十六

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榮陽人也姓張氏始於本寺遇僧那禪師開示志存儉約唯蓄二鍼冬則乞補夏乃捨之自言一生心無怯怖身無蚤虱睡而不夢晝行乞食住無再宿所至伽藍則破柴製履復與觀十六年於洛陽會善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雲曠法師曠怪所從來師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許曠曰不可測也尋聞有括錄事諸僧逃隱師持鉢周行聚落無所滯礙隨得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師曰天下無僧方受斯請也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常齋楞伽經四卷以爲心要如說而行蓋遵歷世之遺付也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壽七十許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師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

華種雖因地　從地種華生　若無人下種
華地盡無生

師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旋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師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四百載矣初唐河南尹李常素仰祖風深得玄旨天寶乙酉歲遇荷澤

神會問曰三祖大師葬在何處或聞入羅浮不迴或説終於山谷未知孰是會曰璨大師自羅浮歸山谷得月餘方示滅今舒州見有三祖墓常未之信也常謫為舒州别駕因詢問山谷寺衆僧曰聞寺後有三祖墓是否時上座慧觀對曰有之常欣然與寮佐同往瞻禮又啓壙取真儀闍維之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已俸建塔焉百粒寄荷澤神會以徵前言百粒隨身後於洛中私第設齋以慶之時有西域三藏犍那等在會中常問三藏天竺禪門祖師多少犍那答曰自迦葉至般若多羅有二十七祖若叙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人總有肆拾玖祖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不括横枝凡三十七世常又問會中耆德曰嘗見祖圖或引五十餘祖至於支派差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者以何為驗時有智本禪師者六祖門人也答曰斯乃後魏初佛法淪替有沙門曇曜於紛紜中以素絹單録得諸祖名字或忘失次第藏衣領中隱于巖穴經三十五載至文成帝即

位法門中興曇曜名行俱崇遂爲僧統乃集諸沙門重議結集目爲付法藏傳其間小有差互即曇曜抄録時怖懼所致又經一十三年帝令國子博士黄元真與北天竺三藏佛陀扇多吉弗煙等重究梵文甄別宗旨次叙師承得無紕繆也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内後徙於蘄州之廣濟縣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脱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師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内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黄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師問曰子何姓荅曰性即有不是常性師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師曰汝無姓耶荅曰性空故師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於父母所乞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

法傳衣偈曰
華種有生性　因地華生生　大緣與信合
當生生不生
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
山登絶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
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
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後貞觀癸
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師上
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
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
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迴以狀聞帝彌加歎
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
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
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
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
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
代宗謚大醫禪師慈雲之塔曰圓寂至皇宋
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五十六載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
周氏生而岐嶷童遊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

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師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師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云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莫遣有塵埃

師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誦念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

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能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能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詞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荅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一偈云

合三　廾一

菩提本非樹　心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

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迨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絶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

能居士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之人命如懸絲也能曰當隱何所師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能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忍大師自此不復上堂凡三日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師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懸知彼得即共奔逐忍大師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於黄梅之東山代宗皇帝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自大師滅度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三十年

景德傳燈録卷第三

音釋

峴胡典切山名也瑳倉何切鮓子求切璨倉按切識楚革切驗也嘴丘媿切歎息聲也析先的切分也黜尺律切貶也憚徒旱切忌也愕五各切驚遽貌瑕胡加切疵才支切診止忍切脈也瘵丑鴈切病瘥也孺而宣切乳子也勵力制切勉也齋側皆切持也

阿閦梵語也此云無動閦勿六切苦謗切詆他刀切藏也筧古綻切塞穴也諳烏合切熟也鍼諸深切與針同皖胡管切地名也犍渠焉切牛之勢也甄居延切察也蘄渠之切地名也岐巂岐移切巂魚力切岐巂小兒有知識貌聆盧經切德聲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四　合四

宋　沙門　道原　纂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法嗣共一百八十三人（內七十六人旁出）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見錄

第一世法融禪師　第二世智巖禪師

第三世慧方禪師　第四世法持禪師

第五世智威禪師　第六世慧忠禪師

前六世祖宗法嗣共八十人

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一十二人（一人見錄）

金陵鍾山曇璀禪師

荊州大素禪師　幽棲日空禪師

白馬道演禪師　新安定莊禪師

彭城智瑗禪師　廣州道樹禪師

湖州智典禪師　新州杜默禪師

上元智誠禪師　定真禪師

智誠復出一人　如度禪師

定真復出一人　已上一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智巖禪師下旁出

東都鏡潭禪師　冀州志長禪師

湖州義真禪師　益州端伏禪師

龍光龜仁禪師　安陽才禪師

漢南法俊禪師　西川敬古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法持禪師下旁出

牛頭山玄素禪師　天柱孚仁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一十二人　六人見錄

宣州安國寺玄挺大師

潤州鶴林寺玄素禪師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

玄素復出二人
一金華曇益禪師
道欽復出三人
二青陽廣敷禪師
三杭州中天竺山崇慧禪師
道林復出一人
靈巖寶觀禪師
二吳門圓鏡禪師
一水渚山悟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慧忠禪師下兩世旁出三十六人　二人見錄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　旁出天台雲居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

牛頭山道性禪師
解脫懷信禪師　合四

北山懷古禪師
牛頭山大智禪師
牛頭山智真禪師
牛頭山雲皎禪師
牛頭山法朗禪師
牛頭山慧良禪師
蔣山照明禪師
牛頭山定空禪師
幽棲道通禪師
蔣山道初禪師

江寧智燈禪師
鶴林全禪師　二

明州鄮宗禪師
白馬善道禪師
牛頭山緣顯禪師
牛頭山鼐禪師
江寧行應禪師
與善道融禪師
牛頭山法燈禪師
牛頭山慧涉禪師
牛頭山慈空禪師
幽棲道欽禪師

牛頭山靈曜禪師　幽棲道顒禪師
牛頭山巨英禪師　釋山法常禪師
龍門疑寂禪師　莊嚴遠禪師
襄州道堅禪師　尼明悟
居士殷淨已前
慧涉後出一人
潤州棲霞寺清源禪師
已上三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五世旁出一百七人

第一世一十三人 三人見録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

揚州奉法寺曇光禪師　金州法持禪師
隨州禪慥禪師　舒州法照禪師
資州智侃禪師　抚江道俊禪師
越州義方禪師

越州僧逵禪師
常州玄暢禪師
白松山劉主簿
已上一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第二世三十七人

北宗神秀禪師法嗣一十九人 五人見録

五臺山巨方禪師 合四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三

兗州降魔藏禪師

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

荆州辭朗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
太僕山杏有禪師　西京義福禪師
忽雷澄禪師　東京日禪師
大原淵淨禪師　南嶽元覩禪師

汝南杜禪師　嵩山敬禪師
京兆小福禪師　晉州霍山觀禪師
嗣州茅山崇珪禪師
安陸懷空禪師
已上一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嵩嶽慧安國師法嗣一十八人三人見錄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

嵩嶽破竈墮和尚　嵩嶽元珪禪師

常山坦然禪師　鄧都圓寂禪師
西京道亮禪師
道亮復出五人
一揚州大總管李孝逸
二工部尚書張錫　三國子祭酒崔融
四給事監賀知章　五睦州刺史康詵
前隨州仲謙禪師復出一人　正壽禪師
前泰山道明禪師復出三人

一洪州崇寂禪師　二江西瑯禪師
三撫州神貞禪師
前資州智隍禪師復出一人
資州處寂禪師
前玄賾禪師復出二人
一義興神斐禪師　二湖州皎禪師
已上一十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世四十九人

前荊州辭朗禪師法嗣

紫金玄宗禪師
明州大梅山常禪師
塔界慎徵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四十六人一人見錄

終南山惟政禪師

廣福慧空禪師　常超禪師
襄州夾石山思禪師
明瓚禪師　敬愛寺真禪師
兗州守賢禪師　定州石藏禪師
南嶽澄心禪師　南嶽日照禪師
洛京同德寺幹禪師
蘇州真亮禪師　天竺寺洛禪師
弋陽法融禪師　廣陵演禪師
陝州慧空禪師　洛京真亮禪師
澤州亘月禪師　亳州曇真禪師
合四四
鄧梁山崇演禪師
京兆章敬寺澄禪師
嵩陽寺一行禪師
京兆山北寺融禪師
晉州定陶丁居士
前西京義福禪師復出八人
大雄猛禪師　西京大震動禪師
神斐禪師　西京大悲光禪師
西京大隱禪師　定境禪師
道搖禪師　玄證禪師

前降魔藏禪師復出三人
西京寂滿禪師　西京定莊禪師
南嶽慧陵禪師
前南嶽元觀禪師復出一人神照禪師
前小福禪師復出三人
京兆藍田深寂禪師
太白山日沒雲禪師
東白山法超禪師
前霍山觀禪師復出一人峴山盛禪師
前資州處寂禪師復出四人
益州無相禪師
益州長松山馬禪師
超禪師　梓州曉了禪師
前義興斐禪師復出二人
西京智海禪師　東都智深禪師
已上四十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四世七人

前興善惟政禪師法嗣

衡州定心禪師　敬愛寺志真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前益州無相禪師法嗣五人（一人見録）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

荆州明月山融禪師
漢州雲頂山王頭陀
益州淨衆寺神會禪師
前塔界慎微禪師復出一人（合四五）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武誠禪師

第五世一人

前敬愛寺志真禪師法嗣

嵩山照禪師無機緣語句不録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下旁出法嗣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

第一世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啣華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遥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云此去山中十里來有一懶融見人不

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師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云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繞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對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絶思絶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

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圭峯判爲泯絶無寄宗引破相教而印之有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鳥銜花來供養南泉云只爲步步蹋佛階梯洞山云如掌觀珠意不在拾僧云見後爲什麼不來南泉云直饒不來猶校王老師一線道洞山云通身去也○又一尊宿荅前兩問皆云賊不打貧兒家○僧問一老宿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云如餘貧衆僧云見後如何云秋夜紛紛○又僧問吳越永明潛禪師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潛云牛頭僧云見後如何潛云牛頭諸方多舉唱不可備録祖付法訖遂返雙峯山終老師自爾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粮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講罷

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荅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息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法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為去空中真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為境若以心曳心還為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迹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用心時若為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

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令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真常終當絶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垂悞谷響既有聲鏡像能迴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寵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遷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蹋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紐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劒斫問曰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棄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

曰隨隨無簡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簡即真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曰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怗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真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爲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怗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真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辭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真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

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爲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穀難師曰看心有羅穀幻心何待看況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即達於眞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怨愍羣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荅法相媿來儀蒙發羣生藥還如色性爲顯慶元年已宰蕭元善請出山住建初師辭不獲免遂命入室上首智嚴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丁巳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壽六十四臘四十一二十七日窆于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其牛頭山舊居金源虎跑泉錫杖泉金龜等池宴坐石室今悉存焉

第二世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掛一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後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

函謂師曰郎將狂耶何爲住此荅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富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貞觀十七年歸建業入牛頭山謁融禪師發明大事禪師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眞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柰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師稟命爲第二世以後正法付方禪師住白馬棲玄兩寺又遷住石頭城於儀鳳二年正月十日示滅顏

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歇遺言水葬壽七十有八臘三十有九

第三世慧方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濮氏投開善寺出家及進具洞明經論後入牛頭山謁巖禪師諮詢祕要巖觀其根器堪任正法遂示以心印師豁然領悟於是不出林藪僅踰十年四方學者雲集師一旦謂衆曰吾欲他行隨機利物汝宜自安也乃以正法付法持禪師遂歸茅山數載將欲滅度見有五百許人髻髮後垂狀如菩薩各持幡華云請法師講又感山神現大蟒身至庭前如將泣別師謂侍者洪道曰吾去矣汝爲吾報諸門人及門人奔至師已入滅時唐天冊元年八月一日山林變白谿澗絶流七日道俗悲慕聲動山谷壽六十有七臘四十

第四世法持禪師者潤州江寧人也姓張氏幼歲出家年三十遊黃梅忍大師座下聞法心開後復遇方禪師爲之印可乃繼迹山門作牛頭宗祖及黃梅謝世謂弟子玄暢曰後傳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是其一也後

以法眼付智威禪師於唐長安二年九月五日終於金陵延祚寺無常院遺囑令露骸松下飼諸鳥獸迎出日空中有神旛從西而來遶山數帀所居故院竹林變白七日而止壽六十有八臘四十一

第五世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住迎青山始卄歲忽一日家中失之莫知所往及父母尋訪乃知已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矣年二十受具後聞法持禪師出世乃往禮謁傳受正法焉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其中有慧忠者目爲法器師嘗有偈示曰

莫繫念念　成生死河　輪迴六趣海
無見出長波　若得此中意
慧忠偈荅曰
念想由來幻　性自無終始
長波當自止　無妄生人我
師又示偈曰
余本性虛無　如何息妄情
還歸空處坐　
慧忠偈荅曰

虛無是實體　人我何所存　妄情不須息
即汎般若船

師知其了悟乃付以山門遂隨緣化導於唐開元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終於延祚寺將示滅謂弟子云將屍林中施諸鳥獸壽七十有七

合四　十三

第六世慧忠禪師者潤州上元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於莊嚴寺其後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纔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於具戒院見凌霄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迴果如其言即以山門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納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嚴舊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羣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羣鵲乃遷巢

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就繇是四方學徒雲集座下矣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轉化多衆師嘗有安心偈示衆曰人法雙忘淨善惡兩忘直心眞實菩提道場唐天曆三年石室前掛鑵樹掛衣藤忽盛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于巖壑五年春茶毗獲舍利不可勝計壽八十七

前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

金陵鍾山曇璀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顧氏初謁牛頭融大師大師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壽六十二

前智威禪師下三世旁出法嗣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嘗一日有長安講華嚴經僧來問五祖云眞性

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立次乃謂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又或問南宗自何而立師曰心宗非南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馬氏唐如意年中受業於江寧長壽寺晚參智威禪師遂悟眞宗後居京口鶴林寺嘗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訝之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或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師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又有僧扣門師問是什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佛來爲什麼不著師曰無汝止泊處天寶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夜無疾而滅壽八十五建塔於黃鶴山勅謚大律禪師大和實（合四）航之塔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初往舒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勅賜號天柱寺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簿

山高難見日玉鏡峯前易曉人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時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闍黎會麼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灊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擁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什麼曰爲什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道可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華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眞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

峯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嚼華綠蓑問師居山演道凡二十二載大曆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歸寂起塔于寺北真身見在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嵐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玄素禪師（合四十六）遇之因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爲弟子素躬與落髮乃誡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則止師遂南行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詰於樵子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水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作一畫却封迴（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馬祖令門人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迴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迴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谿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說

謂忠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壽七十有九勅謚曰大覺

禪師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十七）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焉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荆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復禮示以眞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復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唐代宗詔徑山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先是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烏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爲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不蒙和尚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

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會通遂領悟玄旨元和中白居易出守杭郡因入山禮謁乃問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壽八十有四臘六十三（有云師名圓修者恐是謚號）

前杭州烏窠道林禪師法嗣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本郡人也姓吳氏本名元卿形相端嚴幼而聰敏唐德宗時爲六宮使王族咸美之春時見昭陽宮華卉敷榮（含四）翫而久之倏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十八）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師省念稚齒崇善極生猷患帝一日遊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幼不食葷羶志願從釋曰朕視卿若昆仲但富貴欲出于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

不可既浹旬帝覩其容頴詔王賓相之奏曰此人當紹隆三寶帝謂師曰如卿願任選曰遠近奏來師荷德致謝尋得鄉信言母患乞歸寧省帝厚其所賜勅有司津遣師至家未幾會韶光法師勉之謁烏窠爲擅越與結庵創寺寺成啓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爲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曰今時爲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師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即眞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儔也師曰然理雖如此於事何益儻垂攝受則誓遵師教如是三請皆不諾時韶光堅白烏窠曰宮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拯接誰其度之烏窠即與披剃具戒師常卯齋晝夜精進誦大乘經（合四）而習安般三昧（十九）尋固辭遊方烏窠以布毛示之悟旨時謂布毛侍者（烏窠章叙訖）暨烏窠歸寂垂二十載武宗廢其寺師與衆僧禮辭靈塔而邁莫知其終

前慧忠禪師兩世傍出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謁牛頭忠禪師大悟玄旨後隱於天台瀑布之西巖唐元和中法席漸盛始自目其巖爲佛窟焉一日示衆云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然未嘗無物斯則聖人如影百年如夢孰爲生死哉至人以是獨照能爲萬物之主吾知之矣汝等知之乎有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云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當自勉吾何言哉後二日夜安坐示滅壽八十臘五十有八

前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脩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云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無所見因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

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見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絶名爲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

二十

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了不了入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人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與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生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第三十二祖忍大師第一世旁出法嗣

北宗神秀禪師者耶舍三藏誌云良地生玄旨通導媚亦導比有三九族足下一毛分開封尉氏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之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悟解無及汝者忍既示滅秀遂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即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之禮師有偈示衆曰

一切佛法　自心本有　將心外求　捨父逃走

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入滅賜謚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爲碑誄門人普寂義福等並爲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耶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三女絕婚姻朽非添六脚心祖衆中尊荊州支江人也姓衛氏隋文帝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云本無名遂遁

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甚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太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内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黄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徧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坦然懷讓二人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察作用曰如何是察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言下知歸更不他適讓機緣不逗辭往曹谿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神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對曰不記帝曰何不記耶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尋以神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二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衲一副辭師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中

待野火焚之俄爾萬迴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戸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隋開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三年己酉滅）時稱老安國師門人遵旨舁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紅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孫也國亡落於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意數十人躡跡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行者見師奔至即擲衣鉢於盤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於（廿四）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廿三）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祖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

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祖曰汝若如是則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祖曰逢袁可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遽迴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爲然師既迴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師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遣過嶺南參禮六祖

前北宗神秀禪師法嗣第二世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禀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師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睹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庶幾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涉二十餘載入滅年八十一以唐開元十五年九月三日奉全身入塔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

論滯於名相爲知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行登武當山見秀禪師疑心頓釋思養聖胎乃辭去居于蒲津安峯山不下十年木食澗飲屬州牧衛文昇請歸城内建新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憧不絶使君問曰其今日後如何師曰曰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爲毫掾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即依廣福院明讚禪師出家服勤受法後遇北宗盛化便誓摳衣秀師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耶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竟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壽九十一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幼採經籍

年將五十因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部明月山慧文爲師師耻乎年長求法淹遲勵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知微晚成法器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壽九十二明年正月遷塔

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光州人也姓苟氏初結庵居止太守衛文卿命本州長壽寺開法聚徒文卿問曰將來佛法隆替若何師曰真實之物無古無今亦無軌躅有爲之法四相遷流法當陵厄君侯可見師年九十三而終唐會昌四年甲子九月七日入塔

前嵩嶽慧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墅時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

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眞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祠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宋國師號為破竈墮）須臾有一人青衣戴冠忽然設拜師前師曰是什麼人云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沒（合四）少選侍僧等問師云某等諸人久在和尚左右未蒙（廿六）師苦口直為某等竈神得什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本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侍僧等立而無言師曰會麼主事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

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有義豐禪師舉台安國師國師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遘伊語脉豐禪師乃低頭叉手而問云未審什麼人遘他語脉國師曰不知者又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來又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捻槍帶甲云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僧云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良久又曰會麼僧云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其僧從言下大悟有僧從牛頭處來師乃曰來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遶師一帀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合四廿七）僧乃迴師上邊叉手而立師云果然果然僧却問云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僧云恁麼即順正歸源去也師曰歸源何順僧云若非和尚幾錯招慈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也見後通將

來僧却遶師一帀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又問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毗尼無解後謁安國師印以眞宗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者戴冠褒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

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即爲張座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合四）（廿八）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神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言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

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合四）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廿九）能化道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庶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自我神蹤

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奔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間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旛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窴吾骸于彼言訖若委蛻焉春秋七十三門人建塔焉

合四　三十

前嵩山普寂禪師法嗣第三世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既決了眞詮即入太一山中學者盈室唐大和中文宗嗜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

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俄變爲菩薩形梵相具足即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言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彊識帝即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了時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荅殊休因留師於內道場累辭入山復詔令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仇矣後終於山舍年八十七閣維收舍利四十九粒（州一）以會昌三年（合四）九月四日入塔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第四世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

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大曆元年九月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十月一日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頃聞師嘗駐錫於此而後何往耶曰無住性好疎野多泊山間自賀蘭五臺周遊勝境聞先師居貴封大慈寺說最上乘遂遠來摳衣忝預函丈後棲遲白崖已逾多載今幸相公見召敢不從命公曰弟子聞令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汝者是也公曰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猶焉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曰對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鵲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鵲去已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鵲去無聲云何言聞

師乃普告大衆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

合四

辨二

公與僚屬大衆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者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爲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眞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眞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

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沉不浮無爲無相活鼈鼈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衆作禮稱讚踊躍而去無住禪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景德傳燈錄卷第四

音釋

璀 耳瑩切　嵽 七到切　佽 踈簉切　賮 士革切　賻 蒲侯切　琖 在旱切　濬 須閏切　怙 託協切　穀 胡谷切　紵 綿紗也　空 陂驗切　㸑 下栝切　庖 蒲交切　爪 側交切　濾 良豫切　濮 博木切　丱 古患切　角也　菱 芭角切　枯也　窀 陟倫切　陷穿也　圹 俯九切　盆也　濫 慈豔切　山名

蘗如累切花鬚也　顛秦酔切焦頓也　儻他黨切　倜他歷切　煬餘亮切　踟陳知切　躕直誅切　躇陳如切　蹰直誅切　蹰直誅切　躇陳如切　躕直誅切　躇陳如切　躕直誅切　躇陳如切　躕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合五

宋　沙門　道　原　纂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四十三人

一十九人見錄
一十人旁出

西印度堀多三藏　韶州法海禪師
吉州志誠禪師　匾擔山曉了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　温州永嘉玄覺禪師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　合五
司空山本淨禪師
曹谿令韜禪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禪師
西京荷澤寺神會禪師

韶州祇陀禪師
嵩山琴禪師
南嶽堅固禪師
善決禪師
宗一禪師
曾稽秦望山善現禪師

撫州淨安禪師
羅浮山定真禪師
制空山道進禪師
韶山緣素禪師

南嶽梵行禪師　并州自在禪師
西京咸空禪師　峽山泰祥禪師
先州法淨禪師　清涼山辯才禪師
廣州吳頭陀　道英禪師
智本禪師
廣州清苑法真禪師
玄楷禪師　梁璀禪師
韶州刺史韋據　義興孫菩薩
已上二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宦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采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其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師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師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師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

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師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于黃梅汝當往彼參決師辭去直造黃梅之東禪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颭刹旛聞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往復酬荅未會契理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旛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翊日邀師入室徵風旛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師更無所隱直叙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即指座下盧居士云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

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師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録目爲壇經盛行於世然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得而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之迴主上必問願和尚

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内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師并賜摩衲袈裟綵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師新州舊

居爲國恩寺一日師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得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靜閑恬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徒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

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師云善捏塑師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師真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僧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楫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迴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曰吾後滅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合五）（六）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訖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煙引處

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湧直貫曹谿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前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倔眴布也絹木綿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為裏）中宗賜摩衲寶鉢方辯塑真適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眾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汴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谿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寬（合五）（七）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爾後甚有名賢贊述及檀施珍異文繁不錄）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勅刺史楊瑊云朕夢感能禪

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溪令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朝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眞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即位留心禪門頗增壯麗焉大師自唐先天二年癸丑入滅至今景德元年甲辰歲凡二百九十二年矣得法者除印宗等三十三人各化一方標爲正嗣其外藏名匿迹者不可勝紀今於諸家傳記中略録十人謂之旁出

西域堀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東遊韶陽見六祖於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至定襄縣歷村見一僧結庵而坐三藏問曰汝孤坐奚爲曰觀靜三藏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三藏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莫知其對三藏曰汝出誰門耶曰神秀大師三藏曰我西域異道最下根者不墮此

見元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却問三藏所師何人三藏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谿決其眞要其僧即捨庵往參六祖具陳前事六祖垂誨與三藏符合其僧信入三藏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信受以偈贊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壇經云門人法海者即禪師是也）

吉州志誠禪師者吉州太和人也少於荊南當陽山玉泉寺奉事神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

無滯於此可往曹谿所興疑他日迴復還爲吾說師聞比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卧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卧　死去卧不坐　元是臭骨頭　何爲立功過

師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

一切無心自性戒　一切無礙自性慧　不增不退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師聞偈悔謝即誓依歸乃呈一偈曰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真如　法還不淨

祖然之尋迴玉泉

匾檐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撰塔碑盛行于世略曰師住匾檐山法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

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絶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自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區檐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法席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後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及遇六祖門人策禪師遊歷于彼激以勤求法要師遂捨庵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扶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迴

令五十

河北開化四衆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呵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

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亡功福無比

祖又曰汝名什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爲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遍吾當爲汝解說師即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合玉）唯一大事（十一）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

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寂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久不明己
與義作讎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

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

經誦三千部　曹谿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初中後善揚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誰知火宅内　元是法中王

祖曰汝今後方可名爲念經僧也師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壽州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爲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合五）　（十三）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轉識爲智者故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四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師禮謝以偈贊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眞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汙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者江西人也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衣爲天下所聞然祖是菩薩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劒

不邪翎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甦求哀悔過即願出家祖遂與金云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實遁終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也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

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徧見而顯說真常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

固守無常心　佛演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執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見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知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叅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往洪州建昌縣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謁和尚伏願垂慈攝受

（合五）（十五）

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似於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

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誨示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見

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

無端起知解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參六祖曰學人初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麽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

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不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

不受者豈有一體五[illegible]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外道執爲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爲無作　風鼓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安立虛假名　吾今彊言說　令汝捨邪見
何爲眞實義　唯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象　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吳郡人也姓印氏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
勅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春謁忍大師後於
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
玄理以能爲傳法師又採自梁至唐諸方達

者之言著心要集盛行于世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于會稽山妙喜寺壽八十有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本州安城人也姓劉氏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後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絶師既得法住吉州青原山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南嶽石頭和尚）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爾第一座曰汝有師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

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師問曰子何方而來遷曰曹谿來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恁麼用去曹谿作什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問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令識吾否師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什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却不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來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什麼處來曰曹谿來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希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合五）汝達書了速迴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遷（十九）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讓便休遷迴至靜呈　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遷曰信

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麽生遷舉前話了却云發時蒙和尚許箇鈯斧子便請取師垂一足遷禮拜辭往南嶽（玄沙云大小石頭和尚被讓師推倒至今起不得）荷澤神會來參師問曰什麽處來會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已師曰猶滯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否師曰設有與汝向什麽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只如玄沙道果然是眞金是瓦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麽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庚辰十二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跏趺而逝僖宗謚弘濟禪師歸眞之塔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年十五往荆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受具之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處時同學坦然知師志高邁勸師同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詣曹谿參六祖祖問什麽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麽物恁麽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

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踢殺天下人並在汝心不須速說師豁然契會執侍左右一十五載唐先天二年始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即馬祖大師也）住傳法院常曰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合五）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塼於彼庵前石上磨（二十）一曰磨塼作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塼豈得成鏡耶師曰磨塼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耶一曰如何即（師曰如牛駕車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缺）一無對師又曰汝爲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開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遇澤悉皆萌　三昧華無相
何壞復何成

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奥師
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云汝等六人
同證吾身各契一路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侍（廿一）
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合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
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
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一道又曰一切法皆
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
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
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麽處去師曰如大德
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曰只
如像成後爲什麽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
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
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
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師遣一僧
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麽生伊道底言語
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迴謂師曰馬師云自
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闕鹽醬師然之天寶
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勑謚大慧禪

師最勝輪之塔

溫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卅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攜瓶繞祖三帀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卄二合五）翌日下山迴溫江學者輻湊號眞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並盛行于世

慕道志儀第一

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則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

戒憍奢意第二

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

淨修三業第三

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令子細檢責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頌第四

已檢責身口令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簡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

毗婆舍那頌第五

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毗婆舍那頌也

廿三

優畢叉頌第六

偏修於定定久則沉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叉頌等於定慧令不沉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

三乘漸次第七

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藏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

事理不二第八

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眞用祛倒見也

勸友人書第九

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

發願文第十

勸友人雖是悲他專心在　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

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誡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

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眞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

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為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　廿四

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

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讚毀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

第五誡其疎怠者然渡海應上船非船何以

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何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

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即是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

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籍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耶

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辭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方移則言理無差無差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理即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胤耳

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寰中矣

師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十二月十三日塔于西山之陽勅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皇朝淳化中太宗皇帝詔本州重修龕塔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谿之室受記棲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采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限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耶問道耶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

無心即道光庭作禮信受既迴闕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即勅光庭詔師十二月十三日到京勅住白蓮寺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應須直問直荅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為道師荅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以相為實窮劫不能悟道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亦無我無我所

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公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

四大無主復如水　遇曲逢直無彼此
淨穢兩處不生心　壅決何曾有二意

觸境但似水無心　在世縱橫有何事

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又有志明禪師者問曰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解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志明杜口而退師又有偈曰

見聞覺知無障礙　聲香味觸常三昧
如鳥空中只麼飛　無取無捨無憎愛
若會應處本無心　始得名爲觀自在

又有眞禪師者問云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衆

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何分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廿八）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

見道方修道　不見復何修　道性如虛空
虛空何所修　徧觀修道者　撥火覓浮漚
但看弄傀儡　線斷一時休

又有法空禪師者問曰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彊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又有偈曰

道體本無修　不修自合道　若起修道心
此人不會道　棄却一眞性　却入鬧浩浩
忽逢修道人　第一莫向道

又有安禪師者問曰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眞師曰爲有妄故將眞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眞亦何曾有故故知眞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眞眞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公懃伏不知所措師又有偈曰

推眞眞無相　窮妄妄無形　返觀推窮心
知心亦假名　會道亦如此　到頭亦只寧

又有達性禪師者問曰禪是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又有偈曰

善既從心生　惡豈離心有　善惡是外緣
於心實不有　捨惡送何處　取善令誰守
傷嗟二見人　攀緣兩頭走　若悟本無心
始悔從前咎

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又有偈曰

視生如在夢　夢裏實是閙　忽覺萬事休
還同睡時悟　智者會悟夢　迷人信夢閙
會夢如兩般　一悟無別悟　富貴與貧賤
更亦無別路

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勅謚大曉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出家遊方（合五）（三十）

屆于河朔有智隍禪師者曾謁黃梅五祖庵居二十年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眞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耶無心耶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

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爲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慮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語未息緣情遂造于曹谿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曹谿令韜禪師者吉州人也姓張氏依六祖出家未嘗離左右祖歸寂遂爲衣塔主唐開元四年玄宗聆其德風詔令赴闕師辭疾不起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取傳法衣入內供養仍勑師隨衣入朝師亦以疾辭終于本山壽九十五勑謚大曉禪師

今五州一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門道行聞于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勑中使孫朝進齎詔徵赴京待以師禮

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勅令與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僧問仰山曰長耳三藏第三度爲什麼不見國師仰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舉前話問玄沙玄沙曰汝道前兩度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若見後來爲什麼不見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趙州曰長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僧問玄沙既在鼻孔裏爲什麼不見玄沙云只爲太近

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徵問僧什麼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爲

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喫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睹衆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南泉到參師問什麼處來對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南泉便休長慶稜云大似不知保福晨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者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合五卅二）麻谷到參繞禪牀三帀於師前振錫而立師曰既如是何用更見貧道麻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師每示衆云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蟲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關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有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問作麼生得相應去師云善惡不思自見佛性問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問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問坐禪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又問禪師見十

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即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耶又曰我今荅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南陽張濆行者問伏承和尚道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濆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參禮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什麼曰如是師曰是什麼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即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什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肅宗問師得何法師

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麽帝曰見師曰釘釘
著懸掛著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
曰還會麽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又
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
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作清淨法身
又問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
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麽曰見師曰他
還眨目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
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
直然惺惺歷歷直然歷歷已後莫受人謾師

與紫璘供奉論議既陞座供奉曰請師立義
某甲破師曰立義竟供奉曰是什麽義師曰
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一日師問紫璘
供奉佛是什麽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
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麽供奉無對又問如
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
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麽僧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
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甚源問百年後有人
問極則事作麽生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

護身符子作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大曆十年十二月九日右脇長往弟子奉靈儀於黨子谷建塔勅謚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入內舉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真述偈曰

湘之南　潭之北　中有黃金充一國
無影樹下合同船　瑠璃殿上無知識

應真後住玩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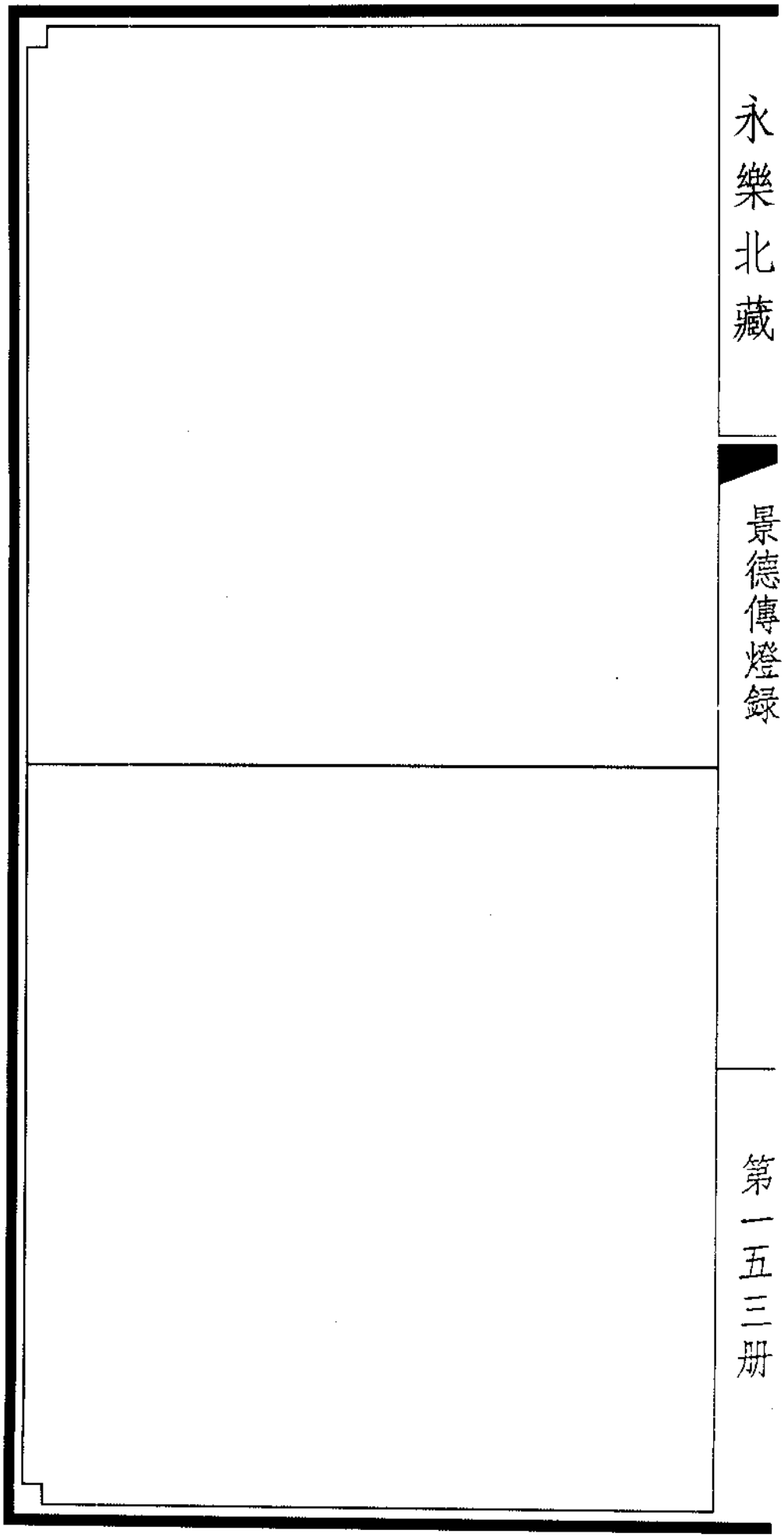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以杖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

喚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師尋往西京受戒
唐景龍中却歸曹谿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
宗旨沉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乃
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教乃著顯
宗記盛行于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
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
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元元年
五月十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壽七十五二
年遷塔於洛京龍門勅於塔所置寶應寺大
曆五年賜號眞宗般若傳法之堂七年又賜
般若大師之塔
有僧舉卧輪禪師偈云
卧輪有伎俩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六祖大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
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慧能没伎俩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此二偈諸方多舉故附於卷末卧輪者非名即住處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音釋

堀渠勿切　匾檐匾悲典切檐都盬切　婺之遇切地名　瑁他刀切　宦胡慣切仕也　窶郎羽切貧無禮也　麓盧谷切山足也　捏塑捏倪結切塑蘇故切捏土容也　㯳即涉切短櫂也　鞲居六切　璊古咸切　孫租　㸑莫交切長髦牛也　燼煨燼火餘也　煨烏回切爐灰也　尫克角切　疽七余切　窪烏瓜切　靠苦到切相倚也　銛息廉切　髯田聊切　耽都含切　酣胡甘切　醍田黎切　亂力玩切　警居影切言之戒也　酗況遇切　酴同都切　醾洪孤切酴醾之精液也　酳羊晉切　偃於幰切偃仰也　倮郎果切　偃於幰切偃仰也　倮郎果切　眡側視也　眄莫甸切　濆符分切　蠢尺尹切蟲動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宋　沙門道原　纂　　合六

南嶽懷讓禪師法嗣

第一世九人（一人見錄）

江西道一禪師（姓馬諱祖）

南嶽常浩禪師　智達禪師
坦然禪師　湖州神照禪師
揚州大明寺嚴峻禪師
新羅國本如禪師　玄晟禪師
東霧山法空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世三十七人（馬祖法嗣一十四人見錄）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合六
江西北蘭讓禪師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　忻州鄧村自滿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禪門規式附）　鎬英禪師　崇泰禪師
王姥山脩然禪師

華州火棲寺策禪師
潭州松滋塔智聰禪師
唐州雲秀山神鑒禪師
杭州智藏禪師
揚州棲靈寺智通禪師
京兆惟勤禪師
虔州法藏禪師
河中府懷則禪師
鄜州洪潭禪師
潞府青蓮元禮禪師
象原懷坦禪師
河中府保壽禪師
甘泉志賢禪師
潞府法柔禪師
大會山道晤禪師
京兆威通寺覺平禪師
義興勝湖禪師
洪州開元寺玄虛禪師
海陵慶雲禪師
已上二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傳法院遇讓和尚同參九人唯師密受心印讓之一猶恩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焉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姪孫脚下行金雖解衒一顆米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能和尚謂讓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出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時號馬祖

至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隸名於開元精舍時

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座下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心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心地隨時說　菩提亦只寧　事理俱無礙
當生即不生

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即心即佛師云爲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

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是什麼意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一日師上堂良久百丈收却面前席師便下堂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豎起拂子師云只這箇爲當別有百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脚迴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捏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帀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峯無語却迴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噓噓隱峯又去石頭一依前問是何宗旨石頭乃噓噓隱峯

又無語歸來師云何法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有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云座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無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云座主彼即迴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處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迴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沐浴訖跏趺入滅元和中追謚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今海昏縣影堂存焉（高僧傳云）

大覺禪師

懷讓禪師第二世馬祖法嗣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越州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初至江西參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踴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遠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被法門師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云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迭相推識結契來越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者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辭無礙（礙）（別本）出時有法師數人

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即没交涉）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何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麽却迷僧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却未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六）曰是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

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無對師云達則徧境是不悟永乖踈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曰請禪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耶律師雖省過而心猶憤然具梵語薩婆曷剌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音梵語

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齩人經律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爲三聚淨戒迴六識爲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爲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即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三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間有法過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曰元氣自元氣

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有源律師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有韻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

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横自在無非是法大德又問太虚能生靈智否眞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

合六　九

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若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説師曰太虚不生靈智眞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大德曰若如是應畢竟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大德踊躍禮謝而去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一日謂衆曰你爲我開田我爲汝説大義僧衆開田竟師晚間上堂僧問開田已竟請師説大義師下禪牀行三步展手兩畔以目視天地云大義田即今存矣有老宿見曰影透總問師曰爲復總就

日日就總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南泉曰有師曰作麼生是不說似人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師曰師伯作麼生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師曰某甲不會請師伯說曰我太殺爲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命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云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摑云六耳不同謀來曰來師至來曰猶入法堂云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云謝大衆證明（合十）乃繞法堂一帀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貓兒宗却問師

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泉云我見是箇大蟲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云生師云無生南泉云無生猶是末南泉行數步師召云長老長老南泉迴頭云怎麼師云莫道是末一日魯請擇蕨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這箇大好供養師云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嘗他始得（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舉世無相似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馬祖法堂後坐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定見是和尚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師有時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有僧問先曹山承古人有言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喚作什麼病（合六）曹云攢簇不得底病（十一）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云人人盡有云人人盡有和尚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正見起處不得云一切衆生爲什麼不病曹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有云既有爲什麼不病曹

云爲伊惺惺僧問如何修行師云好箇阿師莫客作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安置即不堪又僧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僧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不洗面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羣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迎之藏問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當時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眞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如三平和尚章之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師云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

麼生便麼捉虛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云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僧參次師云適來底什麼處去也有僧云在師云在什麼處其僧彈指一聲僧到禮拜師云還將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彈指三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這底不生死

令六

十二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江人也姓何氏幼隨父守官泉州南安縣因而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闡化建陽居佛迹巖師往謁之尋遷於南康龔公山師亦隨之貞元四年二月初馬祖將歸寂謂師曰大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同遊洛陽迴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詢鄉人云是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有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始念先師之言乃懸記耳遂誅茅搆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僧云如何出離

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頓客作漢問恁麼事怎麼于公失色師乃指云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頓頓應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舉似藥山藥山云縛殺這漢也僧云和尚如何藥山亦喚云某甲僧應諾藥山云是什麼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參百丈迴禮覲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金藏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壽八十有三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畫得先師眞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胷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眞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眞如海湛

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荅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堂有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來參方上法堂師云已相看了也洞山便下去至明日却上問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什麼處是與某甲已相看處師云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合六）（十四）

洞山云幾放過洞山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即是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鄺村自滿禪師上堂云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罔措在時有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云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云將謂老僧落伊古今僧云如何即是師云魚騰碧漢階級難飛僧云如何即得免茲過咎師云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其僧禮拜師云苦哉屈哉誰人似我師一日謂衆曰除却日明夜暗更說什麼即得珍重時有僧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云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師見來於禪牀上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谿脫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有屋屋有六窻內有一獼猴東邊喚山山山山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云所蒙和尚譬喻

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內彌猴困睡外彌猴欲與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什麼處○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卅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康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一夕三士隨侍馬祖翫月次祖曰正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師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去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馬祖上堂大衆雲集方陞座良久師乃卷却面前禮拜席祖便下堂師再參馬祖祖見師來取禪牀角頭拂子竪起師良久祖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師良久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遂取拂子竪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

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之百丈既處之未暮月參玄之賓四方麕至即有潙山黃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再參馬祖被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暗時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合大)去檗云不然今已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十六)師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作一日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云明日來一時理却師上堂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潙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却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師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今有也師曰喪我兒孫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云某甲去得師云汝作麼生傳語五峯云待見西堂即道師云道什麼五峯云却來說

似和尚師與潙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潙山云有師云在什麼處潙山把一枝木吹三兩氣過與師師云如蟲蝕木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僧云某甲師云汝識某甲否僧云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云汝還見麼僧云見師乃不語因普請鑊地次忽有一僧聞飯鼓鳴舉起鑊頭大笑便歸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恁麼對云適來只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怨離經一字如同魔說如何師云固守動靜三世佛怨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因僧問西堂云有問有荅不問不荅時如何西堂云怕爛却作麼師聞舉乃云從來疑這箇老兄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皆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驅驅爲阿誰師云有一人要嚴云因什麼不教伊自作師云他無家活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

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辯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歌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爲世間福智拘繫即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起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于懷麤食接命補衣禦寒暑兀兀如愚如

聲相似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一切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僧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荅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荅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爲解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爲便了有恒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惶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

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現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爲縱自心貪愛所見悉變爲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荅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又不讀經看教語言皆須究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会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是道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得縱令誦得十二常陀經只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唯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

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爲金變滄海水爲酥酪破
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
作一義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
衆迴首師云是什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唐元和九
年正月十七日歸寂壽九十五（合集二十）長慶元年勅
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禪門規式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
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
度故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布化元冀
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
耶（舊梵語阿含新云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或曰瑜伽論瓔珞經
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
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
務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
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
須菩提等之謂也既爲化主即處于方丈同
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
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爲尊也所衆學衆
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中依夏次安排設長

連牀施榻架掛搭道具臥必斜枕牀脅右脇吉祥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畧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堂主事徒衆厥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合六）（廿一）主飯者目爲飯頭主菜者目爲菜頭他皆倣此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并別致喧撓之事即堂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徧門而出者示恥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汚清衆生恭信故（三業不善不可其住準律令用梵壇法治之者當驅出院清衆既安恭信生矣）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隨宜裁罰得罪後必悔之）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洩于外護宗綱故（四衆同居聖凡雜糅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羣之黨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當例識請殊不知然輕衆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若稍無妨害者宜依百丈叢林格式量事區分且立法防意不爲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百丈禪師護法之益

其大哉矣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叙大要備示後代學者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

景德傳燈録卷第六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合七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第二世四十五人

馬祖法嗣十八人見錄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

定州栢巖明哲禪師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

伏牛山自在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毗陵芙蓉山太毓禪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　湖南如會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

韶州清溫山清賀禪師　紫陰山惟建禪師　封山洪濟禪師

綠山神凱禪師　堕山道圓禪師

玉臺惟勉禪師

池州天山曇靚禪師　荊州永泰寺靈端禪師
荊州新寺寶資禪師　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
河中府法藏禪師　洪州雙嶺道方禪師
漢南慧悲寺良津禪師　羅浮山峰廣禪師
京兆府崇禪師　南嶽周禪師　趙州洞泉惟獻禪師
白虎法宣禪師　金窟惟直禪師　光明普滿禪師
台州栢巖常徹禪師　齊州道巖禪師
乾元暉禪師　荊南寶貞禪師
襄州常堅禪師
雲水靖宗禪師

已上二十七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師上堂曰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麻谷乃掀禪牀師打之麻谷無語（二）

長慶代云悄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頭上有寶冠者不是僧云如何即是師云頭上無寶冠洞山來參禮拜後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云只恁麼只恁麼所以如此

洞山云大有人不肯師云作麼取汝口辯洞山乃侍奉數月僧問如何是言不言師云汝口在什麼處僧云無口師云將什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他不飢喫什麼飯）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地驢年去（玄覺云爲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長慶只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已讓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如此爲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玄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云南來鶯僧云學人不會師云養羽候秋風僧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云秋雨草離披又南泉躬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合七）（三）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者虔化人也姓廖氏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師骨氣非凡當爲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往佛迹巖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

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什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只這箇更別有師却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已了尋又送書往徑山與國一禪師（詳在國一章）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迴郡得大寂付受納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請和尚離四句絶百非直指某甲西來意祖云我今日無心情汝去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云汝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以手摩頭云今日頭疼汝去問海師兄其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云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云子何不看經師云經豈異耶祖云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云子末年必興於世也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李尚書翺嘗問僧馬大師有什麼言教僧云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云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什

麼言教師呼李翺翺應諾師云鼓角動也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壽八十臘五十五憲宗謚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真至穆宗重謚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惲禪師泉州同安人也姓謝氏受大寂心印初住定州栢巖次止中條山唐元和初憲宗詔居上寺玄學者奔湊師上堂示徒曰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强習他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

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僧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鄙人無污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即無返向（後人舉之於洞山洞山云道即甚易罕遇作永百五十七）文和尚令一僧來伺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靸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爲是眞如心妄想心非眞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麽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和尚作麽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麽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一僧來繞師三帀振錫而立師曰是是（長慶代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其僧又到南泉亦繞南泉三帀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始終成壞僧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麽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長慶代云和尚是什麽心行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這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師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耶曰離和尚左右將

及八年師曰辦得箇什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只這箇更別有小師乃盡破圓相後禮拜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示滅建塔于瀙水勑謚大覺禪師大寶相之塔

定州栢巖明哲禪師嘗見藥山和尚看經因語之曰和尚莫孫人好藥山置經云曰頭早晚也師云正當午也藥山云猶有文采在師云某甲亦無藥山云老兄好聰明師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藥山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時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翺嘗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令上用公作麼有一僧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無對僧却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提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還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

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會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爲道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眞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三年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勅謚慧覺禪師見性之塔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者吳興人也姓李氏初依徑山國一禪師受具後於南康見大寂發明心地因爲大寂送書於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以何示徒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什麼言

教師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即恁麼未審和尚此問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鐮師後隱于伏牛山一日謂衆曰即心即佛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師後於隨州開元寺示滅壽八十一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學人未領旨在師曰去師上堂示衆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絶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絶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天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劒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

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絶無生大智非明眞空無迹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且須自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瑨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眞否衆皆將寫得眞呈師師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奄化勑謚凝寂大師眞際之塔

毗陵芙蓉山太毓禪師者金陵人也姓范氏年十二禮牛頭山第六世忠禪師落髮二十三於京兆安國寺受具後遇大寂密傳祖意唐元和十三年止毗陵義興芙蓉山一日因行食與龐居士居士接食次師云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居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云非關他事居士云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居士云不消一

句居士又問師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云某甲尚未見他作麽知他著實處居士云只此見知也無討處師云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居士云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云直似閉口不得可謂實也居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壽八十臘五十八大和二年追謚大寶禪師楞伽之塔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一日隨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云急師云急箇什麽祖云看水師與丹霞遊山次見水中魚以手指之丹霞云天然天然師至來日又問丹霞昨日意作麽生丹霞乃放身作卧勢師云蒼天又與丹霞行至麻谷山師云某甲向這裏住也丹霞云住即且從還有那箇也無師云珍重有僧問云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起立以杖繞身一轉翹一足云會麽僧無對師打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石霜云主人勤參帶累闍梨拖泥帶水耽源問十二面

觀音是凡是聖師云是聖眺源乃打師一摑師云知汝不到這箇境界

杭州鹽官鎮國海昌院齊安禪師者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時神光照室復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迴照者豈非汝乎遂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襲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異之乃命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佛師云與我將那箇銅餅來僧即取淨餅來師云却送本處安置其僧送餅本處了却來再徵前語師云古佛也過去久矣有講僧來參師問云座主蘊何事業對云講華嚴經師云經中有幾種法界對云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法界師豎起拂子云這箇是第幾種法界座主況吟徐思其對師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聞云若禮拜即與和尚棒喝代不頌和尚莫惟法眼代拊掌三下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云西來無意師聞乃云一箇棺材兩箇死屍玄沙云漢官是作家師喚侍者云將犀牛扇子來侍者云破

也師云扇子破還我犀牛兒來侍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去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師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人打得衆無對（有人舉似南泉南泉云王老師不打遮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有法空禪師到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荅了却云自禪師到來貧道總未得作主人法空云請和尚便作主人師云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明旦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這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却屈得箇守堂家人來法空無語法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曰法昕師云我不識汝昕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勑謚悟空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者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謁豫章馬大師馬接之因披剃受具後初參石頭時裴腰便上方丈見石頭坐次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然便發石頭據坐師便發去石頭隨後逐至門外召云闍梨闍梨師迴首石頭云從生至老秖是這箇又迴頭轉腦作什麼師於言下忽然有省便踏折拄杖一

住二十年爲侍者（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長慶三隘玄覺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爲得所以在途玄覺云爲復爲得自己爲復爲得三寸若是自己爲什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爲什麼悟去且道洞山意旨作麼生莫亂說予細好）唐貞元初入天台山住白沙道場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可雕琢也無師云汝試下手看僧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云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我此間無汝問底僧云和尚豈無接人處師云待汝求接我即接僧云便請和尚接師云汝欠少箇什麼問如何得無心師云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採伊師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衆云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眞報吾恩儻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什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言畢奄然順化作家）壽七十有二臘四十一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

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師即大悟唐貞元中居於大梅山鄞縣南七十里梅子眞舊隱時鹽官會下一僧入山採柱杖迷路至庵所問曰和尚在此山來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請出師師有偈曰

（合七）（十二）

摧殘枯木倚寒林　幾度逢春不變心

樵客過之猶不顧　郢人那得苦追尋

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迴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僧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禾山云眞師子兒）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師上堂示衆曰汝等諸人各自迴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

其來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但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龐居士問師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云你向什麼處下口士云與麼則百雜碎也師云還我核子來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蒲花柳絮竹針麻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即非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上山參禮夾山便舉問師未審二人見處那箇

（合七）（十三）

較親師云一親一踈夾山云那箇親師云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師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拒往莫可追從容間復聞鼷鼠聲師云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護持之吾今逝矣言訖示滅壽八十八臘六十有九智覺禪師延壽讚曰

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眞化不移何妨出沒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者衢州信安人也姓

祝氏年十三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大好山僧云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云汝只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云有僧云和尚還有否師云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云我非一切衆生僧云既非衆生是佛否師云不是佛僧云究竟是何物師云亦不是物僧云可見可思否師云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云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白居易嘗詣師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又問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又問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

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又問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有僧問道在何處師曰只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升堂說法訖就化壽六十三臘三十九歸葬於灞陵西原勅謚大徹禪師

元和正真之塔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者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既衆僧堂內牀榻爲之陋折時稱折牀會也白大寂去世師常患時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久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

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師問南泉近離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將得馬師真來否泉云只這是師云背後底你無對長慶代云太似不知保福云幾不到和尚此問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崔相公入寺見烏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師曰烏雀還有佛性也無師云有崔云爲什麼向佛頭上放糞師云是伊爲什麼不向鵠子頭上放仰山來參師云已相見了更不用上來仰山云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山歸舉似潙山潙山云寂子是什麼心行仰山云若不恁麼爭識得他復有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你將物裹石頭煖即得彼無語藥山代云石頭煖也

唐長慶癸卯歲八月十九日歸寂壽八十勅謚傳明大師塔曰永際

鄂州無等禪師者尉氏人也姓李氏初出家於龔公山參禮馬大師密受心要後往隨州土門嘗謁州牧王常侍者師退將出門王後呼之云和尚師迴顧王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師後住武昌大寂寺一

曰大衆晚參師見人人上來師前道不審乃謂衆曰大衆適來聲何什麽處去也有一僧竪起指頭師云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次師乃轉身面壁而卧侍作呻吟聲云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什麽藥物與老僧些少僧以手拍淨餅云這箇淨餅什麽處得來師云這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什麽處僧云亦是和尚底亦是其甲底唐大和四年十月示滅壽八十二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云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只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能會僧云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不向者如何師云誰求玄旨又云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云子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僧無語師

以棒趂下師當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云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云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云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翻茶銚便起泉云師兄喫茶去師云普願未曾喫茶師云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銷不得僧問此事久遠如何用心師云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師因俗官來乃拈起帽子兩帶云還會麼俗官云不會師云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

師入園取菜次師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云輒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趂衆僧云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師云鳳翔來師云還將得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捧呈之師即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云這野狐兒師刬草次有座主來參值師鋤草忽見一條蛇師以鋤便鑊座主云久嚮歸宗到來祇見箇麤行沙門師云是你麤麤是我麤麤主云如何是

麤師竪起鋤頭主云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主云與麼則依而行之師云依而行之即且置你什麼處見我斬蛇主無語雲巖來參師作挽弓勢巖良久作拔劍勢師云來太遲生有僧辭去師喚近前來吾爲汝說佛法僧近前師云汝諸人盡有事在汝異時却來這裏無人識汝時寒途中善爲去師上堂云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進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云諸人還聞否僧曰聞師云一隊漢向這裏見什麼以棒趁出大笑歸方丈僧問初心如何得箇入處師敲鼎蓋三下云還聞否僧云聞師云我何不聞師又敲三下問還聞否僧云不聞師云我何以聞僧無語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江州刺史李渤問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李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云大藏教明得箇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

還會麽李云不會師云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李云請師指示師云遇人即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目皆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勅謚至真禪師

景德傳燈録卷第七

音釋

惲委粉切　毓余六切　覬几利切　掀虛言切　斡烏括切　猱奴刀切　跛補火切　挈詰結切　攫厥縛切　斡烏括切　灞必駕切水名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合八

宋　沙門　道　原　纂

懷讓禪師第二世五十六人（四十三人見錄）

汾州無業禪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五臺鄧隱峯禪師
溫州佛嶼和尚　烏臼和尚
潭州石霜山大善禪師
石臼和尚　本谿和尚
石林和尚　洪州西山亮座主
黑眼和尚　米嶺和尚
齊峯和尚　大陽和尚
紅螺山和尚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
利山和尚　韶州乳源和尚
松山和尚　則川和尚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　百靈和尚
鎮州金牛和尚　洞安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　潭州秀谿和尚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汀州水塘和尚
古寺和尚　江西椑樹和尚

京兆草堂和尚
袁州陽岐山甄叔禪師
濛谿和尚
京兆興平和尚
福谿和尚
涔孟和尚
襄州居士龐蘊

洛京黑澗和尚
逍遙和尚
洪州水老和尚
潭州龍山和尚

天目山明覺禪師　王屋山行明禪師
京兆智藏禪師　大陽山希頂禪師
蘇州崑山定覺禪師
隨州洪山大師　連州元堤禪師
泉州無了禪師　泉州慧忠禪師
安豐山懷空禪師　羅浮山道行禪師

廬山法藏禪師　呂后山寧貞禪師
已上一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

汾州無業禪師者商州上洛人也姓杜氏初母李氏聞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俯及卅歲行必直視坐即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纔終便能敷演每為衆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馬祖覩其壯貌環偉語音

如鍾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馬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閙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迴首祖云是什麼師便領悟禮拜祖云這鈍漢禮拜作麼（雲居錫拈云什麼處是汾州正閙）自得旨尋詣曹谿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自洛抵雍憩西明寺僧衆舉請充兩街大德師曰吾非本志也後至上黨節度使李抱真重師名行旦夕瞻奉師常有倦色謂人曰吾本避上國浩穰今復煩接君侯豈吾心哉乃之絳上抱腹山未久又往清涼金閣寺重閱大藏周八稔而畢復南下至于西河刺史董叔纏請住開元精舍師曰吾緣在此矣絳是兩（合八）大法兩垂二十載（廣語別錄具）并汾緇白無不嚮化凡學者致問師多答之云莫妄想唐憲宗屢遣使徵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録靈阜等齎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

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沐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慧悟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常了一空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茶毗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瑩若玉珠弟子等貯以金棺當長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于石塔壽六十二臘四十二勅謚大達國師塔曰澄源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六根滅師云共坐不相識僧云恁麼即學人禮謝下去師云暗寫愁腸寄與誰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三

十詣嵩嶽受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僧行粥次馬大師問桶裏是什麼師云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自餘同衆之流無敢徵詰貞元十一年憩錫于池陽自(合入)構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遂與監軍同請下山申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數百言滿諸方目爲郢匠一日師示衆云道箇如如(四)

早是變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恁麼去也師有時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每人與二十棒趂出院也趙州云和尚棒教誰喫師云且道王老師過在什麼處趙州禮拜而出(玄覺云且道趙州休去是肯南泉不肯南泉)師擬取明日遊莊舍其夜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爲備師到問莊主爭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云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云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和尚既是善知

識爲什麽被鬼神覷見師云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什麽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師有時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麽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麽道還有過麽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合八）（五）問趙州云上座禮拜了便出意作麽生趙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上問曰適來諗上座意作麽生師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師一日捧鉢上堂黄檗和尚居第一座見師不起師問云長老什麽年中行道黄檗云空王佛時師云猶是王老師孫在下去師一日問黄檗黄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什麽人居處黄檗云是聖人居處師云更有一人居何國土黄檗乃叉手立師云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黄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云可惜許師又別時問黄檗定慧等學此理如何黄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云莫是長老見處麽黄檗云不敢師云漿水價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

前僧在衣鉢下坐師云賺殺人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失却火師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趙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杉山插火箸叉手立師云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云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云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即空手而立師云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髭子打之其僧迴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云和尚適來（六合人）擲髭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云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麼生石霜舉手云還會麼無師示衆云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要買一僧出云某甲買師云他不作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卧龍代云屬某去也未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

代云明年來與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和尚總箇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歸宗便於圓相中坐麻谷作女人拜師云恁麼即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師乃相喚迴不去禮國師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底語不肯語雲居錫云比來去禮拜國師南泉爲什麼却相喚迴且道古人意作麼生　師問神山作什麼對云打羅師云手打脚打神山云請和尚道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洞山別云無脚手者始解打羅有一座主辭師師問什麼處去對云山下去師云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云爭敢謗和尚師乃噴水云多少座主便出去先雲居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也石霜云不爲人斟酌長慶云請領話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什不會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云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云蒼天師便開門師因翫月次有僧便問幾時得似這箇去師云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陸亘大夫問云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陸又謂師曰和尚大不可思議到處世界皆成就師云適來總是大夫

分上事陸異日又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云寸絲不掛師云猶是堦下漢師又云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師上堂次陸大夫云請和尚爲衆說法師云教老僧作麼生說陸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道他欠少什麼陸云爲什麼有六道四生師云老僧不教他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拈起骰子云恁麼不恁麼只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云臭骨頭十八又問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卧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云得大夫云莫不得否師云不得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趙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去師云龍蛇易辨納子難謾師喚院主院主應諾師云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一相爲什麼梵音相雕不得院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人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什麼對云拽磨師

云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維那不語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却不成法眼代云恁麼即不拽也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云大德且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什麼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其僧道某甲上山待到齋時做飯先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其僧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卧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卧師亦去一邊而卧僧便起去師住後云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云那箇何似這箇對云不似師云什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僧云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云許你具一隻眼陸亘大夫向師道肇法師甚奇怪道萬物同根是非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陸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云若是天王即非地位陸云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云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

而爲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陸云以智慧治民師云恁麼即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云人人盡喚作甕門未審和尚喚作什麼門師云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合八）陸云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云王老師罪過（九）陸又問大悲菩薩用如許多手眼作什麼師云只如國家又用大夫作什麼師爲馬大師設齋問衆云馬大師來否衆無對洞山云待有伴即來師云子雖後生甚堪雕琢洞山云和尚莫壓良爲賤師洗衣次有僧問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拈起衣云爭奈這箇何（玄覺云且道是一箇是兩箇）師問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云有師云是阿誰對云良欽師云居何國土無語僧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云一二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云待有即道僧云和尚爲什麼妄語師云我不妄語虛行者却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云何不問王老師僧云問了也師云還曾與汝爲境麼僧問青蓮不隨風火散時是什麼師云無風火不

隨是什麼僧無對師却問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僧云無容止可露洞山云還曾將示人麼師問座主云你與我講經得麼對云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云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座主云某甲不會師云汝道空中一片雲爲復釘釘住爲復藤纏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云斫竹布梯空中取僧云空中如何布梯師云汝擬作麼生取僧辭問云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麼生未審如何祗對師云但向道近日解相撲僧云作麼生師云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云父母已生了鼻孔在什麼處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僧云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云汝若隨我即須嚼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大和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謝壽八十七臘五十八明年春入塔

五臺山隱峯禪師者福建邵武人也姓鄧氏時耕鄧隱峯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奧復來往石頭雖兩番不捷語見馬祖章而後於馬大師言下契會師在石頭時問云如何得合道去石頭云我亦不合道師云畢竟如何石頭云汝被這箇得多少時耶一日石頭和尚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石頭飛剗子向師面前剗一株草師云和尚只剗得這箇不剗得那箇石頭提起剗子師接得剗子乃作剗勢石頭云汝只剗得那箇不解剗得這箇師無對洞山代云還有堆阜麼師一日推土車次馬大師展脚在路上坐師云請師收足大師云已展不收師云已進不退乃推車碾過大師脚損歸法堂執斧子云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大師前引頸（合八）大師乃置斧師到南泉覩衆僧叅次（十一）南泉指淨餅云銅餅是境餅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便拈淨餅向南泉面前瀉南泉便休師後到瀉山於上座頭解放衣鉢瀉山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師見來便倒

作聲勢潙山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潙山問侍者師叔在否對云已去也潙山云去時有什麼言語對云無言語潙山云莫道無言語其聲如雷師以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荐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神符預夢闢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謂衆云諸方還化坐去卧去唯當見之還有立化也無衆云有也師云還有倒立者否衆云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荼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視驚歎無已師有妹爲尼時在彼乃俯近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焚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入塔

溫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云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僧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乃打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賊也賊也僧問如

何是異類師敲椀云花奴花奴喫飯來
烏曰和尚有玄紹二上座從江西來參師師
乃問云二禪伯發足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以
拄杖打之玄云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云你
既不會後面箇僧祇對看後面僧擬近前師
便打云信知同稟無異土參堂去（合八）（十二）
潭州石霜（一作瓏）大善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云春日雞鳴僧云學人不會師云中
秋犬吠師上堂云大衆出來出來老漢有箇
法要百年後不累你衆云便請和尚說師云
不消一堆火洞山問凡前一童子甚是了事
如今不見向甚處去也師云火焰上泊不得
却歸清涼世界去也
石曰和尚初參馬祖問什麼處來師云烏曰
來祖云烏曰近日有何言句師云幾人於此
莊然在祖云莊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
乃近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烏曰你還
甘否師云和尚先喫某甲後甘却迴烏曰
本豁和尚龐居士問云丁霞打侍者意在何
所師云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居士云爲我與

師同參了方敢借問師云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居士云大老翁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云念翁老年居士云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一日龐居士來師乃竪起拂子居士云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居士奪却拂子了却自竪起拳師云正是丹霞機居士云與我不落看師云丹霞患啞龐翁患聾居士云恰是也恰是也師無語居士云向道偶爾恁麼師亦無語又一日師問居士云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句居士云便請舉來師云元來惜言句居士云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而已居士云作家作家

亮座主（隱洪州西山）本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不敢祖云將什麼講亮云將心講祖云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經亮抗聲云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云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階祖召云座主亮迴首祖云是什麼亮豁然大悟禮拜祖云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亮歸寺告聽衆云某甲所

講經論謂無人及得今日被馬大師一問平生功夫冰釋而已乃隱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云善財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十年青歲漢不知秤時星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云醜陋任君嫌不掛雲霞色師將示滅乃遺一偈云祖祖不思議　不許常住世　大衆審思惟畢竟只這是

齊峯和尚一日龐居士入院師云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什麼居士迴顧兩邊云誰信道師乃咄之居士云在這裏師云某甲道麼居士云背後底師迴首云看看居士云草賊敗草賊敗師無語居士又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云什麼處去來居士云可畏（十四）峻硬不得問著師云是多少居士云一二三師云四五六居士云何不道七師云總道七便有八居士云得也得也師云一任添取居士乃咄之而去師隨後咄之

大陽和尚伊禪師參次師云伊禪近日一般

禪師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伊云擬向這裏致一問問和尚不知可否師云荅汝已了莫道可否伊云還識得目前也未師云是目前作麼生識伊云要且遭人點檢師云誰伊云某甲師便咄之伊退步而立師云汝只解瞻前不解顧後伊云雪上更加霜師云彼此無便宜

紅螺和尚在幽州有頌示門人曰

紅螺山子近邊夷　度得之流半是奚　共語問疇全不會　可憐只解那斯祈

泉州龜洋山無了禪師者莆田縣壺公宏塘人也姓沈氏年七歲父攜入白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靈巖寺後參大寂禪師了達祖乘即還本院院之北樵采路絶師一日策杖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于此峯因號龜洋和尚一日有虎遂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洎將示化乃述偈曰

八十年來辨西東　如今不要白頭翁

非長非短非大小　還與諸人性相同
無來無去無住　了却本來自性空

偈畢儼然告寂瘞于正堂垂二十載爲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閩王聞之遣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遷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傾城瞻禮本道奏謚眞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子慧忠遇澄汰終於白衣就塔之東二百步而葬謂之東塔今龜洋二眞身士民依怙若僧伽之遺化焉慧忠得法於草庵和尚如本章述之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巨舌頭不出口僧云爲什麽不出口師云內外一如故僧問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云子承父業僧云如何領會師云貶剥不施僧云恁麽即大衆有賴去師云大衆且置作麽生是法身僧無對師云汝問我向你道僧却問如何是法身師云空華陽焰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不見如何僧云爲什麽如此師云只爲如此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云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大衆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有一僧出纔禮拜師便打云是什麼時節出頭來（後人舉似長慶長慶云不妨不妨資福代云爲和尚不惜身命）師見仰山作沙彌時念經師咄云這沙彌念經恰似哭聲仰山云慧寂念經似哭（合入）未審和尚如何（十六）師乃顧視而已

松山和尚一日命龐居士喫茶居士舉起托子云入人盡有分因什麼道不得師云只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居士云阿兄爲什麼却道得師云不可無言也居士云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居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客師云誰居士云龐翁師云何須更揖後丹霞聞舉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作亂一上居士聞之乃令人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未舉起托子時

則川和尚龐居士看師師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居士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師云情知久參事慢居士云阿師老耄不啻龐翁師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居士云龐翁鮮健

且勝阿師師云不是勝我秖是欠你一箇幔頭居士云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入茶園内摘茶次龐居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云不是老師迨荅公話居士云有問有荅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居士云莫怪（合入十七）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居士喝云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在師乃拋却茶籃子便入方丈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者本受心印於大寂禪師後謁石頭遷和尚瑩然明徹唐貞元二年遁衡嶽之絶頂人罕叅訪尋以脚疾移止西園禪侶繁盛師一日自開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乃撫掌三下（洞山云一種是時節因緣就中西園精妙僧問曹山古人撫掌豈不明沙彌邊事曹山云如何是向上事曹山云這沙彌師養一靈犬嘗夜經行次其犬嚙師衣師即歸房又於門側伏守而吠頻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厨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焰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强慈苟無緣寃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

夕有羣盜大亦嘶師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取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師問云昔日居士南嶽得意句還曾舉向人未居士云曾舉來師云舉向什麼人居士以手自指云龐翁師云直是妙德空生也歎居士不及居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知師便戴笠子而去居士云善爲道路師一去更不迴首

鎮州金牛和尚師自作飯供養衆僧每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曰菩薩子喫飯來乃撫掌大笑曰曰如是僧問長慶古人撫掌大笑意旨如何長慶云大似田舍慶讃僧問大光未審慶讃箇什麼大光便作舞僧乃禮拜大光云道野狐精有會處會未會行脚照在什麼處僧問曹山古人恁麼是奴兒婢子否曹山云是僧云向上事請師道曹山咄云這奴兒婢子

洞安和尚有僧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僧云本無所去師云善爲閻黎僧云不敢不敢師云

到諸方分明舉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僧云不知師云我却記得僧云今日是幾師云今日昏晦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自晦其名凡學者致問惟以棒打地而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只如和尚每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底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潭州秀谿和尚一日谷山問聲色純眞如何是道師云亂道作麽谷山却從東邊過西邊立師云若不恁麽即禍事也谷山却過東邊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云聲色純眞事作麽生師便掌谷山谷山云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云要谷山老漢作麽谷山呵呵大笑三聲 合八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謂衆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 南泉云恁麽依師道得一半猶衆事不是南泉駁他要回前話 十九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夜出林麓聞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善會造庵問

曰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來山曰騎却頭如何師曰出頭從汝騎不出頭騎什麼僧忝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從此悟入一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師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裴曰在什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師勤歸宗甚麼處人歸宗云陳州人師云多少年紀歸宗云二十二師云閻黎未生時老僧去來歸宗云和尚幾時生師竪起拂子歸宗云這箇豈有生耶師云會得即無生歸宗云未會在師無語

古寺和尚丹霞忝師經宿至明旦煮粥熟行者只盛一鉢與師又盛一碗自喫殊不顧丹霞丹霞即自盛粥喫行者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丹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云淨地上不要點污人家男女丹霞

云幾不問過這老漢
江西禪樹和尚因卧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
師云作麼道吾云蓋覆師云卧底是坐底是
道吾云不在這兩處師云爭奈蓋覆何道吾
云莫亂道師向火次道吾問作什麼師云和
合道吾云恁麼即當頭脫去也師云隔闊來
多少時耶道吾便拂袖而去道吾一日從外
歸師問什麼處去來道吾云親近來師云用
敲這兩片皮作什麼道吾云借師云他有從
汝借無作麼生道吾云只爲有所以借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寂遊至海昌海昌
和尚問什麼處來師云道場來昌云這裏什
麼處師云賊不打貧人家問未有一法時此
身在什麼處師乃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袁州陽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示衆曰羣靈一
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
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絶兆萬象齊
昭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
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
執師始登此山宴處以至成院聚徒演法四

十餘年唐元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歸寂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濛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云汝且作麼生會僧云某甲終不無慙愧師云汝却信得及問本分事如何體（廿一合入）

悉師云你何不問僧云請師答話師云你却問得好其僧大笑而出師云只有這師僧靈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云好箇來由師云猶要棒在僧云珍重便出師云得能自在

洛京黑澗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云截耳卧街僧云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礻是曾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云莫禮老朽洞山云禮非老朽師云非老朽者不受禮洞山云他亦不止洞山問如何是古佛心師云即汝心是洞山云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

師云若恁麼即問取木人去洞山云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云汝試道看洞山云不是某甲洞山辭師云什麼處去洞山云沿流無定止師云法身沿流報身沿流洞山云總不作此解師乃撫掌（保福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更得幾人

道遙和尚一日師在禪牀上坐有僧庵西問云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云昨日晚間也有人恁麼道西云道箇什麼師云不知西云請師說師以拂子驀口打西便出師告大衆云頂門上著一隻眼

福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云師意如何師云山僧耳背僧又舉前問師云猶較此子僧問如何是自己師云你問什麼僧云豈無方便去也師云你適來問什麼僧云得恁麼顛倒師云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僧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云某甲僧云諾師云空在何處僧云却請師道師云波斯喫胡椒

洪州水老和尚初參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云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便與一踢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便識得根源去便禮拜而退師住後告衆云自從一喫馬師踢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

其僧僧便禮拜師打云這虛頭漢問如何是沙門行師云動則影現覺則氷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撫掌呵呵大笑凡接機大約如此

浮盃和尚有淩行婆來禮拜師師與坐喫茶行婆乃問云盡力道不得底句還分付阿誰師云浮盃無剩語婆云某甲不恁麼道師遂舉前語問婆婆欻手哭云蒼天中間更添冤苦師無語婆云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即禍生也後有僧舉似南泉南泉云苦哉浮盃被老婆摧折婆後聞南泉恁道笑云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有幽州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乃問云怎生南泉恁道猶少機關在婆乃哭云可悲可痛禪客罔措婆乃問云會麼禪客合掌而退婆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後澄一禪客舉似趙州趙州云我若見這臭老婆（合八）（十三）問教口啞却澄一問趙州云未審和尚怎生問他趙州以棒打云似這箇伎死漢不打待幾時連打數棒婆又聞趙州恁道云趙州自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趙州哭云可

悲可痛婆聞趙州此語合掌歎云趙州眼放光明照破四天下也後趙州教僧去問婆云怎生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趙州聞乃作一頌送凌行婆云

當機直面提　直面當機疾　報你凌行婆

哭聲何得失

婆以頌答趙州云

哭聲師已曉　已曉復誰知　當時摩竭國

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亦云隱山）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老宿處來師云老宿有何言句僧云說即千句萬句不說即一字也無師云恁麼即蠅子放卵其僧禮拜師便打之洞山价和尚行脚時迷路到山因叅禮次師問此山無路闇黎向什麼處來洞山云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云我不曾雲水洞山云和尚住此山多少時師云春秋不涉洞山云此山先住和尚先住師云不知洞山云為什麼不知師云我不為人天來洞山却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長年不出戶洞山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青天

覆白雲洞山云賓主相去幾何師云長江水上波洞山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云清風拂白月洞山又問和尚見箇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師因有頌云

三間茅屋從來住　一道神光萬境閑（十四合八）
莫作是非來辨我　浮生穿鑿不相關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以儒爲業而居士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唐貞元初謁石頭和尚忘言會旨復與丹霞禪師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自見老僧已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復呈一偈云

日用事無別　唯吾自偶諧　頭頭非取捨
處處勿張乖　朱紫誰爲號　丘山絶點埃
神通并妙用　運水及搬柴

石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居士曰頼從所慕遂不剃染後之江西參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玄要乃留駐

叅承經涉二載有偈曰

有男不婚　有女不嫁　大家圍欒頭
共說無生話

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座主無對居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座主曰只如居士意作麼生居士乃示一偈云

無我復無人　作麼有踈親　勸君休歷坐
不似直求眞　金剛般若性　外絶一纖塵
我聞并信受　總是假名陳

座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酬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或鳳嶺鹿門或鄽肆閭巷初住東嶺後居郭西小舍一女名靈照常隨製竹漉籬令鬻之以供朝夕有偈曰

心如境亦如　無實亦無虛　有亦不管
無亦不居　不是賢聖　了事凡夫　易復易　即此五蘊有眞智　十方世界一乘同

無相法身豈有二　若捨煩惱入菩提
不知何方有佛地
居士將入滅令女靈照出視曰早晚及午以
報女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
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
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問疾次
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
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遺命焚
棄江湖縱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即此耶淨
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八

音釋

嶼於到切　捭班麼切　瓖姑回切　穰如羊切　憜於劬切　隄五罪切　郢以井切　覷七慮切　諗式荏切　賺直陷切　賁善閏切　殺徒侯切　鐫子全切　碾尼展切　撰才旬切　債方問切　踫普蒲北切　趼古典切

景德傳燈録卷第九　合九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第三世五十六人

洪州百丈懷海禪師法嗣三十人（一十三人見録）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

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天台山普岸禪師

筠州常觀禪師　潭州石霜性空禪師

福州大安禪師　古靈神贊禪師

廣州和安通禪師　江州龍雲臺禪師

洛京衛國道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洪州東山和尚　東巖道曠禪師

高安無畏禪師　那州素禪師

唐州大乘山吉本禪師

小乘山慧深禪師　揚州慧照寺昭一禪師

潁州羅浮鑒深禪師

洪州九峰山梵雲禪師

百丈山涅槃和尚　江州廬山栖禪師

越州禹迹寺契真禪師

筠州包山天性禪師

明州大梅山彼岸禪師

洪州遜山藏術禪師

昇州紙閘山道方禪師

清田和尚　大于和尚

已上一十七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虔州處微禪師　新羅國慧禪師

雞林道義禪師

新羅國洪直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壽州良遂禪師

新羅國無染禪師（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　舒州景諸禪師

潭州慕輔山昭禪師　莊嚴寺光摩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一十六人（六人見錄）

京兆薦福弘辯禪師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

朗州懷政禪師　金州操禪師（二）

鄧州古堤和尚（合九）　河中公畿和尚

栢林院閑雲禪師　宣州玄哲禪師

河中實堅禪師　西京道志禪師

絳州神砧禪師　西京智藏禪師

許州無迹禪師　壽州惟肅禪師

新羅國玄昱禪師　新羅國覺體禪師

已上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百丈懷海禪師第三世法嗣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者福州長谿人也姓趙氏年十五辭親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受戒究大小乘經律二十三遊江西叅百丈大智禪師百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叅學之首一日侍立百丈問誰師曰靈祐百丈云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百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時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潙山可乎（司馬頭陀余禪外蘊人倫之鑒兼窮地理諸方稱院多取決可否）對云潙山奇絶可聚千五百衆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也對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丈云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對云待歷觀之百丈乃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即華林和尚也）問云此人如何頭陀令聲欬一聲行數步對云此人

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座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趣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大好燈籠仰山云莫只這箇便是麽師云這箇是什麽仰山云大好燈籠師云果然不識一日師謂衆云如許多人只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云和尚恁麽道意旨如何庵主云更舉看仰山擬再舉被庵主踢倒歸舉似師師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杪拊掌大笑師云衆中也有恁麽人喚來問作麽生火頭云某甲不喫粥肚飢所以喜歡師乃點頭（東使聞云將知溈山衆裏有人）普請摘茶師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請現本形相見仰山撼茶樹師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云

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云放子二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什麼處）師上堂有僧出云請和尚爲衆說法師云我爲汝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峯雪峯云古人得恁麼老婆心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峯聞之乃問玄沙什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玄沙云大小鴻山被那僧一問得百雜碎雪峯聞之乃休師謂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山云慧寂信亦不立師云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山云只是慧寂更信阿誰師云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山云慧寂佛亦不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佛說多少魔說仰山云總是魔說師云已後無人奈子何仰山云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什麼處師云只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山蹋衣次提起問師云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云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山云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山云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云汝有用而無身（此語是二月中問答）師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語未圓今試道看仰山云正恁麼時切忌勃塑師云停囚長智師一日

喚院主院主來師云我喚院主汝來作什麼院主無對（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又令侍者喚第一座第一座來師云我喚第一座汝來作什麼亦無對（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法眼別云適來侍者喚）師問新到僧名什麼僧云名月輪師作一圓相問何似這箇僧云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師云貧道即恁麼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見月輪麼師云闍黎作麼生僧云還肯諸方師問雲巖云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雲巖云涅槃後有師云涅槃後有如何雲巖云水灑不著雲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觜處師過淨瓶與仰山仰山擬接師却縮手云是什麼仰山云和尚還見箇什麼（合九）師云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山云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栢樹子問云前面是什麼仰山云只這箇栢樹子師却指背後田翁云這阿翁向後亦有五百（六）

衆師問仰山從何處歸仰山云田中歸師云未好刈也未仰山云好刈也師云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山云和尚背後是什麼師云子還見麼仰山拈起禾穗云和尚何曾問這箇師云此是鵝王擇乳冬月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山云大家在這裏師云何不直說仰山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云直須隨流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云請和尚不起師云老僧未曾坐僧云某甲亦未曾禮師云何故無禮僧無對同安代云和尚不怪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問云還道得麼俱無語仰山云莫道無人會禪好歸舉似溈山云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云什麼處被子勘破仰山便舉前話師云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溈山勘破仰山處合九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迴面向壁仰山云和尚何得如此師起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云我適來得一夢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香七

嚴乃點一椀茶來師云二子見解過於鵝子僧云不作溈山一頂笠師即踢之師上堂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溈山僧喚作什麽即得（雲居代云師無異號資福代作圓相托起古人頌云不道溈山不道牛一身兩號實難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入室弟子四十一人唐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勑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肉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乃捨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迴顧云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眞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

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百丈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百丈良久師云不可教後人斷絶去也百丈云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云某甲特來百丈云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百丈一日問師什麽處去來曰大雄山下採菌子來百丈曰還見大蟲麽師便作虎聲百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百丈一掴百丈吟吟大笑便歸上堂謂衆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時普請擇菜南泉問什麽處去曰擇菜去南泉曰將什麽擇師舉起刀子南泉云只解作賓不解作主師扣三下一日南泉謂師曰老僧偶述牧牛歌請長老和師云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門送提起師笠子云長老身材勿量大笠子太小生師云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南泉云王老師吟師便戴笠子而去後居洪州大安寺海衆奔湊裴相國休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黄檗名之又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篇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

披閱良久云會麽公云未測師云若便恁麽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

自從大士傳心印　額有圓珠七尺身
掛錫十年棲蜀水　浮盃今日渡漳濱
一千龍象隨高步（合九）　萬里香華結勝因
擬欲事師爲弟子　不知將法付何人

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門風盛于江表矣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因以棒趂散云盡是喫酒糟漢恁麽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僅便從頂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飯盛米供養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麽時有一僧出問云諸方尊宿盡衆衆開化爲什麽道無禪師師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闍梨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眼者止三兩人廬山和尚是其一人夫出家人在家人上

來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腦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寔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入門來便識得汝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箏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唐大中年終於本山勅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人也姓盧氏頂骨圓聳其聲如鍾少丁母憂廬於墓所服闋思報罔極於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諸律學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云蒼天蒼天南泉云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云會即便會莫忉忉南泉拂袖而出後住浙江北大慈山上堂云山僧不解荅話

只能識病時有一僧出師前立師便下座歸方丈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麼生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云般若以何爲體趙州大笑而出師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爲體趙州置箒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有僧舉此一段事得否僧云和尚有什麼事師云將取老僧去僧云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得去師便休其僧後舉似洞山洞山云闍黎善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洞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什麼言句僧云有時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云我不恁麼道僧云作麼生洞山云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什麼路樂普云行說俱到即本事在無行說俱不到即本事在後屬唐武宗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壬申歲重剃染大揚宗旨咸通三年二月十五日不疾而逝壽八十三臘五十四僖宗謚性空大師定慧之塔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勝槩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蓬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為四衆所知創建精藍號平田禪院焉有時謂衆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有僧到參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閻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有偈示衆曰

大道虛曠常一眞心　善惡勿思　神清物表隨緣飲啄　更復何爲

終于本院今山門有遺塔存焉皇朝重加修飾賜額曰壽昌岸禪師即壽昌開山和尚也

筠州五峯常觀禪師有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云險僧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塞有僧稜師云闍黎向什麼處去僧云臺山去師竪起一指云若見文殊了却來這裏與汝相見僧無對師問一僧汝還見牛麼僧云見師云見左角見右角僧無對師自代云見無左右

別云還辨左右麼又有僧辭師云汝去諸方莫謗老僧在這裏僧云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師云汝道老僧在什麼處僧竪起一指師云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若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合九）（十二）你若出得此人即荅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死屍著（沙彌即仰山也）沙彌後舉問觜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觜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仰山後問溈山如何出得井中人溈山乃呼慧寂寂應諾溈山曰出也及住仰山嘗舉前語謂衆曰我在觜源處得名溈山處得地

福州大安禪師者本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黃檗山受業聽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即造于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百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後如何百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

何保任百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衆祐禪師創居溈山也師躬耕助道及祐禪師歸寂衆請接踵住持師上堂云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什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却傍家走煞（合九）（十三）忽如渴鹿趁陽焰何時得相應去阿你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溈山三十來年喫溈山飯屙不學溈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迵迵地趁亦不去也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覽一切善惡音響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檐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汝若覓毫髮即不見故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

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云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僧云離却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云地水火風受想行識僧云這箇是五蘊師云這箇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云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僧云不會師云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云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繞師三帀師云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云這野狐精出去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云好箇法堂只是無人師從門裏出云作麼無對雪峯和尚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云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來與師師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人問師佛在何處師云不離心又云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云法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本無得有僧問云黃巢軍來和尚向什麼處迴避師云五蘊山中僧云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云惱亂將軍師大化閩城二十餘載唐中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歸黃檗寺示疾而終塔于栝伽山勑謚圓智禪師證真之

塔

福州古靈神讚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迴本寺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浴命師去垢師乃撫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迴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窻下看經蜂子投窻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出得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登座舉唱百丈門風乃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沐聲鍾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焉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者婺州雙林寺受業自

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也因禮佛有禪者問云座主禮底是什麽師云是佛禪者乃指像云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禪者云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云座主幾夏耶師云十夏禪者云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云若也不會百夏奚爲禪者乃命師同參馬祖行至江西馬祖已圓寂乃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云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却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欄檻子其人無對師一日令仰山將牀子來仰山將到師云却送本處仰山從之師云牀子那邊是什麽物仰山云無物師云這邊是什麽物仰山云無物師召云慧寂仰山云諾師云去

江州龍雲臺禪師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老僧昨夜欄裏失却牛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僧到參師問何方來僧云湘南來師云黃河清未僧無對（湧山代云小子小徒兒要過即過但知過用疑作什麽）師因疾有人來問疾師不出其人云久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違和請和

尚相見師將鉢鎖盛鉢揩令侍者擎出呈之其人無對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云序品第一（歸宗柔別云禮拜了去）

洪州東山慧和尚遊山見一巖僧（合九）問云此巖有主也無師云有僧云是什麼人師云三家（十六）村裏覓什麼其僧又問如何是巖中主師云還氣急麼有小師行脚迴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耶小師云十年師云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小師云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云這打野狸漢清田和尚一日與瑫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瑫亦敲三下師云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有何道理瑫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麼生師舉起盞子瑫云善知識眼應須恁麼煎茶了瑫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麼生師云不可更別有也大于和尚與南用到茶堂見一僧近前不審用云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云不得乎白地恁麼問伊用云大于亦無語師乃把其僧云是你恁麼累我亦然打

一棚用便笑曰朗月與青天侍者到看師問云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侍者云不妨和尚借問師云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侍者云誰敢問著其甲師云大于還得麼侍者云猶要別人點檢在師云輔弼宗

十七

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前虔州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師意爲同爲別師云恁麼即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他聲色轉僧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師問仰山汝名什麼對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那箇是寂曰只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寂曰前後且置和尚見什麼師曰喫茶去

前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初參麻谷麻谷召曰良遂師應諾如是三召三應麻谷曰這鈍根阿師師方省悟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幾空過一生麻谷可之

前湖南東寺如會禪師法嗣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麼對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什麼价無語師曰好箇佛只是無光焰

京兆章敬寺懷惲禪師法嗣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　荷有南北之名師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本師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道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師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

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説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絶語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别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黄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曰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别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説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讃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别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寶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

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是曰辭師將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仍勅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者揚州人也姓柳氏受業於本州華林寺唐元和元年潤州丹徒天香寺受戒不習經論唯參禪那初謁惲禪師惲問曰何所而至真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惲雖默然真亦自悟尋抵婺州五洩山會正原禪伯長慶二年向遊建陽受郡人葉玢請居東禪至開成元年往福州長谿邑人陳亮黃瑜請於龜山開刱一日示衆曰動容晌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乃說偈曰

心本絶塵何用洗　身中無病豈求醫

欲知是佛非身處　明鑑高懸未照時
後值武宗澄汰有偈二首示衆曰
明月分形處處新　白衣寧墜解空人
誰言在俗妨修道　金粟曾爲長者身
其二曰
忍僊林下坐禪時　曾被歌王割截支（合九）
況我聖朝無此事　只令休道亦何悲（二十）
暨宣宗中興乃不復被緇咸通六年終于本山壽八十四臘六十勑謚歸寂禪師塔曰祕真

朗州東邑懷政禪師仰山來參師問汝何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山曰是師曰此珠何形狀仰山曰白月即現師曰汝將得來否仰山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看仰山曰昨到潙山亦就慧寂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宣師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

金州操禪師一日請米和尚齋不排座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就師位而坐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

一切人欽仰今日座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若來即受救在來果三日後來云前日遭賊僧問鏡清古人遭賊意如何清云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每云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一日仰山慧寂到參師云去汝無佛性寂叉手近前應諾師笑曰子什麼處得此三昧寂曰我從溈山得寂問曰和尚從誰得師曰我從章敬得河中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云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此中意黃葉止啼錢

景德傳燈錄卷第九

音釋

簪音侵著楔待賢切夐翾止遠也橡似兩切樸實也淳唐丁切水止貞吕切洧于鬼切水名也駭下楷切驚也橛其月切木段也鴞此由切鳥名也傜餘招切盥古玩切漱所救切嗽所角切腔胡江切脚也咻乃侯切指物聲也梡里計切坂甫遠切阪苦穴切終

也篇之酉切
篾音鼈小也
鎖銖也
拊斐父切拍手也
雜大几切艾也
膊伯各切肩
膞章移切
枯木根也
枰卓皆切
抨筆貧切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宋沙門道原纂

合十

懷讓禪師第三世六十一人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一十七人（一十二人見錄）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荊南白馬曇照禪師（合十）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衢州子湖利蹤禪師

洛京嵩山和尚　日子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池州行者甘贄（貧山存制禪師　江陵道弘禪師　宣州玄極禪師　新羅國道均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鹽官齊安禪師法嗣八人（三人見錄）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唐宣宗皇帝　白雲曇靖禪師　略府渌水文舉禪師　新羅品日禪師　壽州建宗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福州龜山正原禪師

甘泉寺曉方禪師　甘泉寺元遂禪師
明州樓心寺藏奐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杭州刺史白居易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三人　二人見録

新羅國迦智禪師　杭州天龍和尚

新羅國忠彦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荆州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五人　三人見録

湖南上林戒虛禪師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

呂后山文質禪師　蘇州法河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二人　一人見録

鎮府普化和尚

鎮州上方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録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法嗣　合十二

京兆法智禪師　京兆慧建禪師
京兆無表禪師　京兆元淨禪師
京兆光禪師　京兆義宗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雲水靖宗禪師法嗣

華州小馬神照禪師
華州道圓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法嗣二人見一人録

嘉禾藏廣禪師

羊腸藏樞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汾州無業國師法嗣

鎮州常貞禪師　鎮州奉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廬山歸宗寺法常禪師法嗣六人四人見録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　五臺山智通禪師

洪州高安大愚禪師

江州刺史李勃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魯祖山寶雲禪師法嗣

雲水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紫玉山道通禪師法嗣

唐襄州節度使于頔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合十二

華嚴寺智嚴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黃州齊安和尚

懷讓禪師第三世

前池州南泉普願禪師法嗣

湖南長沙景岑號招賢大師初住鹿苑爲第

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請說法故時衆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曰我若一切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我事不獲已所以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云未審出箇什麼不得師云晝見日夜見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妙高山色青又青僧問教中云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云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僧問如何是大道師云沒却汝僧問諸佛師是誰師云從無始劫來承誰覆蔭僧云未有諸佛已前作麼生師云魯祖闍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僧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云汝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僧云却據地時如

何師云拖出死屍著僧問如何是異類師云尺短寸長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云不可更物直作曲耶僧云請和尚向上說師云闍黎眼瞎耳聾作麼師遣一僧去問同參會和尚云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云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云不可更別有也僧迴舉似師師示一偈曰

百丈竿頭不動人　雖然得入未爲眞
百丈竿頭須進步　十方世界是全身

僧問只如百丈竿頭如何進步師云朗州山澧州水僧云請師道師云四海五湖皇化裏有客來謁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對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彼云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

學道之人不識眞　只爲從來認識神
無始劫來生死本　癡人喚作本來身

有秀才看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

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會題未曰未會師曰得閒題一篇何妨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此意如何師云要騎即騎要下即下僧皓月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什麼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聖何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有偈曰

摩訶般若照　解脫甚深法　法身寂滅體
三一理圓常　欲識功齊處　此名常寂光

又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何言與云恁麼幻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與云恁麼即幻意是不有不無邪師又曰大德是何言與云如其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云佛之誠言那

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云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大德云據華嚴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眞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眞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又問蚯蚓斬爲兩斷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去動與不動是何境界云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只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酌然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眞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師有偈云

最甚深　最甚深　法界人身便是心
迷者迷心爲衆色　悟時刹境是眞心
身界二塵無實相　分明達此號知音

又問如何是陀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這箇師僧却誦得又問別有人誦得否又指禪牀左邊曰這箇師僧亦誦得云某甲爲什麽不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眞誦無響眞聽無聞云恁麽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云如何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眞聞師乃有偈曰

滿眼本非色　滿耳本非聲　文殊常觸目
觀音塞耳根　會三元一體　達四本同眞
寶堂法界性　無佛亦無人

僧問南泉云貍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不知有爲什麽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僧曰貍奴白牯爲什麽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僧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僧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合十）

虛空問萬象　萬象答虛空　誰人親得聞
木叉兀角童

僧問如何是平常心師云要眠即眠要坐即坐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熱即取涼寒即向火

僧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云一口針三尺線僧云如何領會師云益州布揚州絹僧問動是法王菡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問大士因庭前向曰仰山云人人盡有這箇事只是用不得師云恰是請汝用仰山云作麼生用師乃蹋倒仰山仰山云直下似箇大蟲（長慶云須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自此諸方謂為斧大蟲僧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云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否僧云未審是何人成佛師云是汝成佛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什麼三聖令秀上座問云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云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教伊尋思去秀云和尚雖有千只寮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云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上座舉似三聖三聖云若實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云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

亦默然僧問如何是文殊師云牆壁瓦礫是又問如何是觀音師云音聲語言是又問如何是普賢師云衆生心是又問如何是佛師云衆生色身是僧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云從眼根返源名爲文殊耳根返源名爲觀音（合十）從心返源名爲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僧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此理如何師偈曰

礙處非牆壁　通處勿虛空　若人如是解
心色本來同

又偈曰

佛性堂堂顯現　住性有情難見
若悟衆生無我　我面何殊佛面

僧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智師有偈曰

七生依一滅　一滅持七生　一滅滅亦滅
六七永無遷

又有僧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

性在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麽僧云爭奈動何師云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云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僧云不會師云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其僧無語師有偈曰

誰問山河轉　山河轉向誰　圓通無兩畔　法性本無歸

講華嚴大德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云如和尚所説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内猶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皆悉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瑠璃中内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爲法界體以真金像爲無漏智體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中内現真金像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云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問善

財為什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云如何是普賢身師曰合元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云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云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云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沉問有人問和尚即隨因緣答總無人問和尚如何師曰困即睡健即起云教學人向什麼處會師曰夏天赤骨癗冬寒須得被問已僧什麼處去也師有偈云

不識金剛體　却喚作緣生　十方眞寂滅
誰在復誰行

南泉有眞讚云

堂堂南泉　三世之源　金剛常住　十方無邊
生佛無盡　現已却還

南泉久住投機偈

今日還鄉入大門　南泉親道遍乾坤
法法分明皆祖父　迴頭慙愧好兒孫

師答曰

今日投機事莫論　南泉不道遍乾坤

還鄉盡是兒孫事　祖父從來不入門

師又有勘學偈云

萬丈竿頭未得休　堂堂有路少人遊
禪師願達南泉去　滿目青山萬萬秋

因臨濟和尚云肉團上有無位眞人師乃有偈云

萬法一如不用揀　一如一如　誰揀誰來
揀　即今生死本菩提　三世如來同箇眼

師誡人斫松竹偈云

千年竹　萬年松　枝枝葉葉盡皆同
爲報四方玄學者　動手無非觸忌公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嘗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何處更出去）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在南泉時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南泉云與汝來往者是藏師云不來往者如何南泉云亦是藏又問如何是珠南泉召云師

祖師應諾南泉云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示衆云兄弟彼此未了有什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盡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云老僧不曾見他古人僧云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師云有什麼仰羨處僧問云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云更從我覓什麼僧云不爲閑事師云汝教我道師又云兄弟佛是塵法亦是塵終日馳求有什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掛情情不掛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他籠罩著始是學處有僧云曾辭一老宿示某甲云去則親良朋附道友未審老宿意旨如何纔禮拜次師云禮拜一任不得認奴作郎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

乃擲下拄杖入方丈一日師謂衆曰語是謗寂是誑寂語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堂僧問一句子如何師云此間一句亦無僧問正因爲什麼無事師云我不曾停留又云假饒重重剝得淨盡無停留（十二）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邊事無有是處

趙州觀音院（有名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偃息而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近離瑞像曰還見立瑞像麼師曰不見立瑞像只見卧如來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曰主在什麼處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體萬福南泉器之而許入室異日問南泉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否南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時如何知是道南泉曰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是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可强是非耶師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却返南泉

異日問南泉知有底人向什麽處休歇南泉云山下作牛去師云謝指示南泉云昨夜三更月到窻師作火頭一日閉却門燒滿屋煙叫云救火救火時大衆俱到師云道得即開門衆皆無對南泉將鎖於窻間過與師師便開門又到黄檗黄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内叫云救火救火黄檗開門捉住云道道師云賊過後張弓又到寶壽寶壽見來即於禪牀上背面坐師展坐具禮拜寶壽下禪牀師便出又到鹽官云看箭鹽官云

過也師云中也又到夾山將拄杖入法堂夾山曰作麽師曰沁水夾山曰一滴也無沁什麽師倚杖而出師將遊五臺山次有大德作偈留云

何處青山不道場　何須策杖禮清涼
雲中縱有金毛現　正眼觀時非吉祥

師曰作麽生是正眼大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座師代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衆請住趙州觀音上堂示衆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

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時有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云與一切人煩惱僧云如何免得師云用免作麼師掃地有人問云和尚是善知識爲什麼有塵師曰外來又僧問清淨伽藍爲什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又有人與師遊園見兎子驚走問云和尚是大善知識爲什麼兎子見驚師云爲老僧好殺僧問覺華未發時如何辨眞實師云開也僧云是眞是實師云眞是實實是眞僧云什麼人分上事師云老僧有分閻黎有分僧云某甲不招納是如何師伴不聞僧無語師云去師院有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陀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云也不作凡亦不作聖僧云畢竟作什麼師云落地去也師問一座主講什麼經對云講涅槃經師云問一段義得否云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云是什麼義座主云經中無此義師云五百力士揭石義便道無大衆晚參師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云比來拋塼引玉却引得箇墼子保壽云射虎不

眞徒勞沒羽長慶問覺上座云那僧幾出禮拜爲甚麼便打伊爲輕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處云向伊道什麼云也向伊恁麼道玄覺云什麼處却成輕子去叢林中道幾出來便成輕子只如每日出入行住坐卧不可總成輕子也且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

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云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僧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師師云待我去勘破這婆子師至明日便去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子云驀直去師便去婆子云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云我爲汝勘破這婆子了也（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什麼處是勘破婆子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

僧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云接僧云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出院路逢一婆子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合十）院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十五）棲泊字師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尚爲什麼恁麼道師曰爲汝總識字（法燈別衆僧云別法燈已知去處）僧問如何是囊中寶師云合取口（別云莫說汝人）有新到僧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

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這裏不曾見恁麼人）僧無對（法眼代云呵呵同安顯代云短也不短）有僧寫得師真呈師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真僧無對（玄覺代云師留取供養）師敲火問僧云老僧喚作火汝喚作什麼僧無語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法燈別云我不如汝新到僧參師問什麼處來僧云南方來師云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什麼僧云佛法豈有南北耶師云饒汝從雪峯雲居來只是箇擔板漢（崇壽稠別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云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云是僧云如何是佛師云殿裏底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噇粥了也未僧云噇粥也師云洗鉢去其僧忽然省悟師上堂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荅話分也無樂普在衆扣齒雲居云何必師云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有僧云請和尚舉師便舉前語僧指傍僧云這僧作恁麼語話師乃休僧問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掠約師云汝只見掠約不見趙州橋僧云如何是趙

州橋師云過來過來又有僧同前問師亦如前荅僧云如何是趙州橋師云度驢度馬僧云如何是掠衍師云箇箇度人（雲居錫云趙州爲當扶石橋扶師掠衍）師聞沙彌唱參向侍者云教伊去侍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去師云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合十雲居錫云什麽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十六）師問新到僧什麽處來僧云從南來師云還知有趙州關否僧云須知有不涉關者師云這賊私鹽漢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僧云莫即這箇便是否師云老僧未有語在師問菜頭今日喫生菜熟菜菜頭拈起呈之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僧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云汝喚什麽作空劫僧云無一物是師云這箇始稱得修行喚什麽作空劫僧無語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師云汝玄來多少時耶僧云玄之又玄師云闍黎若不過老僧幾被玄殺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云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僧問夜生兜率晝降閻浮於其中間摩尼爲什麽不現師云道什麽其僧再問師云毗婆尸

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問院主什麽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鵝爲什麽飛去院主云怕其甲師云是什麽語話院主却問鵝子爲什麽却飛去師代云爲其甲有殺心在師托起鉢云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一僧出云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有僧辭師問什麽處去僧云雪峯去師云雪峯忽若問汝云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麽生祇對僧云其甲道不得請和尚道師云冬即言寒夏即道熱又云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麽生其僧又云道不得師云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舉似雪峯雪峯云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云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雲居錫云什麽處是趙州敗闕若檢得出是上座眼）僧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云老僧半句也無僧云豈無和尚在師云老僧不是一句僧問如何是出家師云不復高名不求苟得僧問澄澄絶點時如何師云這重茶著客作漢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乃敲牀脚僧云只這莫便是否師云是即脫取去僧問

如何是毗盧圓相師云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僧云豈不爲人師云頗汝常見毗盧圓相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云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爲什麽入地獄師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一日眞定帥王公攜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麽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少間侍者問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什麽却下禪牀師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師寄拂子與王公曰若問何處得來便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有人問師年多少師云一串念珠數不盡合十十八）後謚眞際大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謂衆曰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與蛇畫足此是頓教諸上座有僧便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闍黎試道看其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

麼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云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云無縫塔前多雨水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云是常僧云還有過常者無師云有僧云請師唱起師云玄珠自朗耀何須壁外光僧問今日供養西川無染大師未審大師還來否師云本自無所至今豈隨風轉僧云恁麼即供養何用師云功力有爲不換義相涉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院爲第一世金輪可觀和尚問如何是道師云莫向虛空裏釘橛觀云虛空是橛師乃打之觀捉住云莫打某甲已後錯打人在師便休（雲居錫云此人具眼不具眼因什麼著打）趙州諗和尚先到雲居雲居問曰老老大大漢何不覓箇住處諗曰什麼處住得（合十）雲居曰山前有古寺基（十九）諗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漢何不住去諗曰什麼處住得師曰老老大大漢住處也不知諗曰三十年弄馬伎今日却被驢撲（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衆僧侍立師曰只恁麼白立無

箇說處一場氣悶有僧擬出問師乃打之曰爲衆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參師曰曾去看趙州麼曰和尚敎道否師云非但茶茓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這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爲汝

衢州子湖巖利踪禪師澶州人也姓周氏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之焉蹄山結茅宴居唐開成二年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咸通二年勅賜額曰安國禪院一日上堂示衆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狗師曰嘷嘷臨濟下二僧到參方揭簾師曰看狗二僧迴顧師歸方丈師與勝光和尚鋤園師驀按鋤迴視勝光云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乃禮拜擬問師與一踢便歸院有一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尼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尼云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中夜於僧堂前叫賊賊大衆皆驚有一僧從僧堂內出被

師把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不是某甲師云是即是即是不肯承當師有偈示衆曰

三十年來住子湖　二時齋粥氣力麤
無事上山行一轉　問汝時人會也無

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稔廣明中無疾歸寂壽八十有一臘六十一今本山有塔（合十二十）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僧曰爲什麽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頹曰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僧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僧曰爲什麽如此師曰同曰子和尚亞谿來參師作起勢亞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亞谿欲進語師乃叱之亞谿曰大陣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亞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去參雪峯雪峯問什麽處來僧云浙中來雪峯曰今夏在什麽處曰蘇州西禪

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雪峯曰何不且從容曰佛法不明雪峯曰有什麼事僧舉前話雪峯曰汝作麼不肯僧曰是境雪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雪峯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雪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雪峯曰只如拈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雪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什麼處蹲坐僧無語宣州陸亘大夫初問南泉曰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曰大夫陸應諾南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暨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即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池州甘贄行者將錢三貫文入僧堂於第一座面前云請上座施財上座云財施無盡法施無窮甘云恁麼道爭得其甲錢却將出去上座無語又於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南泉云甘贄行者設粥請大衆爲貍奴白牯念

摩訶般若波羅蜜甘乃禮拜便出去南泉却到厨内打破鍋子雪峯和尚來甘閉門召云請和尚入雪峯隔籬掉過納衣甘便開門禮拜有住庵僧緣化什物甘曰若道得即施乃書心字問是什麽字僧云心字又自問其妻什麽字妻云心字甘云某甲山妻亦合住庵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又問一僧什麽處來僧云溈山來甘云曾有僧問溈山如何是西來意溈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麽生會溈山意僧云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云且歸溈山去好

保福聞之乃仰手覆手

前杭州鹽官齊安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云會麽僧云不會師乃喝出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與一拳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趁或云遲一刻或云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合十廾二）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什麽足迹難尋道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曰去不

識我語師後於鹽官契會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長城人也姓錢氏
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
益經後往鹽官謁悟空大師決擇疑滯唐咸
通三年止徑山宣揚禪教有小師洪諶以講
論自矜（諶即徑山第三世師謂之曰佛祖正法
直截亡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
見泯絶外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諶聞茫然
禮辭遊方至潙山方悟玄旨乃師潙山宗禪
師咸通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示滅後謚曰
無上大師即徑山第二世也

前五洩山靈默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龜山正原禪師宣州南陵人也姓
蔡氏幼歲俗出家於本州籍山落髮唐元和
十二年丁酉（合十）建州乾元寺受具尋（并二）造五洩山
默師之室決擇玄微後住龜山爲第二世也
師嘗述二偈其一曰

滄溟幾度變桑田　唯有虛空獨湛然
已到岸人休戀筏　未曾度者要須船

其二曰

尋師認得本心源　兩岸俱玄一不全
是佛不須更覓佛　只因如此更忘緣

師咸通十年終于本山壽七十八臘五十四
勅謚性空大師慧觀之塔也

前洛京佛光寺如滿禪師法嗣

唐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詔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答偈頌（鳥窠章叙說）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友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酬對後來亦鮮有代荅者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盤桓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

耳

前大梅山法常禪師法嗣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待汝裹頭來即與汝道僧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云略本一時抛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云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恭取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竪起拂子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云汝即今在什麼處

前永泰寺靈湍禪師法嗣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參潙山曰大德作什麼來師曰介胄全具潙山曰盡卻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卻了也潙山咄曰賊尚未打卻作什麼師無對仰山代云請和尚屏左右潙山以手揖云諾諾師後參永泰方喻其旨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云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學僧鮮有對者法眼代云乞命法燈代云但引頸示

之玄覺代云老兒家放却又子得也

湖南祇林和尚每吃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劒自謂降魔纔有僧參禮便云魔來也以劒亂揮潛入方丈如是十二年後魔來也以劒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什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什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含十　廿五

前幽州盤山寶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眞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云明頭來也打暗頭來也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云不明不暗時如何荅云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拊其背有迴顧者即展手云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暮暮入臨濟院喫生菜飯臨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臨濟乃休僧問法眼未審臨濟當時下得什麼語法眼云臨濟留與後人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及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

是即不是師嘗於閩閩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什麽處師曰汝從什麽處來道吾無語師擊手便去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内坐因説普化每日在街市中掣風鼓顛知他是凡是聖言猶未了師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云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云這賊師云賊賊便出去師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一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時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小廝兒饒舌便受之乃告辭曰普化明日去東門遷化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第二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嘉禾藏廣禪師衢州信安人也姓程氏唐元

和中辭親往長沙嶽麓寺禮靈智律師出家長慶三年於武陵開元寺受戒因聽律部語同學曰教門繁廣宜扣總門遂緣會龍牙山暢禪師龍牙告之曰蘊界不真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復何名而從誰得師一言領悟迴柯山避會昌沙汰後於龍興廣揚道化乾符六年三月中長往壽八十二臘五十六

前歸宗寺法常禪師法嗣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何汝道汝還信否師曰和尚發言何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歸宗若無後語有什麼歸宗也）師辭歸宗宗問子什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堂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合十）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一言頓忘前解（非七）後歸寂謚弘照大師塔曰圓相

漢南穀城縣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打其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迴舉似夾山夾山云汝會也無

僧云不會夾山云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瘂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云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彫性向萬木遷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云不露鋒僧云爲什麼不露鋒師云無當者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時忽一夜巡堂叫云我已大悟也衆駭之明日歸宗上堂集衆問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云智通歸宗云汝見什麼道理言大悟試說似吾看師對云師姑天然是女人作歸宗默而異之師便辭歸宗門送與拈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迴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

舉手攀南斗　迴身倚北辰　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

前華嚴寺智藏禪師法嗣

黃州齊安和尚示學衆曰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悠無人

僧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又問大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頌曰

猛熾燄中人有路　旋風頂上屹然棲
鎮常歷劫誰差互　杲日無言運照齊

師後居鳳翔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

音釋

贅脂利切　奐哮玩切　廣羊至切　顓胡老切　殞羽敏切也　墜古歷切陳　髂苦骨切　髖音寬　礙五骨切　罩陟教切籠罩也　沁七鴆切水名　墜古歷切陳　掠力灼切　約式灼切　撲普卜切擊也　嘩橫木渡水曰掠約　諄伊真切　矜居陵切自負也　援于元切牽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宋　沙門道原　纂　　濟一

懷讓禪師第四世八十九人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法嗣四十三人十見録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鄧州香嚴寺智閑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　京兆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敬初常侍

福州雙峯和尚　志和禪師
洪州西山道方禪師
長延圓鑒禪師　潙山如真禪師
并州元順禪師　興元府崇皓禪師
鄧州全諗禪師　嵩山神劒禪師
許州弘進禪師　餘杭文立禪師
趙州光相禪師　蘇州文約禪師
上元志滿禪師　金州法朗禪師
鄂州黃鶴山超達大師
白鹿從約禪師　西堂復禪師
温州靈空禪師　大潙簡禪師
荆南智朗禪師　潙山普潤禪師
潙山法真禪師　黑山和尚
霜山和尚　南泉和尚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
潙山冲逸禪師　潙山彦禪師
新州三角山法遇禪師
鄧州志詮禪師　荆州弘辯禪師
巖背道牓禪師
已上三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福州長慶院大安禪師法嗣一十人（八人見録）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　饒州薦福古禪師
泉州莆田崇福慧日大師
台州浮江和尚　潞州綠水和尚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
溫州靈陽禪師　洪州紙衣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杭州徑山鑒宗大師法嗣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
背山行眞禪師
杭州大慈山行滿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法嗣十三人（七人見録）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續一）　杭州多福和尚（二）

益州西睦和尚
潭州麻谷和尚（並）　觀音院定鄴禪師
宣州若萍山和尚　太原免道者
幽州燕王　鎮州趙王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法嗣四人見録
台州勝光和尚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曰容和尚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法嗣

邛州奇興院守閑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茱萸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石梯和尚

天龍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

新羅國彥忠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長沙景岑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

婺州金華山嚴靈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關南道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

白馬曇照禪師法嗣

晉州霍山無名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新羅大證禪師法嗣　　三

文聖大王　　憲安大王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小馬神照禪師法嗣

縉雲郡連雲院有錄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高安大愚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筠州末山尼了然
新羅洪直禪師法嗣
興德大王　宣康太子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許州無跡和尚法嗣
遁遂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前潙山靈祐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師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潙山遂陞堂與祐問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祐知是異人便垂開示寂問如何是眞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尋往江陵受戒住夏探律藏後參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拂子置背後寂將坐具搭肩上而出頭云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又問石室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室云道如展手佛似

握拳乃辭石室、室門送召云子莫一向去已後却來我邊（雲居錫云要會麽如今歸堂去明日却上來）韋宙就溈山請一伽陀溈山曰覿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一日隨溈山開田師問曰者頭得恁麽低那頭得恁麽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綿寂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荅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祐忽問師什麽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而立祐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舉鍬而去（玄沙云我若見即踢倒鍬子○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云拘街敖曹諸侯避道又問只如玄沙踢鍬其意如何鏡清云勿柰那何打破戽斗又問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兒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又僧問禾山云仰山插鍬意旨如何禾山云汝問我僧云玄沙踢鍬意旨如何禾山云我問汝師在溈山牧牛時第一座曰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師不荅歸侍立第一座上問訊師舉前話問云適來道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

上座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上座曰現時不說前後師乃出祐曰師子腰折也溈山上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上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乃掣拂子將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

仰山道理一日雨下上座曰好雨寂閣黎師曰好在什麼處上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上座曰好在什麼處師指雨溈山與師遊行次鳥銜一紅柿落前祐將與師師接得乃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子什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不得空然即分半與師（玄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師浣納衣次貶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什麼處見師盤桓溈山前後十五載凡有語句學衆無不弭伏暨受溈山密印領衆住王莽山緣化未契遷止仰山學徒臻萃師上堂示衆曰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玉作一鋪貨

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者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黑黍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黑黍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云齒鋏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莫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潙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圓相相中書佛字僧無語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其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對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吾教不起師因歸潙山省覲祐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

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者箇不說又云者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祐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祐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黎其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竪起拂子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法燈別云相公不用煩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來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蹋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竪起拂子其僧便喝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嚴曰某甲卒說不得乃有偈曰

去年貧未是貧　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錐之地　今年貧錐也無

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玄覺云且道祖師禪與如來禪分不分長慶稜云一時坐却）溈山封一面鏡寄師師上堂提起云且道是溈山鏡仰山鏡有人道得即不撲破衆無對師乃撲破師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不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金剛經道實無一法然燈佛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為什麽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什麽處）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什麽處師推枕子出溈山聞云寂子用劒刃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一圓相相中書水字顧視其僧僧無語師攜一杖子僧問什麽處得師便拈向背後僧無語師問一僧汝會什麽僧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者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為地火明夷師問僧名什麽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與什麽作燈籠）僧問古人

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請和尚離色指學人心師曰那箇是禪牀指出來僧無語玄覺云忽然被伊却指禪牀作麼生對伊好有僧云却請和尚道玄覺代拊掌三下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又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莫無禮師共一僧語傍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注一)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辯現神通只恐和尚收入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事後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傍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僧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以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頭問甚麼處來僧曰江西觀音院來頭云和尚有何言句其僧舉前語頭云者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僧問禪宗頓悟必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者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師曰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汝是什麼處人曰幽州

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僧曰某甲到者裏一切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據汝所解只得一玄得座披衣向後自看其僧禮謝而去

師始自仰山後遷觀音接機利物爲禪宗標準遷化前數年有偈曰

年滿七十七　老去是今日　任性自浮沉

兩手攀屋膝

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膝而逝勑謚智通大師妙光之塔後遷塔于仰山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慕道依潙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師懵然無對沉吟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祐皆不許師曰却請和尚爲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又何益乎師遂歸堂徧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乃自歎曰畫餅不

可充飢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溈山而去抵南陽覩忠國師遺迹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間廓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贊曰和尚大悲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却何有今日事耶仍述一偈云

一擊忘所知　更不假修治　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　處處無踪迹　聲色外威儀
諸方達道者　咸言上上機

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見密密堂堂曾無間歇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問如何是香嚴境師曰花木不滋問如何是仙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這裏來問如何是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曰見麽僧無語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闍黎作俗即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嚴時道在甚麽處僧曰恁麽時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僧問不慕諸聖

不重已靈時如何師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此時疎山在衆嘔聲曰是何言歟師問阿誰衆曰師叔師曰不諾老僧耶疎山出曰是師曰汝莫道得麽曰道得師曰汝試道看曰若教其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師乃下座禮拜躡前語問之疎山曰何不道肯重不得全師曰饒汝恁麽也須三十年倒嗣設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疎山果如師記至二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嗣今少三年在每至食必以手扶而吐之以應前記（疎山後問道得全汝作麽生答恁老肯重不肯重疎山云不得全又作麽生答恁曰全歸云筒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問如何是聲前句師曰大德未問時即答僧曰即時如何師曰即時問也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撒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齊一十一）師曰今年霜降早喬麥總不收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麽僧無對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龍吟僧曰學人不會師曰髑髏裏眼睛（玄沙別云截柏木問離四句絶百非請

和尚道師曰猶師前不得說本師戒一日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蹋手無所攀忽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若開口荅即喪身失命若不荅又違他所問當恁麼且作麼生時有招上座出曰上樹時即不問未上樹時如何師笑而已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爲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僧曰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竪起拂子師聞舉乃曰彼中兄弟作麼會和尚意旨僧曰彼中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不會著什麼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還舉拂子（玄沙云只者香嚴脚跟猶未點地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香嚴脚跟未點地處）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首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嗣讓燈大師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有人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問底在阿那頭）師滅後勅謚紹眞大師塔曰明金杭州徑山洪證禪師吳興人也姓吳氏十九禮開元寺無上大師落髮（無上大師嗣鹽官從住徑山爲第二世）二十二往嵩嶽受滿足戒儀歸禮本師師

問曰汝於時中將何報四恩耶諲不能對三日忘食乃辭行脚徃謁雪巖機緣未契後造溈山蒙滯頓除遭唐會昌沙汰衆皆悲惋諲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子乎大中初復沙門相還故鄉西峯院咸通六年上徑山明年本師遷神衆請繼躅爲徑山第三世於法即溈山之嗣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堦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如雷如雷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

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云直須萬年後曰萬年後如何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云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女何是短師曰蜣螂眼裏著不滿其僧不

肯便去舉似石霜霜云只爲太近實頭僧問如何是長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日長老訪師師問曰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荐遊峯頂佛日曰朗月當空掛氷霜不自寒師曰莫即是長老家風否佛日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麽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賴遇佛日佛日却問師云隱密全眞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箇道佛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佛日曰爲報白頭無限衆此回年少不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佛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

東西不相顧　南北與誰留　汝即言三四我即一也無

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長溪人也初在潙山因桃花悟道有偈曰

三十年來尋劒客　幾回落葉又抽枝
自從一見桃花後　直至如今更不疑

祐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祐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在衆疑此語玄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地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乃返閩川玄徒臻集上堂謂衆曰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八天六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添減唯根帶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中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沉迷三界流轉死生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飛去來（濟一十四）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覲天子師曰盲鶴下清池魚從脚底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僧未喻旨曰再請垂示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

雪峯有偈送雙峯出嶺末句云雷罷不停聲師更之云雷震不聞聲雪峯聞之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雪峯問云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山上鳥峯曰意旨作麽生師曰高可射弓深可釣僧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雄鎮海涯問久戰沙場爲什麽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曰罷息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刹枯樹無花爭奈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兒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曰恁麽即含生不來也曰直得純清絶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如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否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麽色師曰白色曰恁麽即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誰秦主問

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呂才葬虎耳曰其事如何師曰坐見白衣天曰王今何在師曰莫觸龍顏

益州應天和尚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什麽作佛性曰恁麽即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慧禪師初在溈山遇祐師上堂云汝等諸人只得大體不得大用師抽身出去溈山召之更不迴顧溈山云此子堪爲法器師一日辭溈山入嶺云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溈山動容曰善爲京兆來和尚（亦謂七師）初參學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卉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麽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生（法眼別云此是什麽時節問法燈別云與底不是）老宿曰千年桃核師令僧去問仰山云今時還假悟也無仰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去問洞山云那箇究竟作麽生洞山云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僧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掛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師乃喚維那搬柴著大禪佛驟忘而去師聞秘魔巖和尚凡有僧到禮拜以木叉叉著師一日遂往訪之纔見不禮拜便入秘魔懷裏秘魔拊師背三下師起拍手曰師兄我一千里地來便回

（清一）（十六）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來和尚至王公乃舉筆來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廳吏不復出來致疑至明曰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來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云非日來和尚不什麼言句便不得見王公曰師子咬人韓獹逐塊來師竊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嘗問一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僧曰盡有公指壁間畫狗子云者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云看咬著

前福州長慶大安禪師（亦稱大為和尚）法嗣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壞僧曰恁麼即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也問如何是大人相

師曰莊上不帖榜師問僧什麽處去曰西山住庵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還來得麽僧曰即不然師曰汝住庵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契飯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師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者箇衆生骨裹皮如何師拈草覆於龜邊著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子云會麽曰不會師曰麈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爲什麽却是和尚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鷂崙墫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爐曰還受也無師曰火爐露柱有行者領衆到師問忽得底人喚東作什麽對曰不可喚作東師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什麽行者無語衆遂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曰如何是赤土畫簸箕師曰簸箕有唇来不跳出師問一僧講什麽教法曰百法論師拈柱杖子曰從何而起對曰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師問僧什麽處去曰禮普賢去師舉

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曰侍者取一貼茶與者僧一日衆僧參次師曰作惡風勢云還有人覆得吾口麽時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摑口令正乃云如許多時鼓者兩片皮至今無人覆得吾口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川人也廣主劉氏奕世欽重署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沒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童子莫儜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什麽得恁麽難會師曰大官頭上風車子有尼（十人）送瓷鉢與師師托起問云者箇出在什麽處尼云出在定州（法燈別云不遠此同）師乃撲破尼無對（保福代云欺敵者亡）問和尚年多少師曰今日生來日死又問和尚生緣什麽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

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先已知怡然坐化主怒知事云和尚何時得疾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伺王來呈之主開函得一帖子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斯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時僖宗門師和尚師全身不散其葬具龕塔並賜主具辦令號靈樹眞身塔焉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行脚時造洞山法席洞山問云闍黎生緣何處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山云汝父名什麽師曰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上堂曰諸上座幸有眞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各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但一時卻卻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閩帥問曰壽山年多少師曰與（消一）虛空齊年（十九）曰虛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饒州薦山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

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長慶云不負先聖作麼生師曰不露長慶云恁麼即請師領話師曰什麼處去來長慶云只者什麼處去來

泉州莆田縣國歡崇福院慧日大師福州候官人也姓黃氏生而有異及長名文矩爲縣獄卒往往棄役往靈觀和尚及西院大安禪師所更不能禁復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彩爲掛子至觀和尚所觀曰我非汝師汝去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遙見而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閩王禮重創國歡禪苑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

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雪峯和尚領衆到問云即今有二百人寄院過夏得也無師將拄杖畫地一下云著不得即道雪峯無語

潞州綠水和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花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本

參大鴻得旨後造雪峯請益法無異味又嘗遊五臺山覩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前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師院覩地藏菩薩像問僧曰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爲什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乃謝之淳化元年示滅壽一百三十有六

前趙州從諗禪師法嗣

洪州武寧縣新興嚴陽尊者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前面江裏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左右手中與食

楊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花纔綻徧滿娑婆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什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困即歇去師問宋齊丘還會道麼宋曰道也著不得師曰不著不得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

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師合掌曰不審世尊一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住有人問某甲平生愛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什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問祖意教意同別師曰兩滋三草秀春風不裹頭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臺拂椅子火爐牕牖問如何是出家人曰銅頭鐵額鳥觜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百鳥獻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爲甚不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峯頂上雙

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釐時人遠嚮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什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卧師將歸寂有頌曰

三十年來住木陳　時中無一假功成
有人問我西來意　展似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替聘者爲吾討來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得去否曰便請師曰想汝也不奈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在曰爲什麼如此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尚

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彼無語去後三日尋來自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拄杖趂出師有時驀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汝商量

前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即便道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云作麼生照云莫錯師乃放手照云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師門送云自此一別什麼處相見照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云山僧開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云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阿你眼裏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牀擒住云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曰禍不單行

日容和尚參上座參師拊掌三下云猛虎當

軒誰是敵者叅曰俊鶻冲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曰且休未斷者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叅無語師曰死却者漢也雲山云叅不別前語

前鄂州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僧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師曰有什麼辦白處僧再立良久師曰辦得也辦得也曰辦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僧曰叅天叅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

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庵戴笠子執錫繞師三帀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師又無對尼去後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擬棄庵往諸方叅尋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山將有大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豎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叅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

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竪起指頭歸而舉似師師以刀斷其指頭童子叫喚走出師召一聲童子回首師却竪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長慶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噢○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拈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拘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鹵莽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拊掌是他西國奇特○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若悟為什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旨在什麼處

前長沙景岑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邢州人也姓李氏入鵲山出家年二十本州開元寺受戒習經律凡七載乃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達磨來梁復明何事遂遠泝長沙岑和尚岑問曰何處人曰邢州人岑曰吾道不從彼來曰和尚還曾往此無岑然之乃容入室後往洞山石霜而法無異味唐咸通末遊宣城郡守於謝仙山奏置禪苑號瑞聖院請師居焉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僧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又曰千佛不能思萬聖

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比無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良久又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即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光啓中羣盜起師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郡守請居雪竇鬱然盛化天祐二年乙丑七月示疾集衆焚香付囑訖合掌而逝壽七十二其年八月七日建石塔於院西南隅

前關南道常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間問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師忽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游德山門下法味彌著凡上堂示徒戴蓮花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云諾師有時執木劒橫在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劒什麽處得來師擲于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什麽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劒肩上作舞云恁麽始得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都無祇待師問灌溪作麼生灌溪云無位師云莫同虛空麼曰者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即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禪師拳下悟旨（語見師章）乃爲歌曰

咸通七載初參道　到處逢言不識言
心裏疑團若拷栲　三春不樂止林泉
忽遇法王禪上坐　便陳疑懇向師前
師從禪上那伽定　祖膊當胷打一拳
駭散疑團獲泰落　舉頭看見日初圓
從茲蹬蹬以碣碣　直至如今常快活
只聞肚裏飽膨脝　更不東西去持鉢

又述偈曰

宇内爲閑客　人中作野僧（清一）　任從他笑我（升六）
隨處自騰騰

前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筠州末山尼了然灌溪閑和尚遊方時到山先云若相當即住不然則推倒禪牀乃入堂内然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閑云

爲佛法來然乃升座開上參然問上座今日離何處閑曰離路口然云何不蓋却閑無對（未山代云爭得到者裏）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然云不露頂閑云如何是末山主然曰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然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閑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參然云大纔縷生僧云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然云既是師子兒爲甚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古佛心然云世界傾壞曰世界爲什麼傾壞然云寧無我身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音釋

諟（伊真切）諗（式荏切）蘄（渠希切地名）邛（渠容切州名）蓄（保結切）蹋（達合切蹴也）駢（蒲眠切）闐（亭年切駢闐衆盛貌）慒（莫鳳切）芟（師銜切刈也）礫（郎狄切小石也）愁（芳無切）髑（徒木切髏力俟切）髏（烏貫切才旬切髑髏頂骨也）惋（烏貫切惋歎也）莽（亡古切莽至也）詰（契吉切問也）閩（弥鄰切地名）蓆（丁計切根底也）偵（恥慶切閒視也）獹（來胡切韓盧良犬名）簸（補過切簸揚米器也）掴（古獲切批打也）傜（余招

切瓷才資切无器也卸司夜切解下也梓蒲官切盛器也椅隱綺切坐笔也陜失冉切地名瞽果五切目盲也瞶丑怪切瞽也蔂莫白切猶忽也齘呼拮切手拉也枴於巧切拐也鹵莽郎古切莽鹵苟且也墅承與切田廬也膊伯各切肩膊也獦狟獦古曷切狟當割切膨膨蒲行切膊許庚切膨膊脹貌繼縷繼魯甘切縷力主切繼縷衣破弊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濟二

宋　沙門　道　原　纂

懷讓禪師法嗣第四世一十三人

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法嗣一十三人七人見錄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睦州龍興寺陳尊宿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

杭州羅漢宗徹禪師　魏府大覺禪師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

相國裴休

揚州六合德元禪師

上門嶷禪師

襄州政禪師

吳門山弘宣禪師　幽州超禪師

蘇州寒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五世五十一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一十人六人見錄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　杭州龍泉文喜禪師

新羅國順支禪師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

洪州觀音常齧大師

福州東禪慧茂大師

福州明月山道崇大師
虔州逐昌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法嗣二十一人一十五人見録

鄂州灌谿志閑禪師　幽州譚空和尚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鎮州善崖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雲山和尚　桐峯庵主
杉洋庵主　涿州紙衣和尚
虎谿庵主　覆盆庵主
襄州歷村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
齊燈大師　涿州秀禪師
浙西善權徹禪師　金沙禪師
允誠禪師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睦州陳尊宿法嗣二人一人見録

睦州刺史陳操
睦州嚴陵釣臺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法嗣一十二人一十人見録

吉州止觀和尚　壽州紹宗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

益州長平山和尚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
江州雙谿田道者
　益州張覺寺和尚　睦州東禪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福州雙峯和尚法嗣一人見録
雙峯古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法嗣四人一見録
洪州米嶺和尚
　廬州接賢寺寂禪師
　臨川義直禪師
一杭州功臣院令道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昇州長慶道獻禪師
第六世一十九人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五人四人見録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
韶州黃連山義初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

洪州黃龍山忠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

灌谿志閑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

魏州興教存獎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録

汝州寶應和尚

魏府天鉢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鎮州寶壽沼禪師法嗣二人見録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第二世寶壽和尚

涿州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譚空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法嗣二人見録

鎮州大悲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四人三人見録

盧州大覺和尚　盧州澄心旻德禪師

汝州南院和尚

宋州法華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金陵道嶽禪師法嗣

金陵廣孝院處微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懷讓禪師第四世
前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也姓邢氏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隨衆參侍時堂中第一座勉令問話師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唯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在座遂告黃檗云義玄雖是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願和尚更垂提誘來日師辭黃檗黃檗指往大愚師遂參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教曰義玄親問佛法的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遭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大愚搊住云者尿牀鬼子適來又道不會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大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迴黃檗黃檗云汝迴太速生

師云秖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次黄檗云大愚有何言句師遂舉前話黄檗云這大愚老漢待見痛與一頓師云說什麽待見即今便與隨後便打黄檗一掌黄檗云這風顛漢却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黄檗云侍者引這風顛漢出去（後鴻山舉此話問仰山云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黄檗力仰山云非但得大愚力得黄檗力亦解把虎尾）師一日與黄檗赴普請師在後行黄檗迴頭見師空手乃問钁頭在什麽處師云有人將去了也黄檗云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黄檗將钁钁地云我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擎得竪起云爲什麽却在其甲手裏黄檗云今日自有人普請我更不著去也便歸院（後鴻山舉問仰山云钁頭在黄檗手裏爲甚却被臨濟奪却仰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黄檗一日普請鋤茶園黄檗後至師問訊按钁而立黄檗曰莫是困耶曰纔钁地何言困黄檗舉拄杖便打師接杖推倒和尚黄檗呼維那維那拽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黄檗却打維那師自钁地云諸方即火葬我這裏活埋（鴻山問仰山只如黄檗與臨濟此時意作麽生仰山云正

賊走却羅人契棒師一日在黃檗僧堂裏睡黃檗入來以拄杖於牀邊敲三下師舉首見是和尚却睡黃檗打席三下去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云下間後生却坐禪汝這裏妄想作什麼首座云這老漢患風耶黃檗打板頭一下便出去（溈山舉問仰山只如黃檗意作麼生仰山云兩彩一賽）師與黃檗栽杉黃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麼師曰一與後人作古記二與山門作標牓道了以鑹頭打地三下黃檗云雖然如是子已契我棒了也師又以鑹頭打地三下作噓噓聲黃檗云吾宗到汝此記方出（溈山舉問仰山且道黃檗後語但囑道臨濟爲復別有意旨仰山云亦囑臨濟亦記向後溈山云向後作麼生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塔和尚往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記亦出溈山云如是如是）師因半夏上黃檗山見和尚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噉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去黃檗曰汝破夏來不終夏去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黃檗遂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迴終夏師一日辭黃檗黃檗曰什麼處去曰不是河南即河北去黃檗拈起拄杖便打師捉住拄杖曰這老漢莫盲枷瞎棒

已後錯打人在黃檗遂喚侍者把將几案禪板來師曰侍者把將火來黃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在師即便發去師到熊耳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塔主曰祖佛與長老有什麼冤家俱不禮師便拂袖而出（又別舉云師問塔主先禮佛先禮祖塔主曰祖佛是什麼人弟子師拂袖便去）師後還鄉黨俯徇趙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禪苑學侶奔湊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向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行喝阿那箇親對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師問木口和尚如何是露地白牛（清二）木口曰吽師曰啞木口曰老兄作麼生師曰這畜生大覺到參師舉拂子大覺數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衆僧曰這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開令喚新到僧大覺遂出師曰大衆道汝未

衆長老大覺云不審便自歸衆麻谷（第二世）到衆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拽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麽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師上堂云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蒙他賜棒如蔕枝拂著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我下手得時有僧出云其甲行得師拈棒與他其僧擬接師便打（後雪峯拈云臨濟大似白拈賊）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籍裏邊人師又曰夫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麽生會師唐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師將示寂上堂云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麽三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

滅却乃有頌曰

沿流不止問如何　眞照無邊說似他
離相離名人不稟　吹毛用了急還磨

頌畢坐逝勅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

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製草屨密置於道上歲久人知乃有陳蒲鞋之號焉（第二八）時有學人叩激隨問遽荅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師因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師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云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僧云某甲過在什麽處師云枷上更著杻師尋常或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云座主其僧應諾師云擔板漢或云這裏有桶與我取水師一日在廊階上立有僧來問云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屨蓦頭打僧便走

師召云大德僧迴首師指云却從那邊去有僧扣門師云阿誰僧云某甲師云秦時鞭轢鑽一日有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而入師喚尚書天使應諾師云從信門入天使又見壁畫問云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擧露柱云三（清二）身中那箇不說法師問座主汝莫是講唯識否對曰是師云五戒不持師問一長老云了即毛端滴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對云問阿誰師云問長老長老云何不領話師云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師見僧來云見（九）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僧云某甲如是師云三門金剛爲什麼擧拳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要道有什麼難僧云請師道師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不去一重時如何師云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云老僧愛嗔不愛喜僧云爲什麼如是師云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說詩僧到參師問什麼處來僧云瀏陽師云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什麼云

徧地行無路師云老宿實有此語否云實有師拈拄杖打云這念言語漢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來將什麼祗對長老云待他來師云何不道長老云和尚欠少什麼師云請不煩葛藤有僧參師云汝豈不是行脚僧云是師云禮佛也未云禮那土堆作麼師云自領出去僧問某甲講蕭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云實語當懺悔僧云乞師指示師云汝若不會老僧即緘口無言僧云便請道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云義墮也僧云什麼處是學人義墮處師云三十棒教誰契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僧云如何是青山師云還我一滴雨來僧云道不得請師道師云法華峯前陣涅槃句後收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云待和尚有住處即說似和尚師云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僧瞪目視之師云驢前馬後漢僧云請師鑒師云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僧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云金剛

經尚書云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師又因看涅槃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拈起經云這箇是茶毗品最末後師問新到僧今夏在什麼處僧云徑山師云多少人云四百人師云這喫夜飯漢僧云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乃捧趂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老宿見師纔入方丈便喝師側掌云兩重公案老宿云過在什麼處師云這野狐精便退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云踢破多少草鞋

僧無對師與講僧喫茶師云我救汝不得也僧云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示之云這箇是什麼僧云色法師云這入鍍湯漢有一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示之云這箇喚作什麼大德云朝天帽師云恁麼即老僧不卸也師復問所習何業云唯識師云作麼生說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云這箇是什麼云是色法師云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不持五戒僧無對僧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你不解問云和尚作麼

生師云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師云但問將來與你道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佛殿裏燒香三門外合掌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云量才補職僧云如何得不落展演師云伏惟尚饗師喚焦山近前來又呼童子取斧來童子取斧至云未有繩墨且斫麤師喝之又喚童子云作麼生是你斧頭童子遂作斫勢師云斫你老爺頭不得問如何是放一線道師云量才補職又問如何是不放一線道師云伏惟尚饗新到僧參師云汝是新到否云是師云且放下葛藤會麼云不會師云擔枷陳狀目領出去僧便出師云來來我實問汝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泐潭和尚在你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問寺門前金剛托即乾坤大地不托即絲髮不逢時如何師云吽吽我不曾見此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僧云諾師云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云來我共你葛藤托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裏水深多少僧云不曾量度師云洞庭湖又作麼生僧云只

爲今時師云只這葛藤尚不會乃打之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云我不恁麼道云師作麼生道師云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裏等候有僧扣門師云作什麼云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云這裏只有棒方開門其僧擬問師便摑其僧口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下云會麼云不會師云上來表讚無限勝因蝦蟇跳上梵天蚯蚓走過東海西峯長老來參師致茶果命之令坐問云長老今夏在什麼處安居云蘭谿師云有多少徒衆云七十來人師云時中將何示徒長老拈起柑子呈云已了師云著什麼死急有僧新到參方禮拜師叱云闍黎因何偷常住果子喫僧云學人纔到和尚爲什麼道偷果子師云贓物見在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什麼處是妄語師云這裏不著沙彌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閩中人也姓張氏自髫齔投開元寺曇謁禪師出家迨乎冠歲落髮詣五臺具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聽

淨名經既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遂謁芙蓉
芙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
禮辭而參黃檗黃檗垂問曰子未現三界影
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耶檗曰有無且
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曰吾之法眼已在
汝躬師乃入室執巾侍盥晨晡請益尋值唐
武宗廢教師遂深竄林谷暨大中初相國裴
公休出撫宛陵請黃檗和尚出山師隨出由
茲抵姑蘇報恩寺精修禪定僅二十餘載足
不踰閾俄爲郡守請住寶林院未幾復請居
支硎山又住千頃慈雲院振黃檗玄風一日
師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
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
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
曰未有閻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
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
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
不易耶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
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
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

倦而常儼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錢王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化敕賜紫衣文德六年五月辭衆奄然而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遷塔于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二月宣州孫儒寇錢塘兵士發塔覩全身不散爪髮俱長謝罪懺悔而去師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見行于世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住本山薛老峯亦云丁墓山時稱老觀和尚）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出開門雪峯驀胷擱住云是凡是聖師嗤云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雪峯云也只要識老兄師因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云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子師指蛇云欲識西院老野狐精只這便是師一日問西院安和尚（消二）此一片地堪著什麼物安云好著箇無相佛師云好片地被兄放不淨師一日引水次有僧來參師以引水橫抽示之其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云發去也師云只得一橛（玄覺云什麼處是少一橛）問如何是佛師出（十四）

舌示之其僧禮謝師云住住你見什麽便禮拜僧云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云老漢近日舌上生瘡有僧到敲門行者開門後便出去其僧入禮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適來出去者是什麽人僧擬近前師便托出閉却門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云我若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洞山云好箇話頭只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爲什麽不道曹山乃却來進前語師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謇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洞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興縣人也姓吳氏幼歲出家依年受具巡方參禮依黃檗希運禪師法席黃檗一見便深器之入室領旨後至杭州州牧劉彥慕其道立精舍於府西號羅漢院化徒三百師有時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故時人因號骨剉和尚）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僧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

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師後示疾遷化門人塔于院之北隅梁貞明五年錢王廣其院爲安國羅漢寺移師塔於大慈山塢今寺與塔並存

魏府大覺禪師興化存獎禪師爲院宰時師一日問曰我常聞汝道向南行一迴拄杖頭未曾撥著箇會佛法底人汝憑什麽道理有此語興化乃喝師打之興化又喝師又打來日興化從法堂過師召曰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行底喝與我說來興化曰存獎平生於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和尚折倒了也願與存獎箇安樂法門師曰這瞎驢却却衲帔待痛決一頓興化即於語下領旨雖同嗣臨濟而常以師爲助發之友師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云請和尚箭師云汝喚什麽作箭僧喝師打數下自歸丈却喚其僧入來問云汝適來會麽僧云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

禪師初於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連師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各辭令請上人代酬一語師曰請相公垂問公即舉前問師朗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驪珠曰吾師眞善知識也示人尅的若是何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留之供養執弟子之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荐興祖教有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師入州公既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也至遷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爲裴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檗語

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源諸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公皆爲之序公又肅宇中明任越州觀察使應三百年讖記重建龍興寺大佛殿自撰碑銘是先

越州沙門曇彥身長五尺眉垂數寸與檀越許詢字玄度同造塔木大塔二所彥有神異天降相輪能駐日倍工復從地引其轉至塔頂塔未就詢亡彥師壽長可百二十餘歲猶待得詢後身爲岳陽王來撫越州蓋頗力也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弟子咸謂師老耄言無準的許玄度死已三十餘載何云更來也時岳陽王早承誌公密示纔到州便入寺尋訪彥師出門佇望遙見乃召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譽師何以許玄度呼之彥曰未達宿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彥以三昧力加被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二塔益資壯麗時龍興寺大殿聚衆請彥師重修彥曰非貧道緣力也却後二百年有非衣功德主來興此殿夫作佛事寺衆刻石記之及期裴太守赴任興隆三寶倾施俸錢修成大殿方曉彥師贊記無忒公遂篤志内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懷讓禪師第五世

前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

仰山西塔光穆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正聞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麽生師曰還聞麽問祖意與教意同别師曰同别且置汝道鉼觜裏

什麽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仰山閉目坐師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語訖向右邊翹一足而立仰山起來打四藤杖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歸宗下亦有大禪佛名智通終於五臺　後住霍山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行者曰和尚爲什麽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師問僧什麽處來僧提起坐具師云龍頭蛇尾僧問如何是佛師打之僧亦打師師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對師乃打趁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舜檀信食訖行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燭登積薪上以笠置頂後作圓光相手執柱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燄中　渚二　十八

杭州文喜禪師嘉禾衙兒人也姓朱氏七歲出家唐開成二年趙郡具戒初習四分律屬

會昌廢教返服韜晦大中初例重懺度於鹽官齊峯寺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性空曰子何不徧叅乎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院見仰山言下頓了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僧就求齋食師減己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汝給食否荅曰輟已迴施仰山曰汝大利益七年旋漸右止千頃山築室而居會巢寇之亂避地湖州住仁王院光啓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今慈光院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喫院主來這師僧患顛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衣乾寧四年又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二年示疾十月二十七日夜子時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壽八十臘六十終時方丈發白光竹樹同色十一月二十二日遷塔靈隱山西塢天祐一年宣城帥田頵應杭將許思叛逐帥兵大掠發師塔覩肉身不壞髮爪俱長武肅王奇之遣裨將邵志重封瘞焉

新羅五觀山順支本國號了悟大師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竪拂子僧曰莫這箇便是師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什麽字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別作一圓相

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師文殊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竪拂子示之僧曰莫這箇是麽師放下拂子又手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落纜不采功僧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時人手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絶像

前臨濟義玄禪師法嗣

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人也姓史氏幼從栢巖禪師披剃二十受具後見臨濟和尚和尚擲住良久放之師曰領矣往後謂衆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饑問請師不借師曰我滿口道不借師又曰大庾嶺頭佛

不會黃梅路上汝衆生師會下一僧去參石霜石霜問什麽處來云灌谿來石霜云我北山住不如他南山住僧無對師問云但道修涅槃堂了也僧問久嚮灌谿到來只見漚麻池師曰汝只見漚麻池不見灌谿僧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玄沙玄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什麽安置不得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細師曰迴換不迴換曰末後事如何師曰忌丈六㘞頭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閑黎承當分也無問今日一會抵敵何人師曰不爲凡聖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師唐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六七步垂手而逝

幽州譚空和尚有尼欲開堂說法師曰尼女家不用開堂尼曰龍女八歲成佛又作麽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與老僧試一變看尼

曰變得也是野狐精師乃打趁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麽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云這老賊

鎮州寶壽沼和尚第一世住僧問萬境來侵時如浙二廿一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趙州諗和尚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諗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諗收坐具而出師問僧什麽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麽曰見師曰作什麽伎俩曰見某甲一箇伎俩也作不得師打之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還解釘得虛空否曰請和尚打破某甲與釘師以拄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汝點破在趙州云只這一縫尚不奈何乃代云且釘這一縫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亦須喫棒師將順世謂門人曰汝還知我行履處否對曰知和尚一生長坐不卧師又令近前門人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徧歷叢

林至仰山仰山問汝名什麽師曰名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師到香嚴嚴問什麽處來師曰臨濟來嚴曰將得臨濟劒來麽師以坐具蓦口打而去師到德山纔展坐具德山云莫展炊巾這裏無餕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師師接住却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師在雪峯聞峯垂語云人人盡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師出問歷劫無名和尚爲什麽立爲古鏡峯云瑕生也師咄曰這老和尚話頭也不識峯云罪過老僧住持事多師見寶壽和尚閑堂師推出一僧在寶壽前寶壽便打其僧師曰長老若恁麽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在（法眼云什麽處是瞎却人眼處）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問僧什麽處來曰崔禪（第二十二）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麽即不從崔禪處來僧喝之師遂打師謂衆曰我只聞長廊也喝後架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住却

撲下來氣欲絶待興化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以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繫真珠與汝諸人虛空裏亂喝作什麼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當爲唱道之師克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沒交涉師便打乃白衆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飯一堂仍不得喫飯便趕出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盲引衆盲師有時喚僧某甲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別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師後爲後唐莊宗師

莊宗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同光不肯同光若肯同光興化所在什麼處若不肯同光過在什麼處）師滅後勅謚廣濟大師塔曰通寂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良久謂衆曰出來打出來打時譚空和尚出曰崔禪咄師曰久立太尉珍重便下座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上來合譚何事師

曰序品第一問僧家究竟如何師曰本來只是吹灰法却向壇頭脫却衣師訪寶壽初見便展坐具寶壽即下禪牀師乃坐彼禪牀寶壽驟入方丈少頃知事白師曰堂頭和尚已關却門也請和尚庫頭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寶壽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寶壽還坐禪牀師歸方丈閉關寶壽入侍者寮內取灰於方丈前圍三道而退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得西京主人書來否僧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僧曰殘羹餿飯誰喫師曰獨有閻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桐峯庵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作吼聲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

曰爭奈老僧何有僧到庵前便去師曰閻黎閻黎僧迴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這老漢師乃打之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庵掬住師師曰殺人殺人其僧推開曰吽作麼師曰誰僧乃喝師打之僧出迴首曰且待且待

師大笑
杉洋庵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在師便打僧問庵主得甚麼道理便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乃喝之僧曰恰是師乃打其僧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大敗大敗
涿州紙衣和尚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曰春晡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謌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於言下領旨深入三玄三要四句之門頗資化道
虎谿庵主僧到抽坐具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風師鳴指一聲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摑之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曰猶要棒在有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打之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僧到不審師曰阿誰僧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僧曰猶要第二

喝在師乃喝之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云隴西人僧云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云是僧云和尚莫不是也無師便作鸚鵡聲僧云好箇鸚鵡師便棒之

覆盆庵主問僧什麽處來曰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庵主否僧便喝師便掌僧曰作麽師又喝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下畫一圓相師從庵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這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胷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庵主被謾

襄州歷村和尚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茶匙子僧曰莫只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筯打柴頭問汝還聞否曰聞師曰誰不解脫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和尚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談論佛法壽曰請師兄長老答話師喝之壽曰某甲尚未借問何便行喝師曰猶欠少在壽却與一喝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與僧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麽僧曰尚書適來喫什麽陳曰敲鍾謝響又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接陳乃縮手僧無語陳曰果然果然異日問僧曰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麽僧曰合取狗口陳自捆曰操罪過僧曰知過必改陳曰恁麽即乞上座口喫飯又齋僧自行食次曰上座施食上座曰三德六味陳曰錯上座無對又與寮屬登樓次有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陳曰不是曰焉知不是陳曰近前與問相次諸僧樓前行過陳纂上座僧皆迴顧陳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

禪者有玄機　玄機是復非　欲了機前旨　（廿六）咸於句下違　（廿二）

前香嚴智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攔胷與一托問如何是頓師云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

不出門惡事傳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箇什麽師曰江西不立宗

襄州延慶法端號紹眞大師官人問蚯蚓斬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即今問底在那箇頭）

益州南禪無染大師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無師曰從來只明恁麽事僧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勿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問如何是寬廊之言師曰無口道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齊己）禪師問從上諸聖（共之）從何而證師乃所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觸事面牆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更

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問頃年有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椀又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子
江西廬山雙谿田道者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箇問頭來
前福州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第二世　本業講經因上雙峯禮謁雙峯問大德什麼處住曰城裏住雙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雙峯曰只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歸本寺捨所居罷講入山執侍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僉謂古侍者當受雙峯印記往往聞于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石霜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迴首石霜曰擬著即差是著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諾諾即前邁尋屬雙峯歸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祇對石霜

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只教我不著是非（玄覺云且通他會石霜意不會）前徑山第三世洪證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尋常垂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其僧後問長慶為什麼不出是慶云汝擬換作什麼）前揚州光孝院慧覺和尚法嗣

道獻禪師廬州人也姓劉氏初參侍覺和尚便領悟微言即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暨化緣彌盛受請止昇州長慶禪苑師一日上堂謂衆曰彌勒世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乃說偈曰

三界上下法　我說皆是心　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

看他恁麼道也大殺惶惶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為等閑業識茫茫蓋為迷己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唯文殊言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

吾曾轉法輪也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爾僧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閻黎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古人豈不道今日三月三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二年歸寂

懷讓禪師第六世

前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吳郡崑山人也父賈販師隨至豫章聞禪會之盛遂啓求出家即詣江夏投清平大師清平問曰汝來何求曰求法也清平異而攝受之尋登戒度奉事彌謹一旦白謂曰學無常師豈宜匏繫於此子即辭抵宜春仰山禮南塔涌和尚涌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來涌曰鄂州使君名什麼曰化下不敢相觸涌曰此地通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涌矍然而笑遂蒙印可乃遊廬陵安福縣宰爲建應國禪苑迎以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焉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爲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僧曰不會師曰

徒詵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因同里僧勉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戍將鬪雲峯山建院亦以清化爲名法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麽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僧曰恁麽即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盆紅

問亡僧遷化向什麽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不無僧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櫂谷裏聞聲

至忠獻王賜以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帥讓也慮後人倣（清二）（三十）

吾而逞欲耳漢開運四年丁未秋七月示疾安然坐逝有大風震摧林木壽六十六臘四十五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人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温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

進前三步僧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只恐閻黎不問師上堂謂衆曰會麼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如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知曰知箇什麼師曰建州九郎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旛在左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舶上商人元來是當州小客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緉破草鞋曰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師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二三四五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師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

（清二）

（卅一）

韶州昌樂縣黃連山義初號明微大師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請師開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

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華不墜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遶須彌元與劫同時曰恁麼即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廣南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像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嘶駒僧曰恁麼即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胷題萬字背負圓光問如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鴻究號妙濟大師有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如何師曰有什麼雪處問如何是急切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例大問定慧等學明見理性如何師曰新修梵宇

前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師默然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是從上眞正眼師搥胷曰蒼天蒼天僧曰借問又何妨師曰困問這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鑺地栽虛空問如何是衲僧急切處師曰不過此問僧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問諸方盡皆妙用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師曰噫問古人拈槌竪拂此理如何師曰瘂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僧曰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橫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飯後三椀茶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云諸佛菩薩及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便擲下擘胷開曰作麼生衆無對問學人創入叢林一夏將未委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拯師托開其僧乃曰老僧自住持來未曾瞎却一僧眼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不會即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恁麼時難共語衆無對師將坐却曰猶較些

子二
前灌谿志閑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僧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絲竹未將爲樂器架上葫蘆猶未收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嵐毬（清二）（册三）問如何是高峯孤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太鈍生僧曰不是鈍根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邊在暗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魏府興教存獎禪師法嗣
汝州寶應和尚（亦曰南院第一世住）上堂示衆曰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其僧乃掀禪牀師曰這瞎驢便棒師問僧近離什麽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麽師曰作麽生僧

玠重師打之趂下法堂僧到參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闕師故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乃棒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近離襄州師曰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麼僧又喝師乃棒之其僧禮拜師曰這棒本分汝打我我且打汝三五棒要此話大行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參禮拜後白曰別無好物人事從許州買得一口江西剃刀來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什麼處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掐一下師曰侍者收取明拂袖而去師曰阿剌剌師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別僧舉此語方悟旨却迴參省師已圓寂遂禮風穴和尚風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無僧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麼生僧曰某甲當時

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風穴云汝會也
前寶壽沼和尚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有人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攉兒狢子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打之僧從漪到法席句曰乃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復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西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又曰上座且這裏過夏待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嘗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道三錯更待留我過夏商量我不說恁麼時錯我當時發足擬向南去便知道錯了也（冊二冊五首山省念和尚云據天平作恁麼會解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寶壽和尚（第二世住）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面黑眼睛白問踢倒化城時如何師曰死漢不斬僧曰斬師乃打之

前三聖慧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有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師曰我開口即錯僧曰真是學人師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

淄州水陸和尚有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僧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勿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胷托一托

前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盧州大覺和尚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鳥獸啣華師曰有恁麼畜生曰見後爲什麼不來啣華師曰無恁麼畜生

盧州澄心院旻德和尚在興化時遇興化和尚示衆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喝興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乃作禮歸衆化云旻德今夜較却興化二十棒然雖如是賴遇他旻德長老一喝不作一喝用汝州南院和尚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待我斫棒問上上根器

人還接否師曰接僧曰便請師接師曰且得平交師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漢上師曰汝也罪過我也罪過僧無語師見新到僧乃拽住曰作麼生作麼生僧無對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有僧新到師曰敗也乃拋下拄杖僧曰恁麼語話師便打（清二）（清六）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音釋

涿竹角切地名　嶰語佳切　郢以整切地名　淄側持切地名　拽羊列切都拮切提拽也　肋盧則切脅幹也　捋盧括切摩持也　鏤居縷切大鉏也　掇都活切丑劣切迫也　徇松閏切從也　窄側革切狹也　儡倫猥切傀儡也　趁昌列切趍也　塞先代切報也　唵一感切合也　趑疾資切趑趄不前也　趄子余切趑趄不前也　趦子私切趑趦不前也　趄子邪切趑趄不前也　趑子私切趑趦不前也　趦子私切趑趄

初限切削也　寨居偃切吃也　帗披義切帗帗也　疇時流切答也　愕五各切驚愕也　識楚譜切符識也　耄莫報切惛忘也　答初八切　㤰許規切他得切差也　翹渠堯切舉也　鄮魚巨切鄮兒地名　韜音切　㤰於計切埋瘞也　劈普擊切破也　餕子峻切　鑽子律切　鏃木位切　鑽他刀切藏也　鑽先達切所鳩切壞飯也　鑿在各切鑿放也　吚尼止切指物貌　煦香句切温和也　眄丑忍切側洽切目動也　睚五懈切睚眦也　睥普計切睥睨也　睹苦浩切博陸切睹睺也　舶傍陌切海中大船也　睡子律切　䏚蒲交切　䏚鉏也　䏚丑忍切　䏚笑貌　嚴徒俟切　剌盧達切　剌苦浩切　剌爪刺也　獾呼官切壯貌也　狢下各切狢狐狢也　鼷下雞切小鼠也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三　　濟三

宋　沙門道原　纂

懷讓禪師第七世

漵讓禪師第七世

鄧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四人（二人見錄）

鄧州興陽清讓禪師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

鄧州興陽義深禪師
芭蕉山第二世住退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四人（三人見錄）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潭州鹿苑和尚

潭州報慈德韶大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汝州南院和尚法嗣一人見録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鄧州興陽歸靜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韶州靈瑞和尚

懷讓禪師第八世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法嗣四人（二人見錄）

汝州廣慧眞禪師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潤翔長興和尚　潭州雲集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報慈歸眞大師德韶法嗣二人見錄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

懷讓禪師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汾州善昭禪師

曹谿別出第二世

羅浮山定眞和尚法嗣一

羅浮山靈運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制空山道進和尚法嗣

荊州玄覺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韶州下回田善快和尚法嗣

善悟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司空山本淨和尚法嗣

中使楊光庭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緣素和尚法嗣

韶州小道進禪師　韶州遊水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祇陀和尚法嗣
衡州道情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南陽慧忠國師法嗣五人見錄

一人

代宗皇帝
唐肅宗皇帝
開封孫知古

耽源山真應禪師

二人

衡州香嚴成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南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一十八人見錄

貴州大石山福琳禪師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
磁州法如禪師
懷安鄧亞隱山進平禪師

澧陽慧源禪師
南陽圓震禪師
江陵行覺禪師
五臺山無名禪師
宣川志滿禪師
寶陵靈坦禪師
益州南印禪師
已上一十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河陽惟空禪師
宜春廣教禪師
五臺山神英禪師
南嶽皓玉禪師
浩州朗禪師
寧州通陽禪師
河南尹李常

曹谿別出第三世

下回田善悟禪師法嗣
潭州無學禪師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衡州道情和尚法嗣
湖南如實禪師一
無機緣語句不錄

耽源山真應和尚法嗣

吉州貞壇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磁州法如和尚法嗣

荆南惟忠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河陽懷空和尚法嗣

蔡州道明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烏牙山圓震禪師法嗣

吳頭陀　四面山法智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五臺山無名禪師法嗣

五臺華嚴澄觀大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益州南印和尚法嗣

義倫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曹谿別出第四世

荆南惟忠禪師法嗣忠禪師諡道圓禪師　益州如一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　盧山東林雅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吳頭陀法嗣

玄圃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曹谿別出第五世

遂州道圓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

奉國神照禪師法嗣
鎮州常一禪師　滑州智遠禪師
鹿臺玄邃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曹谿別出第六世

圭峯宗密禪師法嗣
圭峯溫禪師　慈恩寺太恭禪師
興善寺太鍠禪師　萬乘寺宗禪師
瑞聖寺覺禪師　化度寺仁瑜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鹿臺玄邃禪師法嗣
龍興念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滑州智遠禪師法嗣
彭門審用禪師　圓照禪師
上方真禪師　東京法志單頓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懷讓禪師第七世

前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間甚諦當僧曰既是坐道場爲什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曰會麼僧曰學人不會師曰話道語下無

聲舉揚與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別後消停

前吉州資福如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圓相示之（二）問如何是（三）古人歌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開黎亦在此問百丈卷席意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如何師曰汝名什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師謂衆曰諸江見資福剎竿便迴去脚跟也好與三十棒豈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同別師乃展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未審釋迦騎什麼師舉手云邪邪

澤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圓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嘹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僧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上掛草鞋師上堂展手云天下老和尚諸

上座命根總在這裏有一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僧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尚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

前汝州南院和尚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人也初發迹於越州鏡清順德大師未臻堂奧尋詣襄州華嚴院遇守廓上座即汝州南院侍者也乃密探南院宗旨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南院以左手拄膝師喝南院以右手拄膝師又喝南院舉左手曰這箇即從閻黎又舉右手曰這箇又作麼生師曰斯南院擬拈拄杖次師曰作什麼奪拄杖打著老和尚莫言不道南院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瞿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南院曰閻黎幾時曾到南院來師曰是何言歟曰老僧端的問汝師曰也不得放過南院曰且坐喫茶師方叙師資之禮自後應溟仰之懸記出世聚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諸方矣師上堂曰祖師心印此日全

提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衆中還有道得者麽時有盧陂長老問曰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蝸步躔泥沙盧陂擬進語師以拂子驀口打乃曰記得前語麽盧陂曰記得師曰試舉看盧陂欲開口師又打一拂上堂謂衆曰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見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觀汝諸人從前依他學解迷昧兩蹊而今與汝一齊掃却箇箇作大師子兒吒呼地嘆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若覷著即瞎却渠眼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超然迥出咸音外翅是徒勞讚底沙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狗吠天明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音義）當堂照月影娥眉顧面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問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輥任向地中埋問如何是佛

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問如何是廣慧劒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魔膽裂僧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在圓天且居羌里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僧曰如何師曰如何問千木奉文侯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句不當機如何顯道師曰大昴縱同天日輪不當午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皐難翥翼焉無千里漫追風問如何是佛師曰勿使異人聞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蠟人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師赴州衙請上堂有僧問曰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大舞遶林泉世間無憂喜僧曰共譚何事師曰虎豹巖前曾宴坐隼擲光裏描眞宗問摘葉尋枝

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赴供淩晨入開堂帶雨歸問凡有所問皆是捏怪請師直指根源師曰寧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旨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物外春問如何是密室中事師曰出袖譚今古迴顏獨皺眉問驪龍頷下珠如何取待師曰曾向海邊乾竹刺直至如今治素琴問大舸搖空如何舉櫂師曰自在不點胷渾家不喜見問追風難把捉前程事若何師曰波斯衣襄解問誕生王子還假及第否師曰一句擬光禪子問三絨恐負古人機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人時如何師曰披莎側笠千峯裏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不得當體事如何師曰大勳不立賞柴扉草自深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印底眼師曰輕蓋道者知機變枯與霑蒐拭淚巾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岫拂開龍洞雨汎波僧涌鉢囊花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芻拈未下六環金錫響搖空問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豕唯實問王道

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芻狗吠時天地合木雞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曰祖月孤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赤脚人趂兎著鞋人喫肉問不曾博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爍太虛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拈却蓋面帛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膝行肘步大衆見之問紫菊半開秋已至月圓當戶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望昨夜遭霜子不知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透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心懸壁上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看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即駿捺尾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聲法師實藏論離微體淨品云其入離其出微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爲內心

無所為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機萬有不能機想慮不來馳諸見不能移寂滅不思議可謂本淨體離微也據入故名離約用故名微混而為一無離無微體淨不可染無染故無淨體微不可有無有故無無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野花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問無地容身時如何師曰熊耳嵩開無叩客僧曰如何即是師曰快須斷却問盡大地人來一時致問如何祇對師曰子期琴韻勿知音問央掘逼佛時如何師曰大家保護萬迴憨問心印未明如何得入師曰雖聞普帥投歸欵未冕牽羊納璧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禁犬吠堯問如何是齧鐵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問不修定慧為什麽成佛無疑師曰金雞專報曉漆桶黑光生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僊衣破問洪鍾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僧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沾聞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嵊山水盡山無盡問大人相為什麽不具足師曰鷓梟夜半欺鷹隼問今古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僧曰未審和尚二時如何師曰攜籮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迴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礱三尺刃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鑽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師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前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法嗣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乃問曰擬問不問時如何西院便打師良久西院云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峯前無異路

前韶州慧林鴻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有人問如何是佛師喝云汝是村裏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毗盧頂出沒太虛中

前風穴延沼禪師法嗣

汝州廣慧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頭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杖杷鑼子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人也姓狄氏受業於本部南禪院得法於風穴初住首山為第一世開堂日有僧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視僧曰更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師謂衆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燈燈相然相續不斷至于今日大衆且道相續箇什麽師良久又曰今日須是迦葉師兄始得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僧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契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什麽處行履師曰牽犁拽杷問古人拈槌竪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僧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僧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盡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並日輪齊問一樹還開華也

無師曰開來久矣僧曰未審還結子也無師曰昨夜遭霜了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得什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喝師曰瞎僧再喝師曰這瞎漢只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僧曰未審怎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僧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什麼處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僧曰未審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僧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得污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問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僧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取問如人入京朝聖主只到潼關便却迴時如何師曰猶是鈍漢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問一句了然超百億如何是一句師曰到處舉似人

僧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但知恁麼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虛心以何爲體師曰老僧在汝脚底僧曰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脚底師曰知汝是箇瞎漢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僧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嗔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猶不當僧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什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僧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底人師曰不見有一法僧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閻黎領話問如何是當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僧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弦琴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僧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沉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恁麼閑功夫僧曰和尚爲什麼如此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僧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作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閻黎到此多少時也僧

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不無那箇是誰僧曰今日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卧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什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僧曰爲什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似天下人僧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眼師曰看看冬到來僧曰究竟如何師曰即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掛及至到來爲什麼有山可守師曰道什麼僧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二十棒師次住寶安山廣教院亦第一世後徇衆請入城下寶應院（即南院第三世）三處法席海衆常臻導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示衆曰（梁三十四）

今年六十七　老病隨緣且遣日　今年記
取來年事　來年記著今朝日
至四年月日與時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

白銀世界金色身　情與非情共一眞
明暗盡時俱不照　日輪午後是全身
言訖安坐日將昳而逝壽六十有八荼毗收
舍利

前潭州報慈歸眞大師德韶法嗣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速禮三拜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第三世住僧問佛界與衆生
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得僧曰眞箇那師曰
有些子問傘蓋忽臨於寶座師今何異鵲巢
時師曰道不得僧曰即今底師曰輸汝一佛
法

前汝州首山省念禪師法嗣

汾州善昭禪師上堂謂衆曰凡一句語須具
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
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
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
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
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
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青天曰何得如此師

曰識取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海上按劒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驚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

曹谿別出第二世

前南陽慧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眞應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怎麽生師云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云什麽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麽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什麽物師曰青海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麽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什麽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這裏牛在什麽處海斫額師乃拭

曰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個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謂曰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洛陽荷澤神會大師法嗣

黃州大石山福琳禪師荊州人也姓元氏本儒家子幼歸釋氏就玄靜寺謙著禪師剃度登戒遊方遇荷澤師示無念靈知不從緣有即煥然見諦後抵黃州大石山結庵而居四方禪侶依之甚衆唐興元二年入滅壽八十有二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幷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和尚服勤左右荷澤一日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有光非外求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寂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耶異耶荷澤曰光則寶寶則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迴互荷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荷澤曰汝若了聲

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聖平等如幻如行迴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唐元和二年圓寂壽年九十臘豁別出第五世

前遂州道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駱亂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削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荊南張禪師南即張曰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神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穿窬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賾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

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絶筆罄竭于懷暨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太恭斷臂酬恩師先齋書上疏主遙叙師資往復慶慰尋太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雖曰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迴住鄠縣草堂寺未幾復入寺南圭峯蘭若大和中徵入内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惟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奥受教爲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録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或云百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翻云思惟修亦云静慮皆是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説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但目真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

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眞名爲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心地法門品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門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又眞性即不垢不淨第三凡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十九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

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則成邪速入塗炭先祖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泊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違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薰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喻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

大開成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況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唐三云前後者中間被勅追入內住城二年方却表請歸山也）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恭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爲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數十年中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關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面失而遷變（周禮曰函人爲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

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善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哉圭山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融併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廿一）（荀子云如振裘領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略例云處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都序據圓教以印諸宗雖百家亦無所不統）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眞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迴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迴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自世尊演教至今日會而通之能事方畢）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爲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教或說相教或說性教聞者各隨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會三乘詣均尸而顯一性前後之軌則也）故涅

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達了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涅槃圓教和會諸法唯論則魔說及外道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師又著圓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有人等論皆裝休為之序引盛行於世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塔院坐滅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峯二月十三日荼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壽六十有二臘三十四遺誡令舁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持服四衆數千百人哀泣喧野暨宣宗再闢真教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蕭傪相公呈己見解請禪師注釋曰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為慧眼若當真如相應之時善惡不思空有不念萬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生皆是虛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

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照體獨立等智之階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今見性無生則定亂真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絶相累即絶相爲妙用住相爲亂情於八萬法門一一皆爾一法有爲一塵一法空爲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示及偈狀荅史山人十問問荅各是一本今參而寫之一問云何是道何以修之爲復必須修成爲復不假功用荅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爲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僞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荅造作是結業名虛僞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眞實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爲頓爲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名方豈得一時圓滿荅眞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即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荅識水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

而即眞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澌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即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衆生且即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既自云即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即說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耶答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眞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

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秖爲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每代秖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荅曰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秖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耶修心耶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如次第爲說荅覺四大如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爲佛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爲法味住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

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所又山南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者荅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性以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麤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對

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約但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此次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此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今謹注釋如後偈曰

第三十六

作有義事是惺悟心義謂義理非謂仁義恩義意明凡所作爲先詳利害須有所以當於道理然後行之方免同惛醉顛狂之人也就佛法中有三種義即可爲之一資益色身之事謂衣食醫藥房舍等世間義也二資益法身謂戒定慧六波羅蜜等第一義也三弘正法利濟羣生也乃至爲法諸餘緣事通世出世也作無義

事是狂亂心謂凡所作爲若不緣上三般事即名無義也是狂亂者且如世間醉人狂人所往不擇處所所作不量是非令既不擇有何義利但縱情妄念要爲即爲故如狂也上四句述業因也下四句述受果報云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隨妄念欲作即作不以悟理之智揀擇是非猶如狂人故臨終時於業道被業所引受當來報故涅槃經云無明郎主貪愛魔王役使身心策如僮僕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情中欲作而察理不應即須便止情中不欲作而照理相應即須便作但由是非之理不由愛惡之情即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大上人間也通而言之但朝暮之間所作被情塵所牽即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若所作所爲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即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三

音釋

磁疾移切石州名　涪縛謀切州名　倩七政切　嘹力昭切　鯨渠京切鯢五芳切鯨古華切　鯢大魚雄曰鯨雌曰鯢　蝸牛也　騾陟加切　呀許加切張口貌　覷七慮切何視也　頁匹米切傾頭也　輥古本切以九切　羌里侯切文王囚處也　矛莫侯切兵器　盾食尹切兵器之屬　捻

如協切指捻也翥章庶切飛舉也隼旗隼徐尹切鴟屬旗羊諸切旌也舸加我切大船也櫂直教切棹也翳丘畏切與褘同罽虛騎切毛布也猱奴刀切猴屬唾五佳切犬聲也韃許戛切韃靼也捺乃曷切手按也憨呼甘切癡也刖魚厥切斷足也駿祖紅切馬駿也捺乃曷切手按也憨呼甘切癡也刖魚厥切斷足也駿祖紅切馬駿也梟鴟鳥名鴟鳥名鴟鳥名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四　　濟四

宋　沙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一世一人見錄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

第二世二十一人（清四）

南嶽石頭希遷大師法嗣二十一人（一十三人見錄）

荊州天皇寺道悟禪師

京兆尸利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潭州大川和尚

汾州石樓和尚

鳳翔法門寺佛陀和尚

潭州華林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

潭州長髭曠禪師　水空和尚

寶通禪師　海陵大辯禪師

渚澄禪師　衡州道詵和尚

漢州常清禪師　福州碎石和尚

商州商嶺和尚　常州義興和尚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世二十三人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七人 五人見錄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　丹霞山義安禪師

吉州性空禪師　本童和尚

米倉和尚

揚州六合大隱禪師
丹霞山慧勤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藥山惟儼和尚法嗣十人 六人見錄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　藥山高沙彌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鄂州涇原山光密禪師
藥山斐禪師 古四
宣州落霞和尚 二
朗州刺史李翺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二人 一人見錄

漳州三平山義忠禪師

吉州青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二人見録

福州普光和尚

僊天和尚

行思禪師第一世

石頭希遷大師端州高要人也姓陳氏母初懷妊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醮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六祖大師度爲弟子未具戒屬祖師圓寂稟遺命謁于廬陵青原山思禪師乃攝衣從之（緑會語句如思禪師卓叙之）一日思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云云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思甚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荐之瀨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有四）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三）師一日上堂曰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

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僧從什麼處來僧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僧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却迴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橛柴大小僧曰勿量大馬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馬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師古人云道有道無是二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什麼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即汝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磚又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荅各於本章出焉師著參同契一篇辭旨

幽濬頗有注解大行於世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受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湊二大士之門矣貞元六年庚午十二月二十五日順世壽九十一臘六十三門人建塔于東嶺長慶中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行思禪師第二世

南嶽石頭希遷法嗣

荆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人也姓張氏神儀挺異幼而生知長而神俊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誓志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禪師受心法服勤五載唐大歷中抵鍾陵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復住二夏乃謁石頭遷大師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石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什麽曰如何明得石

頭曰汝還攝得空麽曰恁麽即不從今日去也石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石頭曰我早知汝來處曰師何以賊誣於人石頭曰汝身見在曰雖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石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於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罄殫其跡後至于荊州當陽紫山（五百羅漢駐錫之地也）學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寺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遂居天皇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賢賤皆座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于此席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師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典座近前師曰會麽對曰不會師乃拈

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郡東

京兆尸利禪師初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石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却麽師乃契會厥旨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初習儒學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馬大師以手托幞頭額馬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南嶽還以前意投之石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剋佛殿前草

（清四）

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鍬鑺剋草獨師以盆盛水淨頭於和尚前胡跪石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師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頭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師馬躬入堂視

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馬師問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云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即不來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莫逆之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或譏之師曰吾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師一日謁忠國師先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即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瞞起侍者以告國師乃鞭侍者二十棒遣出後丹霞聞之乃云不謬爲南陽國師至明日却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云不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帀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還難得師訪龐居士見女子取菜次師云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師又云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去元和三年師於天津橋橫卧

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而對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麵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言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令齊靜方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以奉事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衆構成大院師上堂曰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什麼薦與不薦吾徃日見石頭和尚亦只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譚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什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著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趯逐什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叅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識得釋迦即者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為生無事珎重有僧到叅於山下見師乃問丹霞山向什麼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

處僧曰莫只這箇便是麽師曰眞師子兒一撥便轉師問僧什麽處宿云山下宿師曰什麽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閻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舉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什麽不具眼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長慶云盡其機來又作麽生保福云道甚麽甲瞎得麽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師以長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授復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六門人斲石爲塔勅謚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姓歐陽氏年十三依鄧林寺摸禪師披剃十七遊南嶽二十於嶽寺受具往虔州龔公山謁大寂大寂問曰汝來何求師曰求佛知見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界汝從南嶽來似未見石頭曹谿心要爾汝應却歸師承命迴嶽造于石頭問如何是佛石頭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又作麽生石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爲什麽却無石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後住梁端招提寺不出戶三十

餘年凡參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石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石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然省悟住後有僧來參師乃召曰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卷四 九）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朗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人姓韓氏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唐大歷八年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乃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豈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即謁石頭密領玄旨一日師坐次石頭覩之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切不爲石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爲也石頭曰汝道不爲且不爲箇什麼曰千聖亦不識石頭以偈讚曰

從來共住不知名　任運相將只麼行
自古上賢猶不識　造次凡流豈敢明

石頭有時垂語曰言語動用勿交涉師曰不言語動用亦勿交涉石頭曰這裏針劄不入師曰這裏如石上栽華石頭然之師後居澧

州藥山海衆雲會（廣語見別卷）一日師看經次栢巖曰和尚休猱人得也師卷却經曰日頭早晚曰正當午師曰猶有這箇文彩在曰其甲無亦無師曰汝大殺聰明曰其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曰我破破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師與道吾說茗谿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爲什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石霜別云書卷不曾展）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只是枉披袈裟曰其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師見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什麼師曰汝還有口麼僧無對僧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實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一日院主請師上堂大衆纔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却門

院主逐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爲什麼却歸方丈師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什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底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有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偏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僧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粮方僧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齩破一粒米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什麼師見遵布衲洗佛乃問這箇從汝洗還洗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實在主衆中喚作洗佛語亦云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僧問曰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閙黎決疑至晚問上堂大衆集定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什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却曰大衆這僧

有疑便托開歸方丈（玄覺云且道與伊決疑吾若決疑什麼處是決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上堂時與汝決疑）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罔測發憤而去僧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鈔化甘行者問什麼處來僧曰藥山來甘曰來怎麼僧云教化甘云還將得藥來麼僧曰行者有什麼病甘便捨銀兩鋌曰若有人即却送來無人即休師怪僧歸太急僧曰問佛法相當得兩鋌銀師令舉其語舉已師令僧速還行者家行者見僧迴云猶來遂添銀施之（同安代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師問僧見說汝解筭虛實曰不敢師曰汝試筭老僧看僧無對（雲巖後來舉問洞山汝作麼生洞山云請和尚生日師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吾云佛字師云多口阿師僧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大衆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曰特牛生

兒也何以不道師云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衆（雲巖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其僧却會只是不肯禮拜）僧問達磨未到時此土還有祖意也無師云有僧曰既有祖師意又來作什麽師曰只爲有所以來師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麽（清四）（十二）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長慶云照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朗州刺史李翺嚮師玄化屢請不起乃躬入山謁之師執經卷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翺性褊急乃言曰見面不如聞名師呼太守翺應諾師曰何得貴耳賤目翺拱手謝之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麽翺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翺乃欣愜作禮而述一偈曰

練得身形似鶴形　千株松下兩函經
我來問道無餘說　雲在青天水在瓶（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脚眼始得）

翺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翺莫測玄旨師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閫中

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云昨夜和尚山頂大笑李翺再贈詩曰

選得幽居愜野情（疑四）　終年無送亦無迎
有時直上孤峯頂　月下披雲笑一聲（十三）

師大和八年二月臨順世叫云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撐之師舉手云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入室弟子沖虛建塔于院東隅勅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潭州大川和尚（亦名大湖）有江陵僧新到禮拜了在一邊立師曰幾時發江陵僧拈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撫掌曰苦殺人幾錯判諸方老宿師肯之（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於我這裏即不然僧曰未審此間怎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其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底甚多甚多洞山聞之曰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汾州石樓和尚師上堂有僧出問曰未識本生乞師方便指曰石樓無耳朶僧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麼僧曰和尚過在什

麼處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乃打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麼僧云賴遇問著其甲若問著別人即禍生師云作麼生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僧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之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和尚師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什麼椀躂丘一箇過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不可測

潭州華林和尚僧到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僧曰和尚見什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鍾樓其僧大悟

潮州大顛和尚初參石頭石頭問師曰那箇是汝心師曰言語者是便被石頭喝出經旬日師却問曰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石頭曰除却揚眉動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石頭問曰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躂僧師曰是參禪僧石頭

曰何者是禪師曰楊眉動目石頭曰除却楊眉動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楊眉動目外鑒其甲石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和尚了也石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石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石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石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後辭往潮州靈山隱居學者四集師上堂示衆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楊眉動目一語一默驀頭即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汝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汝眞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僧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即得渡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瘂者依前瘂

潭州攸縣長髭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迴
衆石頭石頭問什麽處來曰嶺南來石頭曰
嶺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
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點眼麽師曰便請石
頭乃翹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見什麽道理
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洪鑪上一點雪
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抵對不具眼抵對若具眼爲什麽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麽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水空和尚師一曰廊下逢見一僧乃問時中
事作麽生僧良久師曰只恁便得麽僧曰頭
上更安頭師便打之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
男女在

行思禪師第三世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本渚宮賣餅家子也未
詳姓氏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
天皇寺人莫測師家居于寺巷常日以十餅
饋之悟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
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
遺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悟曰是汝

持來復汝何必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悟曰汝昔崇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悟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悟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悟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乃復問如何保任悟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無別勝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得僧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師曰有處即道來尼衆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尼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什麼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翺問如何是眞如般若師曰我無眞如般若翺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德山問久嚮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亦不現師曰子親到龍潭德山即休（玄覺云且道德山肯龍潭不肯龍潭若肯龍潭德山服在什麼處若不肯爲什麼承嗣他）鄧州丹霞山天然禪師法嗣

京兆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丹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箒作麽師退三步丹霞曰錯師却進前丹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丹霞曰得即得孤負他諸佛師由是領旨住翠微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磨當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一日師在法堂内行投子進前接禮而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又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作麽投子禮謝而退師曰莫撈却投子曰時至根苗自生師曰供養羅漢有僧問曰丹霞燒木佛和尚爲什麽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又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嘆麽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丹霞山義安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座曰恁麽即無異去也師曰向汝道

吉州性空禪師有一僧來參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

呵大笑師曰少間與闍黎舉哀其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

本童和尚因門僧寫師眞呈師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僧曰豈可分外師曰若不分外汝却收取這箇僧便擬收師打云正是分外强爲僧曰若恁麼即須呈於師師曰收取收取

米倉和尚有僧新到參遶師三帀敲禪牀曰不見主人翁終不下參衆師曰什麼處情識去來僧曰果然不在師打一拄杖僧曰幾落情識呵呵師曰村草步頭逢著一箇有什麼話處僧曰且參衆去

藥山惟儼禪師法嗣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豫章海昏人也姓張氏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藥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藥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曰山上烏兒白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與雲巖侍立次藥山曰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智頭陀怎麼生師便出去雲巖問藥山曰智師兄

爲什麼不祗對和尚藥山曰我今日背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雲巖即來問師曰師兄適來爲什麼不祗對和尚師曰汝却去問取和尚僧問雲居切忌道著意怎麼生雲居云此語最毒僧云如何是最毒底語雲居云一棒打殺龍蛇雲巖臨遷化時遣人送辭書到師展書覽之曰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遣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意怎麼道還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什麼處是伊不會處藥山上堂云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云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藥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師卧次粹樹云作甚麼師云蓋覆粹云卧是坐是師云不在兩頭粹云爭奈蓋覆師云莫亂道師見粹樹坐次師云作什麼粹云和南師云隔關來多少時粹云恰是乃拂袖出師提笠子出雲巖云作甚麼師云有用處巖云風雨來怎麼生師云蓋覆著巖云他還受蓋覆麼師云雖然如此且無遺漏因潙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爲座雲巖曰以無爲爲座雲巖却問潙山潙山曰以諸法空爲座潙山又問師怎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卧也聽

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潙山問師什麽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急道急道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問無神通菩薩爲什麽足迹難尋師曰同道方知曰和尚知否師曰不知曰爲什麽不知師曰汝不識我語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麽生師曰教汝指點著堪作什麽曰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澁在又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喚不迴頭方有少分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問僧除却星及談阿那箇是火僧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否師曰見曰見從何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卧更請一問南泉示衆云法身具四大否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裩師云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四大亦然南泉不違前言乃與師裩師見雲巖不安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麽處相見巖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

不滅處亦不求相見師見雲巖補草鞋云作甚麼巖云將敗壞補敗壞師云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云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禾山代云給侍者方詣師下山到五峯五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五峯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都無祇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問設先師齋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設齋作麼生問頭上寶蓋生不得道我是如何師曰聽他曰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石霜問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向他道師喚沙彌沙彌應諾師曰添却淨餅水著師良久却問石霜適來問什麼石霜再舉師便起去石霜異日又問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什麼處去也師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師唐大和九年乙卯九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十

一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壽六十有七閩維得靈骨數片建塔于石霜山之陽勅謚修一大師塔曰寶相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人也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初參百丈海禪師未悟玄旨侍左右二十年（卷四）百丈歸寂師乃謁藥山言下契會（語見藥山章）一日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什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團石被州主移却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藥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師後到潙山潙山問曰承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麼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問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師良久云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云好埋却問大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云一機之綃是一段是兩段洞山聞云如人接樹

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其甲在師問石霜什麼處來霜云瀉山來師云在彼中得多少時霜云粗經冬夏師云恁麼即成山長也霜云雖在彼中却不知師云他家亦非知非識霜無對後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師後居潭州攸縣雲巖山一日謂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添香來師曰見佛否曰見師曰什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子怎麼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怎麼生會道吾曰通身是眼師掃地次瀉山云太驅驅生師云須知有不驅驅者瀉山云恁麼即有第二月也師竪起掃帚云這箇是第幾月瀉山低頭而去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

僧無對師曰未問時却點頭師作鞋次洞山問就師乞眼睛未審還得也無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什麼處著洞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曰非眼師咄之師問尼衆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猶是兒孫在（洞山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什麼從佛界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只是左之右之師問僧闍汝解卜是否曰是師曰試卜老僧看僧無對（洞山代云請師唐和尚生月）師唐會昌元年辛酉十月示疾二十六日沐身竟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及夜師歸寂壽六十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清泗）瘞于石墳勅謚無住大師塔曰淨勝

華亭船子和尚名德誠嗣藥山嘗於華亭吳江汎一小舟時謂之船子和尚師嘗謂同參道吾曰他後有靈利座主指一箇來道吾後

激勉京口和尚善會參禮師師謂曰座主住甚寺會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箇什麼會曰目前無相似師曰何處學得來曰非耳目之所到師笑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速道速道會擬開口師便以篙撞在水中因而大悟師當下棄舟而逝莫知其終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師問曰來作什麼洞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兩片皮作麼洞山無對曹山後聞乃云一子親得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猫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問取露柱去

高沙彌藥山住庵初參藥山藥山問師什麼處來師曰南嶽來山云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云受戒圖什麼師曰圖免生死山云有一人不受戒亦免生死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即佛戒何用山云猶掛唇齒在便召維那云這跛脚沙彌不任僧務安排向後庵著藥山又謂雲巖道吾曰適來一箇沙彌却有來由道吾云未可全信更勘始得藥乃再問師

曰見說長安甚鬧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云見諦說云山云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什麽不得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師乃辭藥山住庵山云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這般事喫什麽作戒藥嗽這饒舌沙彌入來近處住庵時復要相見師住庵後兩裏來相看山云你來也師曰是山云可驪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雲巖云皮也無打什麽鼓道吾云鼓也無打什麽皮山云今日大好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到處否師云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藥山便擲下鼓槌云是第幾和高曰第二和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舀一杓飯便出去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曰闍黎近離什麽處洞山曰近離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麽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麽曰不得名師曰還法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豈不出入洞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僧堂

曰昨日對二閣黎一轉語不稔今請二閣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飯相伴過夏速道速道洞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飯共過一夏

潭州長髭曠禪師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攸縣長髭曠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迴日須到石頭禮拜師受戒後迴參石頭一日隨石頭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頭樹子礙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倒與師師云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不通號長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長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遣背長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長髭咄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長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竪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之乃云我若見即令放下杖子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到石室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又

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往碓米杏山曰行者不易負道難消師曰無心椀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取去說什麼難消杏山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兩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之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何況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仰山問曰這箇月尖時圓相什麼處去圓時尖相又什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闍黎

仰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已後却迴這邊來僧問師曾到五臺山否師曰曾到僧曰還見文殊麽師曰見僧曰文殊向行者道什麽師曰文殊道闍黎父母生在村草裏

潮州大顛和尚法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人也姓楊氏初參石鞏石鞏常張弓架箭以待學徒師詣法席次石鞏曰看箭師乃披襟當之石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箇漢師後參大顛往漳州住三平山示衆曰今時出來盡學馳求走作將當自己眼目有什麽相當阿你欲學麽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取恁麽心憤憤口悱悱有什麽利益分明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汝切不得錯用心時有僧出問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カツ)如苔僧曰學人蹋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有人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兎角拄杖大德藏向什麽處

僧曰龜毛兎角豈是有耶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師又示衆曰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即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此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即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

潭州大川和尚法嗣

僊天和尚新羅僧到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其僧無語師便推出云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又有一僧至擬禮拜師云野狐鬼見什麼了便禮拜僧云老禿奴見什麼了即便恁問師云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僧云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云爭不如此僧云誰師乃呵呵云遠即遠矣

福州普光和尚有僧立次師以手開胷云還委老僧事麼僧云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胷云不妨太顯僧云有什麼避處師云的是無避處僧云即今作麼生師便打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四

音釋

汾符分切州名　髭即悉切　說所臻切　晟承正切　棵逕迷切　庵房六切　婆渠龜切　妊汝鳩切孕也　瘵魯皓切西南夷謂之瘵　醲山宜切　吻忘粉切口脣也　潛私閏切　憧尺容切憧憧往來不絕貌　廠昌兩切屋無壁曰廠　爇如列切進火也　躂他達切　踬陟利切　黯乙減切深黑也　斲竹角切研也　跋補火切　掣昌列切　麥於交切齊人謂疾也　齩五巧切齧也　翳五勞切　迭徒結切更也　瞥普蔑切　猱奴刀切　抓烏皎切　憤房吻切懣也　悱敷尾切欲言也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五　　宋沙門道原纂　　濟五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四世一十七人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二人見録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清五）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

吉州性空禪師法嗣二人見録

歙州茂源和尚　　棗山光仁禪師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五人（四人見録）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

建州白雲約禪師

伏牛山元通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三人見録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禄清和尚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法嗣四人見録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　　泳州杏山鑒洪禪師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　　幽谷和尚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

第五世一十四人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一十三人（一十二人見録）

第二世投子温禪師　福州牛頭微禪師

西川香山澄照大師　陜府天福和尚

濠州思明和尚　鳳翔府招福和尚

興元中梁山遵古禪師

襄州谷隱和尚　安州九嵕山和尚

幽州盤山第二世和尚

九嵕山敬慧禪師

東京觀音院嚴俊禪師

桂陽龍福眞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鄧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一人見録（清五）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

行思禪師第四世

前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劒南人也姓周氏少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

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厥後訪尋禪宗因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因造龍潭信禪師問荅皆一語而已（前章出之）師即時辭去龍潭留之一夕於室外默坐龍問何不歸來師對曰黑龍乃點燭與師師擬接龍便吹滅師乃禮拜龍曰見什麼曰從今向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明日便發龍潭謂諸徒曰可中有一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迴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

師抵于潙山從法堂西過東迴視方丈潙山無語師曰無也無也便出至僧堂前乃曰然雖如此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參繞踦門提起坐具喚曰和尚潙山擬取拂子師喝之揚袂而出潙山晚間問大衆今日新到僧（靖五）何在對曰那僧見和尚了更不顧僧堂便去也潙山問衆還識這阿師也無衆曰不識潙曰是子將來有把茅蓋頭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

舍號古德禪院相國裴休題額見存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總印禪師開山剏院鑒即第一世住也師上堂謂衆曰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寂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毫氂繫念三塗業因瞥爾生情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爲無益師上堂曰今夜不荅問話問話者三十拄杖時有僧出方禮拜師乃打之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什麽打某甲師曰汝是什麽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汝上船時便好與三十拄杖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玄覺云叢林中喫作觸下語且從只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拄杖意作麽生有僧到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對曰八人師曰將來一時生案著龍牙問學人仗鎮鄽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法眼別云汝向什麽處下手龍牙曰頭落也師微笑龍牙後到洞山舉前語洞山曰德山道什麽云德山無語

洞山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龍牙省過慙謝有人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箇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鬧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即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保福拈問招慶只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德云中時如何慶云展開

（清五）

黎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開與是什麼心行明昭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

師尋常遇僧到參多以拄杖打臨濟聞之遣侍者來參教令德山若打汝但接取拄杖當胷一拄侍者到方禮拜師乃打侍者接得拄杖與一拄師歸方丈侍者迴舉似臨濟濟云從來疑這箇漢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只據目前一木杖子佛來亦打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東禪齊云只如臨濟道我從來疑這漢是肯底語不肯語爲當別有道理試斷看

師上堂曰問即有過不問又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爲什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什麼師令侍者

喚義存（即雪峯也）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什麼存無對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便騎項曰這畜生什麼處去來雪峯問古人斬猫兒意如何師乃打趂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有僧問還有不病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爺阿爺師復告諸徒曰拂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乙酉十二月三日也壽八十六臘六十五勅謚見性大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有僧新到師謂曰其中事即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僧曰某甲在途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師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即闍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會有人

亂說道理出去

前吉州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和尚平田來參師欲起身平田乃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却恁麼時請師道師以手掩耳而已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有什麼死急平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

疎山光仁禪師上堂次大衆集師從方丈出未至禪牀謂衆曰不負平生行脚眼目致箇問訊將來還有麼方乃升堂坐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不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別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什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前京兆翠微無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姓王氏少依本州北菩提寺唐咸通六年落髮後詣潭州開元寺受具攻律學一旦謂同流曰夫沙門應決徹生死玄通佛理若乃孜孜卷軸役

役拘文悉數海沙徒勞忙心遂罷所業遠參禪會至江陵白馬寺堂中遇一老宿名曰慧勤師親近詢請勤曰吾久侍丹霞今既垂老倦於提誘汝可往謁翠微彼即吾同參也師禮辭而去造于翠微之堂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翠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師說翠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文德元年抵上蔡會州將重法創大通禪苑請闡宗要師自舉初見翠微語句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為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道將十稔至光化中領徒百餘遊鄂州從節度使杜洪請居清平山安樂院上堂曰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

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只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此工夫體取佛意好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麻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麵作三箇饆饠餅問如何是禪師曰胡孫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問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午時歸寂壽七十有五周顯德六年勅謚法喜禪師塔曰善應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人也姓劉氏幼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山法席頓悟宗旨（語見翠微章）由是放任周遊歸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諗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未相識趙州潛問俗士知是投子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乞一箇趙州即先到庵中坐

師後擔一餅油歸庵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只見箇賣油翁師曰汝只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曰如何是投子師曰油油趙州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趙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同詮二師互相問酬廣如本集其辭句簡捷意趣玄險諸方謂趙州投子得逸羣之用）自爾師道聞于天下雲水之侶競奔湊焉師謂衆曰汝諸人來這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口裏貴有可道我老人氣力稍劣脣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隨汝荅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墜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生解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這裏無可與汝不敢誑瞞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汝諸人還知麼時有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裏墜根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脩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髑

髏裏有師子乳問一法普潤一切羣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師曰早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雪峯侍立師指庵前一塊石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雪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乃歸庵中坐一日雪峯隨師訪龍眠庵主雪峯問龍眠路向什麼處去師以拄杖指前面雪峯曰東邊去西邊去師曰漆桶雪峯異曰又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性懆漢雪峯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漆桶師一日庵中坐雪峯問和尚此間還有人參否師於牀下拈鑽頭拋向面前雪峯曰恁麼即當處掘去也師曰漆桶不快雪峯辭去師出門送纔召云道者雪峯迴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云有云如何是不涉二途者師云元正啓祚萬物惟新問依稀似半月罔象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向何處明師曰道什麼僧曰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

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法師曰老僧不解謾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燄裏藏身師曰有什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堆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辯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辯識師曰引不著問院裏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師問僧久嚮疎山萬頭莫便是否無對法眼代云嚮重和尚日久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爲棟梁材曰恁麼即卞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即伶俜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更請雕琢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手中杖子問佛法二字如何辯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問什麼問一等是水爲什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祖

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和尚住此來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真箇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問學人一問即和尚答忽若千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什麼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問塑像未成未審身在什麼處師曰莫亂造作僧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什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僧曰無目爲什麼徧十方師曰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兩三箇僧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什麼處師曰見老僧嗔便道嗔見老僧喜便道喜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

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代云尚謁祖師）和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又問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惟以一大事因緣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尋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菜頭入方文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爲閑黎說菜頭明日伺得無人又來請和尚說師曰近前來菜頭近前師曰輒不得舉似於人問併却咽喉脣吻請師道師曰汝只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先師後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曰恁麼即從師得也師曰目著眼趁取曰恁麼即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己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箇音響曰

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爲什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師縱之以無畏辯隨問遽答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略錄少分而已唐中和年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上山問師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魁渠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師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示有微疾大衆請醫師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坐亡壽九十有六詔謚慈濟大師塔曰眞寂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聲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僧曰恁麼即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迹起坐絕人知僧曰如何即是師曰三

鑪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什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曰有重瞳垂手過膝自翠微受訣乃止于道場山薙草卓庵學徒四至遂成禪苑廣闡法化所遺壞納三事及開山拄杖木屐今在影堂中

建州白雲約禪師（曾住江州東禪院）僧問不坐徧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什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天台韶和尚參師問什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人也姓陳氏年十三依洪井西山紹鑾禪師落髮二十三嵩嶽受具就洛下學毗尼之教雖知聽制終爲漸宗迴抵大潙山法會爲米頭一日師在米寮內篩米潙山云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潙山於地上拾得一粒云汝道不拋撒這箇什麼處得來師無對潙山又云莫欺

這一粒子百千粒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什麼處生潙山呵呵笑歸方丈晚後上堂云大衆米裏有蟲師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道吾喚沙彌沙彌應諾吾曰添淨甁水著吾却問師汝適來問什麼師乃舉前問道吾便起去師從此省覺道吾曰我疾作將欲去世心中有物久而爲患誰可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道吾曰賢哉賢哉于時始爲二夏之僧因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洞山价和尚遣僧訪尋囊錐始露乃舉之住石霜山他日道吾將捨衆順世以師爲嫡嗣躬至石霜而就之師曰勤執侍全于師禮暨道吾歸寂學侶雲集盈五百衆

廣語出別卷

一日謂衆曰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脚手凡有其由皆落在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即差不分即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即打破

你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還汗出麽曰到這裏爲什麽却道不得師曰脚底著口問真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奈真身何師曰瑠璃缸子口師歸方丈有僧在明牕外問咫尺之間爲什麽不覩師顏師曰我道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雪峯曰什麽處不是石霜僧迴舉雪峯之語呈師師曰老大漢有什麽死急（東禪齊云只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也他爲什麽道死急若不會作麽生雪峯豈可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曾學來始得會亂說即不可）雲蓋問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麽生曰無人接得渠師曰道也大殺道也只道得八九成曰未審和尚作麽生道師曰無人接得渠（東禪齊云只如石霜意作麽生若道一般前來爲什麽不許伊若道別有道理又只重說一徧且道右人意作麽生）問佛性如虛空如何師曰卧時即有坐時即無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大殺鬧有人不肯過江西因僧舉洞山參次示衆曰兄弟秋初夏末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

無寸草處去始得又曰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麼生去師聞之乃曰出門便是草僧舉似洞山洞山曰大唐國內能有幾人東禪齊拈云且道石霜會洞山意否若道會去只如諸上座每日祈旋俯仰迎來送去為當是落路下草為復一一合轍若言不會洞山惑又爭解恁麼下語還有會處麼上座擬什麼處去於此若明得可謂還鄉曲也不見　也曾著箇語云恁麼即不去也　師止石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德宗聞師道譽遣使齎賜紫衣師牢讓不受光啓四年戊申二月二十日已亥示疾告寂壽八十有二臘五十九三月十五日葬于院之西北隅勅謚普會大師塔曰見相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處爲典座一日隨道吾往檀越家弔喪師以手拊棺曰生耶死耶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什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道弔畢同迴途次師曰和尚今日須與仲興道儻更不道即打去也道吾曰打即任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打道吾數拳道吾歸院令師且去少間主事知了打沒師乃禮辭往石霜舉前語及打

道吾之事令請和尚道石霜曰汝不見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於此大悟乃設齋懺悔師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石霜曰作麼師曰覓先師靈骨石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靈骨師曰正好著力石霜曰這裏（清五）針劄不入著什麼力（十六）（太原孚上座代云先師靈骨猶在）

禄清和尚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云庭前紅蕖樹生葉不生華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正是道吾機因什麼不會僧禮拜師便打云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姓俞氏幼歲從師因念般若心經以無根塵義問其師其師駭異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值馬祖諱晨修齋次南泉垂問衆僧曰來日設馬師齋未審馬師還來否衆皆無對師乃出對曰待有伴即來南泉聞已讚曰此子雖後生甚堪彫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

溈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溈山曰我這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溈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山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既到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雲巖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巖曰我說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師乃述偈呈雲巖曰

也大奇　也大奇　無情說法不思議
若將耳聽終難會　眼處聞聲方可知

遂辭雲巖雲巖曰什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來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又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師真不如何祇對雲巖曰但向伊道只這箇是師良久雲巖曰衆當這箇事大須審細師猶

涉疑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因有一偈曰
切忘從他覓　迢迢與我踈　我今獨自往
處處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　我今不是渠
應須恁麼會　方得契如如
他日因供養雲巖真有僧問曰先師道只這
是莫便是否師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師曰當
時幾錯會先師語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
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
麼道長慶後云既知有爲什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　師在泐潭
見初上座示衆云也大奇佛界道界
不思議師曰佛界道界即不問且如說佛界
道界是什麼人只請一言初良久無對師曰
何不急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
說什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只
是名字何不引教初曰教道什麼師曰得意
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
佛界道界病大小初因此遷化師至唐大中
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
之洞山（今筠州也）因爲雲巖諱日營齋有僧問和
尚於先師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

他指示僧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什麼師曰雖然如此焉敢違背於他僧問和尚初見南泉發迹爲什麼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爲佛法只重不爲我說破又因設忌齋僧問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什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僧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曰年涯相似即無阻矣僧再舉所疑師曰不躡前蹤更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即某甲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後皎上座拈問長慶如何是年涯相似者長慶云古人恁麼道皎闍黎又向這裏覓箇什麼師又曰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無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不間斷稍得相應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否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否曰無人師曰恁麼即闍黎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闍黎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太長老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黑如漆過在什麼處太曰過在動用同安顯別云不知

師乃咄云出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師問雪峯從什麼處來雪峯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僧問蛇吞蝦蟆救即是不救即是師曰救即雙目不覩不救即形影不彰因夜間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玄旨遂罷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峯侍立次問曰只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只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雪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得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雪峯曰義存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雪峯無語（雪居膺別前語云待其甲有口即通長慶稜別云恁麼即其甲謹退）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什麼曰祖師即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闍黎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

雲居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閻黎向後有把茅蓋頭或有人問閻黎且作麼生向伊道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承古有言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師問德山侍者從何方來曰德山來師曰來作什麼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什麼物最孝順侍者無對師有時云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閻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待我不語話時即聞僧問

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荅否師曰也未問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休便休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什麼語對曰讚法身語師曰法身是讚何用更讚師有時垂語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鉢袋子僧便問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僧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師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這裏荅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

什麼語有一上座下語九十六轉不愜師意末後一轉始可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有一僧聞請舉如是三年執侍巾餅終不爲舉上座因有疾其僧曰某甲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遂持刀向之曰若不爲某甲舉（清五）即便殺上座也（廿二）上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爲汝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絲去曰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什麼顛倒曰什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什麼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時有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常（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別云方便呼爲佛）師問僧去什麼處來僧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僧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闍黎也無僧曰允即不違僧來舉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茱萸曰行即不無人覺即乖師令彼僧去進語曰未審是什麼行茱萸曰佛行佛

行僧迴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拈云此語還有疑訛也無若有且道什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檢點得出麼他道行即不無人覺即乖師令再問是什麼行又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而問請斷看僧却問師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有僧舉問歸宗權和尚只如洞山意作麼生權云封皮厚二寸師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幽曰和尚爲什麼迴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覓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蟇有僧便問曰這箇因什麼到恁麼地師曰只爲闍黎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粒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曹山云要頭即斫將去又問雪峯雪峯以拄杖云我亦曾到洞山來師因看稻田次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牛須好看恐喫稻去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喫稻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曰師意如何師曰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問僧名什麼僧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僧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是認得驢前馬

後將爲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客中辯主尚未分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閻黎自道取僧曰某甲道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雲居別云某甲道得不是客中主）師示疾令沙彌去雲居傳語又曰他忽問汝和尚有何言句但道雲巖路欲絶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去沙彌領旨去語未終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同安顯代云恁麼即雲巖一枝不墜也後雲居錫云上座且道雲巖路絶不絶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師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開名在世誰爲吾除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名已謝（石霜云無人得他肯雲居云若有開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辯得疎山云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辯得）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僧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和尚爭得看他師曰老僧看時即不見有病師又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衆無對唐咸通十年三月命剃髮披衣令擊鐘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塔師忽開目而起曰夫出家之人心不附物是眞修行營

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辦愚癡齋一中蓋責其戀情也衆猶戀慕不已延至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齋畢曰僧家勿事大率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長往壽六十有三臘四十二勑謚悟本大師塔曰慧覺（師昔在渤潭爭潭大藏纂出大乘經要一卷并激勵道俗偈頌誡等流布諸方）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濟曰啞却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曰這畜生師乃休（與石室問荅如彼章出之）師有五詠十秀皆暢玄風滅後茶毗收五色舍利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什麼師曰打羅曰汝以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南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師與洞山渡水洞山曰莫錯下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鋤茶園洞山擲下鏁頭曰我今日困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得洞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也裴大夫問僧供養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

大夫舉似雲巖雲巖代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雲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後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僧問如何是無所聞者乃曰聽經師曰要會麼僧曰要會師曰未解聽經在問一地不見二地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地有行者問生死事乞師一言師曰汝何時生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去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一帀而坐僧欲進語師與一蹋

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前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九歲於潭州龍牙山出家依年受戒往江陵聽習經論該練三學遂參禪會勵力參承初住澧州一夕道吾策杖而至遇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笑師乃生疑問吾何笑吾曰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師可往浙中華亭縣參船子和尚去師曰訪得獲否道吾曰彼師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錐之地師遂易服直詣華亭會船子鼓櫂而至師資道契微睽不留（卷五 語見船子章）師北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唐咸通十一年庚寅海衆卜于夾山遽成院宇師上堂示衆曰夫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廿五）他只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之法不得自在本只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僧曰

勞持生死法　唯向佛邊求　目前迷正理
撥火覓浮漚

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此間爲什麼言無師曰三年不食飯目前無饑人曰既無饑人其甲爲什麼不悟師曰只爲悟迷却闍黎

師說頌曰

明明無悟法　悟法却迷人　長舒兩脚睡
無偽亦無眞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掛片雲曰如何得會師曰清清之水游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烏射盡一箭猶存一箭墮地天下不黑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師有小師隨侍日久師住後遣令行脚游歷禪肆無所用心聞師聚衆道播他室迴歸省覲而問曰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說師曰汝蒸飯吾著火汝行益吾展鉢什麼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從此悟入師一日喫茶了自熬一椀過與侍者侍者擬接師乃縮手曰是什

麼侍者無對有一大德來問師甚麼教意甚甲即不疑只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也只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像足下野雲生西川首座遊方至白馬舉華嚴教語問曰一塵含法界無邊時如何白馬曰如鳥二翼如車二輪首座曰將謂禪門別有奇特事元來不出教乘乃迴本地尋嚮夾山盛化遣小師持前語而問師師曰雕沙無鏤王之譚結草乖道人之思小師迴舉似首座首座乃讚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有奇特之事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師再關玄樞迨于一紀唐中和元年辛丑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語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至子夜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日塔于本山壽七十七臘五十七勅謚傳明大師塔曰永濟

行思禪師第五世
前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覆千谿僧曰恁麼即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僧問父不投爲什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僧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爲什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遊山見蟬蛻殼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子向什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響聲其僧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師上堂示衆曰三世諸佛用一點伎俩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畬粟米飯野菜羹僧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頷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大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什麼處藏身

師曰水精瓶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太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沉

豫州思明和尚在投子衆時有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彌童行師曰諾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衆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和尚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什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黎爭得怪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覓裏坐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卮

襄州谷隱和尚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鵝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嵕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問遠聞九嵕及至到來只見一嵕師曰關黎只見一嵕不見九嵕曰如何是九嵕師曰水急浪華麤麤

盤山和尚幽州翁氏二世住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

在裏頭來多少時耶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關黎直須石女兒去

安州九嵕敬慧禪師（嗣一世住）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僧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嗣五月九）

東京觀音院嚴俊禪師邵臺人也姓廉氏初參祖席徧歷衡廬岷蜀並經鳳林深谷欵覩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鋤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菅茅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造謁投子投子問曰子昨宿何處師曰在不動道場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耶曰元來宿不著處然投子默認許之尋抵東京會有梁少保李資即河陽節度使罕之兄也雅信內典尤重于師因捨宅建院曰觀音明聖請師居之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跪禮及即位特賜紫號淨戒大師衆常數百乾德丙寅三月示疾垂誡門人訖怡顏合掌而滅壽八十五臘六十五其年四月八日塔于東郊

豐臺村
前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清平問曰
來作麽師曰來禮拜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
禮拜和尚清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
清平於師頸上以手斫一下師從此摳衣密
領宗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
汝道如今道不得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五

音釋

欽郡名涉切　嶮子紅切　丱古患切　丫角貌　袂褎也　鎮遮切鎮鄽鎮塵各切鄽以廛名　硬堅也　笑側教切　覿徒歷切見　逗徒候切投合也　嚇呼格切以口也　懆七到切性快也　伶郎丁切俜普丁切伶俜孤單貌　丫於加切丫角卑賤也　薙几丈切芟也　屐奇逆切木屩也　淦古酣切水名也　屹山貌　杌五骨切木無枝也　僖許罰切　齋祖稽切持也　莫狹褶也　蝮胡加切蝮蛇　慳苦協切慳悋也　悚息拱切慫懼也　昃日景也　峴莫甸切　偏槍區補典切槍丁紺切　蘆祖稽切菜也　欻許勿切忽也　管古閑切竹也　兒烏頂切大貌也　蛆七余切

也
揾袈裟衣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濟六

宋　沙門道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五世七十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九人（六人見錄）

鄂州巖頭全豁（濟大）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襄州高亭簡禪師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

德山緣密大師　鼎翔南塔和尚

益州雙流附通和尚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四十一人（二十一人見錄）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廬山懷祐禪師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潭州谷山藏禪師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

朗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

吉州崇恩和尚
郢州芭蕉和尚
潭州鹿苑暉禪師
越州雲門海晏禪師
鳳翔府石柱和尚
河中捿巖存壽禪師
杭州龍泉敬禪師
潞州盤亭宗敏禪師
新羅欽忠禪師
洪州鹿源和尚
潤州觀音和尚
商州高明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第二世鎮州靈壽和尚
南嶽玄泰上座
石霜第三世輝禪師
潭州肥田伏和尚
潭州寶蓋約禪師
湖南文殊和尚
潭州中雲蓋和尚
新羅行寂禪師
郢州大陽山和尚
鄂州正覺和尚
許州慶壽和尚
鎮州洪濟禪師
大梁洪方禪師
新羅朗禪師
汾州奕禪師
已上二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吉州簡之禪師
印州守閑禪師
新羅清虛禪師
餘杭通禪師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二十二人（一十一人見録）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濟大）
鄂州四禪和尚（二）
江西逍遥山懷忠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
嘉州白水寺和尚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吉州僊居山和尚
洪州同安和尚　韶州靈善禪師　太原資福端禪師
洪州盧僊山延慶和尚　朗州柘閘山和尚
越州越峯和尚　嵩山全禪師
益州護穆和尚　西京雲巖和尚
益州奕山院和尚
安福延仆和尚
已上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
品

鄧州巖頭全豁禪師泉州人也姓柯氏少禮清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為友自餘杭大慈山迤邐造于臨濟屬臨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和尚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麼師咄之德山曰老僧過在什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德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德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德山曰什麼處學得這箇虛頭來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德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他日參師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師

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座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撞一手雨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聲鉢下法堂雪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鍾未鳴鼓未打老和尚向什麼處去德山却歸方丈師在堂中聞之拊掌曰大小德山猶未會末後句德山聞舉令侍者喚師去問你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德山來日上堂說話異於尋常師到僧堂撫掌大笑云且喜得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是也秖得三年三年後果然遷化矣一日與雪峯義存欽山文邃三人聚話存慕然指一掬水邃曰水清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掬而去自此邃師洞山存豁二士同嗣德山師與存同辭德山德山問什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德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慧過師方傳師教其或智慧齊等他後恐減師半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存返閩川居

象骨山之雪峯師庵于洞庭卧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鑑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睛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移取廬山來向汝道師一日上堂謂諸徒曰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佛大曰)兩段文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伊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竪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毒塗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亦云俱死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毒塗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石霜曰不必閻黎僧曰恁麼即珍重又到巖頭如前道不審師曰噓僧曰恁麼即珍重方迴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夾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夾山曰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

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迴顧曰作麼羅山舉手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徘徊間羅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曰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有何所闕師良久曰洞山好箇佛只是無光僧問利劒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擬再問師咄曰這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炊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劒麼曰收得師作引頸受刃聲僧曰師頭落也師大笑其僧後到雪峯舉前語被拄杖打趂下山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其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棚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什麼瑞巖再問之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

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鑼裏盛油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僧曰請和尚荅話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吽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草遍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而常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傷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壽六十僖宗謚清嚴大師塔曰出塵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人也姓曾氏家世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襁褓中聞鍾梵之聲或見播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山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具足戒久

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迴閩中登象骨山雪峯創院徒侶翕然懿宗賜號眞覺大師仍賜紫袈裟僧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聾人不聞又曰閻黎行脚爲什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什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座主無對五雲和尚代云更分三段著　問有人問三身中那箇身不墮諸數古人云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師曰老漢九轉上洞山僧擬再問師曰拽出此僧著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義墮也僧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卷六）問承古有言師便作卧勢良久起曰問什麼僧再舉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鋒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僧曰盡眼勿摽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

審將什麼對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神光來師曰盡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栖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栖無對師踢倒栖起來汗漳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什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覿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問僧此水牯牛年多少僧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七也僧曰和尚爲什麼作水牯牛師曰有什麼罪過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作麼生道曰待問即道師以拄杖打尋舉問退忩（忩即鏡清順德大師）這僧過在什麼處便喫棒忩曰問徑山得徹困也師曰徑山在浙中因什麼問得徹困忩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乃休來禪齋云那僧若會雪峯意爲什麼被打若不會又打伊作什麼且道過在什麼處鏡清雖即子父與他分析也大似成就其醜拙還會麼且如雪峯便休是肯伊不肯伊師一日謂慧稜曰（稜即長慶）吾

見溈山問仰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稜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稜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稜曰何異於錯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竪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有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靈雲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靈雲亦舉拂子其僧却迴師問闍黎近去返太速生僧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相當乃迴師曰汝問什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僧舉似玄沙玄沙云汝欲得會麼我與汝說箇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總結契了也中心有箇樹子猶屬我在崇壽桐云爲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因舉六祖云不是風動不是旛動

仁者心動師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聞之咬齒師又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與二十拄杖雲居錫云什麼處是祖師龍頭蛇尾便好喫棒只如雪峯自道我好與拄杖且道佛法意旨作麼生久在衆上座細有不知初機兄弟且作麼生會東禪齊云雪峯恁麼道爲當撿點別有落處衆中喚作自打過打過且置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作麼生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什麼處商量曰什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打之全坦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曰離潙山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山據座師曰汝肯他否僧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潙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老漢蹉過潙山事也東禪齊云什麼處蹉過的當蹉過莫便恁麼會也無若恁麼會即未會潙山意在只如雪峯云潙山古佛子速去懺悔是證明潙山是讚嘆潙山去事也難子細好見去也不難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去長慶稜舉似泉州王延彬乃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師問彬曰和尚是什麼心行稜曰幾放過師問慧稜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稜便

出去（鵝湖別云諾）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稜云險）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什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僧曰普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僧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迴首師曰途中善爲僧問拈槌竪拂不當宗乘和尚如何師竪起拂子其僧自低頭出師乃不顧（法眼別云大衆看此一僧時將僧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云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云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比來拋塼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而賤目）師上堂舉拂子白（弟六十）這箇爲中下人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箇爲中下師打之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乃便起入方丈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曰是師乃打之因

普請往莊中路逢獼猴師曰這畜生一箇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賸劫無名爲什麼章爲古鏡師曰瑕生也僧曰有什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闔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荅師以手托地曰少打我（僧問疎山曰雪峯道少打我意作麼生疎山云頭上著瓜盧垂尾脚跟齊）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得平善否師謂衆曰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掛角汝向什麼處捫摸（僧問保福只如雪峯有什麼言教便似羚羊掛角時保福云莫是與雪峯作小師不得麼）師住閩川四十餘年學者冬夏不減千五百人梁開平二年戊辰春三月示疾閩帥命醫診視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其藥遺偈付法夏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福州人也姓羅氏家世爲儒年十七舉進士隨計京師因遊終南山奉日寺覩祖師遺像遂求出家二十二受戒遊方謁德山鑒禪師鑒問曰會麼恭曰作麼鑒曰請相見恭曰識麼鑒大笑遂入室焉

暨鑒順世與門人之天台瑞龍院大開法席
唐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二日午時命衆聲
鍾顧左右曰去言訖跏趺而化壽八十四臘
六十二門人建塔
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
會德山曰汝成持取箇不會好師曰不會又
成持箇什麼德山曰汝大似箇鐵橛師遂摳
衣德山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隔江見德山遙合掌云
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招之師忽開悟乃橫
趨而去更不迴顧後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白兆問家內停喪
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兆曰死却爺死却
孃師打而趁之師凡遇僧來亦多以拄杖打
趁
前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法嗣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
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僧曰教學人
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
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類即不問如

何是異師曰要頭即一任斫將去閩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又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初居末山後閩帥請開法於長慶禪苑卒謚本淨大師塔曰無塵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初卷六十二造千石霜之室函丈請益經二載又令主北塔麻衣草屨殆忘身意一日石霜將試其所得垂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人不求進曰憑何師曰且不爲名石霜又因疾問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渠亦不遣今日是石霜甚然之如是徵詰數四酬對無爽盤桓二十餘祀瀏陽信士胡公請居大光山提唱宗教有僧問只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僧曰既不是祖又來作什麼師曰爲汝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一代時教阿誰敘師又曰一代時教只是收拾一代時人直饒剥徹底也只是成得箇了事人汝不可便將當却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四十九年摽不起凡示學

徒大要如此唐天復三年癸亥九月三日錦
寂壽六十有七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受業於
九座山陳禪師尋參學預石霜之室既承奧
旨居于謝山其道未震復遷止棲賢徒侶臻
萃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師曰萬古千秋
僧曰恁麼莫成嗣絕也無師曰躊躇欲與誰
僧問自遠而來請師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
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
差師曰雪上更加霜師後終于廬山謚玄悟
大師塔曰傳燈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侯官人也姓劉氏
徧歷法會後受石霜印記化徒於九峯焉師
上堂有僧問無間中人行什麼行師曰畜生
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
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
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又曰諸兄
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
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旦晴空是普賢牀
揚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

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什麽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根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箇體向什麽處安跟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古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時有僧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閻內不周曰流光與閻內相去多少師曰淥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麽即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十四）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麽便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藏須彌麽問祖祖相傳復傳何法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畢竟傳底事作麽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既

非諸佛爲什麽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爲什麽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什麽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柰全身入帝鄉問承古有言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衆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什麽貌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什麽人證旨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沉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孃德天誰嫌黑暗女問承古有言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衆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什麽貌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什麽人證旨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沉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孃

師後住泐潭而終謚大覺禪師塔曰圓寂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僊遊人也本白雲山受業得石霜開示而止丹丘涌泉之蘭若一日師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耶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煎茶師迴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師問曰二禪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雲居曰闍黎只爲功力不到處師不禮拜而退遂參石霜亦如前問石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什麼不奈何石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別有問荅石霜章出之）有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子爲什麼吞蛇師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

師曰參尋訪道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
師曰青天白日夜半濃霜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
目師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僧曰本來有如
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什麽問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麽對師四老僧也恁
麽師將示滅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
卧出氣一聲第一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
水喫師乃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
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
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
也再言之而告寂謚紹隆大師塔曰廣濟
朗州德山存德號慧空大師（第六世住）僧問如何
是一句師曰更請問如何是和尚僊陀婆
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
曰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
石霜耀禪師（第三世住）僧問佛出世先渡五俱輪
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什麽

不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筋瓦椀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冷眼人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只恐闍黎不問（潤六　十七）

潭州肥田伏和尚號慧覺大師僧問此地名什麼師曰肥田曰宜什麼師以拄杖打而赫之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爐僧曰親切處更請一言師曰莫雖語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僧曰恁麼即緇素不分也師曰什麼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掛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掛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人齩硬石頭問如何是古

寺一鑪香師曰廣大勿人覩曰覩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什麼不見拯迷師曰闇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繇爲什麼貌誌公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貌不成曰誌公爲什麼貌不成師曰彩績不將來曰和尚還貌得也無師曰我亦貌不得曰和尚爲什麼貌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貌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牛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第三世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而對曰一人說過祖佛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即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若斷命而求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鎖洞山曰闇黎自已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寧彰洞山曰只如海上

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潭州中雲蓋和尚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
師曰爲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
爲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
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閻黎也須側身始得
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
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
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不知何許
人也姓梅氏初講經論後入石霜之室隨緣
誘化抵于蒲坂緇素歸心僧問蓮華未出水
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
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度弟子四百人尼
衆百數終壽九十有三謚眞寂大師
南嶽玄泰上座（漢六）不知何許人也（十九）泯靜寡言未
嘗衣帛衆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鑒禪師陞
于堂矣後謁石霜普會禪師遂入室焉所居
蘭若在衡山之東號士實臺近言不立門徒四
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謂衡山多被
山民斬木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遠邇

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召一僧入付囑令備薪蒸又留偈曰

今年六十五　四大將離主　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

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千足萬足偈終端坐垂一足而逝閣維收舍利於堅固禪師塔左營小浮圖置之壽六十有五

前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姓淡氏少年出家依本郡懷恩寺祐律師披削具戒通經論首問道于翠微臨濟臨濟常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許可謂自己足尋之夾山卓庵後得夾山書發而覽之不覺竦然乃棄庵至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閻黎此間無老僧師曰錯也夾山曰住住閻黎且莫草草忽忽谿山各異雲月是同閻黎坐却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師茫然

無對夾山便打師因茲服膺數載（興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師一日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夾山曰燭明千里像閉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山曰龍嚼海珠游魚不顧夾山將示滅垂語於衆曰石頭一枝（青六十）看看即滅矣師對曰不然夾山曰何也師曰自有青山在夾山曰苟如是即吾道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湘陽遇故人因話武陵事故人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只在闌闍中曰何不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闌闍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闌闍中人且不識故人罔測又問曰承西天有二十八祖至於此土人傳一人且如彼此不垂曲者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僧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僧曰有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僧無對師尋之澧陽樂普山卜于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師示衆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受津不通凡聖欲知上流之士不將祖佛見解貼在額頭

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又曰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爭似太陽輝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蘿蔔新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僧曰若一向不耘莫草裏埋没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芻稊稗終難映問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今古時如何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問不揀明暗時如何師曰玄中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座時如何師曰汝道火爐重多少問祖意與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問行到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鷺鷥雪巢猶可辨烏投漆立事難分

問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橫枝烏來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實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即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鸛喉悞作鴞啼問圓伊三點人皆重樂普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問停午時如何師曰停午猶虧半烏況始得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再問師曰只聞風擊響不知幾千竿師上堂謂衆曰孫賓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卦師曰汝家爺死僧無語（法眼代掌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敲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蟆不舉頭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如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擊（清六）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點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机却通途問如何是一藏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

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之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空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即顯晦殊途事非一槩也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即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内遊塵遣誰掃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師二山開法語

播諸方唐光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構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深玄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爲常略不相儆至冬師示有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

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這箇不是即斬頭求活時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這裏是什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別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乃下堂至夜令侍者喚彥從入方丈曰闍黎今日祇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句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但道曰彥從實不知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粘著伊）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語問師師自代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太鵝便告寂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于寺西北隅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筠州上藍山說夾山之禪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居之還以上藍爲名化道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本

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只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辯事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却往南方意如何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爲什麼彌勒（卅四）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庚戌歲正月初召衆僧而告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欲行矣十五日齋畢聲鍾端坐長往謚元眞大師塔曰本空

鄆州四禪和尚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

江西道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五日齋前或即五日齋後問劒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胥索問洪鑪猛燄焉鍛何物師曰焉佛焉祖曰佛祖作麼生焉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什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

不說底一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那箇最親師曰真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即有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問如何是懸劒萬年松師曰非言不可及曰當爲何事師曰只汝道話曰言外之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舀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眞佛子曰學人爲什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沿江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師後居上藍院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許氏志學之歲詣本郡黃檗山寺投觀禪師稟教及圓戒品遂遊方抵淦水謁三峯和尚雖問答有序而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

之夾山問師名什麼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負道即恁麼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麼處人師曰閩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尚還識學人否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價然後老僧還子江陵米價師曰恁麼即不識和尚未委江陵米作麼價夾山曰子善能嘆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方辭往撫州卜龍濟山隱居玄侶雲集師遂演夾山奧旨名聞諸方後歸臨川樂棲黃山謂諸徒曰吾居此山願諸素志矣師上堂謂衆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荊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為頭豈非大錯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問宗乘一句請

師商量師曰黃峯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颼颼問不辯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劒去遠矣爾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卧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覺戶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吟清潭波瀾自肅師住黃山僅十三載學者來無虛往以後唐同光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示有微恙至二十六日午時奄然坐化壽七十二臘五十三明年正月二十日塔于院西北隅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師問僧莫是多口白頭諲麼諲云不敢云多少口諲云通身是師云尋常向什麼處祠諲云向韶山口裏祠師云有韶山口向韶山口裏無韶山口向什麼處祠諲無對師便打遵布衲山下見師乃問韶山在什麼處師云青青鬱鬱處是遵云莫只者便是否師云是

即是闍黎有什麼事遵云擬伸一問未審師還答否師云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云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鵲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云一句迥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師云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云過在什麼處師云調蕩之辭時人知有遵云與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云與般門下徒施巧妙遵云學人即與麼師意又如何師云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遵云苦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云耕夫置玉漏不是行家作遵云此是文言家風又若何師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不禮拜一日又問闍黎有衝天之計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橫劒上來老僧亞槍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云明鏡當臺請一鑒師云不鑒遵云為什麼不鑒師云淺水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師便打遵方禮拜師終後謚無畏大師

太原海湖和尚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

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什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只如憍陳如是什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咄曰這屎牀鬼僧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獨孤稀（卅六）

嘉州白水寺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沱不犯消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

洪州建昌鳳棲山同安和尚（第一世住）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啣來問終日在潭為什麼釣不得師曰玄源不隱無生寶莫謾垂鉤向碧潭問澄機一句曉露不逢時如何師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前無貧兒問如何是同安轉身處師曰曠劫不曾沉玉

露目前豈滯太陽機問險惡道中如何進步師曰玄身透過千差路碧海無波往即難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一片玉輪今古在豈同漁父夜沉鉤問如何是大勿慚愧底人師曰空王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六

音釋

夷苑隻切　鄞禹偃切地名　迤邐以追遲因循也　迤移爾切邐力氏切　曬所賣切日乾也　踢徒浪切倒也　毳毛芮切　傳女角切按也　躠側支切挿刀也　葷許云切辛臭也　茹人恕切食也又菜也　襁保襁居兩切褓博浩切襁小兒繈也　麈之庾切鹿屬　羚郎丁切羊名　摹慕各切摸擦也　諗章忍切候脉也　躊直由切躇直呂切躊躇猶豫也　闇本苦閣切　貌莫角切描畫也　絲息周切　續胡對切蓋也　燦力昭切縱火也　淪倫切地名　闡闡闡闡獵頑切市垣也　闡闡胡對切市門也　鬻余六切賣也　芻莖多愈俞切草也　稊稗杜奚切稊稗似穀　稗蒲拜切稊稗似穀而實小熟草也　彷徨彷蒲光切徨胡光切彷徨猶徘徊也　颯蘇合切風

聲締構締丁計切結也構古候切架也傲居影切戒也胥古法切縮也鍛丁貫切鍊也愚所鳩切風疾也慮余律切憂也魯般般博閑切魯般人名獬多解下買切多解獸似羊一角滂沱鈯滂郎切沱徒河切滂池大雨貌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七　　濟七

宋　沙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五世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一十八人見錄）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　濟七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洞山第二世道全禪師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

京兆蜆子和尚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

洞山第三世師虔禪師

洛州白馬遁儒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

吉州禾山和尚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

潭州寶蓋山和尚

益州北院通禪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撫州疎山光仁禪師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

明州天童山義禪師

大原資聖方禪師

新羅國金藏和尚

益州白禪師

潭州文殊和尚

舒州白水山和尚

邵州西湖和尚

青陽通玄和尚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第六世四十三人

鄂州巖頭全豁禪師法嗣九人（六人見録）

台州瑞巖師彦禪師　懷州玄泉彦禪師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

福州羅源聖壽嚴禪師

洪州大寧海一禪師
信州鵝湖山韶和尚
洪州大寧訥和尚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一人見録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

濠州思明和尚法嗣一人見録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一十三人（七人見録）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清七）　潭州龍興和尚（二）

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

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

陝府龍峧山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尚

大光山玄禪師　漳州蘿霞和尚
宋州淨覺和尚　華州崇勝證和尚
鄧州永壽和尚　鄧州靈竹和尚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一十人見録

新羅清院和尚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
吉州南源山行修禪師
洪州泐潭明禪師　吉州秋山和尚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
洪州泐潭悟禪師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
洪州泐潭羊和尚
台州涌泉京欣禪師法嗣一人見録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三人見録

雲蓋山志罕禪師　新羅卧龍和尚
彭州天台和尚
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三人見録（清七）

新羅瑞巖和尚　新羅泊巖和尚（三）
新羅大嶺和尚
潭州中雲蓋山和尚法嗣一人見録

雲蓋山景和尚
河中府棲巖存壽禪師法嗣

道德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行思禪師第五世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人也姓王氏童丱依師稟教二十五受具於范陽延壽寺本師令習聲聞篇聚乃歎曰大丈夫豈可拘桔於律儀耶乃去詣翠微山問道經三載有雲遊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价禪師法席師遂造焉洞山問曰闍黎名什麼曰道膺洞山云向上更道師云向上道即不名道膺洞山曰與吾在雲巖時祇對無異也後師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闍黎他後有一把茅蓋頭忽有人問闍黎如何祇對曰道膺罷過洞山有時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值國作王虛實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況乎國王洞山然之一日洞山問什麼處去來師曰蹋山來洞山曰阿那箇山堪住曰阿那箇山不堪住洞山曰恁麼即國內總被闍黎占却也曰不然洞山曰恁麼即子得箇入路曰無路洞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即與和

尚陽生去也洞山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師隨洞山渡水洞山問水深淺曰不濕洞山曰麤人曰請師道洞山曰不乾洞山謂師曰昔南泉問講彌勒下生經僧曰彌勒什麼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南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隨舉而問曰只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字洞山直得禪牀震動乃曰庸闍黎師合瞥次洞山問作什麼師曰合瞥洞山曰用多少鹽曰旋入洞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洞山問大闡提人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種孝養何在師曰始得孝養自爾洞山許之爲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開雲居山四衆臻萃一日上堂因舉古人云地獄未是苦向此衆下不明大事實却最苦師乃謂衆曰汝等既在這箇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些力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脚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水底行方有些子氣力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問如何是沙門所重

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有何階級師曰俱是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逐人可觀上座問的罷標指請師速接師曰即今作麼生觀曰道即不無莫領話好師曰何必閻黎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向汝道僧近前曰請師道師曰也知也知師擲痒和尚（清七 王）問衆還會麼衆曰不會師曰趁雀兒也不會問如何得不惱亂和尚師曰與我喚處德來僧遂去喚來師曰與我閉却門問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問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師謂衆曰如好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迹底忽遇羚羊掛角莫道跡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掛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迹有僧舉似趙州趙州云雲居師兄猶在僧乃問羚羊掛角時如何趙州云六六三十六衆僧夜參侍者持燈來見影在壁上有僧便問兩箇相似時如何師曰一箇是影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只這

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爲什麼却迴去師曰只爲不將來所以却迴去師謂衆曰學佛法底人如斬釘截鐵始得時一僧出曰便請和尚釘鐵師曰口裏底是什麼僧問承教有言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此意如何師曰動即應墮惡道靜即爲人輕賤（崇壽稠答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僧問香積之飯什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抉出有一僧在房内念經師隔窓問闍黎念者是什麼經對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入問孤迥且巍巍時如何師曰孤迥且巍巍僧曰不會師曰面前按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什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爲什麼黑如漆（潤七）師曰何怪荆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入山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僧問纔生爲什麼不知有師曰

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時在什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什麼人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師謂衆曰汝等師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凡問事須識好惡尊卑良賤信口無益傍家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八十老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一言參差千里萬里難爲收攝直至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夾鉤鎖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新可不是精得妙底事道汝知有底人終不取次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爲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口邊直得饌出不是汝彊爲任運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學佛邊事是錯用心假饒解千經萬論講得天華落石點頭亦不千自己事況乎其餘有何用處若將有限心識作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差訛設使攢花簇錦事事及得及盡一切事亦只喚作了事人無過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

貴邊著得什麼物不見從門入者非寶棒上不成龍知麼師如是三十年開發玄猷徒衆常及千五百之數南昌周氏尤所欽風唐天復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叙出世始卒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跏趺長往今本山影堂存焉

勅謚弘覺大師塔曰圓寂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姓黃氏少慕儒學年十九出家入福州福唐縣靈石山二十五登戒唐咸通初禪宗興盛會洞山价禪師坐道場往來請益洞山問闍黎名什麼對曰本寂曰向上更道師曰不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不名本寂洞山深器之師自此入室密印所解盤桓數載乃辭洞山洞山問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隨緣放曠初受請止于撫州曹山後居荷玉山二處法席學者雲集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師曰淡道洪州裏許多人什麼處去也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什麼不

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即不分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什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問於相何真師曰即相即真曰當何顯示師提起托子問幻本何真師曰幻本元真（法眼別云幻本不真）曰當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眼別云幻即無當）曰恁麼即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難得僧清銳問某甲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銳闍黎近前來銳近前師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沾脣（玄覺云什麼處是與他酒喫）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鑒得箇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功夫人問古人云人人盡有弟子在塵蒙還有也無師

曰過手來乃點指曰一二三四五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肯即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海師曰包含萬有曰為什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為什麼絕氣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對衆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箇什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能恁麼問難還更有不肯者也無師曰有曰是什麼人師曰曹山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向什麼處顯師曰昨夜三更牀頭失却三文錢問曰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日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師問僧作什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敲鞋來師問彊德上座曰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什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

大殺道始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蠱毒之鄉水不得霑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泰無人曰這箇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近什麼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法不是德處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但有一切總殺曰忽遇本父母作麼生師曰揀什麼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為什麼不殺師曰勿下手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忘口又別云曹山老漢問常在生死海中沉沒者是什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離也無師曰也求出離只是無路（清七）曰出離什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僧曰七十二藥山曰是年七十二麼曰是藥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入深漕曰如何免得棒師曰正勅既行諸侯避道（東禪齊云

曹山是明藥山意自出手爲復別有道理還斷得麽只如這僧舉問曹山分還有會處麽忽爾問上座年多少別作麽生祇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填溝壑竪問如何是師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曰既是衆獸近不得爲什麽被兒吞師曰子若哮吼祖父母俱盡曰只如祖父母還盡也無師曰亦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前來爲什麽道祖父亦盡師曰不見道王子能成一國事枯木上更採些子華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斬僧舉有人問香嚴如何是道答曰枯木裏龍吟學云不會曰髑髏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云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石霜云猶帶識在師因而頌曰

枯木龍吟眞見道　髑髏無識眼初明

喜識盡時消不盡　當人那辨濁中清

其僧復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脈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無師曰盡大地未有一箇不聞曰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也不知是

何章句閩者皆喪師如是啓發上機曾無軌轍可尋及受洞山五位銓量特爲叢林標準時洪州鍾氏屢請不起但寫大梅和尚山居頌一首答之天復辛酉季夏夜師問知事僧今是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日師曰曹山一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至明日辰時告寂壽六十有二臘三十有七門人奉眞骨樹塔勑謚元證大師塔曰福圓

洞山道全禪師第二世住永云中洞山初問洞山价和尚如何是出離之要洞山曰闍黎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膺進語云終不敢孤負和尚足下煙生洞山云步步到暨价和尚圓寂衆請踵迹住持海衆悅服玄風不墜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曰護明不下生僧曰既是大聖再來何更六年苦行師曰幻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目千里是什麽風範師曰是闍黎風範曰未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娑眼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撫州南城人也姓郭氏年十四於吉州滿田寺出家後往嵩嶽受戒乃杖錫遊諸禪會因參翠微和尚問曰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每日和尚上堂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翠微曰嫌什麼有僧舉前語問洞山洞山云闍黎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桌禪齋云此三人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阿那箇親若無親疎眼在什麼處　又謁德山問曰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乎到來未曾見和尚說一句佛法德山曰嫌什麼師不肯乃造洞山如前問之洞山曰爭怪得老僧師復舉德山頭落語因自省過遂止于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待洞水泝流即向汝道師從此始悟厥旨復摳衣八稔受湖南馬氏請住龍牙山妙濟禪苑號證空大師有徒五百餘衆法無虛席上堂示衆曰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云祖教佛教似生怨家始有學分若透祖佛不得即被祖佛謾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又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

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也始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則須自悟去師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翠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翠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臨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即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只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無祖師意底道理）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又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道人若是言說則勿交涉道者汝知打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却著衣喫飯無絲髮異於人心無詿人心此箇始是道人若道我得我會則勿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邊身菩薩為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庾嶺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為什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什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問知有底人還有生死也無師曰恰似道者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苦（報慈云此一問最好）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祖師在後來問祖師是無事沙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為什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箇難得問蟭螟無返照之光玉兎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第七張來禪齋云是什麼是問訊與上座十二時中是什麼時節）問如何得此身實去師曰不被別身謾（十四張法眼別云誰惱亂汝）始得問如何得此身實去師曰不被別身謾始得師唐龍德三年癸未八月示有微疾九月十三日夜半大星隕于方丈前詰旦端坐而逝壽八十有九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師曾在樂普作維那白槌普請曰上間搬柴下間鋤地時第一座問聖僧作麼生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師在洞山時問曰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洞山曰汝還見理路也無曰見無理路洞山曰什麼處得情識來曰學人實問洞山曰恁麼須向萬里無寸草處立曰無寸草處還許立也無洞山曰直須恁麼去搬柴次洞山把住柴問狹路相逢時作麼生曰反仄何幸洞山曰汝記吾言汝向南住有一千人若向北住即三二百而已師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未幾屬後唐莊宗皇帝徵入輦下大闡玄風其徒果三百矣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爲什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饋師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一日車駕入寺燒香帝問曰這箇是什麼神師對曰護法善神帝曰沙汰時什麼處去來師曰天垂雨露不爲榮枯師後遊河朔於平

陽示滅茶毗獲舍利建四浮圖一晉州二房州三終南山逍遙園四終南山華嚴寺勑謚寶智大師無爲之塔

京兆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即心於洞山混俗於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常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腹暮即卧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嚴靜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靜把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靜奇之懺謝而退後靜師化行京都師亦至焉竟不聚徒演法惟佯狂而已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問僧離什麽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麽僧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

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即今是什麽曰學人不會師曰十字路上馬蘭花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耶師曰有什麽過曰只如少父作麽生師曰道者是什麽

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師將示滅有僧問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調然調然言訖坐亡

後洞山師虔禪師（第三世住也亦號青林和尚）初自夾山來參先洞山价和尚問曰近離什麼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笋价曰別飄炊香飯供養於此人師乃出去洞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有劉翁者從師求偈師作偈曰

長長三尺餘　鬱鬱覆荒草　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

劉翁得偈呈于洞山洞山曰賀翁翁喜只此人是第三世也師先住隨州土門小青林蘭若後果迴洞山接踵凡有新到僧先令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令去僧問昔年疾苦又中毒請師醫師曰金鎚擬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即謝師醫師便打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

古皇尺一寸問請師答話師曰修羅掌於日月師上堂謂衆曰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時有僧問正法眼藏祖祖同即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迴牛尋遠澗曰（第七十七）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差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脊驪珠空怨長天月洛京白馬遁儒禪師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風啞子傳遠信曰傳什麼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箇什麼不貴未生時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覲白馬及乎到來爲什麼不見師曰是汝不見千老僧什麼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指即勿交涉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日正午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黃龍云不奈何僧云恁麼即吞却去也黃龍云一任吞僧云吞後如何黃龍云好蝦蟆）問如何是學人急切處師曰俊鳥猶嫌鈍聾然早已遲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探月波

越州乾峯和尚（或云瑞峯）問僧什麼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什麼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峯前客元來平田莊裏人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喚院主來趂出這僧著師問衆僧輪迴六趣具什麼眼衆無對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汝曰和尚且置師曰老僧一問尚自不會問什麼超佛越祖之談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申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目青山起白雲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先住蘇州寶華山）僧問如何是本無物師曰石澗無舍玉鑛異自生金伏龍山和尚來師問什麼處來曰伏龍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淨土十八）師曰喫茶去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我這裏一厨便了有什麼卓卓的的曰和尚恁麼對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只如老僧恁麼對過在什麼處簡無

對師便打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問無漏舍合是何人居師曰無名不掛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僧曰佛來時如何師曰兒他路不得問切切時爲什麼不立人師曰歸亦蹋不著曰恁麼時如何成立師曰不與時人知問世界壞時此箇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直須似去曰還有的也無師曰不立標則

益州北院通禪師在夾山時一日夾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夾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乃掀倒禪牀夾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其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異日師又問夾山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立地夾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夾山打一棒了去意在什麼處）師在洞山隨衆參請未契旨遂辭洞山擬入嶺去洞山曰善

爲飛猿嶺峻好看師沉吟良久洞山曰通閘黎師應諾洞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此省悟更不入嶺師事於洞山時號頭通鑛住後上堂示衆曰諸上座有什麼事出來論量取若是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圓削門戶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疾省事應須無心若不無心舉得千般萬般只成知解與衲僧門下有什麼交涉僧問如何是無心師曰不管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即失曰不失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點汙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帶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示滅後勑謚證眞大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自洞山受記唐天復中遷止洪井高安白水院衆盈三百玄言流播因設洞山忌齋有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洪州西山衆行

者來禮拜問曰今日不爲別事乞師指示師曰汝諸人求指示耶對曰是師曰教我委付何誰鏡清行脚到師謂之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卧單得蓋否曰設有亦無展底功夫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滴凍亦不干他事曰滴水冰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麽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那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啗啄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杉樹否曰恁麽即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座主皎然去後師知是雪峯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皎然後住長生山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然曰不可爲開黎一人莞却長生山也玄沙聞之曰然師兄佛法即大行受記之緣亦就矣衆後衆緣不備果如仁和尚所說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落花隨流水明月上孤岑師將順世四衆俱集營齋聲鍾焚香白衆曰香煙絶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

撫州疎山光仁禪師身相短陋精辯冠衆洞山門下時有齒鍼之機激揚玄奧咸以仁爲能詮量者諸方三昧可以詢乎銼師叔僧問

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疎山老漢僧無對師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師舉香嚴語問鏡清肯重不得全悳道者作麼生會悳曰全歸肯重師曰不得全肯者作麼生悳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鼓山曰莫無慚愧好師曰闍黎悳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洞山第四世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爲什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悳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箸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夜上堂有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脊底老叢四脚指天師遷化時有偈曰

我路碧空外　白雲無處閑　世有無根樹
黃葉風送還

偈終而逝又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流傳於世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士緣契德山各承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德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來師方欲進語德山以拄杖打舁入涅槃堂師曰是即是打我太殺（法眼別云是即是錯打我更有語句如德山巖頭章出焉）師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爲洞山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初參洞山時洞山問什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切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什麼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帳銀香囊風吹滿路香有僧寫師真呈師問還

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一日師入浴院見僧踢水輪僧見師乃下不審師曰幸自碌碌地轉何須却恁麼僧云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恁麼欽山眼堪作什麼也僧云作麼生是師眼師乃以手作掇眉勢僧云和尚又得恁麼師曰是是爲我恁麼便不得恁麼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欽山爲汝擔一半師與雪峯巖頭因過江西到一茶店內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今日不得茶喫巖頭云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也雪峯云某甲亦然師曰兩箇老漢俱不識語在巖頭云什麼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巖頭云退後著退後著師曰豁兄且置存公作麼生雪峯以手畫箇圓相師曰不得不問巖頭呵呵云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喫茶人多巖頭雪峯俱無語有良禪客參次纔禮拜後便問云一箭射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即知過必改去也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箇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

曰擬射三關且從試爲欽山發箭良近前良久而退師乃打良七柱杖良乃出去師曰且聽箇亂統漢心内疑三十年有人舉似同安和尚安云良公雖發箭要且未中的其僧便問同安云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云關中主是什麽人其僧却迴舉向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麽也免得欽山口也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參師竪起拳頭云若開成掌即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通商量不通商量其僧近前却竪拳而已師曰便恁麽只是箇無開口漢僧云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僧云特參於師也須吐露宗風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僧云便請師乃打之其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兎枉用心神

前巖頭全豁禪師法嗣行思禪師第六世

台州瑞巖師彦禪師閩越人也姓許氏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致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師況思良久巖頭曰肯即未脫根塵

不肯即永況生死師遂領悟身心皎然巖頭頻召與語徵疇無忒師復謁夾山會和尚會問什麼處來曰卧龍來會曰來時龍還起未師乃顧視之會曰灸瘡上更著艾燃曰和尚又苦如此作什麼會便休師尋抵毋丘終日如愚四衆欽慕請住瑞巖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杻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爲什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什麼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什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媼來作禮師曰汝疾歸去收取數千物命媼忽忙至舍乃見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歸媼

接取放諸水濱師之異迹頗多存諸別録

懷州玄泉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便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後如何師曰是什麼（清七）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長谿人也姓陳氏（廿五）受業於龜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眞金拾瓦礫作麼師後住禾山而終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郡之長谿人也姓陳氏出家於龜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石霜曰直須盡却師不愜意乃參巖頭問同前語巖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尋遊清涼山閩帥欽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大師初上堂日方陞座斂衣乃曰珍重少頃又曰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僧起擬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什麼問佛放眉間白毫光照萬八千世界如

何是光師曰高聲道僧曰照何世界師乃喝出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攜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如何是宗門流布師展足示之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如何是最妙一句師曰披露識麼僧擬進語師曰話墮也定慧上座參師問什麼處來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又進前問即今作麼生師曰喫茶去慧猶未退師曰秋氣稍暖去慧出法堂外歎曰今日擬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衆明日師上堂慧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師乃喝慧無語師又曰毛羽未備且去僧舉寒山詩問師曰百鳥啣苦華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遊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歌枕覷獼猴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劒髑髏前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聲前古毳爛意作麼生師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

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爲主師曰還解喫飯麼師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師謂衆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宴爾而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僧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對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見無對僧辭師門送召曰上座僧迴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因僧披納衣示偈曰

迦葉上名衣　披來須捷機　纔分招的箭
密露不藏龜

福州羅源聖壽嚴和尚有僧自泉州迴來參師補衲次提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請兩條（卄七）莫教露針線快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在彼作什麼

前洪州感潭資國和尚法嗣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志圓號顯教大師僧問諸佛心印什麼人傳得師曰達磨大師曰達

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什麽人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何是得無山河大地去師曰不起見亥則問如何是佛師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師後參法眼方明厥旨住金陵報恩院）問如何是毘鉢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麽

前濠州思明和尚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因入浴室有僧問和尚是離垢底人爲什麽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草森天鹿野苑中狐兎交橫

前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伶俜之子如何歸向師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麽即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和尚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

根不利問得座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爲什麼不端嚴師曰不從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一世住）僧問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卷七 廿八）問隨緣認果如何是果師曰雪內牡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痾痒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谿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水千山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二世住）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興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諳父德時如何師曰低聲低聲

陝府龍峻山和尚僧問如何是龍峻山師曰佛眼看不見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作麼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爲什麼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什麼向上事曰如何師曰不見道汙谿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載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

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三世住）問行盡千山路玄機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

前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六七）

新羅清院和尚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麼即不爭是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廿九）

洪州泐潭寶峯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遇寶峯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嶽頂浪滔天

吉州南源山行修號慧觀禪師亦云光睦和尚僧問如何是南源境致師曰幾處峯巒猿鳥嘯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即淺去也師曰也是兩頭遙

洪州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即去時牟和尚對曰大衆請

師乃上法堂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麼生師曰也合消得禮三拜僧問碓擣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毯毯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曰鉢盂裏無折筯曰如何是沙門終日事師曰轟轟轟不借萬人機

吉州秋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瓦礫是問曰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紅華秀室內不知春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爲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即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飧自有旁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嶽秀萬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如何是關門造車師曰活計一物無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進長安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恁麼即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六葉芬芳師傳何葉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即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華開處處芳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者福州人也姓吳氏七歲依雪峯眞覺大師出家年滿受戒遊方抵筠陽謁九峯峯許入室一日謂之曰汝遠遠而來暉暉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對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峯初未許師於是發明厥旨頓忘知見先受請止吉州禾山大智院學徒濟濟嘗述垂誡十篇諸方歎伏咸謂禾山可以爲叢林表則時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什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

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揚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院乃江西之勝縣遂棲心焉時上藍院復虛其室命師來往闡化號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問仰山揷鍬意作麼生師曰汝問我曰玄沙踢倒鍬意作麼生師曰我問汝問未辨真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閻黎道一半曰爲什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爲知己喪身曰爲什麼却喪身師曰好心無好報問尊者撥眉擊目視肯王時如何師曰即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却問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已在紅焰請師烹鍊師曰趯下成器曰恁麼即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禾中行剗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什麼處不赴曰恁麼即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

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啓方丈集大衆告辭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珍重先是大衆爲立生藏本國謚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洪州泐潭年和尚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問古人卷席意如何師曰珍重（泐七）便下堂（泐二）

前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初參涌泉和尚入室領旨一日燒畬歸院泉問去甚處來師曰燒畬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紹曰鐵蛇鑽不入泉許之後居六通院玄侶依附僧問不出咽喉脣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鑱斷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龍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閻黎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有一劒話如何是一劒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曰我道不當鋒有什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前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盖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嶽頂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閙曰正作閙時如何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

新羅卧龍和尚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爲什麽不垂手師曰不尊貴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猢猻(州三)㹠(清七)毛蟲

彭州天台和尚(先住天台)問古佛向什麽處去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

前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和尚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

新羅泊巖和尚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問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問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大嶺和尚僧問只到潼關便却休時如何師曰只是途中活計曰其中活計如何師曰體即得當即不得曰體得爲什麽當不得師曰體是什麽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

曰不作尊貴

前潭州中雲蓋和尚法嗣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號證覺禪師僧問國土晏清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賀曰轉爲無功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可然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七

音釋

遁徒困切　蜆音顯　桎梏之曰切足械也　梏古沃切手械也　倭烏禾切　汩而栉切　醭蒼木切白醭也　斛公戶切名　蠹蘇合切穀蟲也　蠹戶故切蟲食木也　稔如甚切　蟾余蜍切蜍蝦蟆也　蜍視占切如蟾蜍而上也　閭良刀切　錕逡遁切掠過也　鏔古狂切銅錢朴也　唼子合切食也　杉檡杉所咸切殺山要木名　挫昨禾切矮短也　筈古活切箭筈也　媼烏老切女老稱也　寨鋤戒切營寨也　莞戶版切小席　婁於駭切矮雉短也　豜寒岸二音胡犬也　狢余玉切獸如赤豹五尺開也　擣都皓切舂也　毳先會切鳥毛長貌　轟虎横切衆車聲也　飣丁定切一器食也　瞚胡本切目視貌　斮陟玉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八

宋沙門道原纂　　濟八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一十四人見録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

信州鵝湖山智孚禪師

漳州報恩懷岳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

杭州西興化度師郁禪師

漳州隆壽紹卿禪師　福州僊宗行瑫禪師

福州蓮華山永福從弇禪師

杭州龍華寺照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法名師備福州閩縣人也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抑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釣舟投芙蓉山靈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道玄律師受具布衲苦節食纔接氣常終日

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義存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雪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雪峯問曰阿那箇是備頭陀對曰終不敢誰於人異日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若與雪峯和尚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峯曰備頭陀其再來人也一日雪峯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曰忽遇明鏡破時如何雪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師上堂時久大衆盡謂不說法一時各歸師乃呵云看總是一樣底無一箇有智慧但見我開遮兩片皮盡來簇著覓語言意度是我眞實爲他却總不知看恁麼大難大難師有時云諸禪德汝諸人盡巡方行脚來稱我參禪學道爲有奇特去處爲當只恁麼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爲汝證明是非我盡識

得還有麼若無當知只是趂讀是汝既到遮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即今便合識得還識得麼若不識便被我喚作生盲生聾底人還是麼肯恁麼道麼禪德亦莫自屈是汝眞實何曾是恁麼人十方諸佛把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誤著一分子只道此事唯我能知會麼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迦我道釋迦與我同參汝道參問誰會麼大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劑所悟亦莫能覩汝還識大悟麼不可是汝向髑髏前認他鑒照不可是汝說空說無說遮邊那邊有世間法有一箇不是世間法和尚子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何處有遮箇稱說尚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次父母緣生與汝椿立前後如今道無尚是誰語豈況是有知麼是汝多時行脚和尚子稱道有覺悟底事我今問汝只知巔山巖崖迥絶人處還有佛法麼還裁辨得麼若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覩得不妨出得陰界

脫汝髑髏前意想都來只是汝眞實人體何處更別有一法解蓋覆汝知麼還信得麼解承當得麼大須努力師又云我今問汝諸人且承得箇什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現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故號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即合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如黑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爲得他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聚頭亂說雜話趁謂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什麼事只如從上宗風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汝凡聖因果超他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汝宗乘是什麼事不可由汝身心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

得去會麼只如釋迦出頭來作如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汝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俩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寤語沙門不應得出頭來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出頭所以道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只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空去饒汝得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他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澄淨恁麼修行盡不出他輪迴際依前被輪轉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爲究竟何如從今日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功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覩去不用汝加功鍊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還肯麼師有時上堂謂衆曰是汝眞實如是又有時云達磨如今現在汝諸人還見麼師云是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劒諸事逼汝身命便生無

限怕怖如似什麼恰如世間畫師一般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劒了好好地看了却自生怕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見有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爲過汝今欲覺此幻惑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若識得不曾教汝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劒解憍赫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知麼如是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取師云汝諸人如似在大海裏坐役頭水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還會麼大學般若菩薩是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得出脫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忍耐日夜忘疲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肯究實不妨亦得覰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只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啰啰地被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眞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

知麽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爲善知識問著便動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便說昭昭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麽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麽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爲什麽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什麽有昭昭時汝還會麽遮箇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此根由麽我向汝道汝昭昭靈靈只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兎角仁者真實在什麽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徧徧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見此南閻浮提日麽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承他日光成立只如日體還有多般及心行麽還有不周徧處麽欲識此金剛體亦如是只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

受生果報有性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只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當得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便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却去忽然無常殺境到來眼目瞎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筒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只大作羣隊千他人世遮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知求衣為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什麼到恁麼地只如大地上蠢蠢蚑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看變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耙銜

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遮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未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南際長老到雪峯峯令訪于師師問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南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歸宗柔別拊掌三下）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峯因普請畬田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叉爲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雪峯曰俊哉師一日隨侍雪峯遊山雪峯指一片地曰此處造得一所無縫塔師曰高多少雪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依報只不如和尚若是靈山受記大遠在雪峯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鑪曰火鑪闊多少雪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師初受請住梅谿場普應院中間遷止玄沙山自是天下叢林海衆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請演無上乘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師上堂良久謂

衆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麽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窠語作麽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瞌睡作麽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麽不識痛痒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里萬里行脚到遮裏不消箇瞌睡窠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麽僧問從上宗門中事師此間如何言論師曰少人聽僧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麽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脣吻只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麽只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麽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麽方便助汝猶尚不能覩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什麽處安措還會麽四十九年是方便只如靈山會上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麽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當得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

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竪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槌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卷八）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什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乃有偈曰

萬里神光頂後相　沒頂之時何處望
事已成　意亦休　此箇元來觸處周

智者撩著便提取　莫待須臾失却牛

又偈曰

玄沙遊徑別　時人切須知　三冬陽氣盛
六月降霜時　有語非關舌　無言切要詞
會我最後句　出世少人知

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竪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乃吹之文楠頭下山師問

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柔代云和尚用作什麼）師有時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瘖聾痙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槌竪拂他眼且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瘂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只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爲什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羅漢云桂琛見有眼耳和尚作麼生接師答云三種病人即今在什麼處又一僧云非惟謾他兼亦自謾長慶稜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稜曰慈作麼師曰雪峯山椽子恰食來遮裏屙兒放糞師見僧來禮拜乃曰（病人）禮拜著因我得禮拜汝一日普請往海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婆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師問長生

然和尚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對曰放皎然過有商量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長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崇壽稠別長生云換什麼作如來）僧問師學人爲什麼道不得師曰畐塞汝口爭解道得（法眼云古人恁麼道甚奇特且問上座是什麼口是什麼）問凡有言句盡落圈櫝不落圈櫝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古人瞬視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不瞬視接人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見師曰只爲太近（法眼云也無可得近直下是上座）師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甚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曰光侍者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法眼代云和尚終不恁麼法燈代云師一請和尚下船玄覺代云貧兒思舊債）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雪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其僧迴舉似於師師曰遮老和尚蹉過也不知東禪齊云什麼處蹉過若的蹉過知玄沙意作麼生若不恁麼會只若會便參取玄沙師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爲大過失且道不見什麼法

鏡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不知和尚師曰漸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玄覺云且道玄沙意麼道意在什麼處不見僧問洞山云不見一法爲大過失此意如何洞山云不見一法好言語上座一宿覺云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普賢菩薩又云不見一法爲大過失是一箇是兩箇試辯看僧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對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玄覺云一般恁麼道爲什麼却成山鬼窟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遮一縫大小玄覺云叢林中道恁麼來何處得無縫還會得著不著韋監軍來謁舉曹山和尚甚奇怪師乃問撫州取曹山多少韋指傍僧云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多少曰一百二十韋曰恁麼即上座不曾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慙愧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此僧具慙愧苦撿得出許上座有行脚眼西天有聲明三藏到閩帥令與師相見師以火筯敲銅鑪問是什麼聲三藏對曰銅鐵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爲大王法燈

別云聽和尚問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三藏無對法眼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師南遊蕭田法燈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縣排百戲迎接來曰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小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勿交涉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師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師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僧曰如夢如幻法眼別敲師與地藏深在方丈內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琛曰喚什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師一日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長生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徧周法界雪峯打鼓遮裏為什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汝眼為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師與章監軍喫果子章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章喫果子了再問之師曰只者是日用而不知普請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真大師善財參彌勒彌

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什麼處對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與什麼作佛大普玄通到禮覲師謂曰汝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對曰玄通只是開箇供養門睃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其情是難師曰什麼處是難處曰為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門問學人作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優溪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處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舁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云未舁梯時一日幾度登樓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褰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曰恁麼即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師曰佛法不恁麼鏡清云不為打水打不為打水意作麼生鏡清云青山礙不為塵敢保勿聞人來禪云只如玄沙意作麼生或云直饒恁麼去也好與拄杖或云事在當機或云拈放舍處此三說還合玄沙意也師應機接物僅三十祀致青原石頭之濬流迨今不絕轉道要來際所演法要有大小錄行于海內自餘語句各隨門弟子章及諸

方徵舉出焉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壽七十有四臘四十有四閩帥爲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幼歲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肆唐乾符五年入閩中謁西院訪靈雲尚有凝滯後之雪峯疑情氷釋因問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垂指示雪峯默然師設禮而退雪峯莞爾而笑異日雪峯謂師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諸人好看取對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雪峯然之師入方丈參雪峯曰是什麽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疇問未嘗奧於玄旨乃述悟解頌曰

萬象之中獨露身　唯人自肯乃方親
昔時謬向途中覓　今日看如火裏冰

師在西院問訖上座曰遮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麽曰不曾到師曰爲甚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師曰作麽生是上座本分事訖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只遮箇別更有曰上座見什

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師在宣州保福後辭歸雪峯保福問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什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保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即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麼道意作麼生鼓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體驗徧野白脩連山）師來往雪峯二十九載至天祐三年受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初開堂曰公朝服趨陽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慮恐有人不肯於是敷揚祖意隨機與奪故毳客憧憧日資道化後閩帥請居長樂府之西院奏額曰長慶號超覺大師上堂良久謂衆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消八）兄弟去只今有什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十五）誰家屋裏事不肯當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者裏來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總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諸人行脚事麼時有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

就人索取又問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又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謂衆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來底事汝作麽生又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之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麽生會僧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麽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什麽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什麽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十里外學妄語作麽僧無對師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僧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什麽師謂衆曰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盡法無民時有僧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師有時示衆曰總似

今夜老胡有望保福聞之乃曰總似今夜老胡絶望（玄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一般各有道理泉中道總似如此嫌什麼又道總似今夜堪作什麼若如此會欠悟在）安國琯和尚新得師號師去賀琯出接師問曰師號來耶曰來也師曰是什麼號曰明眞師乃展手琯曰什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拍肴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持前語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僧云丹霞語福云去莫妨我打睡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即不見還見麼衆無對（法眼代云縱受得到師到羅山見新製龕子師以杖敲之曰大煞豫備羅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羅山曰咄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什麼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舉師曰汝作麼生舉僧

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人問師保福拋却殼漏子向什麽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箇是保福殼漏子閩帥夫人崔氏稱奉道自師遣使送衣物至云錬師令就大師請取迴信師曰傳語錬師領取迴信須吏使（清入）十七却來師前唱喏便迴師明日入府錬師曰昨日謝大師迴信師曰却請昨日迴信看錬師展兩手閩帥問師曰錬師適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遮一轉語大王自道取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僧舉高麗有僧造一觀音像於明州上船衆力昇不起因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無刹不現身爲什麽不肯去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別云汝識得觀音未有人問僧點什麽燈曰長明燈曰什麽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師代云若不如此爭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利動君子師兩處開法徒衆一千五百化行閩越二十七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歸寂壽七十有九臘六十王氏建塔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受業於兜率山師事雪峯經數稔受心法止于大普焉僧問驪龍頷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托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咬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杭州龍冊寺順德大師道怤永嘉人也姓陳氏卅歲不食葷茹親黨强啖以枯魚隨即嘔嘰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川謁雪峯峯問什麽處人曰温州人雪峯曰怤麽即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只如一宿覺是什麽處人雪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雪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雪峯良久師禮謝雪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雪峯曰只怤麽爲別有商量曰和尚怤麽即得雪峯曰於汝作麽生曰孤負殺人雪峯有時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曰是什麽堂堂密密雪

峯起立曰道什麽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麽尊貴得恁麽綿密對曰道伱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麽示誨雪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麽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雪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閩中謂之小伱布衲因普請處雪峯舉潙山見色便見心語問師還有過也無曰古人爲什麽事雪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曰恁麽即不如道伱鋤地去一日雪峯問師何處來曰從外來雪峯曰什麽處逢見達磨曰更什麽處雪峯曰未信汝在曰和尚莫恁麽粘膩好雪峯肯之師後徧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什麽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什麽時到明水曰和尚到時到寂曰汝道我什麽時到曰適來猶記得寂曰如是如是師罷參受請止越州鏡清禪苑唱雪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也辭學宏贍屢擊難之遂謂人曰伱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僧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人人盡有鏡清猶有遮箇在師曰今

日遇人又不遇人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殺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應天來師曰還見鰻鱔魚麼曰不見師曰闍黎不見鰻鱔魚麼闍黎曰總不恁麼師曰闍黎只解愼初護末問學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僧曰其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帳開曰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僧曰既是當斷爲什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因普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鑊作打勢浴頭乃走師召曰來來浴頭迴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其僧後至保福舉前語未了保福以手掩其口僧却迴舉似師師曰饒汝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什麼處來曰天台來師曰我豈是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

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曰我與古人鬬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小年也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你也僧到參師問閩黎從什麼處來曰佛國來師曰佛以何爲國曰清淨莊嚴爲國師曰國以何爲佛曰妙淨真常爲佛師曰閩黎從妙淨來莊嚴來曰無不答對師曰噓噓別處有人問汝不可作遮箇語話錢王欲廣府中禪會命居天龍寺始見師乃曰真道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盛於玄學其後又創龍冊寺延請居焉師上堂曰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若自驗著實箇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踈只爲施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見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何不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時有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曰噓噓要棒即道曰恁麼即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無源有

路不歸時如何師曰遮箇師僧得坐便坐問如何是心師曰是即二頭曰不是如何師曰又不成是頭曰是不是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更多饒過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即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

第八　廿一

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不是是什麼曰還得當也無師曰木頭也解語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捺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即却打也師曰得對相耕去僧舉問有僧辭歸宗宗問什麼處去曰百文學五味禪去歸宗不語師乃曰緣歸宗單行底事僧問如何是歸宗單行底事師曰棒了趂出院僧禮拜師曰作麼生會曰學人罪過師曰料汝恁麼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不是走作便是籠人單人未審

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齒落問如何是親的密密底事師曰常用及人曰不知者如何師曰好晴好雨師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法眼別云盡出）僧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筯插向鑪中僧又問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筯插向一邊（法眼別云問不當理）有僧引童子到曰此兒子常愛問僧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訖過盞托與童子童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更喫茶去）僧問和尚此兒子見解如何師曰也只是一兩生持戒僧師三處開法語要隨門人編錄今但梗槩而已晉天福二年丁酉八月示滅壽七十四黑白哀號制服者甚衆茶毗於大慈山獲舍利就龍安山之陽建塔。（法八世）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入雪峯室密受心印執侍經十載因與僧斫樹雪峯拳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雪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什麼道斫却師擲下斧子曰傳雪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雪

峯良久僧退舉似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雪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雪峯普請搬柴問師曰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遮箇是什麼人語雪峯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峯向禪牀上著雪峯普請歸自將一束藤路上逢一僧放下藤叉手立其僧近前拈雪峯即踢其僧歸院後舉示於師曰我今日踢那僧得恁麼快師對曰和尚却替那僧入涅槃堂法眼住崇壽時有二僧各說道理請師斷法眼云汝兩僧一時入涅槃堂玄覺云爲什麼處是替那僧入涅槃堂處崇壽問云此一轉語却還老兄來禪齋云知長生者作麼生師常訪一庵主款話庵主曰近有一僧問某甲西來意遂舉拂子示之不知還得也無師曰爭敢道得與不得有人問庵主此事有人保任如虎頭帶角有人嫌棄則不直一文錢此事爲什麼毀譽不同請試揀出看曰適來出自偶然爭揀得出師曰若恁麼此後不得爲人玄覺云一等是恁麼事爲什麼有得有失上座若無智眼難辨得失雪峯問師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敢有

商量雪峯曰放汝過作麼生商量曰皎然亦放和尚過雪峯深許之尋受記止于長生山分化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可爲闍黎荒却長生山也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忽然作色舉拳詬曰今日打遮師僧去也僧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曰遮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什麼閩帥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始依講肆肄業於長安因思玄極之理乃造雪峯師事數年既領心訣隨緣而止鵝湖大張法席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講經以何爲宗師曰闍黎不是聽衆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己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黎不奈何曰爲什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兒得見君子有人報云徑山和尚遷化也僧問徑山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大有靈利

底過於閻黎問在先一句請師道師曰脚跟下探取什麽曰即今見問師曰看閻黎變身不得問雪峯拋下拄杖意作麽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什麽曰如何即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問如何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覓什麽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麽曰恁麽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少依本州聖壽院受業罷參雪峯止龍溪玄侶奔湊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什麽物纏縛閻黎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猶作麽曰還露脚手也無師曰遮裏是什麽處所僧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火問黑雲陡暗誰當兩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濟入并五）爭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什麽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什麽家具又問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什麽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怏禮拜師臨遷化上堂示衆曰山僧十二年來舉唱宗教諸人怪我什麽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杭州西興化度悟眞大師師鄞泉州人也自得雪峯心印化緣盛于杭越之間後居西興鎮之化度院法席大興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尺六尺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刹那分曰如何含得法界師曰法界在什麽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麽問學人初機乞和尚指示入路師曰

汝怪化度什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閙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是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遂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自是聲聞于邇遍錢王欽其道德奉紫衣師號

福州鼓山興聖國師神晏大梁人也姓李氏幼惡葷羶樂聞鍾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即揮毫書其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法邪行歸眞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忽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云出家時至矣遂依衡州白鹿山

（卷八　廿六）

道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出生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謁叩禪闥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掬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

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雪峯曰子作道理耶師曰何道理之有雪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暨雪峯歸寂閩帥於府城之左二十里開鼓山創禪宮請揚宗教師上堂衆集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即今還有識南泉者麽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麽生僧近前曰容和尚師曰不才請退又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褒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興來蓋為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譚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作麽生時有僧禮拜師曰高聲問僧曰學人咨和尚師乃喝出問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抗音似未聞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僧近前師曰

鈍置殺人問如何紹得師曰幷裕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問學人便承當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云莫費力）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燈別云決擬亂走）問千山萬山阿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燈云千山萬山）師與招慶相遇招慶曰家常師曰無厭生招慶曰且欵欵師却云家常招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吝生招慶曰穩便將取去（東禪齊拈云此二尊宿還有得失也無若有阿那箇得阿那箇失若無得失諸人未具行脚眼在）問如何免得輪迴生死師曰把將生死來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側掌曰吽吽問如何是向上一關棨子師乃打之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保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是什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師問僧鼓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曰請師乃打之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

是無口過師曰有什麼過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還自耻麼師與閩帥瞻仰佛像閩帥問是什麼佛曰請大王鑒曰鑒即不是佛曰是什麼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師在衆何得造次）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濟八）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又曰今爲諸仁者剌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仁者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驀口（井八）摑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摑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如今還有人通得也不昧兄弟珍重乃有偈示衆曰

直下猶難會　尋言轉更賒　若論佛與祖
特地隔天涯

閩帥禮重常詢法要焉

漳州隆壽興法大師紹卿泉州人也姓陳氏

幼於靈巖寺習經論講業既就而深慕禪那乃問法于雪峯之室服勤數載從緣開悟因侍經行見芧葉動雪峯指動葉視之師對曰紹卿甚生怕怖峯曰是汝屋裏底怕怖什麼師於是洗然省悟頓息他遊尋受請居龍谿

禹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問糧不齎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饑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劒看君不是點兒郎問太柏盲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前後大應得此便也曰莫便是接否師曰

遮漢來遮裏揀揣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真箇聾漢漳守王公欽尚祖風為奏紫衣師名

福州僊宗院仁慧大師行瑫泉州人也姓王氏本州開元寺受業預雪峯禪會聲聞四遠

閩帥請轉法輪玄徒奔至上堂曰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什麼人時有一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垂慈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閒人

福州蓮華山永福院超證大師從弁（先住泉州報恩院）僧問儒門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即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云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遮裏作什麼曰恁麼即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長慶常云盡法無民師曰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即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師上堂曰咄咄看箭便歸方丈問請師盡令師曰莫埋沒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問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師（弁入）上堂於坐邊立謂衆曰二尊不並化使歸方丈

杭州龍華寺真覺大師靈照高麗人也萍游閩越升雪峯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閩中謂之照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

座那一片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止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視其衆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山僧踢曲子也不會問靈山會上法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付囑師曰不可爲汝一人荒却齊雲也曰莫便是親付囑也無師曰莫令大衆笑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點凡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未之前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師次居越州鏡清院海衆悅隨一日謂衆曰盡令去也僧曰請師盡令師曰咔咔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雕琢師曰不成曰爲什麼不成師曰還知鏡清生修理麼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五峯來師曰來作什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師豈無方便

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什麽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師謂衆曰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則鏡清遮裏即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麽問莫欺山僧麽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什麽處曰恁麽即失口也師曰寒山送滈山又曰住住閻黎失口上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迴師驀問一僧記得麽曰記得師曰道什麽曰道什麽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什麽即俊鷹俊鷂趁不及師曰閻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麽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練樹曰爲什麽似苦練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後湖守錢

公卜杭之西關創報慈院延請開法禪會翕然依附尋而錢王建龍華寺迎金華傳大士靈骨道具寘焉命師住持晉天福十二年丁未閏七月二十六日終于本寺壽七十八塔于大慈山

明州翠巖永明大師令參湖州人也自雪峯受記止于翠巖大張法席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疑剥去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問諸餘即不問師默之僧曰如何舉似於人師喚侍者點茶來師上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巖眉毛還在麼（長慶問云生也）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汚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汝問坦然不滯鋒鋩時如何師曰大有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師曰坦然不滯鋒鋩問古人拈槌竪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錄爲什麼寫誌公眞不得師曰作麼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滯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

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錢王
謂師道風請居龍冊寺終焉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八

音釋

琂吐刀切音甘舯徒頂切船小而長曰舯替他計切廢也撻疾葉切疾也讀古困切才詣切限剤才詣切剤分並也覿古候切見也樁株江切極也竇研計切窒中有言也慴虚業切恐迫也瞌苦盍切瞌瞑睡也濤張流切誇張誕幻也圄禹拍逼切滿也圈積圈去圓切積丘愧切窒涉栗切塞也膊補各切肩膊也啖徒濫切食也嗢噦嗢烏沒切咽也噦於月切嘔也鰻鰀鰻莫安切鰀鰻魚名也啜妹悅切飲也喘昌兗切喘息也羶尸連切羊臭也祛丘於切擒却也遘古候切遇也袌直質切書衣也揲部計切抖擻抖多口切擻思口切抖擻振舉之貌黠胡八切黠慧也鴃羊笑切鴃鵙也寘職吏切安著也貶剥貶悲檢切剥北角切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九　　濟九

宋　沙　門　道　原　纂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四十二人（二十一人見録）

福州安國弘瑫禪師

襄州雲蓋山歸本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洛京南院和尚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

杭州龍井通禪師　澧州保福從展禪師

泉州睡龍道溥禪師

杭州龍興寺宗靖禪師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　越州越山師鼐禪師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　泉州福清玄訥禪師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濟九）　衢州南臺仁禪師（一）

泉州東禪和尚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

福州永泰和尚

池州和龍山守訥禪師

建州夢筆和尚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洛京憩鶴山和尚　潭州溈山棲禪師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
隨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
潭州保福超悟禪師　太原孚上座
南嶽惟勁禪師
台州十相密超禪師
江州廬山訥禪師
新羅國大無爲禪師
潞州玄暉禪師
湖州清淨和尚
益州永安雪峯和尚
廬僊德明禪師
撫州明水懷忠禪師
益州懷果禪師
杭州耳相行修禪師
溈山安德禪師
已上一十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清九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安國院明真大師弘璉泉州人也姓陳氏幼絶葷茹自誓出家於龍華寺東禪始圓戒體而造于雪峯雪峯觀其少儁堪爲法器乃導以本心信入過量復徧參禪苑獲諸方

三昧却迴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雪峯曰什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雪峯曰道什麼曰什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拽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教伊入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雪峯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師因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拈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只爲喚這箇作拳頭師受請止囷山毳徒臻集後閩帥嚮師道德命居安國寺大闡玄風徒餘八百矣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躅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不可爲老兄散却衆也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

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槹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溪絶垂釣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須冰何必步參差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乃喝出問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爲什麽道不得師曰汝爺名什麽問如何是活人之劒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只這箇是問不犯鋒鋩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何殺沉吟曰爲什麽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爲什麽消不得師曰是什麽心行曰什麽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舉趙和尚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這童子好致一

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居正位師曰爲汝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如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即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亦自代曰恁麼即大衆一時禮拜

襄州雲蓋山雙泉院歸本禪師（嗣九）亦曰西雙泉以隨州有東雙泉故也京兆府人也幼出家十六納戒念法華經初禮雪峯雪峯下禪牀跨脊而坐師於是省覺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拽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于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先住燃山）僧問如何是塵師曰不覺成丘山師謁白雲慈光大師辭出白雲門送扶師下階曰款款莫教蹉倒師曰忽然蹉倒又作麼生白雲曰更不用扶也師大笑而退

洛京南院和尚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儒士博覽古今時人呼爲張百會一日

來謁師師曰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什麼處得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為人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

杭州龍井通禪師處棲上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為什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戴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兩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拽出死屍著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年十五禮雪峯為受業師十八本州大中寺具戒遊吳楚間後歸執侍雪峯一日忽召曰還

會麼師欲近前雪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作禮而退又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稜和尚稜深許之長慶稜和尚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云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者商量猶未得勦絶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絶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一日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歸宗柔別云和尚只解問人）雪峯謂衆曰諸上座到望州亭與上座相見了到烏石嶺與上座相見了到僧堂前與上座相見了師舉問鵝湖曰僧堂前相見即且置只如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是相見鵝湖驟步入方丈師歸僧堂（東禪齊云此二尊宿會處是相見不相見試斷看）梁貞明四

年丁丑歲漳州刺史王公欽承道譽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升堂師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要待雨淋頭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即羣生有賴也師曰莫把那不淨塗汚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麼莫覆却船子問泯默將何爲則師曰落在什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師見一僧乃以杖子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什麼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問摩騰入漢貪行拄杖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此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眞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

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麽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大衆雲集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什麽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麽處僧曰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僧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麽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什麽不見師曰不可更捏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什麽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問欲入無爲海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恁麽進去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師見僧喫飯乃托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什麽心行有尼到參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麽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

和尚是什麼心行玄覺因舉法眼見僧擔土乃以一塊土放擔上云吾助汝僧云謝和尚慈悲法眼不肯有一僧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法眼便休玄覺做云此二則語一般別有道理什麼處是心行處閩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爲師乃打之僧曰恁麼即山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默而已玄覺云什麼處是山鬼窟叢林中道住在不去不住處便是山鬼窟所以打破如此商量正是鬼窟且道保福打伊意作麼生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云證語僧無對師舉洞山真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邏掠看曰若不點兒幾成邏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豐師見僧數錢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爲何到恁麼地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法眼別云如和尚見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

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師見一僧（諱九）乃曰汝作什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大殺恩愛壽無對師自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師住保福僅一紀學衆常不下七百其接機利物不可備録閩帥禮重爲奏命服唐天成三年戊子示有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謂之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注燈別云和尚解忌口麼）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只是時至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道曰恁麼即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跏趺告寂即三月二十一日也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也姓鄭氏實林院受業自雪峯印心住五峯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杓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杓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密承宗印乃自誓充飯頭服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峯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鄉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所誌周廣順初（消九）年八十一錢王請於寺之大殿演無上乘黑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僧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吏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錢王特加禮重屢延入府以始住院署六通大師顯德元年甲寅季冬月示滅壽八十四塔于大慈山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麼若有即不孤負於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什麼人和師曰什麼處去來

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鼐號鑒眞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

清風樓上赴官齋（清九）　此日平生眼豁開（十一）
方知普通年遠事　不從葱嶺路將來

歸呈雪峯雪峯然之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汝問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時集衆示一偈曰

眼光隨色盡　耳識逐聲消　還源無別旨
今日與明朝
偈畢跏趺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薛氏
依石佛寺齊合禪師披剃戒度既圓便參雪
峯雪峯曰近前師方近前作禮雪峯舉足蹋
之師忽然冥契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止南
嶽法輪峯師上堂謂衆曰我在雪峯遭他一
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參後下堂師
召曰大衆衆迴首師曰看月大衆看月師曰
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此盧
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此盧師法身主師曰
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撫掌三
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麽問從
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
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
曰抱取猫兒去師問僧什麽處來曰華光師
即托出閉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不將
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咄出去師問僧作

麼生是覿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爲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麼雪峯院主有書來招師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迴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入嶺（卷九）（十二）有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初住福清道場傳象骨之燈學者歸慕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失却半年糧曰爲什麼失却半年糧師曰只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曲蟮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兒貓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師住福清三十年大闡玄風終於本山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峯而益資玄要因藏器混衆于韶州靈樹敷禪師法席居第一座敷將滅度遺書於廣主請接

踵住持師不忘本以雪峯為師開堂日廣主親臨問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可無益於人）師云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謂之一場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什麽事欠少什麽向你道無事亦是謾你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是根性遲迴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觀西觀看是箇什麽道理汝欲得會麽都緣是汝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祖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況復有言莫是不擬心是麽更有什麽事珍重師上堂云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諸人更擬進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巧廣設問難只是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麽休歇時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麽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

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可燒終日說事不曾掛著脣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掛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得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師云三乘十二分教橫說竪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捻針鋒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珍重師上堂云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老漢大家共你商量時有僧出來禮拜擬舉次師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問學人簇簇地商量箇什麼師云大衆久立師云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直然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實到這箇田地始得

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尋看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髮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汝等各各且當人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且汝諸人有什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觸目承當得猶是不著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動口便好把將石驀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鬪競接將去三箇五箇聚頭地商量苦屈兄弟他古德一期爲你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這般事捻放一邊獨自著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什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在意珍重師云盡乾坤一時把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漢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什麼道理直饒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摧折兩脚汝若是箇人聞說道什麼處有老宿

出世便好驀面唾汚我耳目汝若不是箇脚手纔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且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上來拽拄杖便打趙州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揸捶到處馳騁驢脣馬嘴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也未什麼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我得飯喫堪什麼共語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你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即如雪峯和尚道盡大地是汝夾山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樂普云一塵纔舉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總是汝把取翻覆思量日久歲深自然有箇入路此事無你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只是爲你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且昧你亦不得你若實未得方便撥汝則不可兄弟一等是蹋破草鞋

抛却師長父母行脚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實若有箇入頭處遇著咬猪狗脚手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為有可咬嚼眨上眉毛高掛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未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箇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二千里走趁這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什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茅粒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前頭將什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蠏手脚忙亂無你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俗子尚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沙門日夕合履踐箇什麼事大須努力努力珍重師云汝等沒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箇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那箇為佛那箇為祖且說箇超佛越祖底道理問箇出三界你把將三

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礙著你有什麼聲色可與你了了什麼椀以阿那箇爲差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箇舉體全眞物物覿體不可得我向你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相埋沒了也實未有入頭處且中私（清水）（十七）獨自參詳除却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什麼事無端起得許多妄想作什麼更有一般底恰似等閑相似聚頭學得箇古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只管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老爺孃師長和尚作這般底去就這打野狸漢有什麼死急行脚師上堂云故知時運澆醨迫于像季近日師僧北去禮文殊南去遊衡嶽若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似漆相似只管取性過時設使有三箇兩箇枉學多聞記持詰路到處覓相似言語即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釘你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著精神莫空記人說多虛不如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麼事近前師上堂

大衆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各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麽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云便請和尚諫師云這野狐精師云汝諸人傍家行脚皆是訶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在還自知得試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麽有麽出來汝若不知老漢謾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北北有趙州和尚五臺山有文殊總在這裏若生緣在南南有雪峯卧龍西堂鼓山總在這裏汝欲得識麽向這裏識取若不見亦莫掠虛見麽見麽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師上堂云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椰棵木杖乃畫地一下云塵沙諸佛盡向這裏葛藤便下堂師云我看你諸人二三機中不能構得空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麽與汝注破久後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竪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是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刹土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

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
你還會麽若不會且莫掠虛然雖據實實是
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未審夢見納僧沙
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師驀起以拄杖劃
地一下云總在這裏又劃一下云總從這裏
出去珍重師上堂云和尚子衲僧直須明取
衲僧鼻孔且作麽生是衲僧鼻孔衆皆無對
師云摩訶般若波羅蜜今日大普請下去師
上堂云諸和尚子饒你道有什麽事猶是頭
上著頭雪上加霜棺木裏瞪眼灸瘡瘢上著
艾燋這箇一場狼籍不是小事你合作麽生
各自覓取箇托生處好莫空遊州猶縣只欲
挺撧閑話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
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裏卜度
到處火鑪邊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舉更道
（劃九）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從裏道出這箇是就
（十九）事上道遮箇是體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孃噇
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
你行脚驢年得箇休歇麽更有一般底纔聞
人說箇休歇處便向陰界裏閉眉合眼老鼠

孔裏作活計黑山下坐鬼趣裏體當便通得箇入頭路夢見麼似這般底打殺一萬箇有什麼罪過喚作打底不遇作家至竟只是箇掠虛漢你若實有箇見處試捻來看共你商量莫空不識好惡矻矻地聚頭說閙葛藤莫教老漢見捉來勘不相當摠折脚莫道不道你還皮下有血麼到處自受屈作麼者滅胡種盡是野狐羣隊總在這裏作麼以拄杖一時趂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師問新羅僧將什麼物過海曰草賊敗也師引手曰汝爲什麼在我手裏曰恰是師曰更踔跳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蟄蟆吞大蟲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黑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東屋裏點燈西屋裏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

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
舉不顧　即差互　擬思量　何劫悟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汝肚裏曰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黎公憑分明何得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如何是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汝怕我不知問萬機俱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却佛殿來與汝商量曰佛殿豈關他事師喝曰這謾語漢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對衆問將來曰直得恁麼時如何師曰照從何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讀書人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問古人橫說竪說猶未知向上一關捩子如何是向上一關捩子師曰西山東嶺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河裏失錢

河裏攙師有時坐良久僧問何似釋迦當時師曰大衆立久快禮三拜師嘗有頌曰

雲門聳峻白雲低　水急遊魚不敢棲
入戶已知來見解　何煩再舉轢中泥

衡州南臺仁禪師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闍黎即今在什麼處師後遷住本郡鎮境寺而終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仁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未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什麼處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

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眞佛師乃拊堂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號妙空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受業於古田壽峯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有新到僧參師問近離什麼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閻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誰汝曰漢元　莫便是否師曰汝誰他閩王請師齋問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慚非月裏兎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遵旨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問如何是極樂家

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什麽師曰莫寱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麽即優曇華坼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麽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寱語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祖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麽即理出三乘花開五葉師曰說什麽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麽曰不聞師示一頌曰

古曲發聲雄　今時韻亦同　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憩鶴山和尚栢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去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摑問駿馬（時九）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什麽處去（并三）

潭州溈山棲禪師問正恁麽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麽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

少人問不假忉忉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牀接資福問曰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箔曰恁麼即眞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問達磨九年面壁意如何師曰睡不著護國長老來師問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申一問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護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第二世住問魚未透龍門

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慈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抗撑太陽

太原孚上座徧歷諸方名聞宇宙嘗遊浙中（潤九 井四）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麽師曰見曰什麽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趨裝而邁初上雪峯廨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稜和尚問什麽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方上參雪峯禮拜訖立于座右雪峯纔顧視師便下看主事異曰雪峯見師乃指曰示之師搖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什麽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雪峯在中庭卧師曰五州管内只有這和尚較些子雪峯便起去雪峯嘗問師曰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麽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雪峯曰此猶

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成師更不他遊而掌浴室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玄沙曰待與和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玄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玄沙曰什麽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麽玄沙却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雪峯曰作麽生勘伊玄沙舉前語雪峯曰汝著賊也鼓山晏和尚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麽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麽處師不肯晏却問作麽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晏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晏罔測乃毆之一拳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師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孚上座終于維揚

南嶽般舟道場實聞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繒纊惟壞衲以度寒暑時謂頭陀焉初參雪峯深入淵奥復問法玄沙之席心印符會一日謂鑒上座曰聞汝註楞嚴經

鑒曰不敢師曰二文殊汝作麽生註曰請師鑒師乃揚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藏中有鏡燈一座即華嚴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觀之頓喻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

此先哲之奇功苟非具不思議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章覽之者悟理事相融後終於南嶽師於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又製七言覺地頌廣明諸教緣起別著南嶽高僧傳皆流傳于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　宋沙門道原纂　濟十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二十八人（九人十見錄）

杭州佛日和尚　嘗十

洪州同安丕禪師

池州廣濟和尚

歙州朱谿謙禪師

雲居山道簡禪師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　一

廬山歸宗澧權禪師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

揚州豐化和尚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　二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

南嶽南臺和尚

池州嵇山章禪師

新羅雲住和尚

羚珏和尚

朗州德山和尚（第七世）

雲居山昌禪師

晉州大梵和尚

雲居山懷岳禪師

潭州龍興寺悟空大師

建昌白雲藏禪師　潭州幕輔山和尚

舒州白水山琦禪師

廬山冶父山和尚　南嶽法志禪師

新羅慶猷禪師　新羅慧禪師

洪州鳳棲山慧志禪師

已上九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一十四人（一十三人見錄）

撫州荷玉光慧禪師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
衡州育王山弘通禪師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　襄州鹿門處真禪師
撫州曹山慧霞大師　衡州華光範禪
處州廣利容禪師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
西川布水巖和尚　蜀川西禪和尚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　韶州華嚴和尚
廬山羅漢池隱山主和尚
已上無機緣語句不録
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五人　二人見録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
鳳翔白馬弘寂禪師
撫州崇壽院道欽禪師
楚州觀音院斌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三人　一人見録
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
饒州北禪院惟直禪師
潭州化城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法嗣一人
洪州同安威禪師

青林師虔禪師法嗣六人（五人見録）
韶州龍光和尚　襄州石門寺獻禪師
襄州廣德和尚　郢州芭蕉和尚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襄州延慶通性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録）
興元府青剉山和尚（京兆保福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一人
京兆香城和尚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二人見録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　杭州瑞龍幼璋禪師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法嗣二十人（一十二人見録）
疎山證禪師（第二世）　洪州百丈安禪師
筠州黃檗慧禪師（遺十三）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
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
延州延慶奉璘禪師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
洪州百丈超禪師　洪州天王院和尚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　襄州後洞山和尚
京兆三相和尚

筠州五峯山行繼禪師
商州高明和尚
華州西谿通泰禪師
撫州竦山和尚
筠州黄檗山令約禪師
揚州祥光遠禪師
安州大安山傳性大師
筠州黄檗山嶷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自古禪師
澧州太守雷滿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樂普山元安禪師法嗣十人 六人見録

京兆永安善靜禪師

蘄州烏牙山彦賓禪師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

鄧州中度和尚

嘉州洞谿和尚

京兆卧龍和尚

嘉州黑水寺慧通禪師
京兆盤龍和尚
鄜州善雅和尚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江西逍遥山懷忠禪師法嗣二人

泉州福清師巍禪師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五人 三人見録

江州廬山永安浮悟禪師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陝州龍谿和尚
桂陽志通禪師
廬山壽昌院淨寂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一人
鄧州桐泉山和尚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録
潭州文殊和尚
祥州大嶺白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洪州上藍院令超禪師法嗣
河東比院簡禪師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洪州南平王鍾傳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
杭州佛日和尚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我師矣尋抵于江西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麽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即没交涉師乃投誠入室便禮雲居爲師後參夾山纔入門見維那維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暫來禮謁和

尚不宿維那白夾山夾山許相見未陞階便問什麼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在夾山頂上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乃上階禮拜夾山又問閻黎與什麼人爲同行師曰木上座曰他何不來相看師曰和尚看他有分曰在什麼處師曰在堂中夾山便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擲于夾山面前夾山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山得來否師曰月宮亦不逢曰恁麼即從他人得也師曰自已尚是寃家從人得堪作什麼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爆喚維那來令安排向明窓下著師却問燈籠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燈籠解語即向汝道至明日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上座在麼師出應諾夾山曰子未到雲居前在什麼處對曰天台國清夾山曰天台有潺潺之瀑漾漾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掛松蘿夾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師良久夾山曰看君只是撐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一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

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維那曰和尚教上座送茶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碗作聲夾山迴顧師曰醳茶三五碗意在鑼頭邊夾山曰瓶有傾茶意籃中無一甌便傾茶箇甌師曰瓶有傾茶意籃中無一甌便傾茶行之時大衆皆舉目師又問曰大衆鶴望乞師一言夾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夾山曰大衆有人歸去歸去從此住普請歸院衆皆仰歎師後回淅西住佛日而終

蘇州永光院眞禪師上堂謂衆曰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絶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庶哉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取侵去師以拄杖驀口拄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曰是也更來者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云不透波瀾曰慚耻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曰恁

麼即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歸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要踢要拳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闍黎在什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曰不是小小問如何是妙旨師云好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云告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曰頭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什麼人唱師曰打問將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什麼處著問未有者箇時作麼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即不改

舊時人也師曰作何行履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第　問金鷄未鳴時
如何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
界平沉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得什麽
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什麽人僧無語問
學人爲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鬧空曰
便請商量師曰周帀有餘問大衆雲集合譚
何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
默對未審將什麽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又曰
會麽曰不會師曰長安路厠坑子問學人不
問諸餘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枚五棒問
通會底人如何道師曰即今事作麽生曰隨
流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池州廣濟和尚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
落也問如何是方外之譚師曰汝道什麽問
如何是廣濟水師曰無饑渴曰恁麽即學人
不虛設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遠來
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只解喫飯問溫伯雪
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麽人問
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

麼生師曰汝喚作什麼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即搜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曰不因闍黎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饒州刺史與師造大藏殿師與一僧同看殿次師喚其甲僧應諾師曰此殿著得多少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者箇人曰恁麼即其甲未曾祗對珍重師後住兜率而終

揚州豐化和尚問如何是敵國一著基師曰下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來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學人向什麼處立師曰莫飄露麼
雲居山昭化禪師道簡第二世范陽人也久入雲居之室密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居堂中為第一座屬膺和尚將臨順寂主事僧問誰當繼嗣曰堂中簡主事僧雖承言而未曉其旨謂之揀選乃與衆僧會議舉第二座為化主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座必

若讓即堅請第二座焉時簡師既密承記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擯衆演法主事僧等不愜素志固徵規式師警其情乃棄院潛下山其夜山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衆聞山神連聲唱云和尚來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爲什麼却預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爭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蛇子爲什麼吞却蛇師師曰在裏不傷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什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閑却七問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師示滅後廬州帥張崇施財建石塔于本山至今存焉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　世第三

問無佛無衆生時如何師曰什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問如何是五老峯師曰突兀地問截水停輪時如何

師曰磨不轉曰如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塵中子師曰灰頭土面（同安代云不辨賊）問世尊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事如何師曰正恁麼時作麼生曰不同無聞說師曰是什麼人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什麼處來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問不坐青山時如何師曰是什麼人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什麼處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即不道也師曰用口作什麼師後住百丈而終

朗州德山和尚（第七世）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只恁麼僧良久師曰沒更問僧再問師乃喝（皆十）出

衡州南嶽南臺和尚問直上融峯時如何師云見麼

雲居山昌禪師（第三世）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為什麼不相識問紅爐猛燄時

如何師曰裏頭是什麽問不受商量時如何師曰來作什麽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前容身時如何師曰放身大小

池州嵇山章禪師曾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者一椀茶裏師便覆却茶云森羅萬象在什麽處投子曰可惜一椀茶師後謂雪峯和尚雪峯問莫是章柴頭麽師便作輪推勢雲峯肯之

晉州大梵和尚問如何是學人顧望處師曰井底竪高樓曰恁麽即超然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雲住和尚問諸佛道不得什麽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麽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師道師云不對君王好與二十棒

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嗣十世第四）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鑑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怎麽生師曰胡來胡現曰大好不鑑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什麽伶玨和尚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

也無師曰闍黎也可畏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前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

撫州荷玉山玄悟大師光慧初住龍泉上堂謂衆曰雪峯和尚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時有僧問和尚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問如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徒勞側耳師喚侍者云來燒火著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鎖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朶問路逢猛獸時如何師曰憨作麼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古人云如紅爐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即不昧於時中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即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什麼問如何履踐即得不昧於宗風師曰須道龍泉好手曰請和尚好手師曰却憶鍾期

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厨寒飯足塵師有時舉拄杖示衆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時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卷十）（十二）曰啞得我口麼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問如何是妙明真性師曰寬寬莫搕損師上堂良久有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師曰不琢不成珍筠州洞山道延禪師（第四世住時號鹿頭和尚）始因曹山和尚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擲下此是什麼人衆皆無對師出對曰不存曹山曰不存箇什麼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師曰欺者棄無人作麼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問混沌未分

時如何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示衆曰釋迦如來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某甲不避羞恥與諸尊者共譚良久云莫道錯珍重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即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焰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忘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恁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撫州金峯從志號玄明大師有進上座問如何是金峯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遠閻黎莫造次進曰何不道師曰口如磉盤問千峯萬峯如何是金峯師乃斫額而已問千峯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猛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峯門前無五里牌

師後住金陵報恩院入滅謚圓廣禪師塔曰歸寂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真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無醋問如何是道人師曰有口似鼻孔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對師曰柴門草户謝汝經過問祖祖相傳是什麽物師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壁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麽處去師曰山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什麽處曰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落荘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曾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鷄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壞時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覷虎眼特地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梳子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生師有一偈示衆曰

一片凝然光燦爛　擬意追尋卒難見
炳然擲著豁人情　大事分明皆總辦

是快活　無繫絆　萬兩黃金終不換
任他千聖出頭來　從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大師了悟（第二世住荷玉山先住）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在裏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道者可殺炎熱曰是師曰只如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曰向鑊湯爐炭裏迴避師曰只如鑊湯爐炭作麼生迴避得曰衆苦不能到師默置

衡州華光範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師問僧曾到紫陵無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無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即不可問非隱現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盡乾坤曰此猶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適來道不錯（清十）

處州廣利容禪師（先住貝谿）有僧新到師舉拂子曰貝谿老師還具眼麼曰某甲不敢見人過師曰死在閻黎手裏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十五）

師曰謝闍黎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噓噓意作麼生師曰卷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如何明得師曰不明曰爲什麼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問曾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曾祖面壁君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郡守問和尚遠出山門將什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太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問千途路絶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師謂衆曰若到來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舶主元來是此郡商人

泉州盧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人也姓周氏本州石鍾院出家福州太平寺受戒自曹山印可而居小谿問久嚮盧山石門爲什麼入不得師曰鈍漢曰忽逢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西川布水巖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回思著一傷心問寶劒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問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箇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學人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為什麼不差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早成差也

韶州華嚴和尚問既是華嚴還將得來麼師曰孤峯頂上千花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靈樹無橫枝天機道合同

前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氏化大師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即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榔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花開師嘗著眞贊曰

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一日師在帳內坐僧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撥開帳（法眼別云鮑叢林）問如何是湖南境師曰樓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覽也無師曰一任闍黎打疊（十七）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陽（浦十）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即不是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良久却喚其甲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寸釘入木八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三門前神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女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師問僧曰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俱不是汝本來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名

箇甚麼曰只者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門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曰來與汝道曰即今爲什麼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不可得師又問一僧曰姓王姓張姓李俱不是汝本來姓箇什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本來姓箇什麼曰待漢水逆流即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爲什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乃休

前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師到盤龍見僧問盤龍云碧潭清似鏡盤龍何處安龍曰沉沙不見底浮浪足巑岏師不肯自答曰金龍迥透青霄外潭中豈曉玉輪機盤龍肯之師住後僧問曰未作人身已前作箇什麼求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嗽曰中草

前鈞州九峯普滿大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威禪師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路逢神廟子見者盡勤拳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牀渾家不著孝

祖意教意如何師曰玉兎不曾知曉意金烏爭肯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引人間韻知音肯度伯牙門曰誰人知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知音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

前青林師虔禪師 潤山第三世 法嗣

韶州龍光和尚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君王不按劒龍光一句不曾虧師上堂良久云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機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拊掌顧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子師曰不空宵索曰學人不會師曰唵問如何是極則爲人處師曰殷勤付囑後人看問實頭虛一身爲汗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共一月萬戶盡逢春師有偈曰

龍光山頂實月輪（濟平）　照耀乾坤爍暗雲（十九）
尊者不移元一質　千江影現萬家春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京兆人也自青林受記兩處開法凡對機多云好好大哥時謂大哥和尚初居衡嶽宴坐巖室屬夾山和

尚示寂衆請師住持師遂至潭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堦排仗出金門王仰重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和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看品弄辨實須知碧眼胡曰恁麼即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師自夾山遷至石門開山創寺再闡玄風上堂示徒曰瑠璃殿上光輝之日日無私七寶山中晃耀之頭頭有據泥牛運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袖太陽路上古曲玄音林下相逢復有何事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童兒抱花鼓好好大哥莫來攔我趍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徧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居凡聖

位經行鳥道沒蹤由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張三李四出金門備握乾坤石人在曰恁麼即不從人得也師曰三公九卿排班位看取金鷄竪也無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絶點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雪嶽轉身玄路（廿十）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什麼處師曰石人舉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有什麼了日曰如何即是師曰石戶非關鎖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烏鳶飛叫頻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風射舊簾櫳因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爲什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

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世第一）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更茫茫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節戶絶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一箇死屍向什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因不安僧問和尚患箇什麼太羸瘦生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恁麼即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什

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
郢州芭蕉和尚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攏摠一木盆
定州石藏慧炬和尚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只者箇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
（卷十 十一）
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喫茶去
前洛京白馬遁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青剉山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白馬境師曰三冬花木秀九夏雪霜飛
前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香城和尚初參通和尚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通曰一箇賺汝師乃省悟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峯前卓五彩曰不涉文采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一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下點落千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俵人天曰恁麼即人人有分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蠟之絲厨絶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拾不

求思從妄得
前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咸秦人也姓高氏總角之歲好遊佛宇誓志出家父不能止禮圭峯温和尚剃度後謁高安仁和尚獨領微言潛通祕鍵尋回洛下于中灘創温室院常施藥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惟師延迎供養與摩洗垢穢斯須有神光異香既而辭去遂失所在所遺瘡痂馨香酷烈遂聚而塑觀音像以藏之梁開平五年忽思林泉乃歸終南圭峯舊居師一日閑步巖岫間倏覩摩衲數珠銅瓶樓筐觸之即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欲就茲建寺以疇昔因當薙草開基有祥雲叅日屯于峯頂久而不散因目爲重雲山先是谷多猛獸皆自引去及塞龍潭(廿二)以通徑潭中龍亦徙他所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臻萃師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問不意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我若指汝則南北東西去也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重雲稱師曰任將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重雲境師曰四時不開花三冬盛芳草師再歸故山創寺聚徒涉四十五寒暑誨人之暇撰歌頌千餘首度弟子一千五百人永興節度使王彥超早遊師戶庭嘗欲披緇師止之曰汝當後榮顯爲教門外護則可矣厥後果如師言及鎮永興與師再會益加尊禮周顯德三年丙辰夏六月師詣府辭王公屬以山門事至七月二十四日體中無恙垂誡門人併示一偈曰我有一間舍　父母爲修蓋　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　早擬移他處　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　彼此無相礙　跏趺而逝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四塔于本山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蓮經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絕不飲食不得已而許之禮慧遠爲師十七具戒二十五遊諸禪會暮止白水咸受心

訣二宗匠深器之咸通十三年至江陵會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即止又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峯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二逸士各有密言授之尋抵天台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衆請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飢疫師於温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大士乾寧中雪峯和尚經遊遺師棬榻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重建齋衣服香藥入山致請師領徒至府庭署志德大師就功臣堂安置日請説法要師請於每年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天台光明大會始於師也）師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王改爲寶山院）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憨憨懸記應矣師上堂謂衆曰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話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説只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

且不可呼畫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輩不自省己知非直欲向空裏采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太甚

（清十 廿四）

還肯麼問如何是瑞龍境師曰汝道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即一輪高掛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至天成二年丁亥夏四月師乞墳塔尚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地建塔創院賜名額令僧守護仍改天台隱龍爲隱跡修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恤民之事剋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主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壽八十有七臘七十

前撫州疎山匡仁禪師法嗣

疎山證禪師（第二世）初參仁和尚得旨後遊歷諸方謂投子同禪師投子問曰近離甚處曰延平來投子曰還將得劒來麼曰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

休師遂去三日後投子問主事新到僧在什麼處曰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年學馬伕昨日被驢撲師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衣掃地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向上事如何師曰溥際不收問如何是聲色中混融一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聲色外別行一句師曰難逢不可得

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第十世）問一藏一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是一藏一圓光麼師曰更喫一碗茶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手巾寸半布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未有一箇不問問如何是極則事師曰空王殿上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師本新羅國人自百丈統衆所度弟子道亘等凡七人各從參詞僉化一方師滅後門人寫影法眼贊曰對目誰寫蟾輝碧池日面月面輪圓須彌須彌一指月面豪芒明照禪師詎曰違方方塵不指大悲何起我謂玄功胡是非是筠州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

論學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遮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制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款話謂南方頗多知識師何滯於一隅也師從此回意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翫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守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既爲法忘軀回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疎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刹那便去時如何疎山曰晶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晶塞虛空不如不去疎山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觀座主祇對和尚語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實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愚迷座曰一刹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退於茶堂悲喜交盈如是三日尋住黃檗山聚衆開法第二世終于本山今塔中全身如生

隨州隨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問如何是佛師曰者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師如何師曰堦下漢問諸佛不到處什麼人履踐師曰聆耳鬚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頤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問不落千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采耀六國罷煙塵

洛京長水靈泉歸仁禪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仰面獨揚眉回頭自拍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洛河水逆流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

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璘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卧海日裹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春足異花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為什麼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問火頭培火了未曰低聲師曰什麼處得者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蘆冷飯曰又

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第三世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爲什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離四句絶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者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眞中眞師曰十字路頭泥佛子
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海東人也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金鷄玉兎聽繞須彌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僧辭問曰今日下山有人問和尚說什麼法向他道什麼師曰但向他道大雄山上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問國內按劒者是誰師曰天王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如何師曰不墮無壞爛問如何是佛師曰錯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第一世魏府人也姓韓氏幼而出家老有童顏得法於疎山之室問師

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適然簫韶外六律不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問如何是正勤一條路師曰泥深三尺曰如何得到師曰闍黎從什麼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裏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多少師曰泥人落水木人撈師晉天福中將順寂預告大衆及期合城士女奔走至院師囑付訖怡然坐化門人葬于院後經二稔發塔覩全身儼然髮爪俱長乃於城東閣維收舍利眞骨重建塔

襄州後洞山和尚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腰間一劒

京兆三相和尚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對面不得見

前樂普元安禪師法嗣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父任牧守母因夢金像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羣書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受具唐天復中南謁樂普

安禪師安器之容其入室仍典園務力營衆事有僧辭樂普普曰四面是山閣黎向什麼處去僧無對樂普曰限汝十日內下語得中即從汝去其僧寔搜久之無語因經行偶入園中師怪問曰上座豈不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不得已代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踴師囑之曰祇對和尚時不須言是善靜語也僧遂白樂普普曰誰下此語曰某甲樂普曰非汝之語僧具言園頭所教樂普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住一城隍五百人常隨也師尋辭樂普北還故山結廬而止道俗歸向復遊峨嵋迴住興元連帥王公禮重後歸故鄉屬兵火之後舊寺荒廢節帥創永安禪苑以居之徒衆五百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什麼曰不可無也師曰恁麼即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蹋

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蜂來不見蘂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劫後如何明師曰一句不可得師往遊麩道被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運丙午歲冬鳴犍稚集僧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壽八十有九臘六十勅謚淨悟禪師

靳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問未作人身以前作什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氣月前分問疋馬單槍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槍猶較秦王一步在問久戰沙場為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鵰隨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斬）橋金牙徒勞拈筈問蜻蜓飲雲根時如何師（三十）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饅頭上金花異

鳳翔府青峯山傳楚禪師涇州人也性淳貌古眼有三角承樂普開示心地俾宰于衆事一日樂普問曰院主汝去什麼處來師曰掃

雪來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曰得即也得汝向後有山住箇雪窟定矣自受記乃訪于白水白水問樂普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白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樂普底汝作麼生師曰非但樂普夾山亦不奈何曰夾山爲什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師住後有僧問佛魔未現向什麼處應師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髑髏不知痛處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鄧州中度和尚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曰金鷄常報曉時人不自知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萬機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什麼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眞常塵不染海內百川流問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和尚初問樂普月樹無根枝覆蔭

請師直指妙幽微樂普曰森羅秀處事不相
依淥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承嗣問
蛇師爲什麼被蛇吞師曰幾度扣問拈不出
京兆卧龍和尚初開堂有僧問呆日符天際
珠光照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
寶劒揮時豈該明暗

前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巍和尚號通玄禪師僧問枝
分夾嶺的紹逍遙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
逍遙迥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
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
即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
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
師曰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問如何是白雲
境師曰月夜樓邊滄客愁

前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
底事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
家底事師曰迥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掛

一瓢問六門不通如何通信師曰闍黎外邊與誰相識問脫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投紫塞洪門切忌更嘶蓋問從上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迥超樓鳳越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牀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遊赤水珠承罔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雖則迥凝呈瑞色太陽輝後却迷人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樂普問一滴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樂普曰移舟請水勢舉棹別波瀾師不惬意乃參盤龍語同前問盤龍曰移舟不辨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畐塞虛空曰畐塞虛空即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乃打之師凡有新到僧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

南山路仄東山低　新到莫辭三擔泥

嗟汝在途經日久　明明不曉却成迷

師肉髻羅紋金陵李氏鄉其道譽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動斤斧曰如何不動斤斧師曰木平時大法眼禪師有偈贈曰

木平山裏人（清十）貌古年後少　相看陌路同（卅三）

論心秋月皎　壞衲線非蠶　助歌聲有鳥

城闕今日來　一漚曾已曉

師異迹頗多此不繁述滅後門人建塔刊石

影本國謚眞寂禪師塔曰普慧

陜府龍谿和尚上堂謂衆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一箇楔作麼生免得下楔衆無對師自代曰下去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已多時

前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泉山和尚初參黃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攞手出漳泉師對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黃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則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黃山曰攞手出漳泉黃山復問下和到處荊山秀玉印從他天

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鷲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黃山深肯之師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源問請師洗滌師曰擂鼓轉船頭棹挑波裏月前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和尚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巖前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何如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巖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景德傳燈録卷第二十

音釋

惲於粉切　嵇胡雞切　昤良郢切　玨古岳切　璋羽鬼切　嶼似與切　斌甲民切　璘力珍切　鄜方朱切州名　潺士山切潺湲水流聲　瀑蒲木切飛泉也　淥盧谷切水綠色也　醽魚念切味厚也　擭屋虢切　詧楚點切察同　搕克盍切　郴丑林切州名　磴徒亘切　嶜在九切嵕山銳貌　嵲五九切嵲嵂山銳貌　鬲以專切　櫳盧紅切牕也　櫳力董切　蠪魚豈切與蟙同　糝桑感切米粒也　鍵渠偃切關鍵也　痂古牙切乾瘡也　飼祥吏切餧也　聃丁含切耳大垂也　髕步崩切髮短也　嫉失人切妒也　麩蒲北切麥名　蠙蠙蠙都計切蠙蠙多貢切蠙蠙虹蜺也　諳烏含切深歷也　宕徒浪切　揥他狄切與適同